七道彩虹故事之二

玉兔東昇



● 文／蕭逸
● 圖／王愷
● 題字／韓錦田

感情深厚武功高 揮筆如劍出新招

蕭逸著力提昇武俠境界

他是江湖上風格獨特的武俠高手，
他的身姿，如此曼妙，唯美……。
他不輕易出手，
他說：「拔劍，一定要有拔劍的理由…」。

文／夏雨
攝影／本刊攝影 胡福財





「眼前冰河當道。
冷月下，燦若銀龍。
這種天氣，河水早已結冰，浮雪爲風吹淨，祇剩下滑溜溜晶瑩如玉的冰面，宛若比天裁地的一把長刀，橫置此千里雪原。

寥寥數筆，天寒地凍的雪夜景象，便恍然如在目前。

讀者或覺意外，這樣精緻的文字，竟然是摘錄自武俠小說中片段。事實上，這便是蕭逸對自己武俠小說創作文字上的一貫要求。

這些年來，國內讀者每每隨蕭逸手中的一管筆，飛天遁地，遨遊江湖。「天岸馬」也罷，「飲馬流花河」也好，總是文詞絕美，刻劃深微，引人入勝。但對文字背後的那個作者，多數人除了陌生，還有好奇。

蕭逸的寫作歷程，以及他目前境況如何？今年多天，羈留美國多年的蕭逸，飛回國內，正可一釋讀者心中的好奇。

神怪武打光是熱鬧 要將武俠小說帶入文學層次

蕭逸本名蕭敬人，民國四十九年開始投身武俠小說的創作行列，算算已經二十五年。

「我和古龍同時，當時金庸的作品非常風行，因爲朋友鼓勵，我自己也嘗試寫武俠小說。」第一部「鐵雁霜翎」，接着是「七禽掌」，均廣受歡迎。不到一年工夫，不但稿費拔尖，同時也享譽「武林」。截至目前，蕭逸總共寫了三十部武俠小說。

早期的武俠小說，蕭逸謙稱「那只是滿腦子的幻想，根本談不上什麼文學價值，內容情節雖豐富，卻表現得幼稚，完全沒有頭緒，只是一味熱鬧罷了。」

十五年前，蕭逸感覺自己寫小說似乎被困在某些既定的格式，跳不出來了！他自己警覺到這點，所以到美國後，花更多時間思考和進修，以拓展寫作生命。蕭逸非常謙虛，他半開玩笑地說：「頭十年的東西現在不敢看了！一看就會臉紅。」

二十五年的搖筆桿生涯，深覺寫作就像挖礦，年輕時，礦源豐富，左右逢源，年事漸長，礦愈挖愈深，礦苗愈少，只有往人性的方面發展，去深入挖掘了！

「就我個人來說，我並不贊成時下所說的突破，我覺得人性本身就是一種突破，只要作者能觀察深刻、闡釋精細，照顧到別人所忽略的層面，那你便是隨時都在突破。」人性很複雜，所謂善惡，也很難截然劃分，因此蕭逸小說中的人物，善惡之間，讀者只能自己小心去分辨。

蕭逸近年來寫作，故事的發展每每喜歡與史實結合，有一定的歷史背景，像「西風冷畫屏」、「飲馬流花河」、「含情看劍」、「天岸馬」等皆然。這可能和他赴美後潛心讀史有關。

除了着重故事本身的歷史背景，蕭逸對寫作上最大的期許，就是把武俠小說帶引到文學的層次。「武俠小說絕不止於神怪和武打，只是譁衆取寵，讓讀者看一下熱鬧。」蕭逸希望自己的小說，能留給讀者一些思考的空間，一種美的想像。

考據正確開始動筆

寫景宛若一幅絕妙的山水畫

談到經由文字所傳達的美感，在蕭逸作品中，可謂俯拾皆是。而且蕭逸擅長以景喻情，每有畫龍點睛之妙。且看下面這段：

便在這一霎，銀衣人揮出了他的一雙劍鋒。

正如孟天笛所料。

銀衣人果然是採取交揷雙翻的手法，長劍猝出，宛若一對雙飛蝴蝶，冷月下交織成兩彎弧形劍光，直向孟天笛兩側劈斬而來。

雷霆萬鈞，冰雪一片。

好快的出手。

再看下面這一小段：

倏起倏落，夜月下有如跳擲星丸，轉瞬間，已飛逝無踪。

曾有人形容蕭逸的武俠小說，「文詞之美，不作第二人想。」誠非溢美。

看蕭逸的作品，有一種清靈秀逸的詩境，尤其他的寫景，宛若一幅絕妙的山水，展現在我們眼前。

武俠小說被有些人視之爲怪力亂神，不入流之類，是上不得案頭的消遣性書籍。然而，蕭逸從事武俠小說的創作態度是嚴肅的，他說：「我願以自己的努力，提昇它到文學領域，讓武俠小說作爲教材，自己也不會覺得臉紅。」

蕭逸在創作上的認眞態度，還可從另一點上看出——他不僅要求歷史背景的脗合，任何涉及專業的知識，他一定作最正確的考據，才開始動筆。

就拿樂器來說，時報周刊連載小說「天岸馬」中，有一段描寫秦老人與地久以笛聲較量功力的文字：

原來笛音七調，有所謂的「小工調」、「六字調」等……。每字之音，均有「陰」、「陽」之謂，「清」、「濁」之分，因其音之連貫各別，故於念之之際，各有所宜之音。

耳聽著兩者笛音，忽東忽西，或如九天之鳳鳴，或似蕭蕭斑馬之嘶，如是「鐵騎竄出」「銀瓶乍破」，間或大珠小珠滾落玉盤，終而一天飛雪，而至萬花飄零之微……！

至此，雙方笛音戛然而止。大地沉眠，忽入「涅槃」之境，再無一絲異音，而風引樹搖，殘雪盡落，一切俱都是在「靜」態之中……。

却只是極短的一瞬。

俠客拔劍須得愼重

技巧上求精鍊內涵上求豐富

通常蕭逸在執筆之前，會先擬定一個起頭十分精彩壯烈的一個故事，從此佈下伏線，一步一步發展。蕭逸說，他在執筆時，很少先想到該如何結束，都是順著內容自然的發展而收尾。

對於成爲一個好的武俠作家，蕭逸認爲先決條件在於，必須是個感情深厚的人。「唯有深厚且濃郁的感情，才能使作者充滿無限的生命力，對其作品、人物，有專一不渝的執着。」此外，文字駕馭能力和中國歷史、地理的基本常識，蕭逸也認爲需要達到一定的水準。



積數十年寫作經驗，蕭逸的感受是：「武俠小說愈來愈難寫了！」唯其難寫，才更吸引作家不斷往深處挖掘，在技巧上求精鍊，在內涵上，更要求豐富。

一般人批評武俠小說，常說其中人物是「武而不俠」。蕭逸個人很欣賞「俠以武犯禁」這句話，形之於創作，則是打鬥雖不可免，但不必要的打鬥，則儘量減少。他說：「一個俠客之所以拔劍，一定要有拔劍的理由；要殺一個人更須愼重。也就是說，一定要和俠義的內涵配合起來。」

武俠小說外，蕭逸也寫過數百篇散文，但感覺上，還是寫武俠小說最得心應手。

蕭逸目前的生活，全然以寫作爲主，每天儘量要求自己上午八點開始寫起，一直到中午。中午以後，就是讀書進修和運動的時間。「寫作二十五年，沒有熬過一夜；超過下午六點，也沒有寫過一個字。」蕭逸的作息時間十分正常，他每天三次運動，包括游泳和練瑜伽。

除了讀書、寫作，他最大的樂趣就是旅行了，蕭逸每年都要外出旅行幾次，歐洲、亞洲甚至非洲，他都去過。旅遊使他的視界大開，也充實了他的人生經驗。

經年筆耕，其間如百味雜陳般的心境，也只能歸結爲簡單的兩句話了：「沒有經過長夜痛苦，不足以成爲作家；沒有深刻的人生體驗，豐富的感情，也不足以成爲作家。」

玉兔東昇 1

韓錦田



七道彩虹故事之二

●文／蕭逸●圖／王愷●題字／韓錦田

這是一道什麼樣的彩虹？
這是名家最得意的彩虹！
這是蕭逸傾力描繪的一道武俠彩虹！

◙沙鍋居的早市◙

李老大人最近常鬧牙疼，吃東西不大俐落，一塊「水晶肘子」，儘管味兒不差，進了嘴裡咕嚕過來又咕嚕過去，却是怎麼都咬不爛，沒法子下嚥。

「好吃……是好吃……祇是咬……不動……」

一張嘴說話，口水也淌了出來。

身旁挺漂亮的一個小跟班兒，趕忙送上手巾把兒，恭謹的爲他老人家擦着口涎。

桌子上三個大官人，一起欠過身子來，大獻慇勤，其中有人就拍了桌子——

「把掌櫃的給我叫過來！」

掌櫃的原就沒有敢離開，這當口早市方開，面對着滿屋子的大官，少說都在四品以上，那一個他也惹不起。一聽着吆喝，三脚併兩步的來到跟前，低聲下氣的陪着小心——

「大人使喚哪！」

「不使喚你使喚誰！」

說話的人姓曹名同、字子秋、山西大同人。成化年進士出身，如今的官位是「太僕寺」少卿。平素話多，嗓門兒又大，同官給他取了個外號「曹大嗓子」。

「自己瞧瞧！這肉怎麼燉的？」曹大嗓子打着十足的官腔：「老大人牙不好你不知道？生意越幹越回去了！」

「是…」

「快撤回去，給加把火去——」

「是……」

也甭招呼人了，掌櫃的挽起了袖子，剛要端起沙鍋，這才發現裡面壓根兒就沒肉了，光剩下幾塊葱薑，外帶湯汁，這個「肉」沒法子再回鍋了。

「這麼吧！」算他會巴結買賣：「這鍋沒燉好，小的再給您各位大人重上一鍋，老大人您再嚐嚐；準爛！」

聽聽倒還像句人話。老大人怪過意不去的笑着：「就這……麼吧……、你忙……你的去吧！」揮了揮袖子，打發了掌櫃的。老大人敢情那塊肉還在嘴裡「咕嚕」，要不然怎麼說話直跑氣兒！

瞧瞧那一身講究的穿戴，當知他的官位不小。套句本地「北京」的官話—那敢情！這滿朝文武，誰不知道他李東陽，李老相閣！

打天順年進士出身，歷官成化、弘治。如今已是正德年間，他老人家歷官三朝，眼前還是個大紅人，居官「文淵閣」大學士、禮部尚書，加太子太保，四十年清節不渝，外號「李不倒」，又稱「不倒翁」，祇憑着這個本事，揆諸當朝，再無一人能出其右。

誰都知道如今是大太監劉瑾當朝，一干子小人鷄犬飛天，多少朝士，由於不能「忍」而罷黜丟官，便是爲此喪失性命也日有所聞。他老人家就有這一套忍耐功夫，逆來順受—「退一步海闊天空」，這一退可就保住了榮華富貴，下一步該怎麼走，可就全看他老人家的了。

距離上朝，總還有半個來時辰。

新主子登基未久，所謂「一朝天子一朝臣」，皇帝朱厚照，十來歲一個毛孩子，他懂得什麼？還不是聽從身邊人的調唆？看誰不順眼誰倒楣，誰讓他「當時」不快活，他就讓誰「一輩子」不快活。尤其這兩天，風聲鶴唳、人人自危。

怪的是，疾風知勁草，板蕩識英雄。越是昏君無能，小人當道，越有那不怕死的忠臣義士，偏偏不與苟同，犯顏直諫，這堂子戲可就熱鬧得緊，大家夠瞧的了。


老大人不急不躁，慢條斯理的呷上一口熱茶。

○　○　○

「沙鍋居」早市方開，卻已盛極而衰。已有人招呼著起駕套車，原因是早朝的時候近了。

說白了，他這個買賣原就是爲著眼前的這些王公大臣早朝而開，招牌上明明就寫著「過午不候」。

這裡掌灶師傅的手藝好，不用說早已遠近馳名，從燒鴨烤豬到爆炒涮溜，無所不精，尤其出名的是「水晶肘子」、「蒜泥白肉」，堪稱雙絕，百吃不厭。

吃飽喝足，時候可也差不多了。

一個人走，大家夥都似坐不住，紛紛吆喝著算帳離開。性子急的，來不及上車，乾脆就在這裏當衆換起了衣裳。人人跟前都有個聽差的跟班兒，官大人脫下便袍，換上官衣，搖身一變，氣勢立有不同，這就不便再像剛才一樣隨便玩笑說話了。

此去「正陽門」不過一箭之遙。

旭日東昇。皇城「三大殿」的金色琉璃殿瓦，在秋日朝陽照射裡，璀璨出一片刺眼的金黃……。

此時，金鐘響、玉磬鳴，已到了早朝時刻……。

○　○　○

老大人好涵養——眼看著一干同僚朝官走的差不多了，這才放下筷子，由那個漂亮的跟班兒手裡接過了新沏的龍井香茗。

揭開青花細瓷的碗蓋兒，那麼不急不躁，慢條斯理的撇著茶葉沫子，緩緩的呷上一口……。

三個同桌的官人，可沒有他老人家的好涵養，「朝服」早就穿戴好了，只是老大人不招呼聲，誰也不便僭越先行。

「耐著點性子，遲不了！」

李老大人總算開了金口：「官家昨兒晚上在『豹房』玩了多半宿，瞧著吧，今兒早朝八成兒起不來，有得磨蹭，還早著哩！」

既然官居「不倒」，自然有他的火候功夫。

經他老人家這麼一提，三位官人這才心裡一塊石頭放落下來，相繼的端起了茶碗。

喝了兩口熱茶，老大人這才想著還沒「淨臉」。

當時有人伺候著銀盆打水，洗漱一淨，接下來六名侍從搭成一面肉牆，取過了他的一品「官誥」——蟒袍玉帶。眞就像戲台上那般模樣，三四雙手，侍候著他老人家一個人，總算換上了官衣。

衣服換好了，總該走了吧？

不！還有一會子好磨蹭。

頻頻眨動著一雙灰白色的花花「壽」眉，李老大人那長長方形的「目」字臉上，氣色陰沈。

這才聊到了正題上——

「今天這個早朝……」

目光抬起，直視向對座的曹同：「子秋，我叫你給潘侍郎傳的話，你帶到了沒有？」

「這……」曹大嗓子翻著一雙腫泡眼：「去過他府上，不過……潘大人玉體欠安，在帳子前面說不了幾句……糊糊塗塗，也不知道他老聽進去沒有……」

李老大人「哼」了一聲，慢吞吞的說：「謝于喬走了以後，我最擔心的就是他（註：謝遷號于喬，原東閣大學士，因上名諫殺劉瑾等八名宦官，而遭罷黜），他的性子太剛，眼前這個場合，有眼睛的人，都應該看看清楚，何必呢，犯得著嗎，勸他忍著點兒……你明白我的意思吧！」

「這……卑職明白！」

「老大人想要潘侍郎不說話？太晚了！」

說話的郭順，小個子、留著八字鬍，湖南人，任職戶部、官位郎中。由於尙書韓文的官位不保，人心動搖，因此「見風轉舵」，伺機托庇於李老相閣，俾冀能保住原來官位，這幾天尤其走得特別熱絡。

聽了他的話，老大人吃了一驚。

「怎麼回事？」

「卑職昨天才聽說的，」郭順抱拳回話說：「潘大人的摺子已經上去了……」

「啊——!?」

「潘大人的摺子，不僅僅參了焦相閣一本，便是對司禮太監也頗有微詞——」

「壞了！」李老大人爲之瞠目結舌：「他到底還是忍不住……壞了事了……這兩天因爲我沒有上朝，偏偏就有了這種事……這可怎麼是好？」

曹同怔了一怔，紅著臉說：「潘大人的官聲很好，平素很少說話，說不定……」

「你知道什麼？」李老大人搖頭嘆息道：「劉老相閣、謝老相閣、韓老尙書這些人那一個官位不比他大？如今又怎麼樣了？幾次『廷杖』有眼睛的人都應該瞧出來了，官家那裡，如今是不許人再說話了……」

幾句話，說得各人透心發涼，面面相覷，作聲不得。

「看起來，他這個侍郎是做不下去了！」

忽然，老大人眼角湧出了熱淚：「丟官事小，今日早朝這一頓棍杖，只怕便要了他的性命……卻是何苦來哉？」

曹同「唉呀！」一聲，面色蒼白的道：「既是這樣……老相閣……你老要救他一救……」

「難……」老大人木訥說道：「我與他三十年交情，還用你來關照？只是這一次怕是幫不上他的忙了……早些時候焦芳已代傳官家的話，要我少管閑事……這話當然不是官家說的，我當然知道是誰說的？你們也知道是誰說的……」

外面來人催駕，老相閣的八抬大轎已經備好——他是幾個特准「紫禁城」乘轎的年老重臣之一，與駕可以直抵「太和殿」，不受干涉。

其他各人可就不同了，在宮門之前「文官下轎，武官下馬」，往後還有好一陣子路途要走。

當官的並非事事如意，一本難唸的「官經」，可不是人人都能唸得下去，酸甜苦辣、五味俱全，個中滋味，便只有他們自家心裡有數了。

■早朝■

李東陽不幸言中——

兵部侍郎潘照告人不成，害了自己。詔責劾去侍郎官職，廷杖「午門」。

大學士李東陽、王博跪請不准，再請爲劉瑾擋了駕。當廷傳刑，押潘照赴午門，即刻執行。

一片金風，飄下了桐葉幾許。

時令深秋，殿簷下，乍見燕子的裁衣……

○　○　○

一溜子校尉吆喝聲中，潘侍郎直押午門，出御道東側，那一片青石板地，便是行刑的地頭。

在八名錦衣衛左右押赴之下，潘侍郎兩腕緊縛，每過一扉，身後的黑漆鐵門即行關閉，發出震耳的碰擊聲，驚飛起一天的鴿子，儘自在天上打轉。

這般陣杖卻不曾嚇著了潘照。

他雖是進士出身，卻久戰沙場，幹過宣化鎭的總兵，也陪同前兵部尙書劉大夏治過黃河，爲朝廷立過大功，忠心耿耿，此心可對天月，不期今日卻落得了如此下場。

仰視白雲，發出了幽幽一聲嘆息。

久病新癒的身子，顯得單薄了些，尤其是那張臉，白中透青。額面天庭，一片烏黑，顯然正是大難當頭了。

「刑不上士大夫」自古皆然。

今天的情形可就不同。

始作俑者，當屬本朝開國太祖皇帝，此後也就屢見不鮮，那時候的廷杖，充其量只是一種羞辱，隔衣墊氈，受責之人並無人身傷害，那裡像今日情形，一場廷杖下來，能活著不死的倒成了「倖數」。

潘侍郎這一霎毋寧才覺著了後悔，後悔沒有早聽李老相閣的一番忠告，如今可是什麼都完了。

○　○　○

佔地不大的那一片青石板地、天井院子，當就是行刑的地方了。

三面高牆、一方箭道——

此時此刻，箭道兩側，錦衣衛兩列站立，衣紅裙、襞衣。各人懷中抱著一根紅通通的棗木「鴨嘴杖」，少頃行刑，料必是這些傢伙。

潘照遠遠站住，身邊人囑咐他暫時在一張石鼓坐下。

「大人好生歇著，還有會子好耽擱——」

說話的廷衛，紫黑臉膛，四十開外的年歲，邊說邊自嘆息，往前蹭了一步，小聲道：「大人不認識我了？小人早先在兵道當差，聽候過大人的差遣，就是那兩年治河時候，也不離大人左右——」

「哦……!?」

「小人姓張……張鐵柱……」

「啊—你是鐵柱子!?」

一驚以喜，恍若身在夢中。

「對了，小人就是鐵柱子——」

張鐵柱嘆了一聲，指著身邊另一個廷衛道：「這是小人的好友黃明，早先也在兵部當差，我二人對大人的處事爲人都實實敬佩，大人不必顧忌，可以放心說話。」

黃明左右打量一眼，支使著另外四人，大聲道：「過去，到前面站著去！」

四校尉應了一聲，走向前道槐樹下站住。

如此一來，說話可就方便多了。

張鐵柱咳了一聲：「我二人如今在西廠當差，只管捍衛押解宮廷中事，打人的事例由東廠負責。早先就聽說那個姓焦的（指焦芳，時任戶部尙書）與大人不對，卻不知道大人也得罪了這個活閻王，今天情形，看來對大人不利，回頭對答，大人千萬要小心仔細，免得眼前吃虧……」

幾句話說得潘照熱淚滂沱直下。

「鐵柱子，這朝廷中事如今不要再談了……回頭廷杖卻賴你暗裡打點關照才好……」

「來不及了……」

張鐵柱苦笑道：「事情太快……眼前情形，大人也看見了，打人的事是東廠負責，那邊雖有幾個朋友……眼前卻不是說話的時候……」

黃明湊前道：「有話快說，時候到了……」

潘照看了一眼，站起來嘆息道：「也就沒有什麼好說的了，回頭如有不測，夫人那邊……」

「這個小人省的！」張鐵柱道：「大人擔待！」

昂首前視，便自不再說話。

一行腳步聲，踏進眼前，敢情是有人來了。

■廷杖■

來者七人。

清一色滾紅藍緞子官衣，黑紗長帽，斜跨腰刀——便是「東廠」錦衣衛士的穿彰打扮。

卻由一個隸屬「內廠」的高瘦太監，前頭帶領，直趨而前，一直來到面前站定。

「潘大人請吧！就別叫咱們費事了。」

兩句話出口，往邊上一站，這個太監勾了一下右手袖子：「帶著——」

六名東廠衛士，一邊三個往潘照身邊一站。

「潘大人——」高瘦太監一臉輕浮的笑著：「橫豎就是這麼回事，您是帶過兵的，嚇不著您，千歲爺可是來啦，請吧！您哪——」

潘照冷冷哼了一聲，卻把一雙灼灼目神，轉向一旁的張鐵柱打量一眼。

俱在不言中了。隨即在一干錦衣校尉押解之下，直趨而前。

○　○　○

再一次的校尉吆喝聲，驚起了飛鴿滿天……

不知什麼時候，這片「午門」殺人的地方，竟然盤踞滿了鴿子，在西方，鴿子常被喻爲「和平」的象徵，來到了咱們東方，可就身價暴跌，充其量不過是有錢爺兒們桌子上的一道好菜而已。

武俠小說

眼前這群鴿子也忒下賤了，皇宮內院，那裡不能去？單單選了，這片最血腥污穢的角落，盤桓不去，把和平與殺人聯在一塊，豈非天大的諷刺!?

灰色的羽翼，翩躚上下，搧動起一天的迷離……不期然，團團圍住了潘照，紛紛墜落在他頭上、肩上，刹那間人鴿混淆，幾至不分。

「鴿鳥有情，其鳴唁弔!?」

潘照陡地定下了脚步，一聲長嘆，由不住淌出了辛酸之淚。

○ ○ ○

「潘照聽宣，接旨——」

上首中座，紫面金衣的那個人一聲吆喝，字正腔圓。好嗓音，覷其穿彰，觀其氣勢，不用說，這個人便是劉瑾了。

可不是當年職司「鐘鼓」的那個小差使了，如今他的官位是「司禮太監」「總督十二團營」，欽賜「九千歲」。在中央朝廷來說，實際上的權力，儼然已駕乎「大學士」、「尙書」之上，眞正除皇帝之外，再無一人堪與頏頡，事實上，當今皇帝的一切所行，泰半由他作主，朝旨代批代擬，大臣的任免，無不聽其自主，皇帝本人這個位置，倒像是虛設的了。

雖是個自「宮」的太監，却生得人高馬大，相貌不凡，無如臉上少了那麼一綹髫子，於大臣言，總似有欠官威，再者，嗓音也忒尖細了些。

但是這個人，眼前與潘照言，却絕對掌握有生殺予奪之權，那一聲「接旨聽宣」的吆喝，終使得生就鐵骨的潘侍郎，爲之屈膝下跪。

「兵部侍郎潘照，目無君上，屢次以下犯上，着令廷杖午門，剝本兼各職，削爲庶民，欽此」

娘兒們似的一聲尖笑，劉瑾頻頻挑動著那一雙過黑的長眉，一聲喳呼：「謝恩吧！潘照!!」

「萬歲、萬萬歲!!」

叩頭待起的一霎，才知道雙膝以下的一雙小腿，已吃對方錦衣校尉手上木杖，結實壓住，站不起來了。

「你——?」

一掙未起，再次的又跪了下來。

一頂二品烏紗翅帽，早在當廷摘離，錦袍玉帶又何能倖免？不容招呼，即爲眼前校尉強剝了去。

當頭的劉瑾，瞧著過癮，賊忒忒的竟自笑了起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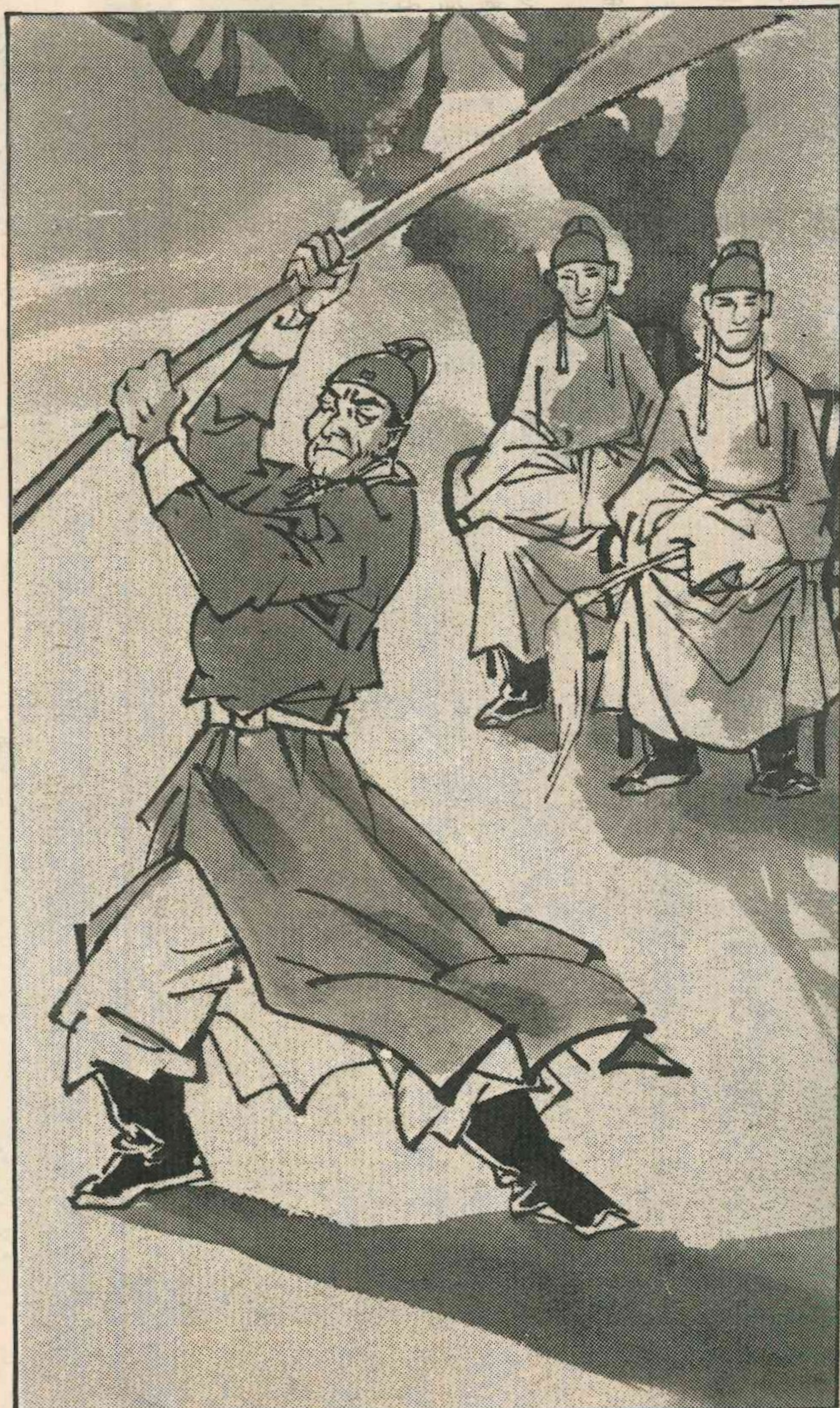
「潘鏡心（潘照號），咱們也算是老朋友了，你却一直跟咱家過不去，今天開罪了皇上，落得如此地步，却又怨誰？生死有命，你也就認了命吧！」

說到這裡，面色一沉，轉向身旁，提督「東廠」的馬永成，冷冷一笑：「時候差不多了，就別躭擱了，完了事兒，我還要回去交旨呢——」

「晚不了！」

說著話，這個「錦衣衛」東廠提督，忽地站了起來——一副瘦小乾枯的個頭、三角眼、尖下巴売動。那副賣相，可眞是毫不起眼，認識他的人，却都知道，這個太監較劉瑾更是心黑手辣，人犯落在了他的手裡，十九無活，因此得了「馬剝皮」這個外號。

素日早朝，班位併列，潘照與他，頗不陌生，却因爲恥其爲人，一直不曾招呼，今日落在了他的手裡，也就沒有什麼好說，認了命吧！


老槐樹下列了兩張座椅，是劉、馬二人慣常觀刑的坐處。

潘侍郎一雙眸子，緩緩由二人身上轉過，眞個是什麼話也不必說，冷冷一笑垂下頭來。

馬永成夜貓子也似的一聲吆喝：「傳刑！」

說時，即與劉瑾離座而起，轉向「西墀」那一棵老槐樹下。

那裡列著兩張座椅，正是他二人慣常觀刑的坐處。

馬永成那一聲「夜貓子」也似的吆喝，激發起衆校尉；聲動天地的「廷威」附和，便是鐵打的漢子，這一霎也爲之股慄，心也碎了。

喝聲未完，四名錦衣校尉，如狼似虎的已撲身而前，把一個黑布口袋，不容分說，倏自向潘照當頭罩落，即行動手，把他凌空架了起來。

先時押赴潘照來的那個高瘦太監，忽地閃身而中，高叱一聲：「兜!!」

這一叱，有分教！

即聽得「劈拍！」一響，抖出了錦緞一方。

潘侍郎「牲口」也似的架落其上，却由六名錦衣校衛，分持四方，把他凌空「兜」起。

那一面吩咐下來：「杖四十！」

高瘦太監又是一聲吆喝：「擱棍！」

衆聲附和裡，一人持棗木「鴨嘴杖」，緊緊壓在潘照股上。

却有個傳話的人，跑向高瘦太監前，小聲嘀咕了幾句，後者那一張青皮寡肉的臉上，一霎間更見陰沉，冷笑一聲，厲聲喝叱道：「打四十！」

衆聲附和「打四十！」聲動天地、響遏行雲。

高瘦太監又叱：「用心了打！五棍一換人！」

這番交代，自有特別含意。當凡「用心打」或「五棍換人」二者任出一言，犯人便無活理，更何況兩者併宣？潘侍郎此命休矣！

○ ○ ○

四十廷杖，換了八個人。

眞個是棍棍見血——打到第六個人時，潘侍郎那裡已沒有了聲音。八人杖畢，不用說，早已是血人一個。

瘦子太監走過去看看，一片血肉模糊。棍杖所及，連帶著腰胯遭殃，犯人的一根脊椎亦爲之生生折碎，焉能還有活理？

試試口鼻，已是沒有出息。

「哧——」打鼻孔裡出了股子斜氣兒。

「死啦!?」

那意思不像是死了個當朝大臣，或者是一個人，倒像是死了一隻狗，一隻貓。

——那邊上還等著他的回話呢！

瘦子太監緩緩的轉過身子，喜孜孜的移動著脚步……

說是「報喪」其實是「報喜」。最起碼朝廷裡又少了一個專行作對，看著就討厭的人，豈不謂皆大歡喜！

○ ○ ○

寒嗖嗖的起了一陣子風。

不期然灰羽翻飛，又看見羣鴿的翩躚、雲集……。

●下期待續●

玉兔東昇 2

韓錦田



七道彩虹故事之二

●文／蕭逸●圖／王愷●題字／韓錦田

這是一道什麼樣的彩虹？
這是名家最得意的彩虹！
這是蕭逸傾力描繪的一道武俠彩虹！

●前情提要●

潘侍郎挨了四十廷杖，從此朝中少了一個「說話」的人。

■有女懷春■

李老大人親來發葬，留下了兩千銀子。臨走的時候，洒落了兩行老淚，一面親手摻起來跪在地上的潘夫人和她女兒潘潔。

目睹著這一双寡母孤女，老大人不免觸動傷懷，再一次湧出了熱淚。

「傷心的事總算完了——入土爲安，妳們也都盡了心，他如地下有知，也該閉上了眼睛……」

「老大人……」

女人總是女人，事到臨頭，便似只有哭之一途——倒是她女兒「潔」姑娘，看起來還算鎭定，輕輕地推著母親，喚了一聲「娘——」、親自上前，移過來一張椅子。

老大人搖著手：「姑娘，妳就別張羅我了！」

○　○　○

早就聽人說起，潘照有個姑娘，年方十六，出落得異常標致，琴棋書畫無所不精，自幼就許配了人家。

那個未過門的親家，官印洪大略，却也赫赫有名，目前官居山西巡撫，兼着「太原鎭」的總兵，與潘照過去是同科的進士，又是結拜兄弟，最是要好，這一段佳話，也就不脛而走，傳頌仕林。

李老相閣老早就聽說了，不免向著眼前的故人之女，特意了打量地幾眼。

白皙、秀麗，確是個美人胚子，只是個頭兒似乎偏高了些兒，雖是一身重孝，却不掩玉潔冰清。

潘照有女如此，雖是無後，原也差堪告慰了，只是碰著了眼前這般光景，夫復何言！

打量著對方母女，既是故人身後，有幾句肺腑之言，却是不能不說了。

靈堂裡冷冷淸淸，素聯高飄。除了喪家的幾個下人，倒是沒有外人。

人情冷暖、世態炎涼。

再沒有比官場更勢利現實的了。

比較起來，李東陽李老相閣的不畏權勢、雪中送炭，誠屬難能可貴，無如他的支援與同情，却貧瘠的可憐，不過只限於幾句臨別贈語而已。

「我勸老弟妹稍稍安頓一下，這就帶著姑娘走吧……」

「走？……」

未亡人一臉的迷惘，竟似還不曾想到了這一招兒。

「不能在這裡再住下去了……」

他的跟包聽差的，扶著他暫時在椅子上坐下來。

「老大人的意思……？」

「別等著過七期了，走吧，到山西去——」

潘夫人這才忽然明白過來。

這件事她豈能會沒有想過？只是眼前瑣事忙昏了頭，總是定不下心好好想過。老大人這麼一提，她才恍然似有所悟。

「越早走越好，到了山西，見着了洪大人，就好了……你們的交情，還有什麼好擔心的？」

一聽去山西，潔姑娘可就悄悄的垂下了頭。

潘夫人擦了一下眼角的淚，吶吶道：「原說是明年春上……誰又會知道碰見了這種事……」

說著她可就又自淌下了眼淚。



「老大人的恩典……我們母女也……只有拜受……」

老大人双手拄著紫藤木的龍頭拐杖，所謂的「八十杖於朝」，雖說如今還早了幾年，却是承惠先帝的遺脊，這根「龍杖」是他七十大壽時，先帝賜贈，他老人家自受杖日起，便老實不客氣的持以上朝了。

「事非尋常，洪大人理當照顧……這件事還不便張揚，要快——身邊還有什麼得力的人沒有？」

話方出口，老大人也就自知失言。

——潘侍郎就算廷杖不死，廷諭已是削爲平民，那裡還能有昔日排場？

「回頭我派兩個人過來，護送你們，一兩天之內，收拾收拾，這就走吧！」

「老大人的恩典……我們母女也……只有拜受……」

潘夫人眼睛一紅，拉過女兒，正要下跪。老大人却延出胳膊擋了駕。

接著他在那個跟班兒摻扶之下，抖顫顫的站了起來，這就要走了。

爲免招搖，老大人的八抬大轎穿門直入，除了四個便服侍衛之外，一班儀杖全然免除。

○ ○ ○

上轎子的時候，老大人拄著他的「龍頭」枴子——

「等著我差來的兩個人……很可靠的兩個人……」他說：「這件事，不要對任何人提起……要不然你們就走不了啦——」

○ ○ ○

潘夫人一面收拾著東西，把潘侍郎生前最喜愛的一口傳家古劍由牆上摘下來，轉手交給女兒潘潔。

潔姑娘接過來，用布抨著上面的灰，不禁有些兒發呆。

她想起了父親生前常說的一句話——

「我家只有這個女兒，這口名劍又要來何用？」又說：「留著吧，留著做爲將來女兒出嫁時候的嫁粧！」

這些話當年聽來只是好玩，有些害羞……這一刹那回想起來，却似有千鈞巨力，緊緊壓置心頭。

潘夫人似乎發覺到了，瞧著她，微微一笑，有些兒苦澀的意味說：「那孩子今年總有二十了吧，不知道讀書之外，練過劍沒有？要不然可惜了啦這口好劍……」

潔姑娘當然知道「那孩子」是誰，說來他們很小很小的時候還在一塊玩過——如果沒有記錯，他比自己大四歲，現在應該正是弱冠之年。他是洪家的大少爺，下面還有兩個弟妹，名字叫「洪亮軒」，聽說學問不錯，已經開了科，中了秀才。

原是「門當戶對」的姻緣，父母的意思，明年春上熱熱鬧鬧的辦上一堂喜事。誰知道禍起蕭牆，忽然間會發生了這種橫逆，兩家再見面，又該是一番什麼樣的光景!?父喪在身，又那裡還有心情去談論婚嫁!?

一想起來，心裡眞是煩透了。

門簾子撩起——

老僕潘德進來回話說：「下人們都準備好了，說是要見夫人小姐最後一面才肯走……」

聽見這個話，潘夫人的眼淚，一霎間又自湧了出來。

「不見也罷……不見了……」

無力的揮著手，她說：「銀子都發下去了？」

「都發了，二十兩的、十五兩的……還有十兩的，按著小姐的吩咐，都發下去了……」

「還有些客人先生呢？」

「張管事的正在開發……」

「告訴張管事的——」潘夫人轉過臉看著女兒：「這件事妳要自己去一趟，有幾位先生都是妳爹多少年的老朋友了，要好好說，跪下來給他們磕頭……」

說著她的眼淚可又淌了下來，一面背過身子來，用手絹搵著鼻涕。

都只爲潘侍郎生前重德、重仁義，發跡以來，門下「食客」、「門丁」不斷，十幾二十個那是常有的事，這些人份子複雜，良莠不齊，既爲主人見重，饗以衣食，其中少數甚而月有銀俸，自不能以「下人」視之。

潘夫人這才特別關照女兒，要她「跪下磕頭」。

■這個人■

潔姑娘打西面院子回來，「彩蓮」在後面跟著。主婢兩個都像是有重重心事，見面告別，少不得又哭了一鼻子，眼睛都哭腫了。

看似順理成章的事情，辦起來却也碍手碍脚。

彩蓮跟上來一步，尖聲尖氣的說：「您也太大方了，那個姓劉的，一看就是個老混混，五十兩銀子還嫌少？眞不要臉，也不看看這是什麼時候？」

「算了……」潔姑娘說：「他也算是個老人啦——一百兩銀子不算多。」

彩蓮撇了一下嘴：「老不害羞……您是不知道，他幹的那些不要臉的事……還給他錢，不打他一頓板子就是好的了！」

潔姑娘站住脚，看了她一眼，欲問又止。

不問她也知道，大宅門兒裡，人丁複雜，男男女女，上上下下，主人煩於公務，那裡能面面俱到？狠狠的向彩蓮「盯」了一眼，恨她的嘵舌，事情都已經過去了，人都打發走了，還提個什麼勁兒!?

○ ○ ○

秋天的太陽，金子也似的灑了一地。不經意的掃上一眼，也覺著「幌」眼難開。

這個人倚門而坐，長長的伸著兩條腿。

都交了「寒露」，他仍然還是來時候的那一身灰布直裰，黑黑的眉毛，過重的壓著那雙沉鬱的眼睛，直鼻樑，方圓臉，襯著那麼一身魁梧的骨頭架子，「病大蟲」也似的「賴」在地上。

這邊還躺著條狗——大黃。

不只一次的，他張開那隻大手，順著狗身上的毛。這條狗在潘府，是出了名的狠，出處西藏，人稱「獒犬」，人見人怕，却偏偏對他服氣，一人一狗，像是看對了眼兒，暇時相聚，嬉鬧追逐，或是像眼前這般晒著太陽，相處極是和睦。

也算是府上個「門客」吧！

姓袁，袁菊辰。

聽說與潘侍郎沾著一房遠親，能寫能畫，尤其難能的是算得一手好算術，對什麼「勾」、「股」、「弧」別人視同「奇怪」得不得了的學問，他却最感興趣。

——便是因爲這樣，潘侍郎視爲奇才，就留他住了下來，有時候幫著算算賬，處理一些文書，都很勝任，獨自個住在北面那個小跨院裡，與人無爭，也很少出去，唯一的好朋友，便只有這隻大黃狗。

由於這條狗的過於厲害，倒像是成了他的保鑣，丫鬟、婆子只要遠遠一看見牠，無不「哇哇……」怪叫，日久天長，這片小小院落，竟像是成了他的禁地，一干閒雜人等，如非有事相召，是萬不會來的了。

○ ○ ○

都已經走了過去，却似有所發現的忽然站住了脚步——潔姑娘十分好奇的扭過身來，向著洒滿殘陽的小小院落裡走過去。

透過那一扇爬滿了芭蕉的月亮洞門，在幾已掩飾於荒草的青石小徑道間，她看見了那條幾乎都已經忘了的黃狗——「大黃」。

也看見了黃狗身前的兩條長腿。

「唉——那不是我們家的『大黃』嗎？」

「誰說不是？……」彩蓮一時顯得有些緊張的樣子：「小姐……我們快過去吧，別惹牠——」

「怕什麼？自己家裡養的，也不會咬人！」說著，她就轉過身子來：「那……又是誰？」

「是袁先生——」

「袁先生？」

「就是會算算術的那個怪人！」

這麼一說，潔姑娘立刻明白了，眼睛頓時爲之一亮。

那是父親生前時候，嘴裡一直提到的一個人。不只一次的，聽他老人家跟母親提起，說是有個遠方來此投奔的故人之子，姓袁，是個人才，會算算術、畫房圖，後面院子的那個八角涼亭就是他設計的，當時父親很有意思要讓自己去從他學算術，不知怎麼回事，却只是說說而已。

可是潔姑娘從那一天開始，却是把這個人的名字記在心裡。

「袁菊辰！」

心裡記著這個名字，一時之間，對方那個高頎、略似豪放不羈的身影，便自浮現眼前。

瞧過他總有十回八回了。

每一回都是同樣顏色的一件灰布直裰，頭上的方巾，顯示他是個典型的文人，可又怎麼年紀輕輕的不急於功名上進，却懶居在這裡!?

——倒是這個人的一手好字以及「妙手回春」，屢屢讓父親大生讚嘆，喻爲「可造之才」。

「怎麼會把這個人漏掉了？」

潔姑娘心裡這麼想著，不知怎麼回事，臉上竟爲之「燒」了「盤兒」。

「怎麼說他是個怪人呢？」

潔姑娘轉向彩蓮詢問。

「還不怪？」彩蓮分開著一雙眉毛：「一個人誰也不理，一天到晚寫些奇奇怪怪的字，晚上人家都睡了。他一個人常常坐在亭子裡，對著天上的月亮星星看，眞像個傻子樣的！」

說著低頭「哧」的笑了一聲：「有一回，我聽見他跟張管事說話，眞好玩兒，您猜他說什麼？」

潔姑娘搖搖頭，臉上亦不禁掛起了微笑。

「他說呀，月亮什麼時候『虧』、太陽什麼時候『死』(應是『蝕』)……又是什麼月亮是個小球、太陽是個大球……噯呀，奇奇怪怪的，簡直聽也沒聽過，把個張管事聽得一楞一楞的，直翻白眼兒……」一時忍不住咕咕咕的又直笑了起來。

武俠小說

潔姑娘也被逗笑了，笑靨微啓，即行收住，彩蓮也自發覺，趕忙「繃」住——這可不是說笑的時候，要讓夫人瞧見，少不了一頓好罵。

潔姑娘略一思忖，點頭說：「去，我們瞧瞧他去！」

■張前李後■

大黃狗「呼！」地一聲，撲到了跟前。

彩蓮嚇得一聲尖叫，躲在了潔姑娘身後——

「袁先生——小姐看你來啦！快把狗看著……」

倒是不必——狗是認得主人的。只是在潔姑娘身邊「撒歡兒」，圍著她團團打轉。

然後在袁先生輕輕的一聲呼喚之下，乖乖的走向一旁，伏身不動。簡直像一隻小貓一樣的溫順服貼。

隨後那個人頎長的身影，緩緩由地上站起來，略似有些意外的那種表情，向潔姑娘注視著……。

竟然連聲招呼也不曾打。

「袁先生……」潔姑娘輕輕的喚了一聲，一時才警覺到，下面的無話可說。

她奉母親之命，原是向一些待要離開的故舊先生禮貌辭謝告別，該發的銀子，顯然都已發完，却是萬萬沒有想到，竟「疏忽」了眼前的這一位。

這個人到底是該留下來，還是和其他人一樣打發他走呢，張管事既無提起，母親也沒有交代，這一霎的面對，却又該如何處理才好？

便只這麼稱呼了一聲，一時無言以繼，只是傻傻的向對方看着。

姓「袁」的竟然也是好涵養，一句話也不妄說。

彼此便只是默默無言的互相看着。

對於已死的長者，他由衷的有一番哀悼，這一霎，在面對着死者身歿後唯一的愛女之時，豈能沒有一些感觸？

只是嘴裡的那根舌頭，天生不會說些動聽的話，特別是當着對方姑娘人家，更不知如何表達才好。

倒是彩蓮機伶，一句話說出了關鍵所在——

「小姐是問你，張管事的可來過了？」

「對了——」潔姑娘這才轉過來彎兒：「張管事可來看過先生？」

袁菊辰點點頭說：「來過了——」

那一雙含蓄着深邃意志的眼睛，在潔姑娘臉上轉了一轉，終於明白了對方的來意。

「我已經跟他說過了……等護送夫人和姑娘到了山西，便自離開……」

「噢——!?」潔姑娘有一絲意外的驚喜：「原來是這樣……」

一聽說，他要護送自己和母親到山西，心裡眞有種說不出的喜悅，由不住再一次的向這個人「盯」了一眼。

「謝謝你……」她說：「只是太麻煩你了！」

「沒有關係……」袁菊辰搖搖頭說：「去山西，對我來說，其實是順路，拐不了多大的彎兒……」

說時微笑了一下，牙齒潔白整齊。

隨即向潔姑娘微微欠身爲禮，便自轉過了身子。



老僕潘德跟蹌奔入，臉上染滿了鮮血…………

隨即，在兩面落日餘暉的映襯裡，他頎長的身子，邁進了眼前的小小木屋，便自不再出來。

○　○　○

潘夫人微微一笑說：「我也把他給忘了，剛才張管事的來給我說過了，很好的一個小孩，寫寫算算都很能應付，有他跟着，一路上也有個照應，好吧，難得的一片好心，你爹總算沒有白疼了他……」

潔姑娘見母親答應，心裡也自開心。

也說不上什麼原因，自從剛才匆匆一見之下，對方姓袁的那個頎長的身影，略似沉鬱的臉上表情，在自己心裡，竟自深深留下了印象。

「他跟伱們是親戚？」

潔姑娘仰着臉看着母親，心裡透着好奇。

「那是什麼親戚！」潘夫人說：「詳細情形我也不清楚，像是他的爺爺，跟你的爺爺是結拜的兄弟，你父親常說他爺爺是個很奇怪的人，有一身很好的武功……到底是怎麼回事，我也沒弄清楚……」

潔姑娘點點頭說：「這麼說起來，我們是三代的世交了，怎麼他這個人……？」

才說到這裡，彩蓮進來說：「李府裡來了兩個人，張管事正陪着來見夫人。」

潘夫人點點頭說：「知道了！」轉向女兒說：「是李老大人派的人來了！」

○　○　○

張厚、李福——

挺體面、健壯的兩條漢子。

姓張的濃眉大眼、膀大腰圓。姓李的略瘦偏高，一雙眸子湛湛有神，更似透着精神。

兩個人，都是李東陽老大人的近身侍衛，忠心報主自是不在話下，今次山西投親，任重道遠，老大人爲念故情，特別打發他們兩個沿途護送，顯然有特別含意。

有書信爲憑——

『潘夫人粧次：朝中風傳有人逆圖對府上不利，居家謹慎，速速上道。

謹著張厚、李福至府聽差，二价精通武技，可以深信，一切心照不宣。

節哀順便，自求多福。　東陽頓首』

潘夫人閱後神色一變，點點頭說：「我知道了……」隨即把來函撕得粉碎。

張厚、李福跪下請安之後，肅手而立——看看這兩個人，頗似身手矯健，倒也忠厚持重。由於是李老相閣的特別推薦，不能不責眼相待，剛要囑咐幾句話兒，却聽得外面一陣喧嘩聲起。

緊接着門簾子「刷！」地撩起。

老僕潘德跟蹌奔入，臉上染滿了鮮血，大叫一聲：

「刺客——殺人——」

話聲未已，已自仆倒不起。

門簾子「嘩啦啦」再次撩起——風掣電馳般自外面閃進了三個人來。

●下期待續●

武俠小說

七道彩虹故事之二

這是一道什麼樣的彩虹？
這是名家最得意的彩虹！
這是蕭逸傾力描繪的一道武俠彩虹

玉兔東昇



3

●文／蕭逸
●圖／王愷
●題字／韓錦田

《前情提要》老僕大叫：「刺客——殺人——」門簾撩起，自外面閃進了三個人來

張厚好快的身手，兩三下便把幾個混混殺手擺平了。

◙滾地人毬◙

幾乎在同時之間，張厚、李福這一雙來自李府的「健」僕，已自向來人發動攻勢——

排山運掌，力道萬鈞。

對方三人，身子方一闖進，東南西北還沒有摸清，即在張李二人聯手的掌勢之下，被逼得跟蹌跌倒，摺地而出。

○　○　○

有似滾地人毬。

三個人三個方向。

咕嚕嚕「毬」般地的一陣子打轉，陡地躍身而起，「刷！」地分向三方而立。

那副「德性」可眞教掛不住——一霎間，俱都楞在了當場。

一式的穿戴打扮！

白巾加額，衣著縞素，特別是每人腰上的那根草繩——那樣子分明是喪門弔孝，却不知居心叵測，竟會是上門行兇的三個要命煞星。

二瘦一胖——一高兩矮。

却都是面生橫紋，滿臉殺氣騰騰……。

原來事先早有商量，每個人都持着冷森森的一雙「匕首」。這東西俗稱「攮子」，長不過尺半，却是尖銳鋒利，窄窄的刀身上，有一道深深「暗溝」，插在人身要害，常常不覺其疼。刀拔人亡！是一種最爲陰損，「殺人不見血」的厲害玩藝兒。

只當是十拿九穩的一樁殺人買賣，作夢可也沒有想到，居然是看走了「招子」!?

李老大人不愧是老謀深算，這一着險棋眞教他「料」定了，張厚、李福早不來，晚不來，套句俏皮話，可正來在了「節骨眼」上。

事發突然，眞還有點暈暈乎乎的莫名所以？

「你們好大的膽子……!?」

說了這幾句，領頭的那個黑臉胖子，可就顯着心理發「虛」，下面話一時接不下去。

「我們好大膽子!?」

張厚往前面邁了一步，一隻手撩起了長衣下襟，綁在腰上。

李福悠然獨步，停身丈外。——那樣子倒似沒他的事，把人交給了張厚。

——却是這一站，有分教。

三個兇手突地心裡一動，肚裡有數，才知道奔向前院大門的唯一通道，叫人家給「封」住了。

「殺人償命，欠債還錢！」張厚冷森森的笑着：「一句話——誰打發你們來的!?」

「你……你問不着！」

黑胖子圓瞪着兩隻眼，那樣子可眞有點急了。

祇當是兩個女人，一老一小，輕而易舉，刀下人亡。茶館裡淸茶一碗，收銀三百，眉毛都沒有「緺」一下，就接下了這件好差事。

却是，「老虎嗅鼻煙兒」——沒聽說過。——天下沒有「白」拿的銀子，這宗買賣可是透着「扎」手。

雖說是地頭上的三個混混。却也殺人當切菜，幹這種「昧」良心的殺人勾當，總有個十回八回了。

黑胖子「牛剛」，拿眼睛掃了一掃同行二人——別瞧着哥兒兩個賣相不濟，却有個駭人的外號——「奪命雙蛇」。

「青蛇」許小乙。

「火赤練」管昭。

加上「黑太歲」牛剛。哥兒三個在「南城」也算是小有字號，無如今天出師不利，殺人不成，眼看着為人所制，怕是凶多吉少，這可是始料非及。無論如何，說不得只有與對方放手一拚了。

「小子……你是活得不耐煩了，這件事豈是你能管得了的？這可是你自己找死——哥兒們，上!!」

許小乙、管昭兩個人，早已蠢蠢欲動，「黑太歲」牛剛話聲方出，兩個人已陡地竄身過來，四隻明晃晃的匕首，一齊向着張厚身上招呼下來。

○　○　○

隔着一道窗縫，向外窺視的丫嬛彩蓮，目睹之下，嚇得「噯呀」！叫了起來。

潔姑娘責怪的眼神兒，狠狠的「釘」着她，嗔道：「別出聲兒？」

房門早已關死，還用椅子頂上。

潘夫人、潔姑娘、彩蓮三個女人依偎一起，心裡的驚懼可以想知，所有的指望，可全在李老大人所差來的這兩個人身上了。

只以為這個張厚，萬難逃過兩個小混混的四口尖刀，卻不知怎麼回事，只見他抬腿閃腰，連帶着一個擰身，麻花卷兒那般的一個打轉，兩條「毒」蛇的四把刀子可全部落了空招。

非但如此，兩個人「黃狗吃屎」各自都來了個「大馬扒！」，手上的尖刀也拋落地上。

張厚果然有兩下子——

好快的身手！

「刷！」地一個旋身，右手突然「噗！」地抓住了其中之一——許小乙的肩頭，卻也沒放過另外那個——左脚勾處，一式「鷂子翻身」，「碰！」踢中在管昭的心口窩上。

這一脚力道不輕。

對付這類上門殺人的混混，張厚自不會留情，更何況所踢的是對方心窩要害？

脚尖到處，「火赤練」管昭「噢！」地痛呼一聲，整個身子離地三尺，直直向後倒了下來，一口鮮血「哧！」地狂噴出口，便自昏了過去。



「大黃」凌空飛撲，擇喉而噬……。

許小乙却也沒落下好來。

眼看著同伴性命不保，許小乙用力一個翻身，想掙脫被對方抓住的肩頭，就勢來上一式「鐵頭」，直撞對方前胸。

市井街頭的一個混混，那能有什麼眞功夫？這一式「鐵頭」功，便是他最後僅有的伎倆。撞着了人家倒楣，撞不着自己倒楣。

「嘿!!」

看著撞上了，其實是落了空。

隨著張厚曲起的右肘，只是用胳膊肘子向上一頂，這一手簡直與剛才的那一脚有異曲同工之妙。

「噗！」地一聲，正中在許小乙的心窩上。許小乙也和剛才的管昭一樣，便自直直的倒了下來，當場人事不省。

這番情景，落在了一旁「黑太歲」牛剛眼裡，早已嚇個魂飛魄散。

——他早已有一番忖度。前門一面已讓敵人之一堵死，便只有往側面逃竄，說不定能為自己闖出一條生路，總不能坐以待斃。

一念之興，無庸深思，霍地騰身躍起，越過了一片花圃，直向左側面飛撲過來。

張厚、李福豈能就此放過？各自喝叱一聲，雙雙騰身躍起，作兩路包抄之勢，兜擠過來。

■遠路■

「黑太歲」牛剛，這一霎原形畢露，再也顧不得什麼丟人現眼。

他的輕功本來不佳，一路翻騰，脚下障礙又多，只聽得一陣子唏哩嘩啦，踢倒了許多花草樹木，甚至於把迎面當前的一堵假山也推倒地上，發出了極大的震耳聲音。

雙手持刀，圓瞪著兩隻眼，牛剛惡煞般地衝了出來——

這一面花葉扶疏，月亮洞門裡秋陽和煦。

身後追聲已近，牛剛凶神惡煞般便自向眼前洞門闖了進去——

却不意脚下方自跨進，眼前黃影猝閃，「呼！」地撲過來一頭大黃狗。

凌空飛撲，擇喉而噬——一口直向他喉門咬來。

牛剛嚇得怪叫一聲，掄刀就搏——隨即展開了一場人狗大戰。

張厚、李福聞聲而至，怔了一怔。

俄頃之間，院子裡又歸於寧靜……。

他二人彼此對看一眼，霍地躍身院內——

却只見對方那個黑壯漢子，直直的倒在地上。一雙匕首脫手拋落，那樣子分明像是已經死了。

張厚吃了一驚，趕上幾步，就地瞧了瞧，却是看不見他全身上下任何一處為狗所傷的痕迹，却是怪了!?

大黃狗吐著長長的舌頭，其聲咻咻的臥在地上，向這邊看著——

院子裡灑滿了一地的秋天太陽，柳樹上知了兀自「嗤嗤……」叫個不歇。

那個叫袁菊辰的長身漢子遠遠倚門而坐，正自向這邊望著，一人一犬，都像是提不起一些「勁頭兒」的那般懶散……。

○　○　○

天才濛濛的有些兒發亮，潘家的「車」隊已然出發。

經過昨天的一鬧，老夫人幾乎要病倒了——她終至明白過來，李老大人的一番忠告，絕非空穴來風，仇人好狠心也，非但是要了官人性命，連自己寡婦孤女也不欲放過，再不逃走，性命不保。

便自這樣，房子也來不及處理，留下了兩個年輕的家奴看守，連夜整理打點，第二天天方微明，便自動身起程。

○　○　○

一總是三輛大車。

頭一輛坐著張厚、李福和潘家老奴「潘德」。後者刀傷不死，一條老命總算保住，臉上纏著布，一條右手吊在脖子上，傷勢顯然不輕，總算還沒有大碍

大難不死，必有後福——他一直這樣安慰著自己。兒子「潘恩」今年也三十好幾了，他們世代在潘家為僕，怎麼也不能把他們拋下，更何況今日為主人負傷，便只得帶著他們一併上路。

第二輛車上，也是四個人，潘夫人、潔姑娘、彩蓮，還有個老嬷嬷「夏氏」。

第三輛車，人數最少。

兩個人——張管事的、袁菊辰，外加上一條狗——「大黃」。

這便是潘家一行的陣勢。

已經是簡得不能再簡了，東西幾乎全部都扔了下來，饒是如此，箱籠什物，也有十幾大件，其他小東西林林總總，裝滿了三個大車。

這條胡同，住滿了達官貴人，此行上路，潘家尤其小心，生怕驚動了他們，是以特地選了個大清早晨，車子一來，就放進大門，人貨上滿，開門就走，雖說其勢赫赫，却沒有驚動什麼人。

…………

回頭向着「故園」的黑漆大門看着，特別是那些踰出高高院牆的石榴樹，石榴花開得一片爛紅……每年一度，樹上都將是結滿了石榴，今年却不及等著它結果了，白虎當門大難臨頭，家人逃生之不及，便自這樣捨棄一切而去了。

潔姑娘生怕觸及母親的傷心，忍着幾欲淌出的眼淚，在此離去的一瞬，只是一聲不吭的望着，默默的承受着此一霎臨去的傷感。

○　○　○

車行順暢。

和風晨靄裡，蒸騰着凌晨的露氣。北國之秋給人以無比的肅殺感覺，特別是染目於兩旁有待秋收的莊稼，這「穗魄楓秋」之景，令人迸淚。

潘夫人的心情不用說極其沉痛。從上車到現在，一句話也沒有說！

令她發愁的事情，可也多了。

太原那邊親家翁的情形到底怎麼樣，還是個未知之數，原打算先派過去個人，事先打上一聲招呼，也好讓人家心理有個準備，那裡知道事發突然，雖是兩家至好，總是太過唐突。

將來的日子，更是千頭萬緒，簡直不知要怎麼捱下去？

馬車趟過了「長安大街」，一片金色陽光之下，照射着紫禁城的琉璃殿瓦——就近的騎樓矮房裡，有

人高高搖着三角小小旗幟，操縱着呼哨來去，翩躚當空的大片鴿群。

別矣！北京。

○　○　○

伸着兩條長腿，袁菊辰身子斜歪在椅子上。

大黃狗一聲不吭的就趴在他腿下，吐着根長長的舌頭，想是也知道了主人家門的變故，變得安靜了——而主人這個「家」裡，牠其實祇關心着袁菊辰一個人，平日相處，心領神會，已似默默相通。此番事非尋常，却又是怎麼回事!?——却非牠的智慧所能明白的了。

張管事的苦着張臉，他的「脚氣病」犯了，走路很不俐落，這會子車行無聊，乾脆脫鞋解襪，亮出了乾瘦乾瘦的脚丫子，不停的用手指在脚趾縫裡串着，嗅嗅捏捏，自虐似的；竟然也是一種享受。

車行顛簸，不注意掠了個高兒，差一點把他給摔了下來，一脚丫子踩到了狗身上，惹得大黃狗直向他呲牙，嚇得他趕忙把腿收回來。

「唷——這可是到了哪啦!?」

伸着脖子往外瞧了瞧，左右再一打量，立刻就認了出來。

「到了長帝店了？還眞快——」

說話的當兒，馬車可就停了下來。

張管事趕忙穿上襪子，繫上了他的布鞋——他這個人，小腦門，尖下巴売兒，上面七上八下生着幾根狗蠅鬍子，論賣相實在不怎麼樣，倒是人很忠厚，心地也好，和他的外表大相逕庭，誠然「人不可貌相」。

黃土道上瀰漫着大片黃霧，兩邊柳樹上蟬鳴嘵耳。河溝裡幾個光屁股的小孩，正在打着噗騰——

張管事的趕忙下了車。

前頭車上那個叫李福的漢子，已走了過來。

「走了老半天，歇會子吧！」

西風瘦馬

粉紅色的「酒」招子迎風抖擻。

小酒店却取了個大名字——

「四海風」



車行順暢，和風晨靄裡，蒸騰著凌晨的露氣。

潔姑娘同着母親、彩蓮、夏嬤嬤在裡面桌子。

張管事、袁菊辰、張厚、李福、潘德、潘恩六個人分兩排坐定。三個趕車的自家帶着乾糧，就在道邊柳樹下蓆地而坐。

在車上折騰了半天，彷彿是骨頭都要散了，潘夫人感覺着全身都不得勁兒，這會子吃了半碗「片兒湯」，夏嬤嬤張羅着向一個賣瓜的小販，買了幾個香瓜，切開來大家吃。

蟬聲嘵耳——總是那種單調的起伏聲音。秋後的太陽暖烘烘的照在人身上甭提多麼舒坦了，若是能打上個「盹」兒，該有多好!?

潘夫人不經意的歪在椅子上，竟自睡着了，頒青絲，霜也似的「白」，在陽光裏更似顯眼，她臉色蒼白、消瘦，只是十來天的時間，一下子把她折騰得看上去像是老了十年似的。

原來打算吃飽就走，瞧著這個樣子，張李二位商量了一下，只得暫時耐下了性子。

老管事的說：「這些日子可眞苦了家主母了，再不教她睡睡，保不住半道就許病倒了，反正這一路吃飯住店，倒也方便，用不着急在一時，你二位的意思怎麼樣？」

李福笑笑說：「說的也是，一切聽憑老管家關照就是！」

「那就歇上一會兒吧！」

張厚、李福自位子上站起來，四下走走。

老管事的翹起一隻脚，脫下鞋襪，又開始玩起了他的爛脚丫子……。

○　○　○

袁菊辰緩緩走到了驛道一旁。

這裏有個池塘，塘邊栽了半圈柳樹，有個茅草亭子。他就信步踏了進來。

亭子裏原有三個人。

一個賣茶葉蛋的光脚小孩、一個老乞丐、一個依柱閑坐的瘦高漢子。

老乞丐席地而臥，顯然睡著了。

瘦高漢子面前攤著吃剩的骨頭，刻下正在剝食茶葉蛋，一雙濃黑的炭眉，眼睛又細又長，刀板子也似的長臉上，刻劃著幾道深刻的皺紋，全身上下，顯示著很濃重的那種風塵氣息、却是穿著不差，一條月白綢子單褲，外罩著素灰面子細布長衣，脚下一雙「雙臉京皀」，和結紮褲脚的帶子同一色澤。

袁菊辰就著對面一根柱子坐起來，買了兩個茶葉蛋，那人却把面前一攤骨頭，連同個油紙包兒，一併向着大黃狗面前拋來。

大黃狗嗅了嗅，只是用眼睛向袁菊辰望著。

「吃吧！」

有了主人這句話，「大黃」這才老實不客氣的享用著面前的大餐。

灰衣長人緩緩點了一下頭，讚說道：「好教養，好漂亮的一條『金毛吼！』西藏來的!?」

話聲裏帶著濃重的秦嶺口音，却把一雙眸子，骨碌碌來回不住的人狗打量不已。

袁菊辰只是微微一笑。

——他的眼神兒也不閑著，一瞟之下，「盯」住了柳樹下的那匹青驄瘦馬。

馬鞍子等物什，都卸在地上，半舊的青鯊皮鞘子裏，插著口刀。長長的刀把子，黃銅呑口，刀式修長，顯非一般尺寸。

只是那麼轉了一眼，袁菊辰的一雙眼睛便自移向別處，再不向對方一人一馬，多看上一眼。

灰衣長人吃完了茶葉蛋，拍拍巴掌站起來。

往前面走了兩步，站住脚打量著地上的馬黃——忽然間「大黃」目露凶光，「嗚」地一聲，露齒而威。

這人「哈哈！」一笑，便自繞過身來，由另一面走了出去。

在樹下，他整鞍繫帶，一切就緒，翻身待上的一霎，却又回過臉來。

不期然，迎著了袁菊辰逼視而來的那股眼神兒。

「朋友貴姓？」

「袁!!」

「這是那裏去？」

看看對方沒有置答。他却一笑，翻身上了馬背。長衣飄飄，長蹄踐踏著一地落葉，便自蕭蕭去了。

下期待續



一條人影掠身直起，向著正中馬車撲了過去。

玉兔東昇 4

七道彩虹故事之二

●文／蕭逸●圖／王愷●題字／韓錦田

前情提要 袁菊辰盯住柳樹下那匹青驄瘦馬灰衣人吃完茶葉蛋，站起來。一笑翻身上了馬背，便自蕭蕭去了。

■大黃狗■

兩旁的秋收莊稼，在黃昏太陽的渲染裡，顯現著一種寂寞、蕭條。

三輛馬車按著一定的車行速度前進奔馳。

黃土道路上，有兩道極深的車輛痕迹，馬車便是在這個痕迹之內，作一定的軌迹前進。道旁高大的榆樹，形成兩行陰影，每一根都似有百十丈長短，巨龍也似的倒臥在兩旁的旱田莊稼裡。

袁菊辰一聲不吭的用小刀子削著什麼——是剛才在亭子附近揀來的一綑乾樹枝子，車行無聊，閑著也是閑著，他就用刀子削成一截截的木椎子，併列的擗在車窗上。

張管事問了幾回，所得的答案，仍然只是一個微笑。他也就不再搭理，獨自個拿著桿「京八寸」的小小旱煙，有一口沒一口的抽著。

前面旱田裡，種著西瓜。

有人在瓜地裡躺著。

走在最前面的一輛車，忽然慢了下來，車把式眼尖，一眼看見前面車輪印痕裡，置著兩塊大石頭。這玩藝兒非同小可，若是懵懵不知，飛馳而過，準能把馬車跳起半天，摔個粉碎。

三輛車忽然停了下來。

第一輛車上的趕車把式，嘴裡罵了一聲，跳下車子，往前面輪溝裡彎腰搬石頭，却是不知怎麼回事，身子才一彎下，便自倒了下來。

坐在前座的少僕潘恩「咦」了一聲，一邁腿躍下車轅，耳邊上嗖然作響，一口飛刀直向他頸項間飛來。

車上的李福啊呀一聲，來不及有所施展，一脚踏向潘恩背上，後者身子向前一栽，「哧—」一口飛刀直擦著他頸邊滑了過去。

乍見著落地的這口飛刀，潘恩嚇呆了。

李福、張厚却已雙雙由車座上躥了下來。

兩個人的反應幾乎是一致的，身子一經落下，慌不迭向著第二輛車前飛身偎近。

敵人一面顯然已注意及此。

瓜田裡驀地飛縱起三條人影，兩口鬼頭刀，一左一右，同時迎上了張厚、李福，摟頭就砍，下餘的一個，倏地掠身直起，倏起倏落，直向著正中馬車撲了過去。

一頂馬連波的大草帽幾乎完全遮住了來人頭臉，襯著黃繭布的一身褲褂，怎麼看也是一個莊稼漢子，他却是不折不扣來自大內的一個殺手。

這一瞬，可眞是險到了極點。

張厚施展「掃堂腿」，叭！一聲，把迎面奔向自己的這個持刀漢子，掃倒地上，怒叱一聲：「好強盜！」急向當中馬車撲去。

——對方頭戴馬連波草帽的漢子，却已先他一步的來到車前。

便在這一霎，一條黃影，躥自第三輛馬車的車轅，隨著「嗚！」地一聲低鳴，現出了「大黃」飛快的身影。

誰也不曾想到，第三輛車上的那隻大黃狗，却在此危機一瞬之間，現身救主。

面對著「大黃」的鋸齒獠牙自天而降；擇喉而噬。來人這個頭戴草帽的疾勁漢子，由不住嚇了一跳，猛可理一個疾翻，閃身於七尺開外，躲過了大黃狗的鋸齒獠牙。

却是如此一來，俾使張厚以可乘之機。

帶著一聲怨吼，張厚的一口「摺鐵刀」，突地脫鞘而出，直向來人迎面直劈過來。

戴草帽的這個人，顯然身手不弱。

「刷啦啦……」一條亮銀鞭，隨著他的轉身之勢，盤空直起，不偏不倚，正好迎著了張厚的摺鐵刀。

張厚霍地向後抽刀——

這人冷笑一聲道：「著！」

亮銀鞭一沉猝起，有如出穴之蛇，反向張厚正中腦門上點去。

這一手變化極快，招式毒辣。

來人出身大內，多半是來自慣以執行「暗殺」密令的「東廠」衞士。本朝自成祖後，西廠錦衣衞，甚多來自江湖草野，其間出身黑道者頗不乏人。眼前這人，只憑其「尖嘴猴腮」、滿臉陰悍之一瞥，即知其出身黑道，絕非善類，狠在這一手「毒蛇覓穴」，既毒又狠，倉卒之間，張厚竟似難以躲閃。

却是，無端飛過來的這枚小小竹籤，既快又準，尤其是不見一些兒聲音。

簡直是毫無所察——

「噗！」地扎中了他那隻持鞭的手。正當關尺要穴，勁道十足。這個人全身一震，手指鬆處，十二節亮銀軟鞭「噹！」一聲墜落地上，整個人便自動彈不得。

却是張厚並沒有注意到對方這個微妙的變化，掌中摺鐵刀伺隙由左側方向閃電攻進。

「咔嚓！」

一刀劈中對方前胸要害。

大片血光湧處，這漢子便自直直的倒了下來。

整個過程，竟是那樣的快，局外人所能看見的，只是張厚閃爍著雪亮刀光的一刀，甚而連張厚本人也不曾留意到那一支小小的竹籤。

而眞正決定勝負關鍵的，却正是那枚小小竹籤。

○　○　○　○

另一面的李福，却也以「鴛鴦踹子腿」的功夫，把先此所來的二人之一踢倒地上。手上的兵刄——「太歲鈎」倏地撩起，便在對方翻身欲起的一霎，劃中了他的咽喉。

像是猝然爆開了一朶血花般的燦爛，這個人便自倒臥血泊。

剩下的一個持刀漢子，早已嚇傻了，霍地轉身就跑，却爲張厚迎面阻住了去勢，李福自後面趕上來，掄手一鈎，便自結果了性命。

三個人、三條命，瞬息之間，便自解決。

連同第一輛車上那個趕車的把式，現場留下了四具屍體，除了一行三輛馬車之外，再不見一個外人。

張厚、李福總算不負李老夫人的託囑，再一次維護了潘家母女此行安全。

■鷄毛小棧■



「咔嚓！」張厚一刀劈中對方前胸要害。

子時前後。

一片月光，霜也似的灑在地上。同時也照見著「銀杏小棧」這塊年久剝蝕的四字招牌。

一面是生滿竹子的荒山野嶺，一面是彎若鐮刀樣的一脈溪流——驛道在溪水的那一頭。這一切在月光的盪漾裡，顯現著異常的寧靜。大地沉湎，玉宇無聲……。

所謂的「鷄毛小棧」吧！

此去晉省沿途，這樣的小店所在多有，只是這一家却獨有著那種詩情畫意。

麻雀雖小，五臟俱全。

小客棧竟然也有兩進院子。

第一進院子除了個可供吃食的小小食堂之外，便是兩間炕房——所謂的「大炕」。南來北往、張三李四，倒下就睡，站起就走。汗臭脚臭，蚊子臭蟲，再加上此起彼落的呼鼾聲……沒有十分「道行」的人，便只能望而却步。

所幸潘家一家，是被安置在第二進院子。

却也只是小到不能再小的四間土房。

潘氏母女連同丫嬛「彩蓮」佔了一間比較像點樣兒的，下餘三間各人就分著住了。

歪斜著的一面小小土牆，一多半都已倒塌。

院子裡有一口井，井上架著轆轤，再就是那一棵高可參天，枝葉蔓延，幾至全棧的「銀杏」大樹了。

——「銀杏小棧」這個名子，便是因此而來。

樹上結實纍纍，每年都能爲棧主帶來一筆不算小的財富。

滿樹結實，月光下，白花花一片。亮若燦銀，和風吹拂，間有所觸，傳送著饒有韻味的聲聲脆響，院子裡散置著「白菓」那種獨特氣味，郁馥清芬，沁人心肺，甜甜的怪好嗅的。

在屋子裡翻來覆去也睡不着。

潔姑娘悄悄撩開了夏布蚊帳，生怕把母親驚醒了，一個人尖手尖脚的來到門邊，悄悄打開門兒一線，向外望了望。

赫！那條大黃狗，敢情就臥在門前。

昨天日間在瓜田的一場驚險，她曾眼見過「大黃」的凶猛，忠心衛主。原來夜晚，牠還負責爲自己母女守衛，眞是一條既忠又勇的好狗……。

只是這麼輕微小小的一個動作，便已驚動了牠，「大黃」立時走過來，頻頻搖著尾巴。

潔姑娘童心未泯的拍拍牠的頭：「等等，等我穿件衣裳！」

明月當頭，清風徐來。

院子裡滿都是「白菓」的清香。

潔姑娘坐在樹下，看着大黃狗在自己面前搖尾乞憐。

「怎麼你也來了，你好朋友呢？」

拍拍牠的獅子也似的蓬鬆鬈毛，潔姑娘微微笑著：「傻東西，我是在問你，袁先生呢，他不是你的好朋友麼!?」

大黃圍著她打了個圈兒。

月映樹梢，滿地都是婆娑的影子，這般景象，却是怪嚇人的。

潔姑娘站起來伸了個懶腰，一天的車行顛沛，只覺著全身痠疼，彷彿是骨頭都散了。

秀髮披散，纖腰一眼，那麼高䠷細長的身子……，才不過一十六歲，比人家二十歲的大姑娘還高。

直鼻樑骨，瓜子臉，眼神兒尤其鋒利。

早些年家裡來了個算命先生，看過她的手面相，並爲她排了八字，說是「鐵掃帚」由於年時兩見「亥」位，判爲「登明芝艷」，命硬了些，却有絕姿。早婚爲佳，晚了「剋」父。因以決定明年春上即與完婚，却不意仍是晚了一步，家主人竟自在今年秋上便死了。

又說：「男要通天鼻、女要丹鳳眼」。她的「通天鼻」便是搶了「男人」的三分貴氣。

又說什麼「命坐魁罡」、「馬頭帶劍」，要是男人可就大大的「貴」了，是一塊上上習武功名的料子，只可惜是個大家閨秀的女兒之身。

末了這位先生喟嘆說：「硬是硬了，却是『一飛冲天』的好命，端看那位爺兒們能駕御得了啦？配好了發子發夫，配不好，禍起連城。」

潘夫人乃把洪家少爺的八字遞給他，算命先生問知了對方身份，放在袖子裡，說是三兩天批好了送過來，却是一去無影。

倒是男方送來了訊兒，兩個人的八字早就「合」過了，合適極了，益子益孫，這就打消了兩老口子的滿腹疑雲。

信不信也，潘侍郎却是死了。

「難道是我剋的？」

每一回想到這裡，潔姑娘都有說不出的遺恨、悵惘。一肚子的怨恨，眞不知向誰發洩？既恨自己的命硬，又怨那個算命先生的信口胡扯。

「什麼命好命壞！滿口胡說八道——再見面非啐他一口唾沫星子不可！」

爲了這件事，大姑娘眞不知道背後淌過多少眼淚，却是無可奈何……。

■原來如此■

「銀杏」樹上飄下來幾片落葉。菓壳互擦，劈剝有聲，把這原本靜寂的夜，點綴得更單調、深沉……。

隨著大黃狗的轉身跑動，那個人高大頎長的影子，忽然映入了眼簾。

「噢……是袁先生……？」

袁菊辰已緩緩來到了近前。

「姑娘還沒有歇著？夜深露重，小心著了涼！」

說時已在面前停定。

仍是白天的那身灰布褂子，却把長襟下擺折起來塞在腰上；像是剛幹過了什麼活兒似的——深更半夜，他又上那去了!?

「不要緊……先生這是上那去了？」

說時，她的一雙大眼睛，咕嚕了在對方身上轉著。

袁菊辰微微一笑，把翻起來的大襟放下來。

日間人多，半句話也說不上，姑娘害臊，不期然的眼光互接，也覺著怪不自在。

現在的感觸可就不一樣。一來夜月朦朧，二來純出自然，三來，四下裡沒有一個閑人。

「沒敢遠去，只在四下裡走走！」

「我明白了……」潔姑娘微似一驚說：「這裡不安全？」

「那倒不是……」袁菊辰很含蓄的笑著：「出門在外，總是小心點兒的好……」

他臉上的線條在月光裡極是清晰，高聳的眉額，刀板子也似的修長臉，襯著挺直而高的鼻樑骨，却

是另有一種氣勢。

以往她一直只當他不過是個會寫寫算算的文人先生。這一霎，尤其是對方向自己注視近望時，才似忽然感染到他堅定鋒銳的眼神……再襯著他高大的身影，寬闊的兩肩……這一切可就不是想像中的一個「文人先生」所能涵蓋的了，敢情他也有「粗獷」的一面。

袁先生略以安慰的口氣說：「張、李二位防範的很嚴謹，大可不慮，姑娘坐了一天車，可以好好睡一覺了。」

「不……不累！」

嘴裏說著，潔姑娘好奇的向他望著：「過去……我對你一直認識不清楚……聽娘說……我們還是三輩兒的交往呢，我怎麼就一直沒聽你說過呢？」

袁菊辰忽然笑了，露著白森森的一嘴牙。

「大嬸這麼說麼？」他搖搖頭：「上一輩的事，誰又清楚，不過我爺爺跟妳爺爺倒是自小一塊長大的好朋友。至於我父親和令尊，却也見過。」

「僅僅只是見過而已？」

袁菊辰微微點了一下頭：「我父親是一個澹泊名利的人，雖然知書達禮，可從來就沒有打算做官，令尊自仕宦發迹以後，他們無形中就更疏遠了。」

潔姑娘「噢！」了一聲，點點頭說：「這麼說，他們最初原來是很要好的了？」

袁菊辰笑了一笑，未置可否。

潔姑娘道：「這件事我竟是不知道，也沒有聽父親提起過，原來我們還是世交呢……過去……我們實在太怠慢了你……」

袁菊辰搖了一下頭。吶吶道：「這件事並無外人知道，其實家父與令尊大人，少年因意氣不合，分別之後，再無往來……這一次家父打發我來，原是指望我……能為令尊，略盡綿力，却是我的無能……」

搖搖頭，他似有「不忍追悔」的沉痛，抬起臉來，看向意在傾聽的潔姑娘，緩緩說：「我父親一直說『宦途多險』……今天證之令尊大人，果然不虛，像令尊大人這等鐵肩道義的心性，當今這個昏潰朝廷，是無能有所作為的……」

潔姑娘驚了一驚：「你是說……你父親早已事先知道我爹爹的今日下場……。」

袁菊辰點了一下頭。

「啊——」潔姑娘怔了一怔：「那……？」

「這便是我來府上的原因了！」

袁菊辰說：「此事原無任何人知道，我父親原指望令尊能隨我暫時離開，曾有一封書信，說得很清楚……」

「信呢……？」

「令尊早已收下……」停了一停，他苦笑道：「你父親並沒有聽從我父親的勸告，作避秦之居，他的性情太耿直了，其實這一點，我父親也已料到……」

潔姑娘一時淚流滿臉，這些事情設非今夜偶然的機會，對方袁菊辰提起，父親生前固不曾提起，便是母親也無從得知，雖說是事過境遷，聽來猶自有驚心動魄之勢，她以無限好奇的眼光，向對方這個應是世交兄長情誼的人望著，霎時間內心感觸萬千……

「這些事你要是不說，我一點也不知道……袁大哥……！」

袁菊辰見她忽然對自己改了稱呼，不由苦笑道：「姑娘還是不要這麼稱呼我的好……」

「為……什麼？」

「因為此事並無第二人知道，一旦為人所疑，多有不便！」

「這……說的也是！」潔姑娘喃喃說着，點了一下頭，她心裡亂極了，彷彿有很多話，要向對方傾吐，一時却也不知從何說起。



袁菊辰道：「姑娘還是不要這麼稱呼我的好……。」

「姑娘該歇息了……」袁菊辰忽然向着傾斜的院牆之外瞥了一眼，隨即轉身而去。

潔姑娘看着他頎長的背影，一直進入到天井對面的那間屋子。

「銀杏」樹梢婆娑的搖晃着。

她一點也不惘，尤其是聽見了袁菊辰所說的這些，心裡不勝感慨，不自禁又想到了死去的父親……。却是袁菊辰的忽然離開，少了個說話的人，院子裡冷森森的，怪有些怕人。

大黃狗忽然由地上站起來，聳起了兩隻耳朵。

——緊跟着燈光晃動，一人用着快速步伐，來到近前，潔姑娘嚇了一跳，來人已跨進院牆。

卻是李福。

一身疾裝勁服，背插長鈎，手裡提着盞燈籠，袁菊辰說的很對，張李二人確是防範嚴謹。多虧了李老大人的差荐，這一行若是沒有他們兩個，一開始便已是不堪設想。

「啊——大小姐！」李福抱着手裡的燈籠：「這麼晚了，您還沒有歇着？」

「這就要去了！」

潔姑娘站起來，向着李福點頭道：「你們辛苦了！」

李福搖頭笑說：「那兒話，您歇着吧，明天一大早還得趕路呢！」

潔姑娘應了一聲，隨即走進房裡——關上了門，插好門栓。

李福把一捍油紙燈插向門邊，就口吹熄，摸着黑來到了自己睡處。

房裡黑黝黝，啥也看不清。

却似有個人倚牆而立，乍睹之下，好像那裡掛着件衣裳——李福陡地吃了一驚。

不容他作出任何反應，那個影子却似無風自動的忽然飄向近前。

李福陡地打了個踉蹌，腳下還沒有站定，來人的一雙手指，挾着一縷疾勁風力，直向他「心坎穴」上點了過來。（未完待續）

●下期待續●

七道彩虹故事之二

玉兔東昇



5

●文／蕭逸
●圖／王愷
●題字／韓錦田

《前情提要》李福脚下還沒有站定，來人一雙手指挾著一縷疾勁風力，直向他「心坎穴」上點了過來！

袁菊辰與對方劍勢同時掠起，翩若飛鷹。

◙旦夕禍福◙

李福「啊！」了一聲。

來人好快的勢子！

——隨著他陡然襲近的身子，小小客房裡驀地興起了一陣狂風，那一雙遞出的手指，有似出鞘之劍，直向著李福前心點來。

倉卒之間，李福簡直無以應敵，本能的向著側面，一個疾滾，險險乎躲開了對方的一雙手指。

這雙手指，擦著了他的衣邊滑落過去——「呼啦！」一聲，連帶著李福上衣亦為之撕開了一道破口。

「嘿!!」

來人低沉地喝斥一聲。投空的身影「刷」地一勢掉轉，怪蟒般地已自翻轉過來。

空間狹小，事發突然。

李福一驚之下，早已冷汗淋漓，直覺的認定了對方決不是好相與，脚下力頓，待將向院外穿出，却是晚了一步。

隨著來人翻起的一隻毿毿巨掌，「噗！」地拍中他後背脊樑。

這一掌力道疾猛，關竅之處乃在於五指間的一式「結印」。正是武林中盛傳的「三陰絕戶」手法，極是險損毒惡。

李福身子不及躍起，便自向前仆倒下來，却為來人翹起的一隻左腿接住，隨即輕輕放倒地上。

却是再也爬不起來了。

倚身門側。

——這個人一聲不吭的向外默默打量巡逡。

黑而濃的一雙炭眉，之下是既細又長的一雙長眼，却是雙目之下，紮著一方黑色絲帕，看不見是個什麼長相，約摸著是張刀板子也似的長臉。

先時的一番打鬥，看似雷霆萬鈞，其實匕鬯不驚。

甚而，院子裡的那頭大黃狗都不曾受驚。

蒙面人原欲閃身外出，只是如此一來，難免不驚動了那頭黃狗，却是他深所忌彈。

却在這時，脚步聲響，一片燈光閃動，帶動著一條晃動的人影。

張厚回來了。

蒙面人吃了一驚，一式旋風急轉，貼壁而立。

一不做、二不休！

——這個人回來的正是時候，便像剛才那個人一樣，結果了他。

○　○　○

張厚較李福要機警得多。

燈光揚處，猛然瞥見了房門的虛掩。

雖然不是驚人，却帶給他一種「意外」的警惕：「難道李福還沒有回來？」

心念一動，脚下自然也就放慢了。

聽聽，房裡沒有一點聲音，更不見一些燈光，張厚越加起了疑心。

——離開時候，明明留下燈光一點，何以熄滅了？

心念一轉，右手翻起，已把背後的摺鐵長刀，掄在了手上，隨著他前進的身勢，「碰！」一脚踹開了房門，左手燈光照處，一條修長身影，貼壁直立。

「好強盜!!」

嘴裡一聲喝叱，縱身直入，摺鐵刀燦若銀河，取勢流星趕月，直向壁間蒙面人當頭直落下來。

蒙面人原以為可以重施故技，將來人斃之掌下，却不意這個張厚心思靈敏、動作機警。一口摺鐵刀，矯若銀龍端是不可輕侮。

眼前刀勢，居中掛二，一刀劈臨，其勢凌厲。

蒙面人身勢一個疾閃，摺鐵刀「嗆！」一聲劈落壁上，火星四射。

却是，刀勢挫處，劃出了一個弧度，直向蒙面人背項間曳來，這一着，有分教：

「不懼正面刀，却怕斜裡掃」——

以蒙面人之詭異精靈，竟然計不及此，隨着張厚拉出的刀光，「刷！」地一聲，直由他後肩劃了過去，一時皮開肉裂，留下了三寸來長的一道血口子。

「哼哼……」

直痛得蒙面人打了個寒噤。右手遞處，指尖上挑，「嘿！」地劈出一掌，正中張厚那隻拿刀的手，「碰！咻！」連聲，一口摺鐵刀脫手直出，「篤！」地釘在牆上，忽悠悠晃個不休。

這一掌力道十足。

張厚只覺著一隻右手，連臂發麻，宛若骨斷筋摧，連帶着半邊身子都為之動彈不得。

蒙面人一聲冷笑，驀地襲身而近，右手倏起，待將以「雙龍出水」之式，直取對方雙瞳。

猛可裡，「嗚！」地一聲，一條黃影，躥空直起，其勢絕快，直向着他當胸襲過來。

昏暗燈光裡，照見着來物毛忽忽的一團，正是院外的那隻大黃狗。

鋸齒獠牙，探爪若鈎。

蒙面人膽敢不抽招換式，保不住便將在這隻畜牲齒爪下負傷吃虧。

急切間，那裡再顧得傷害張厚？慌不迭收回了那隻探出的右手，就勢擰腰倒旋，「嗖」地閃身一旁。躲開了大黃狗閃電的一撲。

如此一來，其勢逆轉。

張厚驚得一驚，才自爆發出一聲大喊：「有刺客——」



蒙面人正待翻身上馬，突然發現一個人攔住去路。

揆諸眼前情勢，蒙面人再也不欲多留，即在大黃狗二度撲身時，倏地掠窗而出。

狗吠、人叫，霎時間亂作一團。

○　○　○

像是一縷輕煙般地縹緲，蒙面人已翻身瓦脊，隨即施展輕功，倏起倏落遁身棧外。

這附近田陌縱橫，地勢空曠，大可如意施展。

一口氣跑了三、四哩，蒙面人這才把腳步慢了下來。

當前有一道溪流，流水潺潺，映着天上月色，宛若匹練。溪邊修竹迎以夜風，婆娑生姿，更有無限逸趣。

他却是大感沮喪。

竹林裡拴着他的那匹高脚青驄瘦馬——

蒙面人走過去，解開韁繩，翻身待上的一霎，忽然怔了一怔。

一個人直直的就站在眼前。

這個突然的發現，由不住使他大吃一驚。

「誰——!?」

「閣下才來！我敬候多時了！」

一面說時，緩緩向前踏近了一步——其勢不偏不倚，正好攔住了蒙面人馬前。

一片月光，穿竹直下，照射着這人的臉，蒙面人忽然為之一驚，却是日前茅亭，吃食「茶葉蛋」時的匆匆一晤，記憶猶新。

「是你……?」

◉殘月劍◉

「我姓袁！袁菊辰！」

這個人緩緩報出了名字，却把一雙灼灼神采的眼睛，直直向對方臉上逼視著。

「我早就算計著你會來，果然沒有讓我失望，光棍眼睛裡揉不進砂子——足下臉上那一塊遮羞的布，可以摘下來涼快涼快了！」

幪面人「刷！」地閃身一隅。其勢與袁菊辰側面相交。

「你小子不知天高地厚——」

說時鼻子裡發出了一連串的冷哼，細長的眼睛裡，凶光畢露。

「也好，就讓你小子做個明白『鬼』吧！」

一抬手，拉下了臉上幪布，正是前天茅亭所見的那個身著灰衣的瘦高漢子。

袁菊辰早就料著是他，打量之下，並不覺絲毫意外。

「很好！」他向前踏進一步：「是打京裡下來的？」

「不錯！」灰衣人一雙眸子，咕嚕嚕只在對方身上打轉：「上天有路你不去，地下無門自來投，小伙子，你就認了命吧！」

反手一掄，銀芒乍現，已把背後兵刃執到手上——半面殘月樣的弧光顫動裡，顯示著是一口「弧形」短劍。

灰衣人兵刃在手，臉上殺機益盛。

今夜行事不成，若能就便除了對方姓袁的這個人，也算不虛此行。

「小子！你亮傢伙吧！」

話聲出口，弧形劍平胸而抱，身子微微下蹲，拉開了一個架式。

這姿態落在袁菊辰眼睛裡，不由得心裡一驚。

「足下竟是『兩極門』的出身，失敬！失敬！」

說話的當兒，身軀轉動，迎著月影，站了一個如意架式，長衣飄飄，神色更見從容。

灰衣人只以為對方會現出兵刃，却是不曾。更加出其不意的為對方道出了出身門派。更覺著不是好兆頭，一時間大現忐忑。

袁菊辰冷冷說道：「兩極門開派天南，雖是傳人不多，在武林中秉持正義，很有好評，却是想不到，今日竟出了你這個為虎作倀的勢利小人，不用說，足下當是服侍兩廠『錦衣』衛士的出身了！——這就更失敬了！」

灰衣人由不住又是一驚。

——蓋因為此行出宮，直接受命於「東廠」提督馬永成的面諭，囑令隱密行事，絕不可事機外洩。

却是依然為對方瞧了出來。

倒是小瞧了對方這個雛兒了。

一時間，灰衣人目光閃爍，臉色更見陰沉。

「小子，你都說對了，只是知道得太晚了，你左爺爺這就打發你到陰曹地府去吧！」

話聲出口，自個兒怔了一怔。却是那一句「左爺」自己洩了底兒。

事已至此，再無好說。

緊跟著這個姓左的灰衣人，已自騰身而起。

「呼——」宛若飛雲一片。

起落間，翩若驚鴻，已來到了袁菊辰正面當前。「弧形劍」劃出了一道半圓形的銀光，直向對方當胸劈到。

袁菊辰早已拿捏好對方斤兩氣勢，即使眼前的這一劍，也在他揣度之中。

甚至於他站立的位置都沒有移動，只是凹腹吸胸向裡一收——那口半月狀的弧形短劍，便自擦著他的衣邊落了下去。

這一劍力道十足。姓左的一招落空，由不住脚下打了個閃，差一點栽了下去。

他却是詭異、凶狠，緊接著錯身擰腰，第二劍「金鷄亮羽」，反手直撩，「刷！」地直向袁菊辰臉上倒捲了過去。

却是，對方這個年輕人的莫測高深。

姓左的這一手，固是凶狠凌厲，仍然在他意料之中，是以灰衣人劍勢方起的一霎，袁菊辰不差先後的與他掌中劍同時掠起——翩若飛鷹，「呼！」地拔起了一丈五六。一起即落，掠向對方身後。

灰衣漢子「刷！」地一個疾轉，掉過來身子。袁菊辰却先他一步落地站定，一派從容的對面站立。

——便是那種悠閒大度，無比從容神采，驀地鎮壓了灰衣漢子的凌厲氣勢。一霎間使他認識到面前的這個袁姓少年深藏不露，悠悠難量。

萬萬也沒有料到，潘氏母女身邊，竟然會隱藏著如此罕見身手的一位高人，今夜料將是凶多吉少了。

袁菊辰從容不迫的眼神，瞬也不瞬的直向他盯著。

「今夜來的倉卒，沒有帶著傢伙……就用這件長衣暫時奉陪，同你玩玩吧！」

說時從容款解，打轉成碗口般粗細的一道巨索，忽悠悠蛇也似的纏在臂上。

便在這一霎，姓左的已再一次發動了攻勢。

■逆旅■

一片劍光，配合著灰衣人落下的身勢，直向著袁菊辰當頭猛劈直下。

劍勢凌厲，隨著灰衣人大星殞落的自空而降，頗有泰山壓頂之勢。

袁菊辰偏偏不為所懼。

那一件緊緊纏在臂腕間的長衣，便在這一霎怪蛇也似的抖了出去——唏哩哩一陣子脆響聲裡，已自把對方弧形短劍倒纏了個結實。

「撒手!!」

緊接著右手抖處，灰衣人手裡的一口弧形短劍再也把持不住，「呼！」地脫手而出，一時破空直起，足足竄起來五六丈高下，刷啦啦斬落下滿天婆娑竹葉，聲勢甚為驚人。

姓左的灰衣人由於操刀過力，連帶著整個身子亦被帶的飛天而起，一時虎口迸裂，鮮血直流。

這一式「飛衣為刃」，功力千足。力道間含蓄著至為強韌的「氣炁」勁道。灰衣人猝當之下，幾難自已，眼前之勢，非但兵刃出手，整個身子也像球樣的拋了出去。

「噗通！」摔了個四脚朝天。

這一摔力道不輕，眞像是把他全身骨頭都摔散了，却也把他從「夢」中摔醒了過來——再不逃命，更待何時!?

一念之興，姓左的手脚齊施，狗也似的向外「竄」了出去——却是仍然慢了一步。

宛若一襲輕風，「呼！」地來到了眼前。

——袁菊辰冷叱一聲，右手抖處，一襲長衣宛似長槍怒劍般直穿而出，「噗哧！」刺中對方後背脊樑。

這一刺之力，不啻長槍鐵杵，內力之所灌注，幾欲無堅不摧，姓左的血肉之軀，如何當得？慘叫一聲，搶倒血泊，便自一命嗚呼。

○　○　○

袁菊辰悄悄回來的時候，客棧裡燈火通明，人聲鼎沸，幾乎鬧翻了天。

一眼看見了袁菊辰，張管事的重重在地上跺了一



袁菊辰右臂長衣一抖，灰衣人手中短劍立時撒手。

脚，大聲道：「我的好人，你可是回來了，這是到那裡去了，眞把人給急死了！」

「表……大哥……」

潔姑娘匆匆走過來，臉色發白的說：「可嚇死我了……你瞧瞧去吧，李福他……他不好了……」

李福就在隔壁屋裡躺著。

一襲素單遮身，早已身故多時。

張厚與他最稱交好，一朝人天遠離，痛心欲焚，這一霎，雙目紅腫，只是默默向屍身注視，那樣子像是個傻子。

袁菊辰呆了一呆，緩緩走了過去，揭開素單瞧了瞧，一句話也沒說的坐了下來。

「是叫人用重手法給打的……脊樑骨都折了，這傢伙好毒的心！」

張厚緊緊的咬著牙：「這個人我見着了，還交了手，功夫極高，當時要不是你那條狗，我這條命怕是也搭上了！」

張管事嚇的直翻著白眼：「有一就有二，他要是再回來，可怎麼得了？快吧，快吧！明天一大早倂就走吧，路上也別躭擱了。」

袁菊辰搖搖頭：「也不要急在一時……」

張管事害怕的道：「他要是再回來了呢？」

「不至於……」袁菊辰搖了一下頭，心裡自然有數，他已經為李福報了仇，對方那個姓左的，已是命喪黃泉，再也不會來了。

由於姓左的來自大內的身份，不能不使他有所警惕，李福已死，自己的責任更重了。

小小客棧，發生了這等人命大事，自是不免慌張，客棧掌櫃的、賬房先生、小夥計一時都來到跟前，七嘴八舌亂成一團，大家都嚷著要去報官。

報官自是難免。只是這麼一來，事情可就鬧大了，不得已張厚只好出面，自個兒往衙門口跑上一趟，他有「李老相閣」這塊護身符，一切當可便宜行事，原是不打算洩露的，事到臨急，也就顧不得了。

○　○　○

張厚由衙門回來，帶來了令人氣餒的消息——「良鄉」縣的縣令要親來查驗屍身，囑令潘氏一家不可離開。

眼巴巴的盼著，好不容易，這位縣大老爺來了。

一切經過，張厚早已說明，大老爺姓唐，黑不溜秋，又乾又瘦，要不是那身穿着，眞當他是那家煤舖裡的大掌櫃的。開口說話，一口濃重的湖北口音，人很深沉，話也不多。

驗完屍後，就在「銀杏」小棧傳令找主人問話，之後再傳潘夫人母女。

見面行禮，大老爺連口的「不敢當」，雙手親與攙扶，請她們母女坐下。

「夫人受驚了，這都是下官防範不力……」

「大老爺不要這樣稱呼！」潘夫人說：「我家先大人已被皇上削為平民，我如今只是一名落難的婦人，夫人這兩個字，是萬萬當不得的了。」

唐縣令「赫赫」笑了兩聲，轉咳一聲道：「好說，好說！潘侍郎功在朝廷，今番不幸，也不能就一筆抹殺……這樣吧，你們母女暫先委屈兩天，一方面死者發葬，再者，李老相爺那一邊，也不能不知會一聲……」

潘夫人搖搖頭說：「李老大人那邊，就不要驚動了…」

「也好，也好……」

唐縣令皺著眉說：「他老人家歲數也大了，再說，這些小事也犯不着麻煩他老人家……這樣吧，死者的後事，就由本縣從優安置……夫人和大小姐先安下心歇上兩天，本縣再張羅著派幾個人護送你們出境……」

又道：「這良鄉地面，京畿重地，一向治安良好，却是怎麼會……？也不知是那裏的毛賊？」

潔姑娘在一旁忍不住道：「什麼毛賊這麼厲害？分明是有人想置我們母女於死地……」

潘夫人輕嗔道：「妳不要亂說！」狠狠的瞪了女兒一眼，後者臉上一紅，默默的垂下了頭。

「噢——!?」

「大老爺不要多疑，小女口無遮攔，當不得眞的！」

潘夫人淒然動容說：「我們母女落難之身，如今一無所有，誰又會加害我們呢！」

●下期待續●



彩蓮打著個燈籠從對面走過來，遠遠站住，她實在怕那條大黃狗。

玉兔東昇 6

七道彩虹故事之二

●文／蕭逸●圖／王愷●題字／韓錦田

前情提要

「大老爺不要多疑，小女口無遮攔，當不得眞的！」潘夫人凄然動容說：「我們母女落難之身，如今一無所有，誰又會加害我們呢！」

◼夜店◼

唐大老爺前前後後在客棧裡走了一圈。臨去前，呼來客棧主人，特別囑咐了一番，留下了兩個捕役負責戒衛，這才押着李福屍身去了。

時間是黃昏時分。

○　○　○

張厚陪同押護屍身還沒有回來。

老僕潘德却又病倒了。

——他歲數大了，身體原來就不好，昨天夜裡連驚帶嚇的這麼一折騰，可就犯了病，所幸有個兒子潘恩在身邊服侍，延醫煎藥，格外辛苦。

○　○　○

夏嬤嬤掌燈進來。

屋子裡靜悄悄的……。

聳聳燭光，把人的影子映在牆上，朦朦朧朧，搖搖晃晃，更似無限淒涼。

潘夫人和女兒正在吃飯，她只吃了半碗麵條，就放下了筷子。眼巴巴的看向夏嬤嬤。

「張頭兒回來沒有？」

「還沒有！」夏嬤嬤說：「他們是結拜的兄弟……怕是還有一陣子躭擱。」

「潘德的病呢？」

「正燒着呢！」夏嬤嬤坐下來嘆了口氣。

潔姑娘停箸道：「不是說要扎針嗎？剛才我看過了，燒的好厲害！」

夏嬤嬤說：「扎過了，郎中說他的病是『緊頭風』，頭上有傷見了風，心裡又有火毒，一天半天還好不了，這可眞麻煩！」

潘夫人點點頭，苦笑道：「眞是沒有法子……我記得他老家是……？」

「河南府……」夏嬤嬤說：「我看——要不然就叫他們……。」

潘夫人嘆了一聲：「叫他們留下來吧……還有妳，張管事的，年紀都大了，都別跟著了！」

夏嬤嬤楞了一楞，欲言又止。

潘夫人說：「我剛才也想過了，到山西去，我們是投靠人家，這麼多人也說不過去，再說這一路上太危險……你們也都看見了……往後一路，可保不住危險生事！」

潔姑娘一聲不吭的站起來走向窗前，向着院子裡靜靜坐着。

一想到離開這些昔日共守的老家人，她心裡眞像是刀子在割一樣的難受。

「先到潘德老家去住着吧，以後我們安定下來，再來接你們回去……」

潘夫人終於下定了決心，看着夏嬤嬤道：「妳、劉管事的、潘德父子兩個都留下來，以後我們定下了你們再回來！」

夏嬤嬤什麼話也沒說，想着心裡難受，掏出手絹擦着眼淚。也只好這樣了，路上不太平，侍候不了主人反倒給主人添麻煩，能夠在潘德家裡先住下來，確是一條萬全之策。

這麼一來，潘氏母女身邊便只有三個人了，丫嬛彩蓮，張厚和袁先生。

彩蓮自不用說，當是潔姑娘的陪房丫嬛，張厚是李老大人暫時打發過來的人，還要回去，袁先生呢，他原本是潘家的客卿，更不會在山西洪家住下去，一家人便自這麼無情的分散開了。

○　○　○

夏嬤嬤找着了劉管事商量，把夫人的意思轉告了他，劉管事生就膽小如鼠，一路上早已嚇得神魂不安，夫人這個決定，正同皇恩大赦，心裡雖難以割捨，爲大局着想，也只好如此。

他們兩個隨即去看生病的潘德，把夫人的打算告訴了他們父子。



「小人方召，給夫人小姐請安……」

倒是那位袁先生，獨個兒倚門而坐，沒事人樣的，長長的伸著兩條腿，悠閒的看著天上的月亮……

大黃狗不用說，就躺在他身邊。

月色如霧，閃爍著一樹的銀杏，眞同「銀子」般白花花泛著亮光。

彩蓮打著個燈籠，從對過走來，遠遠站住——

「袁先生還沒歇著麼？……夫人請你過去一趟……」邊說邊自後退，她實在怕那條大黃狗。

他隨即站起來，狗也站起來。

「你留下來！」袁菊辰說。在狗頭上輕輕拍了兩下，大黃就又趴倒下來。

○ ○ ○

潘夫人說：「我請你來，是想聽聽你的意見……袁先生你看這些殺人的人是那裡來的？」

袁菊辰想了想，說：「來人的武功很高，既然連李侍衛都不是敵手，而遭了毒手，我猜想這些兇手，是朝廷下來的……可能是來自東西兩廠……」

「啊——」潔姑娘嚇了一跳，插口說：「是錦衣衛？」

「很可能！」

「只是——」潘夫人說：「他們的目的是我們母女，却是沒有得手，你看他們會就此甘心？」

「大概不會……」

「那意思是說，他們還會再來？」

袁菊辰搖搖頭：「暫時不會……」

「爲什麼？」

「因爲這種暗殺手段，不宜公然行施，這次李福的死已驚動了很多人，又驚動了官府，這大概不是他們所樂意看到的……」

潘夫人微微點了一下頭，用著讚賞的眼光看著他。

「你說的很對，大人在世的時候，就說過，劉瑾和馬永成這班人，平日壞事做絕，却是表面極要面子，更怕御史老爺的參奏……」

袁菊辰說：「雖然如此，他們却不會就此甘心，而且，眼前我們却不能留在這裡……」

潔姑娘張大了眼睛：「爲什麼？是因爲唐知縣……？」

潘夫人看了女兒一眼，小聲喚道：「妳又亂說話了……」

「姑娘說得不錯！」袁菊辰道：「是他！」

「唐知縣？」潘夫人說：「他……難道會……？」

袁菊辰搖搖頭說：「事情還有待證實，不過，這個人神色可疑，我躭心他有異心，或將藉故把夫人母女扣留，轉而向上方請示發落，詳情是不是這樣，很快就知道了。」

潘夫人「哦——」了一聲，神色變了一變。

潔姑娘看著母親，點頭說：「袁先生猜想的很對……這個唐知縣我看他也是個很工心計的人……娘！妳可更小心著點兒……不要上了他的當。」

潘夫人輕輕嘆了口氣，看著袁菊辰苦笑道：「我們娘兒倆個，如今是什麼都沒有了……爲什麼他們一定要害我們的性命……？這又爲了什麼……？」

說著一時垂下了頭，忍不住淌出了眼淚。

潔姑娘說：「張厚怎麼還不回來？他回來就好了……」

「我有點躭心，他回不來了！」

「什麼……？」潔姑娘一驚：「你是說張頭兒……？」

潘夫人也似嚇了一跳。母女二人用着不勝詫異的眼睛向他望着，顯然是大惑不解。

◉軟禁◉

袁菊辰說：「我只是這麼猜想而已……」

接着他嘆息一聲：「希望我是猜錯了，夫人與姑娘請想，如果這位唐縣令有心扣留你們，像張厚這樣的人，他們自然放他不過，如果今夜他不回來，便……是不妙了。」

潘夫人呆了一呆：「你眞的這麼以爲？」

「這只是我的猜想而已——」袁菊辰說：「這個念頭我已經跟張厚說過，勸他不要去，可是他不聽……不過，我轉念再想，張厚是李老相閣身邊的人，唐知縣即使有心向劉瑾邀功，目的只是夫人與姑娘，却未必膽敢公然殺害他的性命……」

潘夫人點了一下頭，神色稍微緩和。

她說：「他們兩個是李老大人身邊的得力侍衛，只是派來暫時保護我們而已，李福已經死了，要是張厚再有意外，我們就太對不起他老人家了……張頭兒難道眞的回不來了……？如果這樣，我們可怎麼辦？」

潔姑娘輕輕拍着母親的背：「不會的……不會的……娘……妳放寬了心，袁先生會有辦法的……會有辦法的……」

袁菊辰剛要說話，丫嬛彩蓮匆匆進來道：「衙門裡來了人，要見夫人……」

□ □ □

來人——縣衙門的一個姓方的「典史」，俗稱「四老爺」。

「小人方召，給夫人小姐請安——」

一面說，這位方四老爺向着潘氏母女深深一揖請了大安。

潘夫人拿眼睛看了袁菊辰一眼，吶吶道：「方老爺太客氣了，有什麼事麼？

方典史站直了身子，一雙眼睛咕嚕嚕在各人臉上轉了一圈，聳動着一雙過黑的眉毛，笑了一聲才說：「有件小事奉大老爺之命，來知會一聲——府上的那位張爺，因爲李爺的喪事，暫時不能回來……總還有一兩天的躭擱……」

潘氏母女聞聽之下，俱都吃了一驚，由不住一齊向袁菊辰望去。

方典史嘿嘿一笑：「我家大老爺爲恐夫人小姐掛念，特別要我來知會一聲。請夫人小姐不必躭心，只管好好在這裡住着。大老爺特別差派了東縣的錢捕頭，來聽候差遣，負責保護你們的安全，如果有什麼需要，只管向他招呼就是。」

說着回頭向外招呼道：「錢頭兒，你進來一趟。」外面應了一聲，一個矮小乾枯，身着長衣的公門捕快模樣人走了進來，向着各人，大聲唱喏，隨即走向門邊。

方典史特別指明了潘氏母女向他關照說：「潘夫人、小姐還要在這裡住幾天，你多操勞，負責照顧吧！」

錢捕頭應了一聲，含笑一揖，便自轉身步出。

方典史說了幾句無關痛癢的話，也自起身告辭。臨行之前，特別注意了袁菊辰幾眼：「這位是——？」

潘夫人說：「是我們的一門遠親，袁先生。」

袁菊辰抱拳道：「四老爺多多指教！」

「那裡、那裡，好說、好說——」

說時，便自邁着八字脚向外步出。

隔着窗戶，遠遠的瞧着他正自和錢捕頭咬着耳朵，不時的回過頭來向這邊瞟上一眼。

□ □ □

潘夫人悵惘的看着袁菊辰說：「眞讓你猜對了，他們扣下了張頭兒……他要不要緊？」

「不要緊……」袁菊辰十分鎭定的道：「張頭兒的性命不必躭憂，原因我剛才已經說過了，倒是我們這幾個人却要早作安排！」

「我們……？」潘夫人苦笑了一下：「你的意思是說快點去，離開這裡？」

「不錯！」袁菊辰說：「越快越好！」

「可是怎麼走呢！」潔姑娘說：「我們已經被他們看著了，剛才那個姓錢的，另外還有兩個……？」

袁菊辰微微一笑：「這件事就交給我來辦吧！」

◉大行家◉

馬車快要離開的時候，夏嬤嬤第一個忍不住哭了起來。

「夫人、小姐，你們多保重吧！」

潘德父子也不禁眼淚汪汪。他們分別都已向夫人小姐叩頭告別。

張管事最後上車，登車前緊緊握着袁菊辰的手，一再的關照囑咐——

「老弟，一切你多操心了，到了地頭，想著給我們捎個訊兒……夫人小姐那邊……你就……你就……」

說著說著，他也抽搐起來，一面用袖子頻頻拭著臉上的淚。

兩名捕快，左右各一，錢捕頭和方典史也都出動——後者得訊請示之後才來不久，對於離開的四個人雖不曾阻止，却很注意，總算沒有特別刁難，順利放行。

時間約莫是正午時分。

○ ○ ○

現在只剩下了四個人。

潘夫人、潔姑娘、彩蓮、袁菊辰——外加一條狗——大黃。

彩蓮和潔姑娘都哭腫了眼睛。潘夫人臉色一片蒼白……。

比較起來，到是這個「袁先生」心情夠寬，很看得開。臉上看不出一些兒悲傷的表情，至於內心是否如此？可就不得而知。

銀杏大樹在陽光照射下，泛射出一片刺目白光。時有小風，引動著一地的光彩迷離……。

潘夫人覺着累了，彩蓮扶着她上炕去躺一會兒。袁菊辰有所示意的看了潔姑娘一眼，起身告辭。潔姑娘送他出來，在門口——

「袁大哥……？」

「請轉告夫人，準備一下今天晚上我們要走了！」

「今天……晚上!?」

一眼瞧見那位「錢」捕頭，就坐在那邊樹下乘涼。潔姑娘頓時把聲音放小了——

「你是說，我們……今天晚上要走？」

袁菊辰微微點了一下頭。

「子時前後……」他說：「一切都不必掛心，因為要走一夜的路，白天多睡一會兒！」

這個消息太突然。

潔姑娘腦子一時還轉不過彎兒來，還想再多問清楚一些，袁菊辰卻轉身走了。

○　○　○

錢捕頭這個人詭異多疑，正像他外表一樣工於心計，十分狡猾。

因為他早年出身黑道，手底下功夫不弱。幹了這個六扇門的差事之後，很能得心應手，一般小毛賊在他手底下服服貼貼。大事沒有，小事不斷。公事上只要能過得去，按月再孝敬幾文，眼睜眼閉，馬馬虎虎，也就彼此兩安。

今天這個差事，看著輕鬆，却是透著有些古怪。縣大老爺和方典史的一再關照，可見事非尋常，少不得「釘」緊著點兒。

昨天在衙門口兒，已經伸量過了，那個叫張厚的李府侍衛，身手端的不弱。難不成這個姓袁的手底下也不含糊!?

一個下午，他就在「嘀咕」這件事。

——要是能把這個姓袁的給放倒了，剩下來的三個女人那可就好辦，根本無需再費事的狠「釘」著了。

○　○　○

後面院子悄悄的走了一圈。錢捕頭又來到了前面院子。

趕車的老馮，還在給牲口上料，馬槽裡吊著一盞豆油燈，黑黝黝的看不甚清楚。

所謂的「馬不食夜草不肥」，餵牲口講究在夜裡——錢捕快很明白這個道理。

看了幾眼，覺著並無可疑，他隨即來到了正面堂屋，兩位捕快王亮、霍七正在據案喝酒。

桌子上擺著個油紙包兒，裡面是幾樣滷菜。「蒸豆燒」下去了有小半瓶。酒酣耳熱，正是快意時候。

「啊——頭兒來啦？」霍七舉手招呼：「來來來，喝兩盅!!

王亮抬腿，踢過來一張板櫈：「坐！坐——瞎晃盪個什麼勁兒!?沒事——」

錢捕頭一條腿擱在板櫈上：「有件差事，你們幹完了再喝個痛快！現在先別喝！」

一伸手把酒瓶子給拿了過來。

王亮、霍七一片茫然，都傻了臉。

「什麼……差事？——」霍七翻著一雙紅眼。

「姓袁的屋裡還亮著燈，不用說，這小子八成還沒睡！」錢捕頭冷笑一聲說：「這小子我怎麼看，怎麼不對，乾脆你們把他先收拾了，再回來喝酒。

王亮一楞：「你是說……？」

「兩個法子，」錢捕頭豎著兩根指頭：「第一：給他來個五花大綁，往牢裡一送。第二，嘿嘿！乾脆就把他給『做』了，往野地裡一拖，人不知鬼不覺，第二天人問不知，就當沒這回事。」

「好！」霍七高讚一聲：「好主意！」


風門乍開，一個高瘦人影當門而立。

王亮摸了一下脖子：「太損一點了吧？他一個唸書的人……」

「唸書的人最壞，鬼點子最多！」

錢捕頭陰森森的笑著：「沒看見？全部走了，就留下他一個？上面關照了，姓潘的娘兒兩個無論如何要看緊了，太爺已差人快馬進京請示去了，說不定這兩天錦衣衛就來提人，要是出個漏子，哥兒三個可是吃不了兜著走。」

霍七叱了聲：「對！說幹就幹！」忍不住就手超起了桌上的扑刀——刀身雪亮，只有二尺七八長短，却在尖梢處彎如鋼鈎。一望即知，是一把頂能殺人的傢伙。

錢捕頭說了聲「好！」轉向王亮道：「你到前面去看看，我跟老霍就足夠了！

一撐身，把長衣褪下，打了個麻花條兒纏在腰上，却在兩肋之間，分插著一雙牛耳尖刀，便是素日稱手的兵刃。

天交子時，月黑風高，正是殺人時候。

商量即定，王亮站起來往前院走——却不意風門乍開，一個高瘦的人影當門而立，緊隨著此人的顯現，一條黃影撲身而起——王亮的脚步才自跨出一半，「啊呀！」一聲，被一個旋風打轉，險險乎跌倒在地。

大黃狗一撲而前，阻住了對方的去勢，這一霎當門而立，露齒發威，却不再向對方進襲——緊接著來人；那個長衣飄飄頗高個頭兒的袁先生，從容邁身而進，涼颼颼的引進來一股子冷風。

如此氣勢，使得屋子裡目睹的三個人，俱為之大吃一驚。

「你——？」錢捕頭簡直看直了眼：「幹什麼……？」

「二位不是要找我嗎？」

袁菊辰微微一笑，露著既白又整齊的牙齒：「那就不敢勞駕，我自己來了……」

既斯文，又和藹的那般從容神采，偏偏就有砭人骨髓的凌人氣勢，以至於連錢捕頭等那般老練專橫的公門當差，一時間都被「鎮」住，有些兒不寒而慄。

「燈斗子」輕輕晃動，洒落出的一片昏黃，更見凄涼。

錢捕頭一雙「照子」不空，猝然間已有所悟——眼前的這個斯文人物，絕非等閑——慣日打雁，却叫雁嘴啄了眼——今番不幸，怕是在對方這個「大行家」手裡遭了報應。

一念之興，機伶伶打了個冷噤——

冷不咭咭的方自擠出了一片笑容，待將交代幾句光面話，再定取捨。却不意霍七一面自以為時機可乘，驀地展開了凌厲攻勢。

隨著他霍然的一式前蹤，掌中長刀盤若飛蛇，銀光一片，直向袁菊辰頸項間揮落出手。好快的刀!!

●下期待續●

七道彩虹故事之二

玉兔東昇



7

●文／蕭逸
●圖／王愷
●題字／韓錦田

《前情提要》霍七以爲有機可乘，突然展開凌厲攻勢，掌中長刀盤若飛蛇，直向袁菊辰頸項揮落！

袁菊辰手刀一起而落電光石火般切在霍七頸上

■小試牛刀

好快的刀！

好快的刀!!

霍七的刀快，袁菊辰的手更快。

一片刀光，眼看着已挨着了袁菊辰的脖子，却是他的手指先已巧妙的落在了對方的刀背上。

雖然只是兩根手指頭，却顯示了驚人的內力。以至於霍七雖是施出了全身之力，竟休想能夠把手裡的刀推進一寸。

唏哩哩，搖曳出抖顫顫的一片刀光……。

對於霍七來說，一霎間的驚詫，眞個是無以復加——前推固是不能，後拖亦是枉然，總之，這口刀就像是夾在了緊密的岩石縫中一樣，除非是你有撼動山岳的能力……

霍七當然沒有。

袁菊辰也就不再容情。

霍七已似由對方凌然的眼神裡，驚覺到了不妙，驀地鬆手退後。

——對方的出手，却總是較他要搶先一步。

他這裡方具動勢，袁菊辰的另一隻手，已似燕子般的抄飛而起。一起而落，有似電光石火，只一下，已切在了霍七的脖頸上。

這一下端的不輕。

只聽見「喀！」的一聲，像是斷了根骨節的那種聲音，霍七雙眼一翻，便自直直的倒了下去。

武林傳說裡，就有那麼一種功夫——「碎玉功」，能以本身「至柔」內勁，力碎至剛，以之施人，常常是外體皮肉不傷，內裡五臟盡摧。

眼前姓袁的所施展的一手，若是這門傳說中的功夫，霍七性命休矣！

錢捕頭一驚之下，陡地打了個哆嗦。

——箭已在弦，不容不發。

「好小子——」

嘴裡一聲喝叱，脚下頓處，有似疾風一陣，已自撲身而前，一雙牛耳短刀，早已取在手裡，順着眼前這股勁頭兒，雙刀一上一下，上取咽喉，下扎小腹，驀地直向着袁菊辰身上扎了過來。

其勢絕快，却仍然不出袁菊辰的算計之中——一片掌影，其薄如紙，恰恰在錢捕頭遞出的雙刀之間，電光石火般的猝然落下。

「哧——」

宛若長刀劈風，猛可裡已現眼前。

錢捕頭手裡雙刀，幾幾乎已經挨着了對方的肌膚，偏偏對方的掌鋒就是快了那麼一點。

這一掌與前次的那一手，其實有異曲同工之妙。

錢捕頭只覺得頭頂上一聲雷鳴，隨着袁菊辰掌鋒落處，登時頭骨盡碎，直挺挺的倒了下去。

舉手之間，連斃二命。

好厲害的「碎玉」手勁兒——這股勁道運行之下，肉掌大可當兵刃使喚——却把一旁目睹的王亮，嚇了個魂飛魄散。

那樣子，簡直像是遇見了鬼。

「啊……」

脚下一個打閃，差一點坐了下來。

對方袁菊辰的身子，恰似一陣飄風，「呼！」地已現之眼前。

王亮全身一顫,迎合着對方飈然來勢,一個踉蹌,待將坐倒的一霎,已吃袁菊辰的一隻左手,落在右肩之上。

「啊喲喲……」

一聲驚叫之下,才似覺出對方那隻手,並不若想像的凌厲,分明是不着力道。

一刹那間,這隻看似無力的手,却已灌注了凌人勁道,隨着袁菊辰收動的五指,有似一把鋼鈎,簡直像破衣直入,嵌進了他的皮肉之中。

「你……饒命……」

王亮只疼得全身打兢,一雙眼睛睜得又大又圓,簡直像是脫眶滾了出來。

「別怕,我不殺你!」

「啊……是是……。」

這句話,總算是給他吃了顆定心丸,却只把一雙異常驚悸的眼睛,骨碌碌在對方身上轉個不已,一時弄不清對方是何居心。

袁菊辰這才冷冷說道:「你們的鬼伎倆,我清清楚楚,人不犯我,我不犯人,誰要先向我下手,那可是他自己找死,他們兩個就是最好的榜樣……」

「是是……」

王亮只覺着全身透體發涼,禁不住兩條腿又自簌簌打起顫來。

「這一切都是我幹的——與潘家毫無牽聯!」

冷冷一笑,袁菊辰接下去道:「回去告訴你們縣太爺說,叫他少幹缺德的事,要是再敢助紂為虐,陷害忠良之後,回過頭來,我必取他性命!」

王亮哆嗦着應了一聲:「是……」

「還有件事……」袁菊辰緩緩說道:「除了這兩個之外,那邊竹林子裡,還有一具屍體,也得煩你們收一收,打點一下,給北京錦衣衛送去,記住,再過幾天,屍體可就臭了!」

王亮心裡一驚,正待出聲說話,忽然覺着對方那隻抓着自己肩頭的手指抖了一抖,似有一股勁道透過他的手指尖端,霍地傳了過來,即覺着身子一冷,頓時木頭人兒般站在當地,動彈不得。

一驚之下,王亮隨即明白:自己已為對方這個人點中了穴道。

果然不錯。袁菊辰隨即收回了那隻緊抓着他肩上的手——

「你已經被我點了穴道,八個時辰之後,穴道自解,不必害怕,要是你想中途掙扎,自求解脫,那你是自己找罪受了。」

話聲出口,右手輕轉,那一盞高懸在半空中的燈斗,倏地打了個轉,應勢而滅。

霎時間,室內一片黑暗。

袁菊辰却已遁身而出。

■土佬■

車聲轆轆。

馬車沿着平沙舖就的驛道,在和緩的夜風吹襲裡,順勢而前,輕快俐落,進速極暢。

袁菊辰跨在馬上,傍車而行。

一夜全速前進,俟到天亮前後,已到了「張坊」地面——車上的三個女人,潘氏母女、彩蓮,不用說,心情都極惡劣,車行顛簸,一路無話,搖搖晃晃,都睡着了,就連那條大黃狗,也伏在座下,不再移動。

袁菊辰的精神却是極好。

事態的發展突變,不容置疑,護侍潘家母女一行安全的重任,已經落在了他的肩上,他必需不顧萬險,達成道義使命,應是責無旁貸。

晨霧在日出的紅光裡迅速撤退,勢如奔潮,日光照射下,七彩繽紛,堪稱絕景。

眼前一道河流,靜波緩緩,源遠流長,便是著名的「拒水」,若是捨車乘船,轉向「淶口」,不出一日,即可越過長城,來到「開源」,而瀕臨山西省境。

潘氏母女所欲投奔的洪大人,官居山西巡撫,更掌有全省兵符,一俟進了省界,便是他的地盤,以潘洪兩家之交好,料是有個照應,再無可憂。把她們母女送到那裡,應是可以大大鬆上口氣了。

只是眼前……?

袁菊辰心裡捏着一把冷汗,一雙深邃的眼睛,沿着江流極目眺望。



袁菊辰一雙眼睛,沿著江流極目眺望。

江面上霧氣蒸騰,隨着晨風漸次擴敢,波光粼粼,燦若明鏡。此時此刻,却不見一艘行船,不遠處有一渡口,拴着幾葉扁舟,冷冷清清,還不是揚帆待發時候。

心裡盤算未已,馬車已馳近前面渡口。

却在道邊不遠,草舍三間,搭有一個「豆坊」,熱騰騰的幾個大鍋上竹籠高架。正在做着豆腐生意——不用說,也兼營早市。

中國人吃豆腐的歷史無從考據,相信應是十分久遠之事,「腐不呈以漿」,才有後來飲用的豆漿發明。一般人早點上「豆坊」,只是買兩塊熱豆腐吃,多是白口而啖,為的是吃那股子原來的新鮮滋味,講究一點的才想到摻以佐料。

——潘夫人便是最愛吃新鮮豆腐的人。

老遠嗅着了這股味兒,她就關照彩蓮說:「瞧瞧,敢是那裡有賣豆腐的地方吧!」

彩蓮探頭一看,喜道:「真叫您猜對了,可不是前面就到了麼?」

折騰了一夜,人馬都夠嗆!趕車的把式不待招呼,自個兒即把車子停了下來。

彩蓮第一個跳下來,轉身攙扶潘夫人;潔姑娘都下來,袁菊辰在一邊拴住了馬,隨即走了過來。

「袁先生,在這裡吃點東西,歇會子吧!」

潘夫人用那種渴望的眼神向袁菊辰看着。真的,外出時候,身邊沒個男人跟着決計是不行的,「女主內,男主外」,外面的事情,事無鉅細都該由男人作主才是——女人別瞧再能,一到事頭上,可就沒有主見,傻了臉啦!

潘夫人就是這樣典型的婦道人家,很細心精明的一個女人,遇事絕不僭越,而能尊人之長。

——就衝着夜半啓程,匕鬯不驚,凵脫了良鄉縣衙門的監視糾纏這檔子事上,不折不扣的已顯示了袁菊辰的才堪大用。母女倆嘴裡不說,心裡對袁菊辰這個人可是服氣到了家,深深慶幸這一趟身邊有他跟着。

○ ○ ○

袁菊辰說:「不妨事,您好好歇一會兒吧!」

四個人圍着個簡陋的八仙桌子坐下來,各取所愛的點了豆腐、豆腦、豆漿,像牛舌頭一樣的燒餅、蘸油散子……。

一夜的奔騰,肚子早就餓了,吃起來香極了。

潔姑娘喝了一大碗豆漿,吃了兩個燒餅,發現到對座的袁先生吃的比自己還少,只喝了一碗豆腐腦,就停箸不進——

不只一次的,他抬起來的眼神兒,向着當前的江水打量著,深邃的目光,在在顯示著沉着、睿智,却是神秘的——真不知道他心裡在盤算著什麼……?

「袁大哥,再多吃點吧!」

「噢!我不餓——」袁菊辰笑了一下:「我早上一向吃得很少,……」

潘夫人也注意到了——很敏感的他已經注意到對方已對自己改了稱呼。

「對了!」她說:「原是該這麼稱呼的,倷們這一行多虧了妳袁大哥,論情份,你們該當是義兄義妹,以後就靠妳義兄多疼妳了……」

說著不免觸動了傷懷,眼淚直在眶子裡打轉。

「娘——」潔姑娘向著袁菊辰睨了一眼,怪不好意思的臉上現著微紅。

彩蓮嬌聲嬌氣的說:「我的背好酸啊……手膀子都要折了……」

一面擂著右面胳膊,撒嬌似的向袁菊辰說:「袁先生倷們多歇會兒吧,下一站到那兒呢?」

潔姑娘嗔說:「就妳嬌嫩!早知道也把妳留下來算了!」

「人家說的是真話嘛……」

怪委屈的樣子,彩蓮像是要哭了。

袁菊辰點點頭:「說得也是,我也在躭心夫人挺受不住,所幸,後面的路應該是鬆快多了。」

「怎麼……?」

潔姑娘有些兒好奇,剛要問,却見那一面趕車的老馮,手裡拿著個牛舌燒餅,一面啃著,一面走過來——

「行啦—行啦—都談妥啦—」

袁菊辰眼睛一瞪,老馮才似忽然的有所警覺,趕忙把話頓住。

「給來板熱豆腐吧!」

○ ○ ○


兩個土佬跨上騾子，眞個來去如風。

兩個鄉巴老頭兒，忽然打老馮身後走上來，向著豆坊裡面招呼一句，隨即就座。

袁菊辰深邃的眼睛電也似的逼視過來，即只是一瞥而已，再不向二人多看一眼。

像是本地常見的那種跑單幫的客人，兩個老漢瞧過去總有六十開外的年紀，各人穿著一身黃繭布的兩截褲褂，一頂大草帽，各人都携帶著一個沉重的土布褡連，裡面鼓膨膨的裝著不少東西。

禿頂扁鼻、黃臉高顴。——再平常不過的兩張臉，顯示著慣有的那種風塵氣息。

豆腐來了。

兩個老漢餓虎也似的，以手代箸，轉瞬間，風捲殘雲般已把一整板豆腐吞吃了個乾淨。

禿頭的一個歪著嘴說：「好啊——這才叫夠味!!」

黃臉的一個嚷著：「再來幾個燒餅！」

說話口音，前者是保定，後者黃臉的那個却帶著山西腔調，一副旁若無人模樣，食量却是驚人，十來個燒餅一上來馬上就光了，還嚷著要。

老馮站在袁菊辰面前，忍不住剛要說話，袁菊辰的眼睛又制止了他，他憋不住，乾脆就坐下來，大口吃著燒餅。

還好兩個土佬來得快，去得也快，拿塊布把沒有吃完的燒餅包起來，吆喝一聲，丟下了半串小錢，嘻嘻哈哈的就走了。

外面樹下拴著兩匹騾子，一人一匹跨上就走，眞個來去如風，倒也乾脆。

◉人中香蓮◉

老馮這才鬆了口氣，一面回頭向著遠去的一雙土佬打量道：「這兩個老頭子……？」

袁菊辰說：「你剛才可看見過他們？」

「有……」老馮說：「我剛才在租船的時候，他們在問路！怎麼樣？難道這兩個人是——？」

「還說不準！」袁菊辰說：「船租好了？」

「租好了！」

老馮於是把租船的經過說了一遍。潘氏母女這才知道下面的路改乘船了，原來袁菊辰早有打算，此去山西，捨陸乘舟，一來方便，二來也安全的多。

潘氏母女聽後心裡很高興，特別開賞了老馮許多錢，對於前此負傷早已離開的兩個車把式，也只有由衷抱愧了。却不意這個老馮，是個重義氣漢子，除了先前講好的本資之外，其他一概不收，推讓半天，才收下了，言明作爲前此受傷二人的賞金，這才告別而退。

○　○　○

「這一趟要不是大家幫忙，我們母女簡直就別想動了。」潘夫人若有所思的眼睛盯向袁菊辰，徐徐的道：「菊辰，多辛苦你了……」

「袁大哥，我們下面的路怎麼走呢？」

潔姑娘清澈的眼睛在袁菊辰身上轉了一轉，却像是架不住對方烱烱的眼神兒，略似羞澀的又把頭低了下來。

「由拒水轉向淶河，直放淶源，出了長城不久就到山西的靈邱了……」

袁菊辰說：「到了靈邱，給洪大人搭上了線，夫人與姑娘就用不着耽心了！」

聽見了「洪大人」這三個字，姑娘的頭垂的更低了。

「袁先生你也跟我們一塊到洪家吧！」彩蓮忽然冒出了這麼一句——

却是正說中到了潔姑娘的心裡，才低下的頭又自緩緩抬了起來。

袁菊辰微微一笑：「我就不便打攪了。」

潘夫人說：「總要住些日子再說吧！」

袁菊辰笑了一笑，沒有說話。潔姑娘却別具慧心，看出了對方心裡的涵意——分明是「婉拒」了。那一絲笑容裡，又似蘊涵着一種不足道的苦澀，却是神秘的，眞個費人思忖……。

雖然彼此相識多年，談笑相知却只是這兩天的事情，這個不輕易言笑、舉止有度的年輕人，其實有着深邃的內涵，更不是一個隨風擺動，沒有主見的人，却是在和藹誠摯之後，有所執着。

一霎間，潔姑娘眼裡露出無比的傾慕，却又似有些迷惘……對方這個人，其實深不可測，自己所知道瞭解他的，却是這麼的少……。

日上三竿，流金萬道。

一陣江風，打大拒河水面上吹過來，飄送着淡淡的一抹蓮香。那一面舟舶窩聚之處，殘荷萬株，混合着淤集不散的水面穢物，已絲毫沒有美的感受，也只有偶而吹襲的風，提醒着那一隅水面的夏日風光，畢竟蓮荷本身自愛——出污泥而不染；象徵着濁世君子的自恃與不隨波浮沉——他也應有一種不取媚俗世的高風亮節……就像是眼前的這個年輕人吧!?

袁菊辰自位子上站起來。

正在打盹晒太陽的那隻大黃狗也跟着站了起來。

「我們走吧！」

說時，他用手指了一下。前面下游河邊上，停着幾隻篷舟——其中之一，便是老馮已爲他們僱好的此行座船。

○　○　○

雖然不大，對於四人一狗來說，應是綽綽有餘。行李家具，早已搬妥船上。人一上來，便即起航。水緩風和，麗日當空。欸乃一聲，篷舟已移向水面江心。

●下期待續●

玉兔東昇 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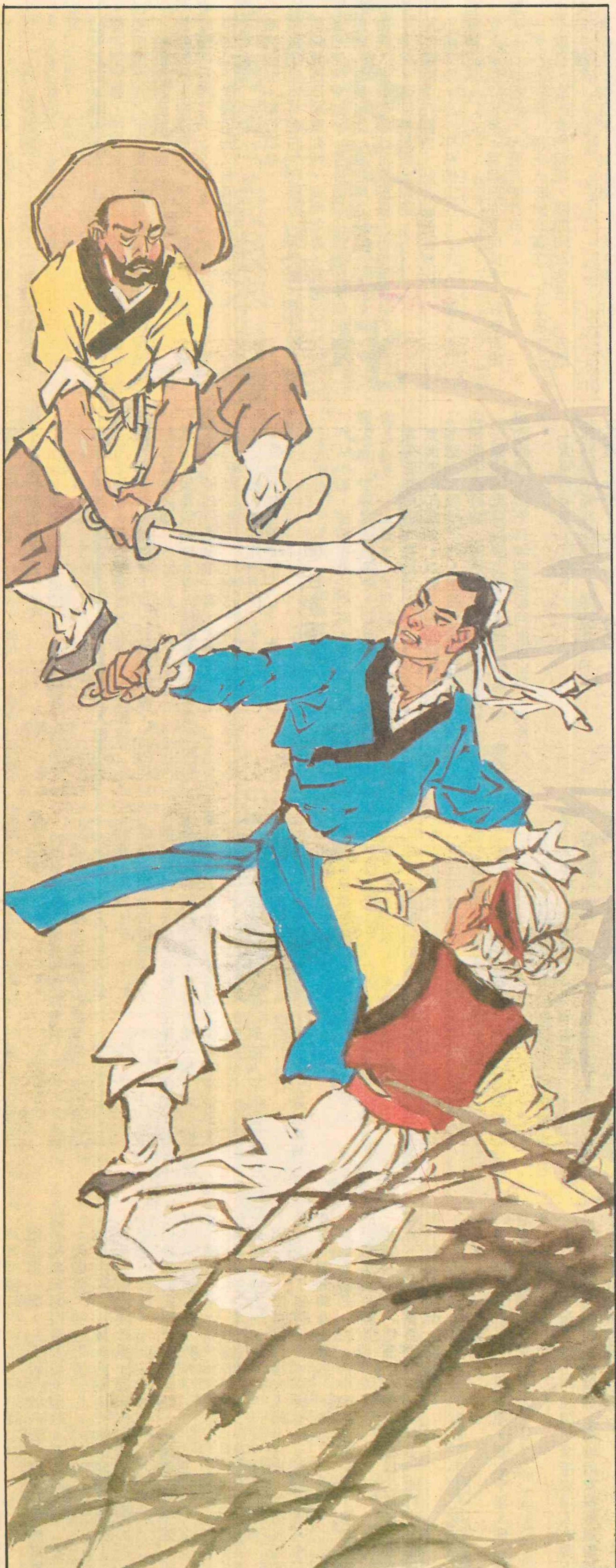
七道彩虹故事之二

●文/蕭逸●圖/王愷●題字/韓錦田



前情提要

雖然與袁菊辰相識多年，談笑相知却是這兩天的事，潔姑娘無比的傾慕，却又有些迷惘。



袁菊辰旋身揮劍，匹練般的一道銀虹，迎向來人的長刀。

◉蚱蜢舟◉

風和日麗，水波不興。

扯起了一面風帆，倚舵而坐，撐船的艄公老馬，至此才像是得能喘上口氣兒。

由腰上拔出來舊煙袋，打著火燃上了旱煙，深深的吸上那麼一口；濃濃的白煙，就像是兩條小蛇，打他鼻孔裡溜出來，一個勁兒的往高裡爬，漸行漸淡，終至化爲飛煙一片，完全看不見了……

瞧瞧他那股神兒；閉着眼、攏着眉……彷彿已到了忘我之境，快樂裡揉和無限痛苦！過去的歲月，已付於流水，未來呢，又豈能儘如人意!?苟能化爲飛煙一縷，上昇天庭，飄飄乎羽化而登仙，那滋味該當多好!?

老艄公瞇起一隻眼，向天打量着，歪下來的草帽，幾乎遮住了他的半邊臉，剩下來的那一半，黝黑、蒼勁，一眼即能看出，這是一張半生與湖海爲伍打過交道的臉；却是，那一道鮮紅略呈紫色的刀疤，迎着偏斜的日頭，十分清晰。

刀疤的一半，掩飾於密密濃濃的虬髯裡，瞧着這片髫髭，和倚下來的長條條個頭兒，猛然間提醒着你，對方曾經是條漢子，最起碼，也似有過強梁霸道的歲月，如今竟似蕭條了。

像是滔滔不絕的江水，後浪急催前浪，再強的人，即使你是當今頂天立地的英雄，在無情的歲月催逼之下，也自有「淚盡無語」的一天。

人心世道，知足常樂。

人若是不知足，也就不快樂了。

老艄公其實並不老，頂多五十歲，一多半的頭髮還是黑的，却是那重重交疊的皺紋，看起來直覺的認爲他已經老了。

江風徐徐，引人入睡……。

潘夫人仰在椅子上已經睡着了。彩蓮爲她蓋上一件衣裳，傍著長椅，自個兒也在打盹兒。

潔姑娘手托香腮，染目於滔滔江水，這陣子倒不思惱，却似有永遠也想不完的心思，越想越煩，越煩越想……沒完沒了的……。

像是往常一樣，袁菊辰半斜着身子，伸着一雙長腿在晒着太陽。

秋陽賽金，晒在人身上，暖烘烘的，那滋味眞是有一番消受。大黃狗就趴在他跟前，一人一狗，都像是睡着了，模樣兒份外親切。

○ ○

翻過身子來，面向船尾——可就瞧見了身後的遠近來船，大大小小，總有十數艘之多——大肚子的雙桅貨船、輕巧單帆的「兩頭翹」，甚而小到不能再小的「蚱蜢舟」，一一畢陳眼底。

說到「蚱蜢舟」；這小傢伙顯然就在眼前不遠——或許是行得太疾了，浪花捲處，窄小的船身看來像是要由水上跳了起來。如此一來，可就難爲了船上把舵打槳的兩個艄公。

好精練的身手!!——

船尾的一個，忽地搶步而前，「嘿！」地縱身船頭，合二人之力，硬生生把揚起來的船頭給壓了下去，却在船身平下的一霎，迅速的又回到了原來的船尾，前後兼及、縱退無迹，妙在來去進退，配合着船身的運行，時間不早不晚，動作不快不慢，眞個恰到好處。


刀光劍影中，來人拔身而起，已立身左面崖頭。

操船的兩個舟子，顯然是此行道的頂尖老手，只可惜，一身能耐糟蹋了，不營水上生計的大船買賣，却划着這樣的「小不點兒」，豈非是有些悖於情理!?

袁菊辰忽地翻身坐起——

便在這一霎，接觸到對方之一仰起來的半邊臉，四隻眼睛交接之下，對方忽地垂下了頭，長槳翻飛，小船很快的便擦了過去。

袁菊辰確是眼睛夠尖，驚魂一瞥間已自看出了個中端倪。

他却是不動聲色的又自慢慢躺了下來……。

。　。　。

風帆飽引，船行順暢。

午後「申」時左右，已接近「紫荊關」附近。

但只見西岸峭壁如嶂，高插如雲，寬闊的江面一下子却變得窄細了，那一面起伏於高山峻嶺間的巍峨長城，勾畫出此一脈的風光綺麗，江山如畫。

潘夫人頭暈想嘔吐。袁菊辰乃自傳話後首的公——老徐，隨即把船攏向岸邊。

岸石嶙峋蘆花翻白，好一副深秋景況。

小船旁岸，在一株枯柳上拴上了纜，三個女人乃自陸續上岸。

女人家瑣碎事多，袁菊辰亦不便插手，好在野處無人，石屏樹障，大可方便行事。

一切料理完畢，潘夫人吩附彩蓮在一片草茵地上坐下歇息，取出食物乾糧，隨即向彩蓮道：「去請袁先生過來——」

袁先生不請自來。坐下道：「夫人覺得好些了？」

潘夫人含笑道：「老了，經不住了，快坐下吃點東西吧！」

潔姑娘隨即把備好的燒餅夾肉送過來。

「大哥，還要走多久才到呀？」

袁菊辰說：「晚上大概可以到王安吧！」

他坐下來吃着燒餅，一面說：「如果夫人和姑娘不累，我打算連夜走下去，那麼天一亮，就可到淶源，就與山西搭上界了！」

潔姑娘大似意外道：「這麼快？」

潘夫人笑說：「這樣就好，早一天到早一天安心，到了山西跟洪夫人取上聯絡就好了！」

潔姑娘恨恨的道：「這些人眞可惡，爹爹已經都死了，對我們還放不過！」

「小孩子家別胡說八道的……這不就好了嗎……」

潘夫人眼睛看向袁菊辰說：「這個洪夫人跟先夫過去最是要好！他們是同科的進士，人既和藹、又義氣，我看你不妨就留下來，我跟他說說，大小也能給你謀個差事……」

潔姑娘放過眼神來，直向他睨着，多希望他能點頭答應，他却只是微微一笑，未置可否。

潔姑娘剛要說話，袁菊辰的眼睛，却似忽有所見——像是被什麼物什吸引住了。

一艘小小的「蚱蜢舟」。

■出劍■

蚱蜢小船，停泊在蘆花深處。雙方距離，差在一箭之遙，設非是居高臨下，目光銳利，眞還看它不清。

袁菊辰却清晰的看見了，更清晰的印象是，這艘小船先前並無所見，那麼它應是方才泊岸不久，無獨有偶的也來到這處風光明媚的中流野渡，却是人同此心，巧得很。

一霎間，袁菊辰臉上顯現出幾許陰森—那一雙深邃的眼睛，情不自禁的緩緩向附近山岳，楓叢巡逡。

「大哥你發現了什麼？」

潔姑娘不覺有些警惕，開始有些不安。

「沒有什麼……」

袁菊辰起身換了個位置，繼續坐下來。

「對了！」他向著潔姑娘微微一笑：「早先搬箱時我發現姑娘還帶着一口古劍，能借我瞧瞧麼？」

潘夫人先就笑了，指了一下女兒—

「那是她爹留下來的，我們家從她爺爺起，這是第三代了，就沒一個人會使寶劍的，怎麼，袁先生你還會武？……是個行家!?」

「談不上行家—略通一二！」

「唉啊……」潘夫人忽地睜大了眼睛。

潔姑娘更似驚異不置，母女二人用着簡直難以置信的眼神兒向他瞧着，這當口，彩蓮早已跑回船上，用不了一會工夫，已把那一口置在布套裡的長劍拿了過來。

「既是這樣，倒眞要請你看看—」

一面說時，潘夫人轉手把劍遞到了他的手裡。

○　○　○

解套、取劍。

好樣兒的一口古劍。

劍式修長，一色的青鯊魚皮鞘子，劍把子特長，倒是與袁菊辰的這雙大手很對稱，其上密密纏紮着金絲銀縷，却已爲人手磨蝕得快看不清楚了。

這就說明了，這口劍當年的輝煌歲月——它是一把眞正用來對敵的兵刃，而不只被人家收留供着，用以爲傳家的古董。

再看看，劍柄的黃銅吞口，都已生了絲絲綠蝕。

「可惜了這口好劍啦—」

—這可是袁菊辰心裡的聲音。

「都生銹了！」潔姑娘說：「你抽出來看看！」

袁菊辰搖搖頭說：「那不是銹—是霉點兒！」

他却不急去抽劍出鞘，一雙眼睛煞有介事的游轉於眼前山嶺。

「用石灰塊輕輕一抹就乾淨了！」

他的眼睛隨即移到了另一面。

太陽的陰影在這一面構成了特殊的圖形，凸透玲瓏，無盡綿延。

萋萋芳草，絨面子也似的舖陳地上，偶爾還能看見一兩隻探出頭豎着長耳朵的野兎。

陰影映襯在黃草地上，形像似乎有些模糊。尤其是那一片搖動的楓叢，雲也似的詭譎、搖搖顫顫晃動不已，像是包含着令人難以猜測的一個極大謎團。

袁菊辰深邃的眼睛，一直都不曾離開過這片楓樹的投影。

涼風習習，潘家母女這一路從來還沒有舒暢過。彩蓮站在潘夫人背後，有一下沒一下的爲她拿捏着肩膀上的懶筋，母女主婢喁喁而談，淺淺而笑，歡恰的氣氛，前所未見。

一隻野兎，忽然由草隙裡探出了頭，立刻就吸住了大狗的注意，「呼！」由地上站起來，箭也似的撲了過去。

草叢裡頓時引發了一場追逐之戰！

便在這一霎，一條修長的人影，長空一煙般霍地拔了起來，緊接着飛星下墜般，直落而下。

一起即落，勢若飛雲一片。

便是由那一片搖動的斜陽投影上看出了端倪——袁菊辰恰恰便於這一霎，拔出了手上長劍。

旋身、揮劍。

匹練樣的劃出了一道銀虹，「鏗鏘！」一聲，迎着了來人的修長刀勢。

「嗳呀——」

驚叫聲裡，彩蓮拖着潘夫人，與撲上來的潔姑娘一併倒在地上。

那一刀，原是直奔潘夫人頭上而來，袁菊辰却像是背後生了眼睛一般，不緩不急、不偏不倚，恰巧在這一霎間轉身出劍。

刀劍交碰的一瞬，空中來人忽地一拆，彩雲翻飛的已飄出丈許開外。

殘陽斜照裡，這個人身子眞個鷹樣的靈巧，却在翻身下落的一霎偏頭沉肩，「咻！」的打出了暗器梭子鏢，直襲潔姑娘頂門。

袁菊辰早就防着了對方的有此一手。左掌乍翻——「呼——」地劈出了一掌。

梭子鏢歪了一歪，失之毫厘，謬以千里，便自擦着潔姑娘肩頭打了過去。

「好個小子——」

出口是酸不溜吉的山西腔調，緊接着這人的脚下一頓，浪捲礁崖的一個倒翻，噗嚕嚕衣袂飄風聲裡，已到了袁菊辰身邊。

禿頂扁鼻、大三角眼，正是淸晨豆坊所見的兩個土佬之一。

日間江上一瞥，袁菊辰便已看出了蹊蹺，却不料又自在這裡見到，這番邂逅，自非偶然。

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大內的魔爪子還眞是多，當眞的陰魂不散。

眼前這個山西土佬，怎麼看也不像是食祿皇差，不過手底下的功夫却是不含糊，出刀之狠，身法之輕靈巧妙，皆屬一流境界。

想是心忿袁菊辰的從中作梗，出手更見狠毒，恨不能一刀把對方劈作兩半。

■死亡約會■

袁菊辰倚劍右臂。

山西土佬的一刀，恰於這一霎劈臉直下——刀光一閃，有若一條銀線，劈空而至。

所謂的「藏暉一線，如意布施」。山西人堪稱刀法嫻熟，是一個精於此道的高手。

正因爲如此，袁菊辰的精神才越加抖擻。

隨着袁菊辰轉動的身軀，右臂長劍方自劃出了半個圈子，山西人却似已有所警，陡地面色一變，收刀即退，却已是慢了一步。

袁菊辰跨進的身勢，就像是一陣風。

刀光劍影閃爍裡。那人「哼」了一聲，旱地拔身而起，人影翩躚裡，已立身左面崖頭。

「好小子……有你的……」

以刀作杖，「叮！」一聲，點向石面，借以支持着搖搖欲墜的身子。

一片殷紅顏色，打他肥大的褲袴間滲出來，點點滴滴，順襠直下。

武俠小說

山西人硬是有股子狠勁兒，就是自恃不倒。

却於這一霎，一條人影，於左面大楓樹上嘩啦現身而下，施展的是「海燕掠波」輕功絕技，起落之間已到了袁菊辰身後右側。

黃臉高顴，白巾加額，一身繭布褲褂，正是豆坊初見二者之一。

身勢乍臨，手底下嘩啦一響，一把亮銀索子鎗，抖了個筆直，二話不說，直向着袁菊辰眉心打來。

軟兵刃能當刀劍施展，極是說明了來人的身手不凡。

別瞧着一副土佬的賣相，手底下却各有千秋。

後來的這一個，出手更狠，恨不能一傢伙在對方身上留下個透明窟窿。

却是這個後生小子忒扎手了。

劍勢迴揚裡，硬生生逼退了來人撲前的身子。

沉肩、倒摔——

「哧！」躥出了一丈三四。

第二次作勢，更欲前撲的一霎，崖頭上的山西人忽然出聲而止——

「藍老二，算了吧——」

這聲呼喚，還眞有用，沒來的這個陡地聞聲而止，身勢微側，螺絲轉兒般一陣子打旋，已飛身直起，落在了崖上同伴身邊。

「小夥子功夫不饞——鵝們兄弟今天算是栽了，行不改名，坐不改姓，小夥子，你報個萬兒吧！」

說話時，山西人一頭華髮，刺蝟也似的直立而起，那一雙三角眼，精芒畢射，簡直恨不能一口把對方生吞下去。

整個下半截身子，都讓血滲透了，他却硬是直立不移，倒也是條漢子。

袁菊辰略一遲疑，隨即報出了姓名。

山西人重複唸着「袁菊辰」三個字，字音却似由牙縫裡擠出來的。

「這就對了……」山西人冷冷哼着：「西山鶴袁海天是你什麼人？」

袁菊辰猝然吃了一驚。

「我看看也像！」後來的藍老二冷森森說：「不用說，是你爺爺了，好小子，連你爺爺西山鶴在世的時候，對我們尚且禮讓三分，你這小子……」

說話口音是濁音極重的「保定府」味兒，較諸前者的山西話，尤其刺耳。

「好了！」山西人打斷了同伴的話，三角眼裡迸着火星，陰森森的說道：「鵝們這個樑子算是結上啦，小子，你今天傷了鵝一劍！鵝要在你心上扎上三刀六個眼，我們就這樣說定了……」

話聲一停，再也忍不住頹廢之勢，身子一軟，幾欲不支的倒了下來，却是藍老二的橫臂一擋，緊急中攙住了他倒下的身勢。

藍老二更不是省油的燈。像是喝風那般的呵呵笑着，一臉的陰狠殺氣。

「小子，咱們是死約會，不死不散。「後會有期！」

腳下一頓，雙雙飛身而起。荒草裡，連續幾個起落，已是不見。

○　○　○

直認着一雙土佬跑沒了影兒。再見蚱蜢小舟已解纜自離。

好久、好久……袁菊辰才把手上長劍收入匣內。

「袁大……哥……」

潔姑娘抖顫顫的搶步而前，臉上表情錯綜複雜，說不出是喜是悲？更多的却是無限驚詫……。

潘夫人、彩蓮更像是三魂悠悠的由夢裡醒轉，連驚帶嚇，早已熱淚漣漣。

怎麼也沒有想到，一向木訥少言，極具內涵的這個年輕人，竟然會有這麼一身不可思議的高超武功？要不是他的侍衛身側，娘兒三個豈能還有命在？絕處逢生，幾疑身在夢中，眞正說不出的悲喜交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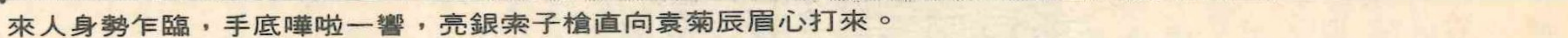
「孩子……你……你……」

一言出口，潘夫人情不自禁，竟自出聲痛哭起來。

「雨過天青，沒有事了！」

袁菊辰頗似感慨的微微一笑，向着岸邊打量一眼：「我們走吧！」

●下期待續●



來人身勢乍臨，手底嘩啦一響，亮銀索子槍直向袁菊辰眉心打來。

七道彩虹故事之二

玉兔東昇



9

● 文／蕭逸
● 圖／王愷
● 題字／韓錦田

《前情提要》怎麼也沒想到，袁菊辰有如此高超的武功，要不是他隨侍在側，娘兒三個豈能還有命在？

一條人影大吼一聲，手中長篙怒蛇般直向袁菊辰背心刺到。

■十三把刀■

扯起了風帆一面，老艄公倚舵而坐，再一次點火抽煙，像是有沉沉的心事，使得他眼前的一霎很不開朗……。

透過噴出來的濃濃煙霧，他用半眇着的一雙眼睛，向着船頭上的一人一狗打量着。

風緩水疾，舟行甚速。

這一帶江道極窄，七扭八彎，蜒蜿如蛇。如此水勢，即使慣以駛舟的老手，也得十分仔細，一個不小心，撞上了岸邊礁石，保不住人舟俱碎，葬身魚腹。

老艄公却似胸有成竹，一點兒也不慌忙，胳肢窩夾着舵把子，憑恃着他特殊的熟練反應，不時的左右移動，即能化險爲夷——他猶能處變不驚，忙裡偷閒的抽上口煙，這般鎭定功夫，全在老到精深，却是修來不易。

閒來無事，袁菊辰把一口寶劍在手裡玩着。

不只一次的他拔劍出鞘，明晃晃的劍身，映以天光，燦若秋水，直似鏡子般的明亮，以之窺物，沿江景色，歷歷在眼，船上的一切，即爲之畢陳眼底。

由是，老艄公那一張生滿了鬍子的長臉，在銀光顫動的劍身上，直似呼之欲出。

——那一面，大黃狗倚舷而臥，懶洋洋的顯得很不精神。

一向在陸地上，生活習慣了，這是牠有生以來第一次乘船，悶懨懨了無生氣，看起來那樣子像是生病了。

鏡身再轉——潘夫人躺在椅子上閉目養神。彩蓮睡着了。倒是潔姑娘一聲不吭的向江上望着，一雙細長的眉毛，微微蹙着。

她有太多的心事，未來的一切簡直無能揣測，悶沉沉的壓在心裡，眞叫人煩。

偶而轉過臉來，却與袁菊辰的眼睛碰在了一塊兒，隨即報以腼腆的微微一笑。

「你喜歡這把劍？」

轉過身子來，抱着一雙膝頭，用着敬慕的眼神向對方望着。由於方才的一番經歷，袁菊辰早已成了她心目中的大英雄，自是贏得了她衷心的敬佩。

「是口好劍！」

一面說，他已將長劍插落劍鞘。

「只是現在還不能還給你們！」

說時他輕輕一嘆，深深體驗到自己的任重路遠，責任重大。

「大哥……？」

潔姑娘似有所悟的呆了一呆。

「姑娘——」

袁菊辰緩緩又自抽出了長劍，在眼下觀賞着。他的聲音忽然放大了：「剛才那兩個人，不是一般江湖人物，却是大有來頭！」

「是朝廷派來的……？」

「不是……」袁菊辰冷冷一笑：「雖不是朝廷派來的，却也與他們沾了點邊兒，不用說，是他們用銀子請出來的，是兩個不折不扣的黑道殺手!!」

「啊……」潔姑娘嚇了一跳：「大哥，你以前見過他們……？」

「沒有，不過聽說過！」

袁菊辰聲音裡透着冷：「在冀魯江湖黑道，有個買賣叫『十三把刀』，剛才那兩個人，就是其中之二。」

潔姑娘一驚道：「十……三把刀？」

語不驚人死不休，話聲傳處，老艄公的煙也不抽了。

袁菊辰微微一笑：「十三把刀就是十三個人！專門打家刼舍，殺人滅口，無所不爲的十三個人！」

「他們……幹什麼要……？」

「我剛才已經說了！」袁菊辰說：「這十三個人，其實是唯利是圖的十三個小人，他們每個人都有一身厲害的功夫，武藝超群，多年以來在北幾省，稱得上壞事幹絕……倒是沒有料想到這一次竟然會聽從權奸差遣，幹起謀害忠良之後的黑心買賣來了……朝廷奸宦許以重酬，他們也就賣身投靠，眞正不知廉恥！」

船尾的老艄公忽然發出了一串咳嗽，大聲嚷道：「小姐扶好了手，下去了——」

話聲方頓，船身猝然高高掠起，來了個疾行搶波，一下子直向半丈來深的河道下摔落下去。

老艄公招呼是招呼了，却是晚了一步。這一帶江流逆轉，起伏極大，行江駛船，全在機警老到，必要時的出聲招呼，應視爲當然之事，老艄公如此歷練，竟然也有此疏忽。

潔姑娘原來手抓蓬索，急切間使勁一抓，整個身子貼在了帆柱子上，誠然是穩住了。

可憐的是彩蓮，睡得正香，事發的一霎，簡直無從防範，一個咕嚕，直由椅子上滾了下來。

——却是有驚無險。

袁菊辰的一隻脚，不緩不疾，忽地落在了她的身上。

只是輕輕一踏，便自定住不動。

非僅此也。他還是手脚並用。

脚下施展，手上更不閒着，却似更要快上一籌，那一半摯在手裡的劍鞘，突地搭上了潘夫人膝頭。

——後者原在椅子上打盹，事發突然，保不住連人帶椅，一併翻落江心，却是在袁菊辰妙手一搭之下，化險爲夷。

眼前一搭之力，看似輕巧，其實眞力內注，以至於潘夫人連人帶椅看來固若磐石，直似釘在了船板之上，紋風不動。

隨著怒濤的洶湧，「嘩啦！」大響聲裡，灑落下漫天的浪花，整個船身，都打得透濕。

乍驚之下，恍若隔世。

怒浪飛捲裡，傳過來「大黃」的一聲哀鳴，誰也不曾留意到，那一條黃狗，竟然落在水裡。

「啊呀——」潔姑娘驚叫了一聲。

叫聲未已，袁菊辰已自船上飛身而起，直向波浪洶湧的疾流間落身而下。

一起即落，浪花飛捲裡，有如巨鷹天降，只一下便自操住了「大黃」的頸上項圈，「嘩啦！」一聲，大片水花飛濺裡，已自落回船上。

這一手輕功提縱功夫，全憑一氣運施，極是難能，直把船上各人看得目瞪口呆。

這一手輕功提縱功夫，全憑一氣運施，極是難能。

■獨脚龍王■

船身乍沉又浮，嘩啦啦濺飛起萬點銀星。

却於這一霎，一條人影，陡地自船尾搶身而近，大吼一聲，手上長篙怒蛇般直向袁菊辰背心刺到。

事發倉卒，簡直出人意料。

怎麼也不會想到，船上的老艄公，竟然野性大發，猝然間向袁菊辰展出殺手。

雙方距離如此之近，那桿長篙足有丈許來長，一經抖出，即行臨近——

偏偏袁菊辰週身是眼。即在潔姑娘再次驚叫聲中：「哧！」地轉過身來。

回身，現腕。「噗！」地一把已攀住了尖銳雪亮的篙鋒，那樣子眞險到極點，差在毫厘，即把他刺了個透心穿。

老艄公這一篙勁力十足，乘虛而入，滿以爲十拿九穩可以得手，却料不到對方如此滑溜，回身一攢，力逾千斤。

雙方力道俱稱巨大，一經會合運施之下，直把鵝卵粗細的一截篙身，咯吱吱變成了一面大弓也似。

老艄公越是用力，越不能逞，抖顫顫的長篙，眼看着即將折爲兩截，對方長身少年却似打在泥地裡的一截鋼樁，動也不動一下。

「好個……小子……你……？」

一霎間，老艄公那一張漫長鬍子臉，脹成了紫醬顏色，力道運施下，足下輕舟儘自滴溜溜在水面上打轉不已，隔着一截長篙，雙方竟成了膠着狀態。

「認栽了吧，從一上船，我就認識你了！」袁菊辰炯炯目神，瞬也不瞬直向着當前的艄公盯着：「你的那兩手，在我眼前面要不開。不用說跟剛才的兩個也是一路的吧!?」

老艄公嘿嘿連聲冷笑不已，頭上的一抹子短髮，刺蝟也似的直立着，圓睜着的一雙火眼，襯着瘦削的長臉，滿臉鬍髭，眞個「狼」樣的猙獰。

「你……小子又算老幾？」老艄公臉脹青筋的道：「一個初出道的雛兒……不知天高地厚……你爺爺叫字號的時候，小子你還在穿開襠褲呢！乘早跳江吧，還能落下個全屍！」

話可是說得夠損。

一口豫西腔調，那麼高瘦魁梧的身架子，較之袁菊辰可也並不含糊。

船身在二人巨力踩踏之下，猶自在團團打轉，轉着轉着，可就碰着了左面插天石壁，「碰！」的發出了一聲。

却在這一霎，那一桿堅逾精鋼的長篙，吃不住二人手上勁道，「咔嚓！」折爲兩截。

把握着一瞬良機，老艄公狀似飛鷹的已自掠身而起。

「噗嚕嚕——」

強大的衣袂盪風聲裡，老 公手裡的半截長篙「白蛇吐芯」，嗖然作聲的已自點向袁菊辰前胸。

袁菊辰冷哼一聲，身側霍地向左一閃，右肩方沉，手上長劍作勢欲起的一霎，對方却似已得了先機，不待招式用老，即行收招換式。

——一式「潛龍昇天」，硬生生把前撲的身子拔起來一丈四五。

好輕巧的身子。

隨着老艄公下墜的身子，單足微曲，不偏不倚恰恰好的落在了帆桅頂尖。

一陣子船身打顫，連帶着老艄公的身子也跟着滴溜溜連連打轉，却是危而不墜，險中偏安，左舞右擺裡顯示出一手「風擺殘荷」絕活兒。

緊接着桿尖兒上的老艄公發出了沙啞的一聲狂笑：「這就難怪了，足下施展的是『紫流江派』身法，西山老袁是你什麼人？說出來咱們也攀個親家！」

「那倒不必了！」

袁菊辰隨手把半截斷篙丟向江裡，却把一口寒森森長劍抽出劍鞘。

一霎間，他臉現殺機。

對方這一式「潛龍昇天」連帶着「風擺殘荷」身法，確已是爐火純青，陡然間使他記起了一個人來。

正爲如此，他也就越加的不敢形之大意。

仰首當空，袁菊辰越見陰沉：「我這雙眼睛還沒有花，你們果然是一夥的，看起來，你們這十三把刀全出動了，獨脚龍王解七，我認識你了！下來吧！」

「哈——」

鴉鳥樣的一聲怪笑，緊跟着眼前人影翩躚，解老七已經下來了，眞個晴空飛羽，輕到無以復加。

野渡無人，輕舟自横。

却是那滔滔江水儘勢西流，無日繼夜，淘盡了千古歲月，多少人間豪傑？

三個女人不用說，早已嚇得面無人色。

倒是潔姑娘的一份小心，生怕船翻了，大家夥葬身魚腹。驚慌中不失鎭定，死抱着一截舵把子，任憑船身打轉，死也不鬆。

她的一雙眼睛却也沒有忘了，淚兒汪汪一個勁兒的直向着袁菊辰啾着！

俱在不言中了。

皇天有眼，神靈保佑……。

■水遁■

「打人一拳，防人一脚！」老艄公直認着對方，一雙眸子鷹樣的凌厲：「不錯，我就是解七，閻老大已叫你傷了，還有十二把刀，一個一個的打發吧！夠你忙的！」

果然是解七。

此人綽號「獨脚龍王」，却非無因，一隻右腿自幼即練有「鐵掃帚」的横功，站起來一柱鋼樁，有「入地半尺，横掃八樁」之能，斷斷非比等閑。

在十三把刀裡，他行「七」，外人即以解七稱之，以實力論，在十三把刀裡，雖非個中翹楚，却較



剎那間解七手中的十二節亮銀鞭，已向袁菊辰的咽喉扎來。

爲首的閻老大猶狠十分。

「噗通！」拋下了手上斷篙，解七的一隻右手直探向前胸腰側，「刷啦啦！」耀眼生輝，一條「十二節亮銀軟鞭」，已撤在手上。

「紫流江身法，已是江湖絕學，施出來叫俺姓解的也開開眼！」

亮銀鞭「刷！」地掄向左手，身子骨滴溜一轉，已到了右面船舷。

夾着船艙，有一條小小過道。

兩個人各踞一端，頗似夾道相逢。

袁菊辰一聲不吭的向對方望着，像是蓄勢以待。——他已設想出對方的狠毒居心。儘量思考着應對之策，以期出劍奏功。

船身猶自在徐徐打轉，潔姑娘的一雙眼睛，已經完全被船上的兩個人所吸引，再也無能兼及其他。

「獨脚龍王」解七忽然向前搶進了三步——也就止手於此了——打對方袁菊辰那裡傳過來一股寒森森的勁道，一時格阻住他的去勢。

解老七心裡有數，愈是有功夫的人愈能體會，便是一種「練家子」所謂的「混元眞氣」，功夫的高下，其實不待眞個刀劍來往，常常只是氣機的一觸，即能測知。

除非是痲木不仁的白痴，解老七焉能心裡沒數？無如是羞刀既出，實難入鞘耳。

「嘿嘿……不含糊呀，小子！」

嘴裏儘管奚落，心裏却是有數——一個拾掇不下來，一世威風，卽將要喪失在對方這個後生小子手裏，更有甚者，一條老命，是否還能保住，可就大成問題。

他焉能不格外小心!?

「刷啦啦！」

亮銀鞭搭向左手胳膊，解七的身子忽地矮了下來，——袁菊辰立時有所體會，敵人或將由上方趁虛而來，却要防備著他的聲東擊西。

一念方起，解七的身子，已似飛猿般凌空躍起。

正如所料。

亮銀鞭一溜銀光，連著他巨大的身子，一併投落直下，其勢巨大，有似泰山壓頂。

○ ○ ○

袁菊辰陡地側身，轉過半面身子，掌中長劍銀芒乍吐，待將揮起的一霎，空中的解七，先已識透了玄機，按照他一慣的伎倆，弄險取勝。

「呼！」地就空一轉，快到極點已翻向袁菊辰左側，衣襟飛揚裏，扇面兒般掄起了一片衣影。

便在這一霎，手上的十二節亮銀鞭，「刷！」地抖了個畢直，直認著對方咽喉扎了過來。

有了前此的經驗，袁菊辰已把對方揣摸了個大概，這一手「聲東擊西」，其實已經算不上什麼新的花樣了。

話說回來，解七眼前的弄險，可是透著古怪，虛中有實，實中又虛。

無論如何，接下來的兵刃一擊，却已說明了解七的技不得逞。

長劍迎著了鞭梢，發出了其聲極是清越的一聲脆響——「叮！」，解七的十二節亮銀軟鞭，已自高高盪了起來。

這個猝然的變化，顯然大大出乎了他的意外。

「啊——」

猛可裏騰身卽起——一招不逞，對於解七來說，已是黔驢技窮，直把他嚇得面色慘變，驚出了一身冷汗。

也不欲逗留——三十六計，「走」爲上策。

隨著他的身子在空中一個疾滾，一式「飛燕朝水」，直向著眼前疾流江水栽了下去。

却是袁菊辰放他不過。

——一片冷顫顫的劍光，幾乎隨著對方的身子同時翻起，「嘶——」

銀光乍閃，卽化爲一天血雨。

這一劍雖不曾劈中解七身上要害，却也較「要害」相差不多。

隨著長劍劃出了一片弧光，解老七的一隻右腿，齊著膝蓋生生被斬落下來——

「碰！」墜落船板。

——緊接著「噗通！」一聲，水花四濺裏，已吞沒了解七直栽而下的身子。

江浪翻滾，隨卽把他吞噬了，只留下滲有鮮紅血液的一片泡沫……。

眞應了「獨脚龍王」這個綽號了。

○ ○ ○

船身猶自在江上打轉。

不用說，三個女人再一次嚇得呆住了。

袁菊辰一劍得手，冷森森持劍而立，那一雙湛湛目神，瞬也不瞬的直向眼前江水注視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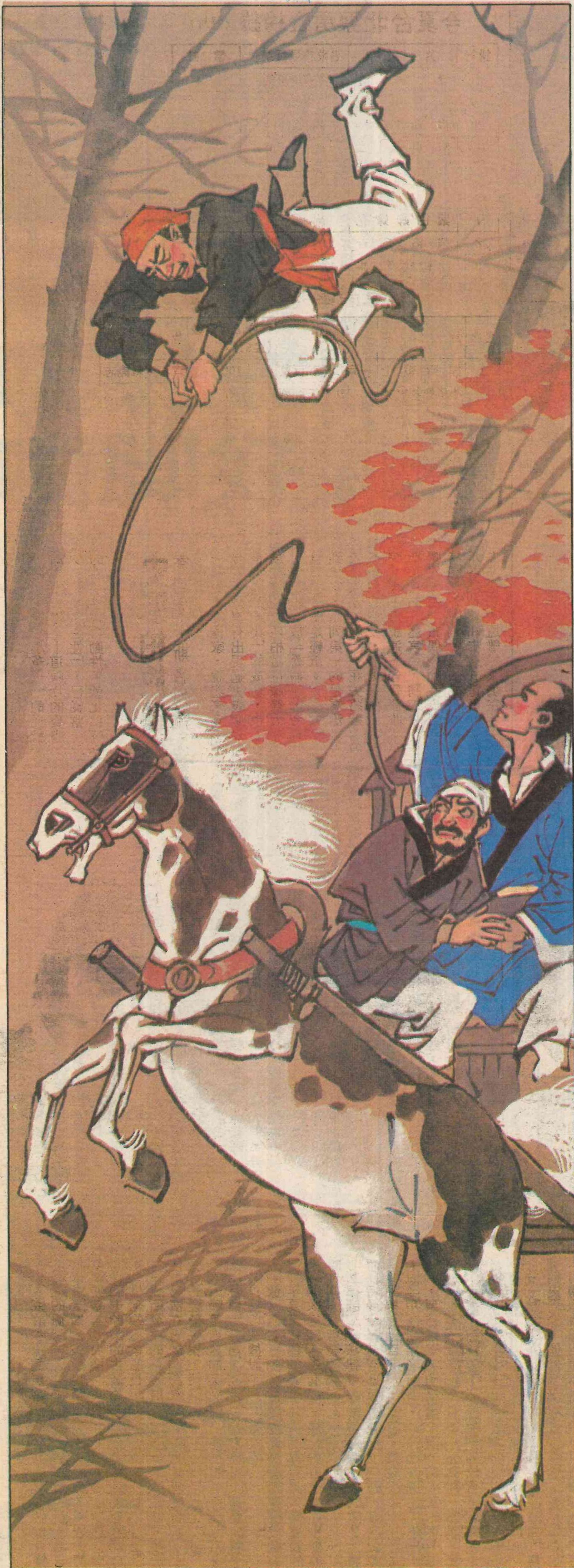
却似有一道細細紋路一逕遠遁而逝。

「獨脚龍王」不愧是「獨脚龍王」。

他竟然還沒有死。

得饒人時且饒人，容他去吧！

•下期待續•



袁菊辰右手力抖，一條人影，直由道側飛崖墜落直下。

玉兔東昇

七道彩虹故事之二

●文／蕭逸●圖／王愷●題字／韓錦田

10

前情提要

老艄公解七的一隻右腿被袁菊辰長劍斬落，人也栽入江浪中，眞應了「獨脚龍王」這個綽號。

■大黃歸天■

大黃狗生病了。

整整一天，牠臥在袁菊辰睡房的角落裡，全身顫抖，時有呻吟。

必然是病勢不輕，一天都沒吃東西，水也不喝一口。一直閉著眼，也只有袁菊辰在牠面前蹲下來瞧著牠的時候，才微微睜開眼睛，「吱吱——」悲吟兩聲，隨即又閉上了眼睛，眼角口邊，流著濃濃的汁涎。

一聲也不吭，袁菊辰靜靜的瞧著牠，像是在看著一個生平最好的朋友。

○　○

「大黃不行了，過不了今天晚上，牠就要死了！」站在門口，袁菊辰向潔姑娘、彩蓮如是宣布。

立刻，兩個年輕姑娘都哭了。

「就不能找個狗大夫給牠瞧瞧……？」彩蓮說：「好可憐……一定是掉在水裡淹的……」

潔姑娘說：「人吃的驚風散，牠能吃不能？」

「應該可以……我已經給牠試過了……」

「沒有用!?」

潔姑娘睜大了眼睛，臉上淚淌不乾。

「沒有用……」袁菊辰搖搖頭：「該試的都試過了。」

「這麼說……？」潔姑娘大是不解的道：「牠一直都是好好的，怎麼會掉一次水就……？」

「落不落水，都沒關係，牠是中了毒！」

「中……毒？」

兩個姑娘異口同聲都嚇住了。

「有人在牠飯裡下了毒！」袁菊辰冷冷笑著：「是我太疏忽了，光顧了人，竟不曾顧著了牠，害牠遭了人家的毒手！」

「是……誰？」

「成七……」

「成……七？」潔姑娘大惑不解：「是那個……搖船的老艄……公？」

「就是他……」袁菊辰目光炯炯的說道：「我太小看他了，這個人比我想的要厲害的多！」

「啊……」彩蓮忽然記起來說：「我記起來了。我看見他把吃剩的鷄骨頭餵大黃吃……怪不得牠吃下去不久就睡下老實了……」

「哎呀……這個人好可怕……」

潔姑娘臉色雪白的驚嘆著，著實吃了一驚。

袁菊辰苦澀的笑了一笑。

「從一上船，我就注意到他了……他的一切，都落在我的眼裡，譬如說，他給那兩個人做信號、打手勢，都沒有逃過我的眼睛，只是百密一疏，却漏了這一宗，害了大黃……」

「啊……你是說，那兩個土老頭兒也是他勾來的？」

「他們根本就是一路的！」袁菊辰說：「桅桿上掛著一面『八卦』銅鏡，利用日光的反射，老遠都能看得十分清楚，兩個土佬就是認著這一點鏡光，緊追不捨……我心裡一直就有數……他餵狗吃骨頭，我只當他是在與大黃套熱絡，怎麼也沒想到，吃

剩的骨頭上，竟然會下了毒……可見人心之險險難測。」

「這麼說……大黃是救不……了？」潔姑娘眼巴巴的向袁菊辰望著。

「不行了……」

說話的時候，室內大黃忽然「唔唔——」叫了幾聲。三個人聞聲而驚，忙自趕進房裡。他們看見了垂死前大黃的掙扎，隨即便倒下來死了。

○ ○ ○

雖然只是一條狗，而帶給他們的傷感，却不下於一個人，「狗」的忠實，有時候較一個人更有過之。

大黃的死，竟然連潘夫人也掉了眼淚。

○ ○ ○

這裡是「淶源」縣轄的「獨山」鎮城。

站在客棧門口向外望望，高大的「五台山」已清晰在望，山上的「金頂寺」黃琉璃殿瓦，在秋日照射下，反射着閃閃金光。

五台山山勢綿延，佔地極廣，事實上一踏入五台山界，也就是來到了山西地面。

感覺上袁菊辰的心裡輕鬆多了。

潘家的未來親家翁洪大略，官居巡撫，兼掌兵符，在山西稱得上是頭一號的人物，官聲也很不錯，潘夫人對他的評語是：很夠交情。

是以，每個人心裡想的都是，一進入山西，給洪家取上了聯繫，就算是「功德圓滿」。

○ ○ ○

傍晚時候。

馬車已進入五台山界。

瞧見着山界邊沿，那一塊高大的青石巨碑——「山西省界」，每個人心裡眞的落下了一塊石頭。

這一路甚是荒涼，沿途所見民房都是低矮草舍，間或有一、二大戶置有莊院，土牆延伸，却也爲風沙所蝕，斑斑點點，望之瘡痍滿目，大不美觀。

這一帶農戶以「棉」產爲大宗。收割後的棉田，看上去一片荒蕪，山勢盤桓，無盡綿延，農民求生不易，也像其他各省山居農民一樣，開墾出片片梯田，種些雜糧、玉米。

袁菊辰跨轅而坐。車把式是個早已漢化的蒙古人，說着一口道地的本省官語，酸不拉吉的，聽起來很不是個味道。

他告訴袁菊辰說，這一路野獸極多，常有豹子潛伏道邊崖樹，忽然出現突擊行旅客商，被傷害的人着實不少，而且前面五台山下叢林中，更時有強人翦徑，是以他車座之前，特意的懸有一面長弓，無數雕翎，更有像關公一樣的長桿大刀一口。

這人膀大腰圓，滿臉落腮鬍子，乍然一看，眞個有張飛之勇，一路上大吹法螺，說他曾經有一次力敵十二小盜，大獲全勝，斬下了其中五個人頭，以之懸掛車轅，一路行走，再無一人敢以招惹，他這個「活關公」的外號就是這麼闖出來的。

問他的名子，才知他本人並不姓關，姓「包」，取了個漢人名字叫包勝。

一路上盡聽他一個人大肆吹說，又自誇他的箭法如何了得，說着說着即時興起，拿弓拾箭，「嗖！」一矢，射中道邊石碑，「叮！」地爆發出一點火星，包勝的豪興越加大發，一時縱聲狂笑，儼然唯我獨尊。

■流星■

笑聲未已。

一條飛索，自空而降，怪蛇樣的直向他頭頂套落，一下子套了個結實。

於此同時，一根葉多莖粗的蒼蒼巨樹，「咔嚓！」爆響聲裡，攔向眼前。

車行正速，怒馬如飛，事發突然，簡直無能自控，更何況「活關公」頸套飛索，自身不保。眼看着前奔怒馬，唏哩哩長嘯聲中，人立前蹄向前，整個馬車轟然作勢，而後直掀而起。

果眞如此，車上各人萬難倖免。

却因爲車轅上多了個袁菊辰，情形可就大爲不同。

事發突然，顯然出乎袁氏意外，無如以他那般鎮定功力，當爲「泰山崩於前而不潰」，越是情勢險惡，越見其臨事鎮定——

眼前之一瞬，可資證明。

飛索天降，怒馬人立的一霎，袁菊辰坐姿不移——右手輕抄，抓住了「活關公」包勝的項上長索，同時間足下力頓，施展出「大力金剛頓」功力。

——雙足力頓之下，硬生生將幾已掀起的馬車壓落下來，「匡噹！」大響聲中，激飛起一天的塵土。

那一匹受驚人立而起的壯馬，却也吃受不住，登時立地不動，也爲之老實了。再看前方斷樹，相距不及一丈，堪稱絕險。

——隨著袁菊辰右手力抖之下，一條人影，直由道側飛崖墜落直下。

這人自恃孔武有力，原打算把「活關公」包勝生吊起，却是沒有料到對方身邊的這個年輕人如此了得。吊人不成，自己反受其害。

眼前這一摔，力道不輕。

「撲通！」大響聲裡，登時一命嗚呼。

於此同時，「咻咻咻！」三條人影，分別由前道掠身而出，身法之輕巧，極是罕見。

一起即落，疾若飛鴻。

一經沾地，落地生根。

眼前擺了個「品」字形，將馬車正前方三面包抄，却是不可輕視。

來者三人，二男一女。

各人一頂馬連波的寬簷大帽，襯著不同顏色的緊身衣靠，極是雄姿颯爽。

兩個男的，一老一壯，老者年在六旬，黝黑瘦高，濃眉細眼，嘴下留着一抹戲台上周倉也似的鬍子，一身皀色短打勁服，背插雙刀，神采間極是桀驁不馴。另外的一個却是矮壯精實、禿着個光葫蘆也似的腦袋，閃閃有光。



三條人影，分別由前道掠身而出，身法輕巧，極是罕見。

——這個人個頭兒雖是不高，手裡却掄着一雙南瓜般大小的流星雙錘。曳着丈把來長的銀色鋼索，兩隻流星，同於他那顆光禿的腦袋瓜子一般，閃閃生光。

却是居側而立的那個婦人，細長窈窕，剛健婀娜。

——鬢邊插着一朵小小玫瑰，帽紗輕啓，顯示着一張稜角分明，極是刁鑽模樣的瘦削長臉。

她是施劍的。

一口七星長劍反掄右腕，細長的三角眼，刀子也似的銳利，雖是個女人，看來較男人更要凶悍十分。

二男一女的忽然現身激發着眼前的騰騰殺機，不用說，料是早經部署，却是不曾料到，袁菊辰的臨場鎮定，挽狂濤於既倒，使得對方未能如預期的即時見功，自是怒發如揭。

「光棍一點就透，你就是那個姓袁的吧？」居中而站的乾巴老頭兒，翹着兩根手指頭，直向袁菊辰指着：「好樣兒的……佩服、佩服——」

說時，這個瘦老頭兒一時嘿嘿有聲的笑了。

「小哥兒們，偺們講講斤兩，爲人家的事，犯得着嗎？今天這碼子事，只要小兄弟你一點頭，我們絕不爲難，只把車上的三個坤道給留下，你就走人……至於偺們之間的事……咳咳……可以以後再說，要不然……」

說到這裏，這個濃眉細眼的瘦老頭子齜著一嘴被煙薰黑了的牙，冷森森的笑了。

「你的那兩手固然是高明，可是雙拳難敵四手，總不成還能以一敵三？」

「老三，給他閑磕牙幹什麼？」

說話的禿頭矮壯漢子，聲音宏亮的嚷著：「這小子連傷了我們哥兒們好幾個，那能就這麼便宜，白白的讓他趟了!?」

話聲出口，手裏的一雙流星錘颼然作響的已自掄了出去，却不是往袁菊辰身上招呼，只是在空中掄著，嗖嗖作響的舞出了兩道銀光，光華過處，葉飛枝斷，其勢甚是驚人，却無非虛作姿態而已。

這般陣仗，自是唬不住袁菊辰。

却把那一位「活關公」包勝嚇了個不輕，張皇作勢的把擱置車上的那口官刀拿起。

這麼一來，正予敵人以可乘之機。

他這裏刀勢方舉，一點銀光，颼然作響的已劃空而至，不偏不倚正好迎著了他的官刀，「噹!!」地一聲大響，火星四迸裏，包勝手裏的官刀，已自脫手飛出，嘩啦啦砍倒了一片林木。

包勝「啊唷！」痛呼一聲，那一雙緊握官刀的手，虎口盡裂，滿都是血。

對方禿頂矮漢見狀由不住大聲猛笑不已。

「活關公」包勝直嚇得魂飛魄散，驚叫一聲道：「爺爺饒命——」，顧不得剛剛才自誇下的海口，眼前這就要下跪。

■凶婆娘■

却是——

一條腿方自着地，已被身邊的袁菊辰抓住了背上衣裳。

「有點骨頭！」袁菊辰說：「給我坐好了！」

活關公想不起來都不行，硬生生地的被按坐在位子上，看看這邊又看看那邊，直嚇得全身打顫，那裏說得出一句話來。

禿頂漢子的流星鎚猶自在天上舞著，配合著他宏亮誇張的笑聲，更增無限氣勢，好幾次，這雙流星鎚呼然作嘯的由袁菊辰頭上掠過，仍然也只是虛作姿態而已，並不曾眞的貿然向對方身上招呼。

就這樣一次又一次的在天上盤旋，嗖嗖破空聲。連帶著龍飛蛇舞的兩脈銀光，確實給眼前增添了無比陰森氣勢……誰也料不到，這一雙流星什麼時候會忽然招呼到袁菊辰的身上，或是直襲向他身後的車廂？——那裏面的三個女眷，如何當受得如此沉猛的一擊!?

袁菊辰却是那麼的沉着鎭定……

對於空中的一雙流星，他甚至於望也不望上一眼。那雙湛湛有神的眸子，却只是向正中那個乾癟的瘦老頭注視——或許是下意識裏，這個人才值得他的一瞥。

「謝了！」

直到這時他才回答對方的話，那意思也就是拒絕了對方的一番好意。

「不用說，三位也是十三把刀裏的英雄好漢了？久仰之至！」

一面說，微微的拱了一下手。

那一口曾於萬險中屢建奇功、出奇制勝的長劍，就壓置在右腿之下，劍繐長垂，文風不驚。這番鎭定功夫，看在對方三人眼裏，着實不敢對他心存輕視，以至於空中的一雙流星，始終也只是虛張聲勢，不敢有所異動。

老頭兒哼哼唧唧的笑了幾聲。

「何必逞能？雙拳難敵四手，好漢架不住人多，十三把刀，還能叫你一個人給挑了!?」

「那就走著瞧吧！」

簡單的應了這麼一句，依然是沉著鎭定。

流星鎚兀自在空中舞著，宛若奇光電閃，幻化著各種姿態。

老頭子圓瞪著兩隻眼：「這麼說，你是刻意的要跟我們作對爲敵了!?」

「說錯了！」袁菊辰說：「是你們刻意的要跟我作對爲敵，不是我!!」

瘦老頭楞了一楞，陡地往後面退了一步。

「好！八仙過海，那就各顯神通吧，看看誰強!?」

話聲出口，脚下一頓，却向側面閃了出去——空出來的那個位子，却讓身邊的那個禿頭漢子補了空缺。

於此同時，矮漢子已飛出了他手裡的流星——「唻——」

有如閃電一道，更似神龍擺尾，栲栲大小的一團銀光，直向袁菊辰當頭飛來。

早先袁菊辰的眼角就已經掃著他了。

——以他判斷，這一鎚仍然是虛張聲勢。

果然，呼地疾風作響，這隻流星鎚却只是距離著他頭頂半尺上下，呼嘯著擦了過去。

却在這一霎，一條人影，風掣電閃的已搶撲而前。

那是個極快的搶撲之勢——

隨著他落下來的一隻右脚輕點之下，整個身子已向袁菊辰身上飛擠過來。

來者正是那個乾癟的瘦老頭兒。

一雙雪花長刀，想必是剛才到手，配合著他急快的落身之勢，陡地閃劃出兩輪銀光，直向著袁菊辰兩肩劈來。


一雙雪花長刀，陡地閃劃出兩輪銀光，向袁菊辰劈來。

○　○　○

唏哩一聲。

長劍出鞘。

隨著袁菊辰撥動的右腕，「叮噹…」兩聲，已把對方來犯的一雙鋼刀，撥開左右。

非僅此也！

迤邐劍勢，璀璨出冷森森的一汪銀虹，硬生生把瘦老人躥前的勢子給逼了下去。

袁菊辰身勢倒翻——「呼！」大鷹展翅的一式開合，却已把身子落向車廂之上。

如此一來，大可兼及車廂。敵人想要向車內的三個女人出手，可就要費點事了。

袁菊辰的身法不謂不快，那一輪飛天流星，却比他更快。

「唻——」

銀光穿處，連帶着對方禿頂漢子的一聲喝叱。這一鎚眞有「飛星貫月」之勢，快到無以復加。

醞釀如此之久，禿頂漢子才自出手，觀其出勢，大有破釜沉舟之勢。

袁菊辰「刷！」地一個疾轉，對方流星鎚却是直奔前胸而來，強大的勁道，虎虎生風，倉卒間眞個難以招架——無如袁菊辰却早已防到了他的有此一手。

身隨劍轉——

長劍翻處，施展了一手極其靈巧的劍招，劍花輕揚，「刷啦！」一聲，已觸及了對方流星鎚的長長索鏈，緊接着輕輕一振，施出了巧妙的四兩撥千金之勢，忽悠悠——偌大的流星來勢，頓爲之走了偏鋒，「呼！」地由左側方擦身而過。

却在這一霎，一聲尖叱道：「打!!」

緊跟着「咔嚓」！一響，一蓬飛針，衆蜂出巢般，直向着袁菊辰全身襲到。

聲出、人起——

噗嚕嚕衣袂飛處，一條疾勁婀娜人影，已搶身車廂——正是對方三人陣營裡的那個娘兒們。

身落，劍出，七星長劍「嘶！」地兜心就刺，連帶着她的全身上下，有似狂風一陣，一古腦俱都向袁菊辰身上撲來。

好厲害的婆娘!!

●下期待續●

七道彩虹故事之二

玉兔東昇

•文/蕭逸•圖/王愷•題字/韓錦田

11



前情提要

身落，劍出，七星長劍兜心就刺，連帶著她的全身上下，有似狂風一陣，一古腦向袁菊辰身上撲來！好厲害的婆娘！

像是炊煙一縷，袁菊辰已拔身而起。

◙細雨飛絲

袁菊辰確實也夠沉著——

身勢輕轉，滴溜溜疾若旋風，已踏向車廂前首，同時間右手揮灑，發出了大片劍光，勢若狂濤，已將來犯的一蓬飛針，盡數擊落。

——便在這一霎，對方婦人凌厲的劍鋒，已自擦著身側滑了過去。

想是過力過猛，長軀婦人身子一個踉蹌，幾乎由車頂上栽了下來。她却是滑溜的緊，一刺不中，身若飄風，已自轉向篷車尾端。

擰身、錯步，霍地一個疾轉，身後一截長髮，馬尾也似的甩了起來，却是捨劍不用，左腕突出，白森森一隻細手，凌空作勢一指。

「咔！」

啞簧響處，一蓬銀絲，再一次直向袁菊辰背後襲來。

另一面的禿頂漢子，更不示弱。這一霎，更是緊追不捨——一雙流星錘，忽悠悠泛出大片銀光，疾雷奔電般直向袁菊辰前胸擊到。

好厲害的聯手夾擊。

○　○　○

像是炊煙一縷，袁菊辰已拔身而起。

那一雙分開的脚步，恰似漫步幽靈，極是巧妙的竟自落在飛來的一雙流星之上。

隨著他吐氣開聲的一聲喝叱，似虛又幻，浪子踢球也似的，又把南瓜般大小的一雙流星倒踢了回去——

「刷——」

宛若倒捲銀河，忽悠悠反向對方擊到。

力道疾猛，勢若排山。

禿頂漢子怎麼也料不到竟然會有此一手，直嚇得面無人色，猛地抛出了手上鎖鏈，欲待閃身，那裡還來得及？

呼嘯聲中，銀河倒捲——

「碰！碰！」

一雙流星，已雙雙擊中他全身上下。

這般力道，自是可觀。

禿頂漢子「啊呀！」一聲，整個身子被擊得倒躥了起來，大口鮮血，隨著他後仰的身勢，怒泉般狂噴而出，「噗通！」跌落出丈許開外，頓時命喪黃泉。

却是——

袁菊辰低估了身後那個女人。

飛身凌空的一瞬，他却也沒有忘記身後的一蓬飛針，是以特意的把身子縱高了一些，就勢揮掌，發出了大股勁道。即所謂的「劈空掌」力。

那個體態婀娜的細腰女人，頗似難當袁菊辰的反手一擊，整個身子向後直倒下去——

好柔軟的一式妙姿。

隨著她的嬌姿一轉，蜉蝣戲水般已飄身丈許開外。

袁菊辰却是放她不過，起落間，有似輕風一陣，「呼！」地直向她身後襲到——

足間落地的一霎，彷彿才覺出左面足踝微微一麻，不禁心裡一驚。

原來細腰女人在十三把刀之中，係以「暗器」見長，有「千尾毒蜂」之稱。所發暗器「細雨飛絲」，每一枚細若牛毛，爲數千百，事先以細薄竹膜包捲，藏置彈筒，用時只需以小指微撥，即能發動綳簧，猝然彈出，由於體積至爲細小，肉眼極難辨認，一經著人，順血而行，逆入心臟，便是死路一條。

袁菊辰吉人天相，這枚細小飛針，恰恰射中他左脚足踝關節之處，未曾順血而行，只不過微有酸楚，却是無碍行動，心裡雖知不妙，却也並不十分在意。

細腰女人連番兩次施展，發出暗器「細雨飛絲」，都沒有傷著對方，早已心裡怯怯，更何況目睹著同伴禿頂漢子的慘死，更不禁嚇了個魂飛魄散。

眼前一霎，袁菊辰身如狂風，已自背後襲來，長劍抖處直刺向她背脊樑。

細腰女人「嗳呀！」一聲叫嚷，脚下一蹌，一跤跌倒地上——

咕嚕！就地一轉，身子才自坐起，已被袁菊辰手上長劍比在前心之上。

這一劍，袁菊辰原已蓄勢待發，終是心存仁厚，俟到鋒利倒尖，已觸及對方肌體的一霎，霍地停住

不動。

另一面，那個乾癟的瘦老頭兒，本已竄身而近，目睹著眼前的情景，突地一呆，驚叱道：「且……慢！」

袁菊辰長劍微起，「嗆！」的一聲，已自把細腰女人頭上草帽劈作兩片，如此一來，對方那張臉更自暴露無遺。

高顴、尖頦、目露凶光，只看一眼，即知道是一個厲害險詐的女人。

「你……？」這個女人明明嚇得臉無人色，却仍是嘴硬：「殺就殺吧——幹嘛地嚇唬人哪!?姑奶奶不吃……這一套！」

一嘴「唐山本地」的土話，雖然混着北京的腔韻，可是聽起來就不是那麼一個滋味。

袁菊辰眞有殺死她的衝動，無如殺害一個無能還手的女人，終非所願，若是就此白白放她逃開，却也太便宜了她。

一時之間，頗是爲難。

冷冷一笑，他怒視着對方這個女人道：「妳這個女人……叫什麼名字？」

「啃！」那女人白着他，撇着嘴說：「殺就殺吧，何必多問!?」

袁菊辰劍勢一舉，奇光暴射，直逼向她眼前，叱道：「說!!」

細腰女人嚇得打了個閃，嘴裡猶自不肯服輸說：「啃！幹嘛呀！姑奶奶是吃饍長大的，可不是叫人給嚇唬大的……」

話聲未了，隨着袁菊辰的右腕輕振，劍光閃處，直向着對方女人當頭罩落而下，後者「噯喲！」的叫了一聲，跟蹌着一連後退了三步，才自站定，只覺着頭上涼颼颼的怪不是個味道，伸手一摸，清潔溜溜。成了個光葫蘆頭，一頭青絲，竟吃對方剃了個乾淨。

「噯唷……噯唷……要死囉……」

一連串的「噯唷」聲裡，她竟自嚎啕大哭起來。哭了兩聲，自覺着不妥，一個竄身跳了起來；待將揮劍與對方拚命的當兒，面前人影猝閃，已爲自己方面的那個瘦老頭兒攔在眼前。

「算了吧，大妹子！」

鐵青着一張臉，雙刀成了「單」刀，另外一把，早在先時由篷車上摔下來時，拋離出手，丟得沒了影兒。

行家一出手，就知有沒有。

袁菊辰一連展示了這幾手絕活兒，眼下更是「手下留情」，再要不識趣，見機退身，可眞是「耗子舔貓鼻樑骨」——「作死」了。

「足下好純的功夫，哥兒們認了，算是栽到家啦——」

拱了一下手，瘦老頭子那張臉像是給「殃打了」一樣的黃。

江湖武林有個不成明文的規定，雙方設非是血海深仇大怨，一經交手，落敗的一方若是自承不敵，甘拜下風，勝者一方，即使心懷不忿，也不能趕盡殺絕。

眼前這個乾瘦老頭兒既是自承失敗，甘拜下風，袁菊辰便萬難再施以毒手。更何況他原本心存仁厚，一向出手，均留厚道，方才死的那位老兄，只怪他出手過重，喪命在自家流星錘下，又怨得那個!?

號稱「千尾毒蜂」的那個細腰女人，好生生的失了一頭秀髮，變成了個光頭葫蘆，這口怨氣眞是從何說起!?一見同伴向對方認敗服輸，如何依得？登時又叫又嚷的撒起了潑，哭天搶地的掄着七星長劍，說是要跟對方拚命。

瘦老頭自是不容她自己送死，死拉活拉的把她給架到了一旁——

「姓袁的，擱着你的吧——姑奶奶要不把你給大卸八塊，算是你養的！不把你小子熊黃狗屎給搗出來，你是不知道馬五爺有三隻眼!?」

好潑辣的女人！

聲音又脆又尖，這一嚷嚷，四山齊應。好說歹說，總算被同伴那個瘦老頭兒給架着走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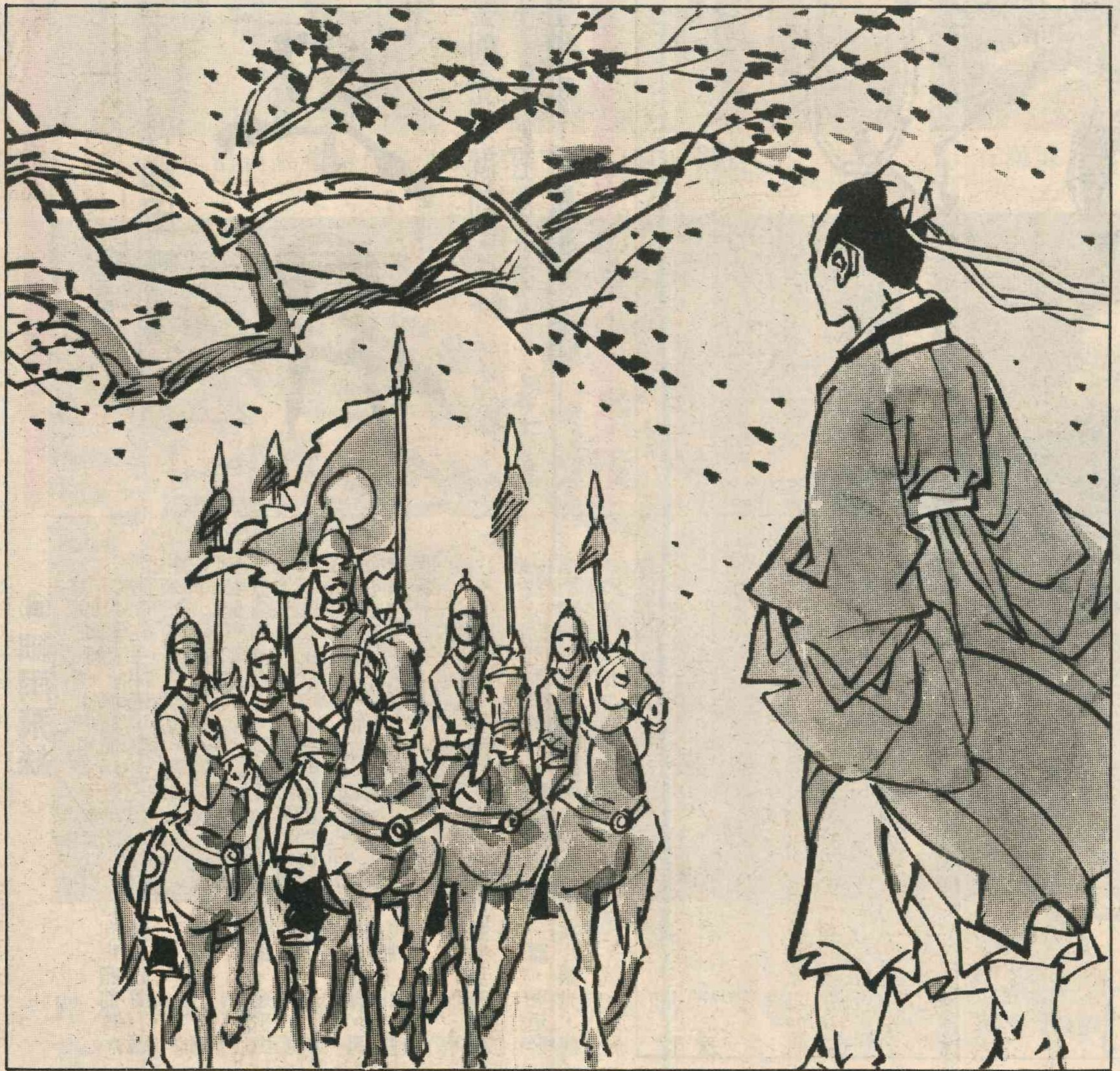
◉迎駕◉

袁菊辰甚至於不再向他們多看一眼。

他的目光却爲另一起的來人所吸引——

旂旗招展，馬步飛揚。

夕陽殘照裡，來人一行已蜿蜒奔馳而近，將士的頭盔、甲冑，在陽光渲染裡，一片璀璨，難道是地方上駐防的馬隊騎兵!?



夕陽殘照裡，來人一行已蜿蜒奔馳而近。

說來就來，還是眞快。

侯到爲首馬上戰士的「八音號角」響起，一行二十人的鮮艷馬隊，風馳電掣的已來到面前。猝然而臨，突然而止，激盪起漫天黃塵，霧也似的在當前團團打轉，久久不散。

爲首的一個武官，相貌堂堂，長眉細眼，猿背蜂腰。想是一路騎馬過久，臉上已見了汗漬，陡地舉手延臂，止住了馬隊的前進，却把一雙眼睛逼視著面前的馬車。

「——這就是了！」

目光一轉，看向當面的袁菊辰，抱拳洪聲道：「借問一聲，潘老夫人的車駕……？」

「這就是——」

袁菊辰神色一喜，一心期盼的來人終於到了。

「你們是……？」

「在下侯亮，奉總兵大人手令，專程迎接潘夫人、小姐一行，原指望可以出城迎接，想不到夫人車駕如此之快，遲來一步，還請恕罪！」

說時滾鞍下馬，眼睛直看向馬車：「夫人呢？」

憑著袁菊辰的直覺觀察，來人一行應非匪類喬裝，只是爲愼重計，他却不敢稍有疏忽。

「總爺剛才說到奉有總兵大人的命令，不知可肯賜示一閱!?」

姓侯的武官看他一眼，點頭道：「這個自然！」回頭一聲招呼：「張得勝，把大人的手令拿來！」

張得勝應了一聲，滾鞍下馬，即行由身邊取出一截纏有彩帶的竹筒，打開來，內有一帋手令。

「大同鎭營官百戶侯亮出關一行，各城口關隘准於放行，此令」

雖是一帋手令，却也蓋著顆「大同鎭總兵官」紅通通的大印。

袁菊辰看了一眼，雙手奉還。

侯亮嘿嘿一笑道：「怎麼樣？錯不了的——」

話聲才住，車門已打開來。

潔姑娘第一個下來，輕聲喚道：「袁大哥……沒錯兒，這個人我們認識……」

侯亮哈哈一笑說：「啃！這不是大小姐嗎？」上前一步，大聲唱喏，行了個禮，問：「老夫人呢？」

潔姑娘指了一下車座，其時彩蓮已攙著潘夫人下了馬車。一路的車行顚簸，連驚帶嚇，潘夫人那張臉可就明顯得十分憔悴，却是勉強的擠出了一絲笑容。

「侯亮——你早來一步就好了……那些個要命的土匪……要不是袁先生……我們早就完了！」

侯亮忙自上前行禮問安。自責道：「原打算出城去迎接您，來晚了，來晚了……潘大人的事，這裡也聽說了，……唉……眞是從何說起……」

這個侯亮原來是洪家的老人了，一向在洪府當差。水漲船高，如今補了個百戶的小武官。算是洪家一個心腹當差。

潘、洪兩家，過去稱得上是通家之好，逢年過節，禮尙往來，洪大人總是打發侯亮奔走，故此認得。

提起了潘大人的不幸，夫人可就由不住觸動傷懷，少不得又自落下淚來。

侯亮才發覺說錯了話，忙自打岔，用話遮過。隨道：「這一段山路，平素就聽說不大寧靜，却是沒有料到竟敢向夫人下手，眞眞該死——」

說話時候，他手下的官兵已自把道邊兩個死人遠遠搭向一邊，一面用物什掩遮，回頭再發交地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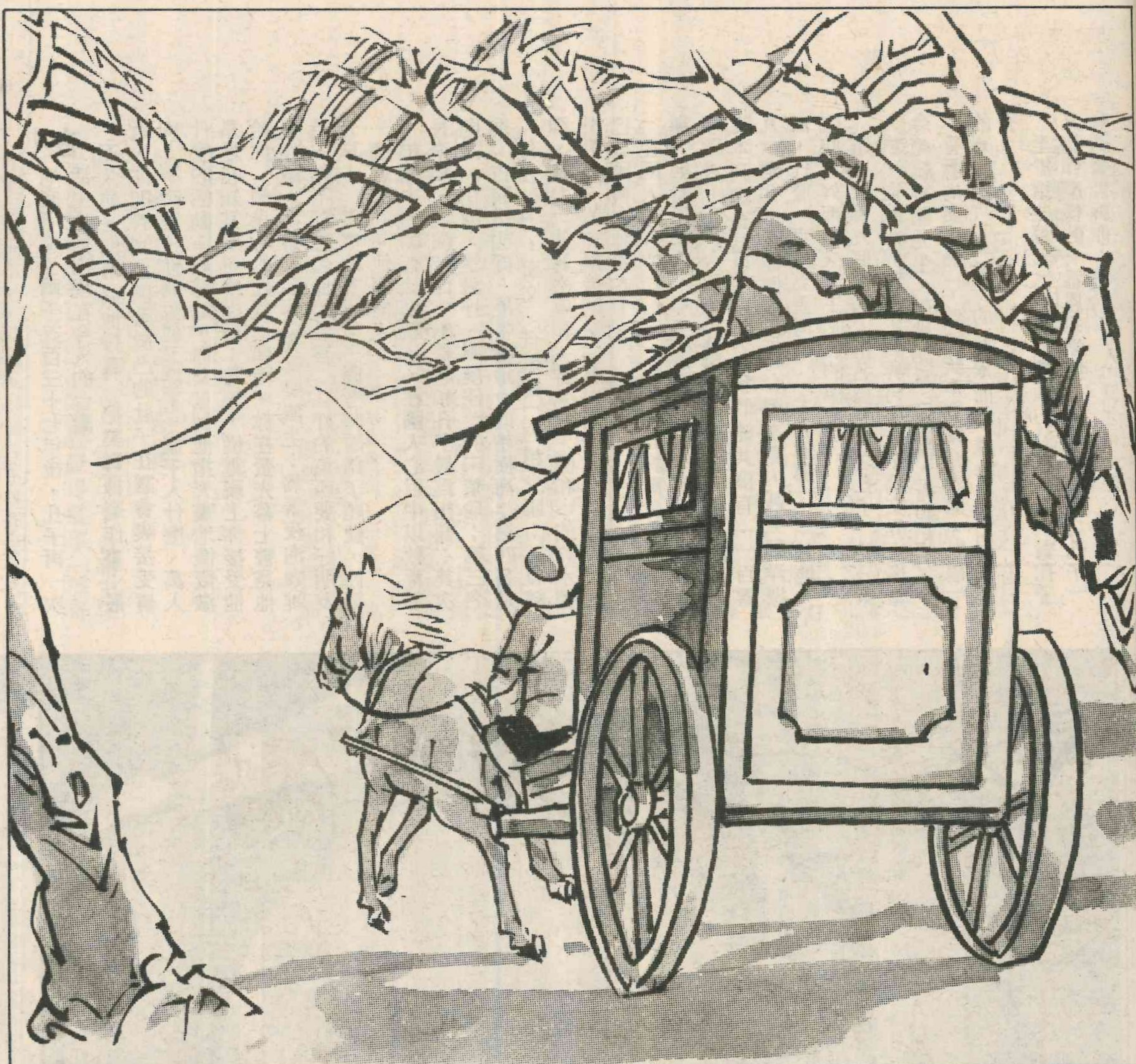
◉羈旅◉

馬車繼續前進。

袁菊辰依然坐在前面車轅，「活」關公成了「死」關公，一聲不吭的駕著車，經過剛才驚心動魄的一場交戰，早把他嚇了個魂飛魄散，直到現在餘悸猶存，話也不敢多說一句。

侯百戶在馬車邊，向潘夫人道：「回頭到了地方，先在靈邱好好休息兩天，一切小人自會安排，這就不用發愁了。」

潘家這個未過門的「親家翁」洪大略，官居山西巡撫，更掌有總兵官的兵符，原來駐防太原，後因朝廷議設「九邊」，易地大同，仍由洪大略兼領「總兵官」，只是多了個「監軍太監」，太原與大同距離遙遠，既有「鎭守中官」與「監軍太監」的遙相呼應，他也就變得輕鬆，除非萬不得已，他在太原穩如泰山，動也不會動一下。


馬車在平坦的官道上繼續前進。

潘夫人一行，承他路迎，毫無疑問是直奔太原了。

○ ○ ○

在馬車裡，潘夫人確是感觸深刻。

其實她心情寬慰，每日以來久懸的一顆心，總算放了下來，當下面現微笑的看向女兒說：「這就好了，我只當洪家那一邊不會來的這麼快，想不到他們早就預備下了……等到了太原，住下來，給你們小倆口兒辦完了事，我也就放下心，總算對得起你父親在天之靈了。」

不知怎麼回事，潔姑娘最怕聽這件事，每一次都臊得她臉紅心跳——無如她也知道，女兒家大了，這是免不了的，她也曾仔細的去追憶；回想着這個未來的夫婿……想來想去，所得下的印象，依然極是朦朧，那麼淡淡的……不着邊際。

「洪親家這個人還眞夠義氣，你父親生前也只交了這麼個朋友，要不是他，我們娘兒兩個可那裡安身？唉！雪裡送炭呀……人只有在最患難的時候，才能看出來好壞居心……」

說着說着，她眼角又自淌出了熱淚。

馬車在平坦的官道上繼續前進。前後既有官兵馬隊的護侍，情勢頓爲改觀。

「娘——」潔姑娘終於把憋在心裡的話吐了出來：「我們眞的就住到洪家去了？這又算是……怎麼回事呢？」

「……」潘夫人怔了一怔。

「再怎麼說，我還沒過門兒，也不能就算是他們洪家的人……更何況，爹爹才過去，還有孝在身上……住過去總不大好吧！」

幾句話說得潘夫人熱淚漣漣，一個咕嚕打車座上坐起來：「妳……？」

緊緊抓着女兒的一雙肩頭，「孩子…話是沒有說錯，可是如今的情形不同，妳難道沒有看見？要是沒有人家袁先生，我們這兩條命還能活着…？李老大人是怎麼關照來着？妳都忘了……」

潔姑娘緩緩低下了頭，便不再吭聲。

可是她忍不住——

「住過去就住過去，可您得依我一個條件，要不然就拉倒！」

「妳這個……孩子……」

「本來嘛？」潔姑娘說：「住過去是將就情勢，沒有法子，可也得等爹的三年孝服滿了，才能嫁……人……」

說到「嫁人」，她的臉又紅了，那一雙大眼睛裡，却是光采銳利，顯示着她的倔強，一點也不含糊。

「這……」夫人輕輕一嘆：「這就再說吧……三年也許太長了……不過……再說吧……」

潔姑娘見母親鬆了口，才似回嗔作喜。

說話的當兒，馬車已慢了下來。

小丫嬛彩蓮探頭車窗，向外看了一眼，指着一幢房子回頭說：「到了……是這個客棧吧!?」

不是客棧，是驛站！

「雙靈驛」

——顧名思義，當屬來往於「靈邱」、「廣靈」二縣之間的官式「驛」站了。

○ ○ ○

既有侯百戶隨行打點，「雙靈驛」怎能不盡心接待。

後面的三間上房，一向也只有各府縣正堂才得享用，這時在侯亮的招呼之下，全數撥給了潘家使用。

雙靈驛的驛丞悉知是總兵大人的官親，那裡敢怠慢？少不得殺鷄宰鵝，極盡巴結爲能事。在他細心的招待之下，潘氏母女在寧靜的後院上房，總算平安的度過了一夜，睡了個前所未有的好覺！

○ ○ ○

早飯時刻。

袁先生竟沒有來。

潘氏母女心中十分惦念，要彩蓮告請。有好多事還要向他討教，對於袁菊辰，她母女極是倚重，如今愈發是一刻也少他不得。

却是沒有料到，彩蓮獨自個回來。帶回來一個不好的消息——

袁先生「病」了。

•下期待續•

七道彩虹故事之二

玉兔東昇



●文／蕭逸
●圖／王愷
●題字／韓錦田

12

《前情提要》經過長途跋涉，總算平安到達了「雙靈驛」，却沒料到早飯時刻，小丫嬛帶回來一個不好的消息——袁先生「病」了。

聽說夫人小姐來看他，袁菊辰慌不迭披衣坐起。

⊙毒⊙

或許是夜裏受了風寒，還是中了暑？總之，頭重脚輕，渾身上下那裡都不得勁兒，袁先生竟自賴在床上，起不來了。

聽說是夫人小姐來看他，慌不迭披衣坐起。小丫嬛彩蓮好心的拿了個枕頭爲他墊在背後，扶他坐好了，潘夫人、潔姑娘已雙雙步入。

「這就不敢當了……」

袁菊辰欠身向著二人拱了一下手。

潔姑娘忙自上前，摻住了他：「你坐好了……」眼珠子一轉，嚇了一跳：「哎呀！臉這麼紅……別是燒得慌了吧!?」

手伸了一半，終究「男女授受不親」，不敢逾矩。怔了一怔，又收了回來。

潘夫人却是落落大方的在他額頭上摸了一下，不覺吃驚道：「燒得很厲害，這得找個大夫瞧瞧——」

潔姑娘轉身就去：「我找他們去！」

「用不着……」袁菊辰唉了一聲。

潔姑娘回過了身子：「爲什麼？看樣子病得可不輕呢！」

潘夫人說：「我看是受了暑，又着了點涼，吃兩副藥就好了！」

「叫他們去請個大夫去！」

說着，潔姑娘又要轉身。

「姑娘不用了！」袁菊辰搖了一下頭：「這不是病，是……我自己知道怎麼治……請不要躭心……」

潔姑娘揚了一下眉毛：「你自己會……治？」

彩蓮笑道：「我都忘了，過去張管事的老說，袁先生開的方子，比大夫開得還靈驗有用，袁先生本來就會給人看病嘛！」

潘夫人含笑點頭說：「眞難得的！文武全才，既然這樣，你就快開方子，請他們派個人趕快抓藥去吧！」

袁菊辰瞧着她母女一臉關懷的樣子，也就不再堅持，點頭答應，隨即由彩蓮留下侍候。母女二人又囑咐問候了幾句，才自離開。

○　○　○

藥煎好了，濃濃的一碗。

彩蓮端過來，待要侍候袁菊辰服下。一面笑道：「這個藥可是眞苦……我可是不敢喝！」

「妳喝過了？」菊辰顯然一驚。

「……沒有……只嚐了一點點……」彩蓮說：「用舌頭嚐了一下！」

袁菊辰才似放心的點了一下頭。

「還好，這個藥不是吃的！」

「不是吃的!?那……？」

「是搽的！」

袁菊辰看着她，點頭說：「妳來得正好，請關上門，幫我一個小忙！」

彩蓮依言行事，却是莫名其妙。

袁菊辰說：「剛才不便多說……我不是受了什麼寒暑，是……」

「怎麼……回事？」

「是爲昨天那個兇惡的女人暗器所傷……傷了我


潔姑娘親自爲袁菊辰的傷處包紮妥當。

的脚!」說時，他已揭開了脚下被子，露出了受傷的「左」脚。

彩蓮可不懂什麼暗器不暗器的，却是知道昨天攔路打刼之中，有個厲害的婆娘，可厲害啦，再看袁先生露出的一隻左脚，又紅又脹，其大如斗，不由嚇得差一點叫了起來。

「這……是怎麼回事……?」

「不要怕—」菊辰說：「是毒!」

「毒!?」

「昨天那個兇惡婆娘的暗器裡竟然餵有劇毒……」

才說到這裡，話聲一頓，剛要出聲喝問，房門開啓，潔姑娘却已閃身進來，隨手又關上了房門。

「小姐……妳也來了?」

潔姑娘衝着她擺擺手：「別大聲，娘知道又害怕了!」

一面說，趨前而近，看見了菊辰那一隻腫大的脚，不自禁皺起了眉毛：「這……?」

苦笑了一下，袁菊辰說：「不要緊……放一點血也就好了!」

他隨即由枕下取出了一把匕首，另有一捲繩索，即行動手，將足踝以上部份，用繩索緊緊綁紮結實。

彩蓮瞧着害怕的道：「……要幹什麼……?」

袁菊辰用匕首指了一下門邊的銅盆：「麻煩妳……爲我接着……」

彩蓮應了一聲，端過了盆子，放在菊辰腿邊，却是心裡緊張害怕，一雙手簌簌打抖。

潔姑娘向著她哼一聲：「我來!」即把銅盆接過來，擱置菊辰腿下。

袁菊辰感激的點了一下頭，說：「那女人所發的毒藥暗器名叫『細雨飛絲』，十分細小，細若牛毛，我盤算是傷在足踝關節之處，等一下煩請姑娘仔細瞧瞧，拿出來也就好了。」

潔姑娘點點頭說了聲好。

彩蓮忙即端了把椅子，讓小姐坐好。

袁菊辰抽刀出鞘，取刀待刺的一霎，再看潔姑娘，神情鎮定，表情從容。以她大家出身，自幼生長深閨，一路之上，歷經百險，難能不喪其志，這一霎面對白刃血污，更了無所懼，誠然極是難得。

潔姑娘已作好準備，見他久久持刀不下，不免仰頭看著他，微微一笑：「怎麼了?」

菊辰說：「姑娘還是暫時避一避的好……小心血髒了妳的衣裳。」

潔姑娘搖搖頭：「不要緊……」身子向後收了一收，雙手持盆依舊。

○ ○ ○

刀尖劃破足踝的一霎，淌出了大股的淤血。

潔姑娘閉了一下眼睛，隨即又睜開來，心裡確是有些不忍，却能力持鎮定。

却只見袁菊辰緩緩用手推動那一隻腫脹的脚，直到積存脚上的淤血全數流盡，顏色由黑色轉爲鮮紅爲止，他才停住了動作。

潔姑娘長長的吁了口氣說：「這就好了!」

話聲方頓，袁菊辰的刀尖，已自行劃開了足踝皮層，現出了森森白骨。

潔姑娘記住他先前的囑咐，立時俯下身子，就其剝露的骨節縫隙細細找尋——却只見這一片骨色，白中泛烏，可知毒性之深。

袁菊辰哼了一聲：「姑娘可找着了?」

「還……沒……有……」

「不要急，慢慢的看……那針細得很……多半是夾在骨縫之中……」

話聲才頓，潔姑娘已驚喜喚道：「看見了……」

「在……那裡?」

隨著她指尖指處，即見一粒極爲細小的黑點，緊緊嵌在骨節縫隙之間，袁菊辰幾經辨認，才自看清楚了。

「不錯……就是它……」

「可……怎麼拿出來呢?這麼小……」

潔姑娘試著想用指甲去揑。

「不可……」袁菊辰說：「小心毒!」

潔姑娘嚇了一跳，慌不迭收回了手。

袁菊辰身上有傷，却也功力不減，即行將手上寒森森的一口短刃探向傷處，一旁站立的彩蓮，只以爲他要用刀尖去挖，嚇得叫了一聲。

却不知，袁菊辰功力內聚，早已灌注刀身，隨著刀身落處，「琤!」然一聲細響，頭髮樣細小的一枚小小鋼針，已自吸附刀身。

各人趨前細細觀看，只見那黑色的細小鋼針，蜉蝣似的在刀身蠕蠕而動。怎麼也不會想到，如此樣的細小傢伙，竟然有這般毒性，若是順血而行，任它流向心臟要害，焉得還有命在!?

隨後潔姑娘與彩蓮親自動手，在袁菊辰的關照之下，把那一碗濃濃藥汁，遍塗傷處，再用乾淨白布包紮妥當，事情雖是簡單，却是瑣碎，一切就緒，却已是晌午時分。

◙慧劍斬情絲◙

袁菊辰睡着了，發出了沉重的出息聲音。

潔姑娘、彩蓮爲他關好了門，雙雙走出來。

一片艷陽穿簷直下，照射著眼前這片小小院落，像是灑了一地金子那般的明亮。

推開了上房房門，潘夫人正自眼巴巴的盼著——

「噯!妳可回來了!」夫人問：「袁先生的病怎麼了?」

「還發著燒，病得不輕……」

原想把他爲毒藥暗器所傷的經過說出來，却怕母親吃驚，隨便應付道：「看樣子也許不要緊，休息幾天也就好了……」

「那可怎麼辦?」潘夫人皺著眉毛道：「剛才侯亮來說，洪家那邊已派車來接，明天要走了……」

「這麼快?」

「還快?早到早安心吧!」

「可袁大哥他還病著……怎麼走呢?」

潘夫人想想也是無奈。

「看看吧，說不定好好睡上一覺，明天就好了，再不，去跟侯亮說說，再晚一天走……」

潔姑娘說：「我這就找他說去……」

○ ○ ○

侯千戶搖著頭說：「這就難了……」

「爲什麼呢?」

一聽對方不答應，潔姑娘不由發起了愁來。

「一來是大人那邊命令晝夜兼程……再方面……」侯亮乾笑了一聲：「大小姐您還不清楚嗎?這一路上有多不平靜?還有……」

他的聲音忽然放小了，身形前傾說：「……聽說京裡又派下了人來……」

這句話，不禁使潔姑娘爲之吃了一驚。

「早走的好……早走的好……」

說話的是「雙靈驛」的驛丞許太平。

這人伸著細長脖子，一臉緊張模樣：「大小姐，夜長夢多呀……萬一京裡來了人，我……」搓著兩隻手，許驛丞一臉爲難的道：「這個責任太重了……我擔當不了呀!」

倒也是實話，憑他一個小小驛丞，是個官兒都比他大，若是錦衣衛來此要人，他能拒絕?一面是直屬長官，一面是京裡權宦，夾在兩難之間，那可眞要他的命了。

「可是——」她心裡放不下的還是袁菊辰：「袁大哥他還在病裡……還在發燒……」

許驛丞一笑說：「這個簡單……袁先生可以留下來，放心在這裡住著，等病完全好了再去……」

侯亮說：「就是這話，他病好了，還怕找不上門?這就用不着操心了。」

「可是……誰又服侍他呢?」

「我，我——」許驛丞用手指着自己鼻子：「我本人親自服侍他總行了吧!」

侯亮哈哈笑說：「你瘦里瓜吉的，沒四兩肉，跟個燒雞似的，那能侍候人?」

「我專門派兩個年輕的服侍他總行了吧?」

這麼一說，連潔姑娘也忍不住笑了。

想想也是，萬一京裡錦衣衛再派下人來，一家人性命堪憂，袁菊辰又在病中，自是無能抵擋。對方要抓的是潘家人，正主兒既然走了，當然不會留難他一個外人，倒不如留下他獨自在這裡好好休養，等傷勢好了再去太原相會不遲。

心裡雖然這麼定了，總是依依難捨。

記得當日動身之先，袁菊辰已經說過，他此行只是護送自己母女，却無意入住洪家，這也是人之常情。每一想起，心裡就有說不出的紊亂，那是因爲這些日子以來，承他一力照顧，人家既然豁出了性命，保護自己母女的平安無恙，那能再對他心存見外?

……微妙的感情，便種因於此……

短短幾日的相處，其間更多凶險，却是無阻於她

內心感情的滋長。却是因此而認清到對方高尚的人格，偉大的同情，兩者交滙，從而形成了袁菊辰「俠士」的造型，也贏得了潔姑娘的芳心暗繫……。

她却也知道，這是不智而愚蠢的……。不如運施慧劍，斬斷情絲，彼此珍重就此分手了吧……。

◙離情◙

分別的時候，天上下着濛濛小雨。

病榻相對，不盡依依別情。

只彷彿他充滿感性而祝福的眼睛，直直地向她注視着——接着這雙眼睛又轉向潘夫人，流露出的——依然是一個「俠士」的偉大同情。

「夫人請多珍重……」他說：「送君千里，終須一別，我們就在這裡分手了吧！」

「孩子，你多保重吧……」

緊緊抓住了他的肩，夫人一時亦為之語塞。

她說：「這一路多虧你……了，好好養病，等病好了，想着來太原一趟，我們再見一面……知道吧？」

看着她母女，袁菊辰爽朗的笑了。

多日以來，沉重的心理負擔，至此才似脫卸仔肩。

「大哥……」

才叫了一聲，潔姑娘的眼圈兒就紅了。

「別急着趕路……好好把身子養好了……我們在太原等着你，一定要來……」

「我一定來——」他又爽朗的笑了：「你們放心去吧！」

侯亮由外面進來說：「車套好啦，夫人跟大小姐請上車吧！」

潘夫人應了一聲，把一個包有銀子的綢子小包，塞在他的枕下：「這個你一路上留着用吧——」

「我——我用不着……」

打心裡他就不願意收下，可是她們母女那麼誠摯的表情，却使他無能拒絕，也只有領受了。

接下來彩蓮撐起了一把油帋花傘，同着侯亮，侍候着她們母女來到了院子裡。

邁出門坎兒的一霎，潔姑娘緩緩回過身來……那麼依依不捨的看了一眼。

領受着她臨去的多情一瞥——一切都在默默不言之中了……

○　○　○

扶着床架，用長劍的鞘子，推開了紙窗一扇。斜斜的雨絲便自飄洒下來。

看見了遠遠停着的那輛油碧馬車，黑漆描金的車身，吃雨水冲洗得黑光淨亮，黃銅的車燈架罩，明晃晃金子也似的閃着黃光。

這麼講究的馬車，便是在北京也不多見，不用說洪大人為接迎故人身後，連自己的座車也打發出來了。

隨行兵弁，每人都穿着一襲油綢子雨衣，十幾匹駿馬，前呼後擁着。

隨後，三個女人相繼登上了馬車。

像是心有所觸——

潔姑娘忽然回過身子來。間隔著一天的濛濛細雨，一葉芭蕉，一扇窗戶……麼多的障碍，却不曾阻隔着他們的眼睛，出乎意外的，他們彼此都看見了。

一絲笑靨，展現在她略似蒼白的臉上——接着車廂的門便自關上……

轆轆車聲裡，帶動著眼前漂亮馬車的離開，軍士們的前擁後擠，亂蹄踐踏裡，漸行漸遠，最後連聲音也聽不見了。

袁菊辰把玩著手裡的「吹雪」長劍，百無聊賴、欲振乏力。

收回了長劍的鞘子。

袁菊辰臉上顯示着一絲落寞的苦笑。多少日子以來，他為潘家的事晝思夜想，心裡躭憂，如今這一霎，幸能交脫仔肩，理當是輕鬆愉快，却又似牽掛着一絲離情別緒，特別是對於潔姑娘，更似有一種離以割捨的離情。

他却也知道這種感傷的純屬多餘……

對方即將與洪家公子見面，結為連理，當是順理成章、最稱理想的一對，理當為他們的結褵衷心祝福，祝他們早日成雙，兩情和諧……。

至於自己……？

今後的何所去從，倒是該好好的盤算一下了。不經意，他的眼睛落在了手中的劍上……忽然心頭一動，才自警覺過來。

——這口古劍原是潘家的傳家之物，只是暫時借來一用，却忘記奉還，如何是好？

轉念再想，自己既已答應去太原拜訪他們母女，便自在那時親手璧還，應是不遲。

這口長劍，形式古雅，不知鑄於何朝，劍柄呑口處凸出一方玉虎，雕刻着「吹雪」兩個古篆，便應是此劍的名號了。由劍身的輕靈，極為鋒利幾至吹毛斷髮判斷，必出自古來名匠之手，正是武林中萬金難求的神兵利器——

所謂的「寶劍贈於俠士」，不期然它竟落在了自己手裡，雖說是暫時借來一用，却也暗合着一段緣份——打量着手裡的劍，未嘗沒有一份豪情壯思的激動。却是這番豪性再一次湮沒於潔姑娘臨去的回眸笑靨裡，如是又變作兒女情長了。

好一陣子，他把玩着手裡的「吹雪」長劍。百無聊賴、欲振乏力。

頭上的燒熱雖已退了，終因毒勢猶烈，尤其是一隻左脚兀自腫脹，連鞋子也穿不上，身上遍體酥軟，更似連一些兒力道也提不起來，便自這樣，不知不覺，抱着長劍睡着了。

不知道是什麼時候，身邊上忽然響起了一聲異聲，一團火光，猝然出現眼前。

天已經黑了！

●下期待續●

玉兔東昇 13

七道彩虹故事之二

•文/蕭逸•圖/王愷•題字/韓錦田



前情提要

袁菊辰把玩了一會兒「吹雪」長劍便自睡著了。不知何時，身邊異響，一團火光，猝然出現眼前。

鬼影子也似的，袁菊辰一隻手已扣住「反手金刀」方大可的頸項。

▣不速之客▣

正是由於眼前那一團燈光，使得他吃了一驚，隨即發覺到敢情是天已經黑了。

耳邊上傳過來悉窣聲響，眼看著那一團燈光漸漸向自己行迎過來。

袁菊辰猝驚之下，待將出聲喝問，不知怎麼一來，他却止住了這個衝動。

長劍「吹雪」猶自在手裡抓著。

這個突然的警覺，終使他心裡大爲放鬆。即使在病傷之中，兵刃在手，也足能發揮相當功力，端看對方來人到底是何等角色，再定行止。

火光閃爍，照著來人那一張瘦削的臉，細長的脖子——原來是他！

許驛丞，許太平。

袁菊辰一顆提著的心總算放了下去。

「許老爺，這是幹什麼來了？」

「啊！」

像是嚇了一跳，許驛丞忽然站住：「你……還沒睡着？我來瞧瞧你的病怎麼樣了！」

說時，他已移步而近，用手裡的油紙燈籠高高舉起向他臉上照著。

袁菊辰將長劍藏置身側，只向著他點了一下頭，表示感激。

「噢……瞧著是好多了，肚子餓不餓？要吃點什麼不要？」

「不必…了…謝謝！」

一面說，袁菊辰已撐著坐起來。

「不…睡下…睡下…」

他倒是還眞關心，伸出一隻瘦手，摸著他的額頭：「噢噢……不燒了，不燒了，這就好了，好了！」

再用燈照照一旁桌上：「給弄個暖壺，盛點熱水，看看少些什麼只管招呼，甭客氣！」

鼻子裡哼哼唧唧，東照照西照照，這才轉身走了。

人不可貌相。

像許驛丞這個樣，臉上沒四兩肉，腦後見腮的德性，倒有這麼一顆好心!?

袁菊辰心裡相當納悶兒。

○　○　○

遠處傳過來敲梆子的聲音。

三更三點。

夜可是深得緊。

喝了一碗熱水，一面運功調息，發了些子汗，這會子袁菊辰感覺著輕快多了。

他知道自己這條命是揀回來了。

嘗聽人言，江湖黑道有劇毒「子午穿心散」，施之暗器，順血而流，中人心臟必死無異，看來對方那個婆娘所施展正是此物，却是更有甚之，用之以細小飛針，設非是自己內功精湛，不使毒氣攻心，加以毒針又恰恰夾在骨節縫中，二者只疏其一，自己這條性命也難以保全，這時想來，兀自不寒而慄。

毒質雖去，元氣却已大傷，非一兩天即能復原，說不得只有耐下性子，在這「雙靈驛」站暫住下來。

却是方才水喝多了，小腹脹得發慌。

袁菊辰懶散的由床上下來，披上件外衣，把「吹雪」長劍連同劍鞘權作手杖，緩緩來到後面院子。

毛厠在馬廐旁邊，不待走近，已是臭氣薰天，另一面是沃沃田野，也就不必受罪，倚著一棵大樹，就地解放，倒也乾脆。

人眞是極其脆弱，以他那般結實強壯的身子，一次病下來，不過在床上躺了兩天，感覺著竟是這般的輕飄。頭重脚輕，搖搖欲墜，像是一陣大風也能把自己颳倒了。

天色清明，星皎雲淨。想是日間的那陣子雨，把雲霧一攬而清，此刻看來便只是一脈清輝。月光影裡，萬物靜觀，無限透剔玲瓏，却是蕭蕭夜風，帶給人幾許寒意，再見落葉的飄零，感覺著像是秋事已深了。

袁菊辰有一絲落寞的傷感。這悵悵愁懷，却不知向誰人傾訴？

——何以那個姑娘——潔姑娘的美麗面靨，又自浮上了他的眼簾？



袁菊辰雖在病中，一經精神貫注，仍然餘勇可賈

他想：她們此刻到了那裡？如果沿途沒有耽擱，此刻應已是數百哩外，當在雪中山脈之間，不出一、二日，也就應該到達太原了。

獨自個倚樹遐思。却是斜刺裡的一幢火光，猝然打斷了他的思維——

緊接著蹄聲得得，一個小夥計拉著三匹馬，打著盞燈遠遠走向馬廐。

如此深夜，竟然還有人投宿來了？

思念方興，耳邊即已聽見了人聲的寒暄——便在那一隅，黑忽忽的幾個人影湊在一團。

約莫是許驛丞的聲音，低沉、沙啞——

「三位老哥辛苦了，等了一天，請進，請進——」

一個人說：「人呢！還在嗎？」

「在在……」許驛丞聲音很低：「睡了…睡了…還病著…」

「好！」那人喝風也似的笑著，三、四個人在許驛丞帶領之下，進了驛站堂屋，房門隨即關上。眼前頓時一片漆黑。

■黑吃■

袁菊辰簡直嚇呆了。

好一陣子，他佇立在眼前這棵大榕樹下，但覺著遍體生冷，直由脖子向外冒著涼氣。

來者三人，難道竟圖對自己不利？而這裡的驛官許太平，竟然與他們勾串聯結，沆瀣一氣，却是為何!?

若是這個猜測，不幸成為事實，它所牽連的後果，簡直令人不寒而慄，袁菊辰略一思忖，幾乎無能自已。

雖說是還在病中，為了刺探進一步消息，不得不勉力以赴，隨即匆匆把衣服穿好，試著提吸眞力於下腹丹田，霍地縱身而起，宛若飛雲一片，「呼！」地已落身對面瓦脊之上。

休看他眼前猶在病中，一經精神灌注，仍然餘勇可賈。

幾個起落打轉，夜月下一如白鶴翩躚，翔無天辰。矯健的當兒，已來至驛站中庭。

○　○　○

來者三人正在據案吃喝。

桌上酒菜，早已備好。一盞高脚架燈，搖晃出一室的迷離，昏黃的燈光，不時把活動的人影拉長了又弄矮了，看過去十分陰森。

說話的聲音，十分低沉，却是每一個字都落在袁菊辰的耳朵裡。

清一色的灰布大褂，腰上加著公門慣見的「鬧腰」，衣著雖是一致，模樣却大有不同。

一老二壯。

老的約在六十七、八，三角眼，八字眉，弓背縮腰，個頭兒却是奇高，坐在那裡比人家站著還高。

其他兩個約在四旬上下，一個黑面細眼，生著繞口虬髯。另一個刀骨峨凸，骨架子極大，却是肉不見多，大手大脚的，樣子很是陰沉。

三個人都有濃重的風塵氣息，舉手投足之間，顯示著公門當差的那種特殊圓滑、老到。

「來來來……」老的一個向著許譯丞舉手相召：「坐下陪偺們哥兒三人喝酒！」

黑臉虬髯的一個，不等坐下來，先已仰脖子乾了一盅，砸著嘴，罵一聲：「——還眞夠勁兒，這一路飛趕，老子骨頭都散了！」

三個人都坐下來。

許譯丞連連抱拳行揖，笑得兩臉皺紋，隨即在下首落座：「三位老哥一路辛苦，兄弟敬三位一杯，先乾為敬！」仰首而乾，杯底乾著各人照了一照。

——却把聲音放小了：「三位喝酒，我就不奉陪了，回頭——」

話聲未完，一隻胳膊已被身旁高個頭老人抓住：「那怎麼行？你不能走，回頭好戲，還要你一旁指引，幫個人場！」

許譯丞推脫不開，只得坐了下來，一臉苦笑道：「別的事兄弟都能幫忙，這……殺人的買賣，兄弟可眞叫外行，怕是……幫不上忙！」

黑臉漢子哈哈一笑：「你客氣啦——一回生，二回熟，沒有許老爺的指點，我們那能成事？」

「這……」許譯丞吶吶說道：「人在後面院子睡著，三位打算什麼時候下手？」

「別慌……」老的一個皮笑肉不笑的緩緩說道：「時候還早得很，天亮以前準能完事，我們走了，你再睡覺不遲。」

「這件事，總兵大人他老人家知不知道？」

許譯丞猶在心裡發毛。他的官位太小，一點風吹草動，將來怪罪下來，都不得了。

三個人對看一眼，彼此相視一笑。

許譯丞立刻發覺，自己這話問得太露骨，不合官場門道，也太外行。

只要想想對方三個人的特殊身份——總兵大人的貼身護從，這句話實在是多此一問。

他的心也就踏實起來。

「老哥——」黑臉的一個用手拍著他的脊樑：「就算是不上『品』吧，大小你也總是個官兒，作官的要懂得官經，你明白吧，能說的才說，不能說的只能拿眼睛瞧瞧，心裡有數就得了——」

八字眉的那個老頭嘿嘿一笑：「就是這句話，偺們兄弟要不給你兜著，就憑你剛才那幾句話，傳出去落在別人耳朵裡，你這個譯丞也就別想幹了，說不定連命都得賠上，你明白吧？」

許譯丞一時臉上變色，連口答應著，作揖陪笑。

「三位老哥的金玉良言，兄弟永生不忘，剛才的話就算是沒說，三位多多包涵……」

「這就是了！」高個子老頭笑瞇著兩隻眼：「今天晚上的事今晚上了，明天天一亮，啥都不知道，誰問也不知道，知道吧？」

「啊——!?」許譯丞先是一楞，接著才會過意來，連聲應著：「是是……知道！知道！」

「知道就好了，偺們兄弟一向不佔人便宜，麻煩人家，有銀子開銷——」

神子抖了一抖，「叭！」地落下一錠銀子，光圓淨亮，總在二十兩之數。

「這——」許驛丞頓時眼睛一亮，伸手待取的一霎，却又笑着搖搖頭：「這……我不能收，一頓酒飯又算什麼？算是兄弟孝敬三位老哥……」

「嫌少!?」

「不……怎麼會……？」

「那就拿着！」老頭說得豪爽：「還是那句話，幫忙不能白幫，再說一遍，穩住了你那張嘴，知道吧！」

「老兄你大可放心，今夜以後，一問三不知總行了吧！」

嘴裡說着，也就老實不客氣的把銀子收了下來。

銀錠子到手的一霎，心裡有數，豪無疑問，這是才從行庫出的本省官銀——換句話說，一般人是不能隨便到手的，設非巡撫總兵大人的親自出手，則又自當別論。

許驛丞頓時心裡明白——憑他們哥兒三個身份，豈能有此手筆？不用說，這是洪大人親自開銷，用以封閉自己的一張嘴，應無可疑。

可又話說回來。若是洪大人的親自出手，斷斷不應只此戔戔宿逋，少說也應在百兩之上，才與他洪大人的官位素行相襯……。

這麼一說，二十兩之外，多餘之數，他們哥兒三個也就老實不客氣的「吞」了下去，可也忒狠了點兒。

有此一念，許驛丞可就笑不出來了。越想越不是個滋味，這二十兩銀子可眞收下「窩心」的慌。

他許太平也不是省油的燈，把心一橫，銀子原封璧還，不要了。才收進去，又掏了出來，雙手奉上。

「幹什麼？」高個子老頭為之一怔：「嫌少!?」

「豈敢！」許驛丞結巴着說：「有事為大人效勞，理所當然，何況又是三位老哥親自出馬……」

話還未完，黑臉的一個霍地虎下臉來：「你——」

高個子老頭拿眼睛制止了他，轉而一笑，如沐春風：「說你糊塗，你可又聰明了，得了，這二十兩你先收着，另外二十兩也跑不了，回頭一總給你。你為什麼！偺們又為什麼？總不能讓偺們老哥兒們白忙活吧!?是不是？」

話幾乎已挑明，毫不諱言的是吞了他的「贓」，許太平眼睛可得放亮一點，再要不見好就收，往下可得自己伸量伸量，是否能擺得平眼前這個局面了!?

六隻眼睛，別具陰森的直瞅着他，許驛丞那敢再哼個「不」字，乖乖的把退回的銀子又收了回來。

這才是皆大歡喜。

■殺人夜■

天亮前後。

一頓酒飯吃喝，總算侍候完事。許驛丞領着三個煞星，悄悄走出堂屋。

半輪殘月已復黯淡，這一面適當老榕樹的大片陰影，尤其黑得緊。

在許驛丞陪同之下，三個人各處走了一轉，跨進了後進院子，便是裡面的上房三間。

「就是左面的那一扇——」許太平的聲音低到不能再低：「看見了吧，多多偏勞，兄弟在前面候着，這就不奉陪了！」

「去你的吧！」

老頭子揮了一下手，許太平皇恩大赦的忙即抽身以退，臨去的一霎，却不忘囑咐——

「小心着點兒，聽侯百戶說，他身上有功夫……」

這一點不用他饒舌，姓侯的早關照過了。好漢就怕病來磨，就算他眞有功夫又怎麼樣？一來有病、二來還在睡夢之中，更何況哥兒三個有備而來，怕他個「球」!?

○　○　○

許驛丞一步退出。

三個人燕子也似的紛飛龍而走。

「哧」好快的勢子。俟到許太平面聲而警，回頭再打量，却已不見了對方三人的身影。

彼此相識，頗有時日，只當是三個油嘴混混，那有什麼能耐?這一霎才知道，敢情人家身上還有眞本事，牛皮不是吹的。

這就回去堂屋，獨自個再喝兩盅吧！

○　○　○

輕輕的用手一推，房門就開了。

黑臉漢子一動也不動的站在當前，等了好一陣子，才自閃身進入。

憑着他老練的眸子，即使在黑暗之中，也能看見了，約摸著，床上確是睡著個人。頭朝裡，屁股朝外——是「拱」著身子的那種睡相。

聽不見沉重的呼吸聲音，涼颼颼的，屋子裡滿是清風，窗扇緊閉，却是爲何？

原來是斜側上方，那一面小小透氣的天窗敞開著。這就難怪了。

「反手金刀」方大可——這個外號可不是「浪得虛名」。早先未跟隨洪大人當差以前，哥兒三個在江湖上已小有名氣，冀北一帶，提起「燕山三狼」，耳多有聞。

「紫蠍子」孫九。

「病大蟲」管同。

「反手金刀」方大可。

哥兒三個今夜可都沒閑著，全卯上了，却由「反手金刀」方大可打了頭陣。

打斜刺「天窗」吹過來的這股子賊風，冷颼颼的「浸」人毛髮，直覺的令人心裡發毛。方大可刀交右手。這「反手金刀」一式，左右施展，最是拿手。老長的一截刀身，反掄臂後，幾至全然不顯——

隨著他的一式前撲，脚尖飛點，「呼！」地已竄身牀前——緊跟著的一手「推窗望月」，拉動著右手的長刀，「噗哧！」一聲，已把牀上人切開兩半。

刀式不謂不快，動作也夠俐落，只是一樣，「人頭」不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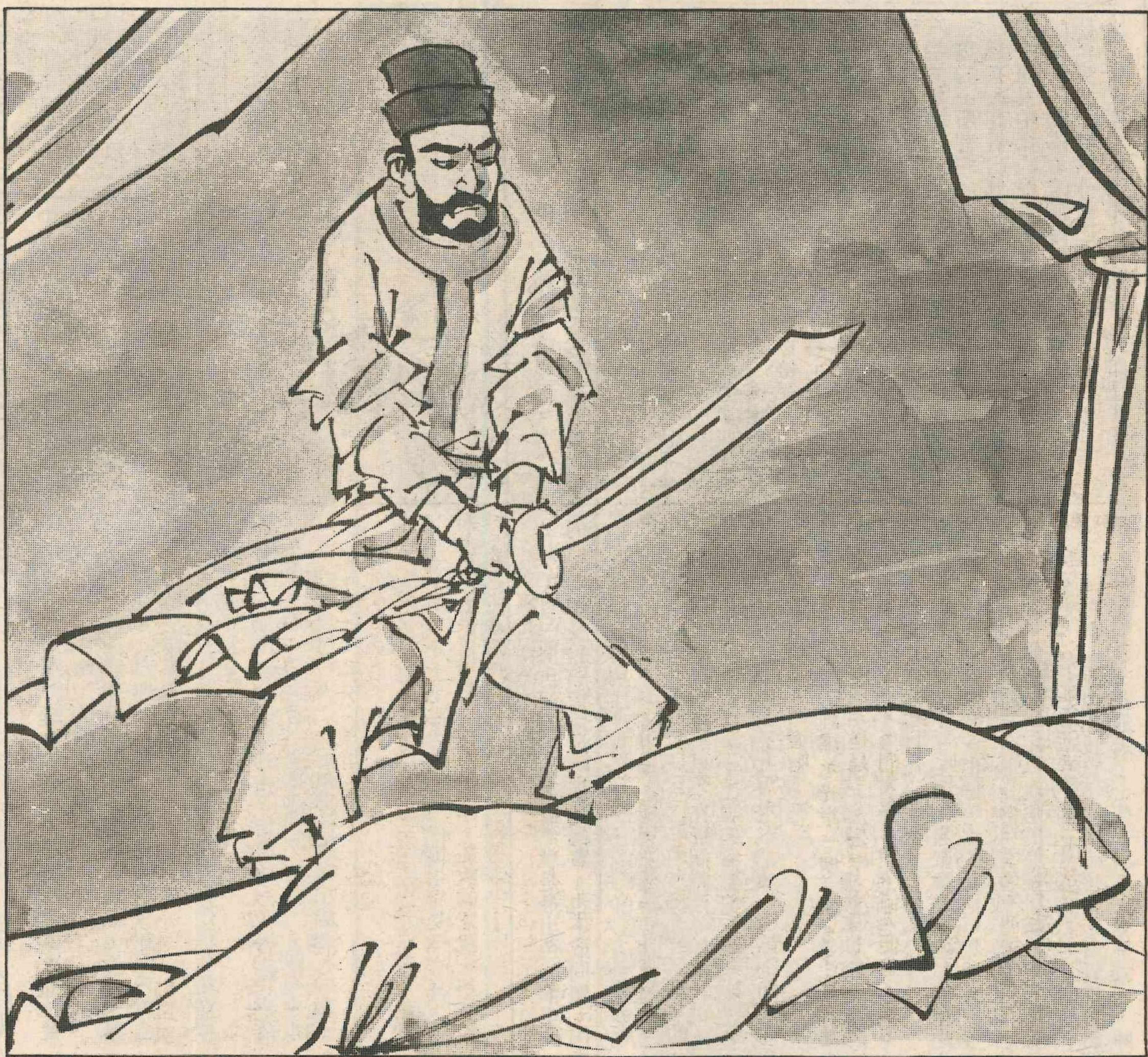
說白了，這一刀「切」的不是人。

軟不叮噹，倒像是一團棉花。

方大可刀勢方出，頓知不妙——收刀、旋身，夜鳥也似的一個打轉，呼地撤身四尺開外。緊跟着長身直立，爵人也似的直向牆上貼去。

這一手「藏影」之術，方大可施展得極是老練，用以失風夜戰，常能於一擊不中之後，立於不敗之地。只是今夜晚他可是遇見「鬼」了。

方大可爵片兒似的身子，方自向橋上一貼，却是一個人先他一步，或許更早一點，早就「貼」在那裡了。



刀式不謂不快，動作也够俐落，只是「人頭」不對。

鬼影子也似的，那人的一隻手，幾乎不費吹灰之力，極其自然的便自攀着了他頸項。

一收而緊，力逾萬鈞。

這一手疑是「無極門」的「金剛鐵腕」之術，暗中人堪稱深入三昧，施展得極是老道，伸、曲、盤、扣，宛若一式，容得方大可有所知覺，其實已落身敵手，再想轉動，那裡還來得及？

隨着這人右腕的一式急收，方大可只覺着眼前一陣子發黑，金星亂冒，頓時岔過了氣去。

隨着這人的一隻大手，五指箕開，同時間已按在了他的「心坎」穴脈。

一股勁道，緊叩前心。

「反手金刀」方大可陡然打了個哆嗦，長刀嗒然而垂，便自一聲不吭，七孔流血而亡。

神不知，鬼不曉，匕鬯不驚，一條人命便自結束。

●下期待續●

七道彩虹故事之二

玉兎東昇



●文／蕭逸
●圖／王愷
●題字／韓錦田

14

《前情提要》驛官許太平心懷不軌，竟與江湖黑道勾結串聯，意圖謀害袁菊辰，未料暗算不成，先了結了「反手金刀」方大可。

◉頂上雷鳴◉

這個人其實也不是別人。

袁菊辰。

以一手「金剛鐵腕」之功，舉手之間，勒斃了「反手金刀」方大可，微妙處，乃在於全無聲息。

顯然這一切，俱在事先安排之中。

——即使那一面斜開上方的天窗，也早於事先開啓。如此一來，便可從容而出。

○　○　○

像是一條碩大無朋的蜥蜴。

袁菊辰展示了他不爲外人所知的「收骨卸肌」之術，長軀伸縮，又似魚龍曼衍，妙在全無聲息，極其輕悄的已自那一面小小天窗游身而出，攀上了屋頂冰冷的瓦脊。

現在，他貼身於滑冷的壁角。正自運用一雙深邃的眼睛，默默向四方打量着：

半面殘月，光色如晦。偶有小風，刷啦啦捲動着瓦面的枯葉，景象十分蕭索。

四下裡靜悄悄的，不見一個人影。

袁菊辰却是信心十足。

他知道，暗中藏置的另外二人，勢將不耐久候，必將出現。

事實非但正如所料，且要快些。

一條人影，極其輕飄的已由西側面，掠上了當前瓦脊——動作之快，宛如穿簾之飛燕。却是腳下稍欠俐落，發出了「喀！」的一聲。

身勢一經下落，絕不停留，滴溜溜一個打轉，已躍上正面屋簷，顧盼之間，神色裡顯示着焦躁不安。

袁菊辰却已看清了他那張臉——

三角眼、八字鬍、弓腰駝背，襯着他旗桿也似的一截長軀，正是三人爲首的那個老者。

「紫蠍子」孫九。

身子甫落，揑口打了一聲長哨——

靜夜裡，有似怪鳥鳴空，聽來極是刺耳。

似乎是認定了「袁菊辰」的刀下人亡，怎麼也不應拖延如此之久。

却是這一現身，爲自己帶來了殺身之禍。

「紫蠍子」孫九哨聲一起，身子已霍地拔起，長煙一空的落向正中過道。

一片月光，打斜面正照着這一面的山牆，牆角陰影下，站立着一個人，正自向他點手相召。

「紫蠍子」孫九「哈！」了一聲，直覺的認定了必是方大可無異。

悶不吭聲的又是怎麼回事!?

若照孫九慣常的行事機伶老到，萬不應有此疏忽，只是人到「霉運當頭」之際，常常舉止反常。

「怎麼啦!?」

話出人起，輕輕一晃，已來到了當前牆角。

猛可裡，牆角下的那個人，一陣疾風也似的閃身而出，其勢之快，疾若飄風。

「紫蠍子」孫九一驚之下，才知認錯了人——敢情不是「親」家，是「寃」家。

說時遲，那時快。

一念未興，來人——袁菊辰的一雙手掌，飛鷹搏兎般，霍地直向他兩肩撲來。

孫九「嘿！」了一聲，點足就退。

却是袁菊辰的身子，所形成的龐大氣勢、陰影，有似怪風一陣，緊躡著他的身子，撲面而至。

千鈞一髮之際，「紫蠍子」孫九劈出了一掌，一縷尖風，直劈向對方面門。

即使這一掌，也在對方算計之中。

隨著袁菊辰的陡然站定，「老子坐洞」上軀霍地向後一收，孫老頭那般奇怪的出手，亦爲之落了個空。

「咻——」指尖一線，險險乎直擦著袁菊辰的鼻尖劈了下去。

一招失手，大事不妙。

由於古劍過於銳利，竟把對方長鞭削去了兩截

「紫蠍子」孫九陡地定住了身子，疾鷹怒滾的向側面一個疾翻，却是來不及了。

袁菊辰這隻深鷙的鷹，早已蓄勢以待。隨著他右手的翻起，那一隻毿毿巨掌，已自向孫九當頭罩落。

雖說是大傷新癒，功力亦頗可觀。宛若一聲鳴雷，響自孫九的頭上頂門，即似有萬鈞巨力，霍地直灌而入。

這一手「翻天掌式」，袁菊辰無疑全力施展。昔日練功時，內力灌注直下，足可將一面青石磨盤，擊爲齏粉。

孫九的一顆頭顱，不比青石磨盤，一霎間更不及提聚運力。隨著袁菊辰翻天掌式之下，頂上雷鳴一聲，當場頂骨震碎，「騰騰騰！」後退三步，麵條兒也似的癱了下來，便不再移動。

三招兩式，解決了如此大敵。動作不謂不快，無如仍然有所不足，驚動了暗中的那個人。

「病大蟲」管同。

休看他病態支離，拖著「刀骨哦凸」的一副骨架，却是三人之中最具實力的一位。

酒筵之上，彼此對答，獨獨這個人一言不發，像是有一肚子的心事，却又是吃酒不多。

那當口兒，袁菊辰就注意到了他，對他也特別留下了一分仔細。

這一霎，連殺二人。更不見此人的露面——足足證明了此人的陰鷙沉著。

無論如何，袁菊辰「除惡務盡」，却是放他不過，萬萬容不得逃身事外。

■凶訊■

袁菊辰繞到了這一面角落。



袁菊辰右手翻起，巨掌已向孫九當頭罩落。

依然是靜悄悄，不見一些動靜。

忽然，他聽見了一隅馬廄裡，傳過來牲口的「響鼻」聲音——。

便是這一點異於尋常的啓示，使得他乍有所警，猛可裡身勢前縱，起落之間，撲向馬房。

馬房裡黑漆一片，却在一隅角落處，懸掛著一盞極是暈黯的「氣死風燈」，所能見到的光度，也只在尋丈之間。

袁菊辰認定了這一面的事有蹊蹺，却非無的放矢——即在他飛縱的身勢，方一臨近馬廄當前，猛可裡「嘶——」的一聲細響，兩點銀星，已臨當前。

對方頗似深精暗器的名家，施展的是「彈指飛丸」暗器手法，一法二丸，併排而馳，直認著袁菊辰一雙眼睛打來。

這就證明袁菊辰所見不差。

敢情是「那個人」眞的藏在這裡了。

袁菊辰一聲冷笑，反手而抄，「叮！」的一聲，由側面把一雙「亮銀丸」抄在掌內。

便在這一霎，一條人影「咻！」地騰身而起，狸貓也似的已躥上了兩邊院牆。

「噗魯魯——」長衣下擺疾振有聲。

對方這人——「病大蟲」管同，却像是不戰而遁，脚尖方及牆角的一霎，沉肩甩手，「嘶——」地又自發出了暗器「亮銀丸」。

依然兩粒並排，却是上下之式。上取咽喉，下奔小腹，夾著尖銳的破空之聲，一閃而至。

袁菊辰早在對方出手的同時，騰身而起，一縷炊煙般的輕巧，渾身夜空，對方的兩粒銀丸，饒是不失準頭，却也打了個空，「叭！叭」分別打在了粉牆之上，由於勁道十足，竟自深深嵌入牆內。

——迎合著袁菊辰自空墜落的身子，「病大蟲」管同一個疾翻，驚魂一瞥的當兒，展出了兵刃「十三節亮銀軟鞭」。

這條軟兵刃原是緊束腰際，隨著他的出手「刷啦啦！」揮灑出大片銀光，一式「撥風盤打」，直向袁菊辰當頭直揮而下。

袁菊辰再也不閃身迴避，長劍「吹雪」，隨著他猝然下落的身勢，「太公釣魚」鏗鏘！一聲，已與對方十三節亮銀軟鞭迎在了一塊。

由於這口古劍的過於銳利，加上袁菊辰內力的十足，「嗆」的一聲作響，竟自把對方細長的鞭身，削下了老長的一截。

十三節變成了十一節。

「病大蟲」管同一驚之下，嚇出了一身冷汗，脚下用力，施勁兒的向側面縱身而出，落身於院牆之外。

認準了對方縱出的勢子，袁菊辰抖出發出了銀丸——原物奉還。

「打!!」

直取對方背後脊樑。

「病大蟲」管同一個滾身之勢，刷啦啦揮鞭以迎，打落了一雙銀丸，袁菊辰的身子却已似抄波燕子，極其輕靈的來到了近前。

劍花輕盤，一劍當心而刺。

管同「嘿！」了一聲，揮鞭待振的一霎，才自發覺到手上軟鞭，已爲對方抄在了手上。

一驚之下，再想回身，已似不及，「噗哧！」已爲對方手上長劍貫穿了前胸。

一沾即退。

隨著袁菊辰躍出的身子，「病大蟲」管同身子一連晃了幾晃，才自緩緩的倒了下來。

○　○　○

堂屋裡燈光未熄。

許驛丞獨自個在喝著悶酒——要不是爲了還有二十兩銀子好拿，他早就去睡了。

三個人去了半天，一點消息也沒有……

這不是透著有些兒「玄」。

難道說哥三個早就完了事，招呼也不打一聲，便自走了？果眞如此，那可就太不夠意思……。

越想越是坐不住，這就撐燈站起來，到外面瞧瞧去。

從衣架上拿起了棉斗篷披上，再點了個油紙燈籠，轉身走向門前，剛要起手開門的一霎，風門自開——「呼——」帶進了一陣子寒風。

一個人鬼魅也似的閃了進來。

「啊唷……」

許驛丞驚呼一聲，仰身就倒，却是這個人出手極快，左掌輕探「噗！」地已抓住了他右面肩頭。

許驛丞又是一聲「啊唷；」叫聲未已，對方手上一口冷森森的長劍，已經比在了咽喉上。

緊接著這個人左手鬆開，放開了緊抓住對方的肩頭，許驛丞抖顫顫的一連後退了好幾步，「碰！」地撞在牆上。

——饒是如此，仍然未能躲過了對方的寶劍。鋒利刺眼的劍尖，猶自比著他的喉嚨，感覺著對方劍尖分明已觸及肌膚，任何情況下，只消順勢略推，必當濺血當場。

許驛丞直嚇得牙齒打戰，目光望處，才自發覺站在眼前的這個人，不是別個，竟是後院臥病牀上的那個姓袁的。

他竟然還沒有死？

一驚之下，面色慘變，只覺著全身打顫，差一點倒了下來。

「你……你沒有……？」

「不錯，我還沒死！」

袁菊辰冷銳的眸子，直直向他逼視著：「我要是死了，天下也就沒有『公理』兩個字了！」

「是……」許驛丞抖顫著：「他們……他們三個呢？」

「死了！」

「噢……」直覺著眼前金星亂冒，許驛丞簡直要昏了過去。

「你……別……別下手……」

「那可得看你是不是實話實說了！」

「我說……說……」

「要是有半句虛假，別怪我劍下無情。」袁菊辰聲音裏透著冷：「剛才來的那三個人，是幹什麼的？」

「他們……他們是總兵大人的當差……隨身護衛……」

「爲什麼要對我下手？」

「這個——因……爲……這是大人的交代……」

「大人交代要殺我？」

「不是……」

「那是爲什麼？」

劍勢略前，許驛丞「啊唷！」一聲，順著脖子直向下面滴血，冷冰的劍尖分明已抵住了他的喉管，只消前進少許，必死無疑。

「我說……我說……」

許驛丞張著大嘴，直向裏面吸氣，整個身子抖成了一片：「這不關我的事……是洪大人的命令……要殺潘……潘家的人……」

袁菊辰神色一震，簡直難以置信。

「爲什麼？」

「爲……這我就不知道了……」許驛丞張著大嘴「倒氣兒」也似的：「侯百戶奉命，半路迎接……要害潘家母女性命……他……臨走以前交代，要把你……好好看著……」

「我明白了！」

袁菊辰緩緩點了一下頭：「所以派他們三個來暗算我，是不是？」

「是……這是他們……不是我！」

「當然不是你，你還不配！」

「再問你一聲，潘家母女……怎麼樣了？已經死了？」眼睛一瞪，一時熱淚泉湧。

「這——」許驛丞哆嗦道：「我不……知道……」

袁菊辰「哼」了一聲：「他們走的是那一條路？去那裏？說!!」

一股子血，由許驛丞脖子浸出來。不知怎麼回事，手勁兒施大了一點，許驛丞那一邊可就萬萬吃受不住，身子一連抽了幾抽，便自癱了下來。

他死了。

■代州在望

呼哧哧策馬狂奔。一口氣跑了十里之遙，才勒住了馬韁，却是東西莫辨，跑昏了頭。

天還沒有亮，黎明之前的天色尤其黑得緊，幾至伸手不辨五指。

一氣殺了四個人，黑天糊地的一陣子狂奔，俟到此刻勒馬而止，才覺著眼前金星亂冒，體力透支過劇，幾至有墜馬之危。


袁菊辰策馬狂奔，一口氣跑了十里，才勒住馬韁。

他好恨——

恨自己的粗心大意，竟被「侯百戶」那個狗頭的外表忠厚給蒙騙了過去，以至於輕而放棄職責，把潘氏母女交在了他的手裡。如今是什麼都晚了，來不及了……。

姓侯的固然卑鄙，却是聽令其主子洪亮軒教唆行事，眞正的元凶大惡毫無疑問應該是姓洪的……

「洪亮軒，你這無義的小人！狼心狗肺的東西……」

說不出的那種激動，馬蹄踐踏，人馬就地裡團團打轉。牲口打著響鼻，呼嚕嚕噴著長氣兒。

「老夫人！潔姑娘，妳們在那裏？等著我，千萬死不得……我就來了……」

彷彿是一把鋒利長刀，噗哧，扎向心窩，一時間怒血泉湧，狂流滴沙，無能自已……。

恨不能脇生雙翅，一飛而近。

恨不能……。唉！若是能死，便自一頭撞死算了……。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却是潘氏母女，如今又在那裏？

△　　△　　△

車過「繁峙」時候，不過才晌午時分。

那裏却早已得了消息。

繁峙縣令李樹屏，會同驛丞迎露早就恭候在站，問安之後，盛筵以款，稍事歇息，便自恭送如儀。照侯百戶的意思，今夜務必要趕到「代州」，在那裏歇脚過夜。

母女主婢三個人，儘管累得全身疲軟，想想親家翁洪大人那邊，倚盼如此慇勤，又怕路上不太平，夜長夢多，在侯亮好意的催促之下，也就顧不了身上的勞苦，便自又上了馬車。

仍然是洪大人講究的油碧彩車，牲口却是新換的。這一路風光綺麗，五台、夏屋雙峯並峙，一道蜿蜒長城，直似臥龍起伏，車行指點，平添無限樂趣，倒也不覺苦悶。

這一路沿途古蹟亦多，所見碑刻，多魏晉物，潘夫人雖讀書不多，潔姑娘却博學有聞。晉省一地，雖時有乾旱，但文風頗盛，棉絲鐵瓷，舉國聞名，即以平定「陽泉」所產瓷器，色白如玉，世稱「定窰」，便是較之瓷鄉「景德鎮」所產名器，亦不少讓。至於「雲崗石窟」「五台寺院」無不天下知名。周成王封邑「叔虞」。漢高祖大伐匈奴。往前推，便是唐堯禹舜，也都與山西脫不了關係。且聽潔姑娘娓娓而道，如數家珍。

潘夫人倚身半側，聆聽着女兒的解說，不時的臉現微笑。

她在想：倒是不知這孩子如此文采，只可惜生就女兒身子，要是個男孩兒家，該有多好？再想丈夫潘照盛年英逝，身後乏嗣，只留下這個女兒，難得她知書達禮，事親至孝，雖是女孩兒家，自幼却也沒有嬌慣了她，如今事當大故，一路上出生入死，要不是她在身邊服侍即使有袁菊辰的挺身而護，自己又何能倖免？眞正是難爲她了。

想着，想着……心裡越是愛憐有加——一路折騰，早先在驛站不及梳理，頭上的髮髻兒——「元寶式」都散開了。

背過身子，拿把牙梳，招呼女兒給好好梳理一下，却把個碧綠翠簪啣向嘴裡。

却不知，那翠玉碧簪失口滑落，跌向脚下，輕輕一跌，竟自折了，一分爲二，成了兩截。

「啊……」

伸手待拾的一霎，她却是又楞住了。

「寶釵折分」，似是不祥之兆。

難道說，眼前有什麼禍事，臨到了自己的頭上？

●下期待續●

七道彩虹故事之二

玉兔東昇



●文／蕭逸
●圖／王愷
●題字／韓錦田

《前情提要》袁菊辰抱病手刃三名惡客及許驛丞之後，念及潘氏母女目前處境險惡，策馬急追却是東西莫辨，不知方向……。

15

潘夫人母女所乘坐的油碧彩車，忽然停了下來。

◉凶兆◉

這個念頭的忽然興起，由不住使得她驚出了一身冷汗，整個身子都彷彿僵住了。

她一會兒，才似甦醒過來。

打量著手裡的兩截斷釵，搖頭嘆息一聲。

「啊——斷了!?」——

潔姑娘接過來看了一下，不經意的笑道：「不要緊，叫金器舖子給鑲個箍子，照樣好看！」

小孩子到底是小孩子，那裡能體會大人的心思？更何況這類金屬靈性的感覺朕兆？那就說也說不清了。

彩蓮由潘夫人隨身攜帶的首飾匣子裡又挑了根玉釵，和潔姑娘兩個人配合著，總算把她的一個「元寶髮式」給梳好了。

照照鏡子，光潔油亮，連一根跳絲也沒有。可是她的心卻爲著一種莫名其妙的不祥陰影籠罩著，再也提不起一些兒興頭來了。

卻在這時，前道上車馬喧嘩，彷彿有人來了——同時間這輛所乘坐的油碧彩車，忽然停了下來。

「怎麼回事！到了!?」

彩蓮忍不住探向窗外，望了一下，收回身子。

潘夫人用著強烈震撼的眼神兒向她望著，直覺地覺出了不妙。

「來了好些人，侯亮正在給他們招呼說話。」

潔姑娘說：「大概是代州衙門裡來人了。」

聽女兒這麼一說，潘夫人的一顆心才算放了下來。

○　　○　　○

可不是眞教潔姑娘猜對了。

代州衙門差人來了。

一個姓陸的「同知」，押著大隊人馬，和一輛空著的馬車，像是「路迎」來了。

侯百戶說的好——

「陸老爺親自來接夫人小姐來了。」

來人陸謙，雖然職司「同知」，因爲所任職的「州」衙門要較「縣」衙門高上一級，按明朝制度，「知州」是「從五品」的官階，「同知」是「知州」之下的一等屬員，也有「正七品」的功名，與「知縣」不相上下，是以派頭不小，差不多的時候，皆可代表主官行事。

潘夫人雖說是朝廷二品大員的誥命夫人，無如今日過去判若雲泥實不可同日而語，若非是仰仗著那位未過門的親家翁抬舉，那能有眼前排場。

聽說是陸同知親來迎接，慌不迭與女兒下車相見——對方騎在馬上，拎著一部黑鬚，頻頻點頭說：「妳就是巡撫大人的官親，潘夫人嗎？」

潘夫人應了一聲。

陸同知眼睛瞟向潔姑娘：「這是妳女兒潘潔？」

潘夫人又應了一聲，心裡却老大不是個滋味。

若是平日，堂堂侍郎夫人、千金，憑對方區區一個七品同知，焉敢如此放肆？即以當前而論，不看僧面看佛面，即使看在洪大人面上，亦不該如此托大，顯然是個不識時務的人……。

——心裡雖然這麼想，也只能自嘆自艾，人情冷暖，世態炎涼，世事本來就是如此，也就不必再在乎這些了。

陸同知一雙眼睛在潔姑娘身上轉了一轉，咳了一聲說：「我家大人正在恭候，特著我來接待，你們這就換過來吧！侯百戶也好回去覆命去了。」

潘夫人不明所以的移目侯亮，後者陪笑道：「陸老爺有他們自己的馬車，侯亮這就跟夫人小姐告別，不再等候你們啦！」

說著抱拳躬身一拜，轉身待去的當兒，不知怎麼竟自跪了下來，恭恭敬敬的磕了三個頭。

「老夫人、小姐……你們多保重，侯亮人卑言輕，一切聽令行事，作不得主……這就……」

一言未已，語下咽塞，竟自淌出淚來。

一旁的陸同知哈哈一笑，揷口道：「侯百戶，你太多禮了，這就請回吧！」

侯其時悲從中來，原似要說些什麼，聽見陸國知這麼一說，才似有些發覺，一時收斂失態，含糊應了一聲，由地上爬起。

陸同知微微笑道：「老哥回去見着撫台大人，就說我家大人聽令行事，一切自有安排，請他老人家不必掛念，過上幾天，兄弟同我家大人再去問安，面稟一切。失禮、失禮，老哥這就頭裡走吧！」

侯亮看着他，想要說些什麼，却又嘆了口氣，拱了一下手，即行轉身上馬自去。

潘夫人望著他的背影，一時臉色蒼白。卻是一句話也不說。

車上的箱籠什物，早經轉到了另一輛馬車上。

這輛車雖不若先時乘坐的那輛舒適華麗，卻也不差。

潘夫人一行三人上了馬車，未及多言，馬車即在陸同知帶領前導之下，浩浩蕩蕩踏上了未竟征途。

黃塵彌漫裡，猶自見侯亮一行人馬，佇立驛道，遠遠目送。

潔姑娘說：「倒是看不出來，侯亮是這麼樣的一個人！」

彩蓮不解道：「好好在他們車上，幹嘛又換過來？我們現在到底是上那兒呀，小姐？」

潔姑娘說：「剛才不是說過了嗎，去代州……」

微微一頓，她卻也有一些兒納悶，轉向母親問道：「娘－這是怎麼回事？侯亮不是來接我們的嗎？怎麼他們又打發他回去了呢？」

潘夫人臉色蒼白的厲害，聆聽下仍然是一言不發。

「娘——您怎麼啦？」

只當是母親仍然爲著那一支「斷釵」心存不祥，一面說一面用手輕輕向她一推。

——這才似把潘夫人由夢中驚醒。

「孩子……」她說：「我們不好了……怕是……」一言未已，眼淚已自簌簌淌了下來。

「怎麼回事……？」

潔姑娘嚇得睜大了眼睛。

「但願我是猜錯了……」潘夫人嚅嚅說道：「別是洪大人把我們出賣了吧？」

「怎麼……會？您是說——？」

「我是在耽心，洪大略把我們出賣了……」潘夫



侯亮竟自跪了下來，恭恭敬敬地磕了三個頭。

人臉色白裡透青：「知人知面不知心……他是你爸爸生平最要好的朋友，眞要是這樣，他不是連禽獸也不如，我們全家可都瞎了眼睛，這一次是羊入虎口，命該如此了……」

幾句話出口，直把潔姑娘與彩蓮聽得面無人色，半响作聲不得。

「不——不會——」

定了定神，潔姑娘緊緊握住母親的手：「您太多心了，洪家無論如何也不能做出這種事。娘……一定不會是這樣……您放心吧！」

「是不是這樣，等一會就知道了！」

長長的嘆息一聲，潘夫人喃喃說：「我們太傻了……不該把袁菊辰留在雙靈驛……要是有他跟在身邊就好了……」

■長夜■

在這個黑黝黝的小房間裡，三個女人足足等了一個更次，仍不見「知州」大人的傳見。

呼呼夜風，一次又一次的吹在銀紅紙糊就的窗戶上，發著輕微的那種刷刷聲音——月影偏斜，把一行松樹的影子，倒映在窗戶上，那個滋味看上去可就更單調了。

房子裡只點著一盞燈，光度晦黯，似乎還不如外面的月色明亮。

在土炕上，潘夫人合衣而臥，竟日車行，不勝勞苦，躺下不大會兒她就睡著了。

潔姑娘與彩蓮捉對兒的炕上坐著，用一牀被子蓋著腿，卻是不敢睡。

這裡的人剛才關照過了，還不是睡覺的時候，要見過了知州大人，才能安歇。偏偏這位大人恁地忙碌，這般早晚還不傳見，娘兒三個這個「候見」之苦可是大了。

雖在落難之中，這「大家」風範，卻也不能不顧。

生恐怕有失儀態，母女兩個人「盛粧」以待，連件外衣也不敢脫。

這地方似乎比北京還涼，不過是深秋光景，入夜以後，竟然很有股子冷勁兒，脚丫子冰涼冰涼的，在被窩裡半天都捂不熱。

「到底算是怎麼回事嘛！」

彩蓮伸著胳膊，打了個老大的哈欠，語焉不清的嘀咕著：「有什麼……話明兒個不……能說嗎？非得等著今天？」

潔姑娘看她睡眼惺忪，有點支持不住的樣子，不由大生憐惜，輕輕嗔道：「那妳就先睡吧！帶著妳出來可眞是個累贅！」

彩蓮「小可憐」也似的瞧著她，想說什麼，話未出口，又自瞌睡的打了個哈欠，便自老實不客氣的縮下身子來，頭才挨著了枕頭，便自睡着了。

瞧著她那張不失稚氣的臉，潔姑娘好生不忍，輕輕嘆息一聲，把被子爲她拉起來蓋好了。

這當口兒可就聽見了院子裡的梆子聲，三聲梆子，三點小鑼——三更三點，敢情是「子」夜來臨，夜深了。

對著銀紅紙窗，俄頃間，潘潔竟自發起呆來——這算是怎麼回事兒？把人弄得不上不下，像是懸在了半空中……。

冷靜的思索之下，她才似覺出了有些不妙。母親的話言猶在耳，這一霎尤其尖銳，像是一根針，猛然的刺進了她的心裡——

莫非是自己一行，眞的被洪大略在暗中給出賣了？

再想，那個自幼就相識的侯亮，離別時的諸般反常，分明已在預示凶耗，自己偏偏一時糊塗，竟自會沒有看出來，倒是母親心思夠細，悟出了個中道理。以方才印證此一刻的遭遇，絕非「杞人憂天」，噯呀呀！可是眞正的不好了！

一念之警，潔姑娘機伶伶打了個冷戰，直驚得出了一身冷汗，先時的睏倦，早就忘了個乾淨。

緊緊的咬著唇兒，臉色白中透青——

「可眼前又是怎麼回事？」

總不成洪大略碍於自己母女的情面，不便相見，乃自暗中唆使這個「代州」的知州，中途向自己母女下手陷害!?

若是這樣，今晚明晨……任何時候，都有可能喪失性命，端看這個知州大人如何發落執行了。

潘潔可眞是坐不住了。

寒嗖嗖的揭開被子，下了炕，總是心裡不死——她悄悄走向窗戶，輕輕的把窗子推開一線，向著院子窺伺——

小小院落，倒也清幽可人，寒月下花葉扶疏。不像是州縣衙門的正堂所在，更不像是用以囚人的牢房，倒像是「州大人」的內宅所在，或是一個通向內宅的別院？

有一條蜿蜒而前的廊子，通向深邃的一個洞門，門前佇立著一個佩刀漢子，地上揷有長燈一盞。再看，附近左面，也有兩個同樣穿戴佩刀漢子，各踞一面，坐在石鼓上。

除此而外，可就別無影兒。

悄悄的關上了窗戶，潔姑娘倚牆直立，心裡撲通通直跳，看來情形不妙，自己母女像是被「軟禁」了，即使有心脫逃，也屬妄想不能。

設非是親眼看見、親耳聽見，潘潔總還存著萬一的希望，總不敢相信，這個父親生平第一知己，會是這樣的人。

——即以常情而論，父親既已身死，大不了這門婚事告吹，又何至於非要對自己孤女寡母施以毒手!?看來自己純然多慮，且先不要自己嚇唬自己才好。

一顆心七上八下，東想西想，總是難以持平。

長夜漫漫，却要等到什麼時候？

■有眼無珠■

她這裡剛忍受不住，待要上牀歇息，耳邊上却聽見了一行人的脚步聲，沙沙來到近前。

即聽得門上「砰砰！」兩聲力拍，一個人粗著嗓子喊道：「起來！起來！大人來啦！」

正在睡覺的潘夫人和彩蓮，俱不禁由夢中驚醒，慌不迭仰身坐起。

潘潔忙過去爲母親加件衣服。彩蓮找著鞋子，還不曾爲她穿好，門外鎖鑰聲響，房門已推了開來——

一片燈光璀璨，隨即走進來四個人。

走在前頭的兩個人，分屬當差，各人持著一盞書

有「代州」字樣的棉紙燈籠，進門之後，分向左右站立，後面的兩個人，才是正主兒。

兩個人身上都披著一件披風，右面瘦高的一個長臉，留有黑鬚，正是日間郊迎潘氏母女來此的那位陸同知，陸大老爺。

右邊的那個料必就是「代州」知州汪大人了。

汪大人官印「汪昭」，看上去年歲不大，似較那位陸同知還要年輕，不過三十來歲，個頭兒不高，却似極有精神，一雙高聳的顴骨，配著鷹樣的一隻鼻子，兩隻眼睛炯炯有神，一看上去，即知道是一個極有城府的厲害角色。

「噢！裡面太黑了，點燈！點燈！」

陸同知也附和道：「叫他們掌燈！」

外面人頭有回應，隨即抬進來一支高脚架燈，頓時屋子裡光華大盛。

汪大人揮揮手，連先時兩個打燈籠的人也打發出去。房子裡便只有他和陸同知以及對方三個女人。

汪大人一面看著陸同知遞來的一張手本，這才向對面的潘夫人母女頻頻打量。

「對不起，衙中事忙，到現在才抽出空來看望你們，嘿嘿……妳就是潘夫人——郭氏!?」

「是……」潘夫人看著他點了一下頭，指了一下女兒：「這是小女潘潔……」

潔姑娘福了一福：「參見二位大人！」

「起來，起來，坐下……坐下……」汪知州抬起手來摸著下巴頦上的短鬚：「吃過飯了吧？」

潘夫人說：「吃過了！」

「路上可太平？」

「嗯……不太好……」潘夫人微微苦笑：「不過……總算過去了！」

「噢——噢——」汪知州輕輕一咳：「你們的事，我多少也聽說了一些，這是要上那裡去!?」

怎麼也沒想到對方竟然會忽然有此一問，三個女人一時都爲之一楞。

「是去太原！」潘夫人直話直說：「太原洪家！」

「那一個洪家？」

「洪巡撫，洪大人府上……」

「原來是洪大人的府上！」

——一面說，汪知州情不自禁「赫赫！」有聲的笑了。一隻手習慣的摸著下巴上的鬍子，兩隻眼睛咕嚕嚕只是在她們母女身上打轉。

「能告訴我，爲什麼要去洪大人府上麼？」

「這——」潘夫人定了一定：「先夫潘照，與洪大人是同科的進士，結有金蘭之好，小女與他家公子自幼有文定之約，所以特來投奔！」

「原來如此——」

說著，這位汪知州又自「赫赫！」有聲的笑了。

「若是如此，嫂夫人妳就大可不必了！」

「汪大人！這話是什麼意思？」

潘夫人表情大惑不解。

「此一時也彼一時也！」汪知州鼻子裡哼了一聲：「妳也曾是朝廷命婦，怎麼這個道理都想不明白？潘侍郎目無君上，廷杖而死，就是不死，如今也已削爲庶民，洪大人如今位居高官，你們兩家門既不當，戶又不對，豈能高攀？」


汪昭嘿嘿一笑：「拿過去自己看看！」

幾句話只說得潘家母女透體發涼。

「說得也是……」潘夫人哈哈笑道：「這幾句話不知是洪大人親口所說，還是汪大人自己的意思，倒要請你說個明白！」

「哼！」汪昭臉色一沉：「這又有什麼分別？」

「分別很大！」潘夫人臉色鐵青道：「若是洪大人親口所說，我們母女便只當眼睛瞎了，立時回頭就走，若是汪大人你說的，情形可就大不相同……事有不同，總要分辨清楚才是。」

「倒也有理！」汪昭轉向側座的陸同知齜牙一笑：「撫台大人的手諭，可在身上？」

陸同知應了一聲：「在！」雙手呈上。

汪昭接過來，轉向潘夫人道：「我這裡奉有撫台大人的手令，不許你們到太原胡鬧生事，大人更有交代，對你母女沿途拒捕，打殺官差各節，着令本官秉公處理，嚴查究辦，不得徇私寬容！」

「這……是洪大人說……的？」

「誰還騙妳？」汪昭嘿嘿一笑：「得！拿過去妳自己看看！也就死了這條心吧！」

抖顫顫接過信來，潘夫人匆匆過目一遍，一時冷汗涔涔，苦笑了一下，轉向女兒道：「妳也瞧瞧吧！」

潘潔伸手接過來，看了一遍，低頭不語。

汪昭拿過來「嘿嘿！」笑道：「怎麼樣，明白了吧！」

「明白了……」潘夫人微微顫抖道：「我認得他的字，是他親手寫的……我們母女……連她死去的父親，我們的眼睛都瞎了……」

說時忍不住熱淚涔涔而下。

「只是……」她却有不解之處：「既是這樣，又爲什麼派侯亮來接我們……？他又是安的什麼心？」

兩位大人相視一笑。

「妳好糊塗！」陸同知忽然插口說：「要不接妳們，妳們會自己來麼？」

汪大人聆聽之下，一時「吃吃！」笑了起來。

●下期待續●

玉兔東昇 16

七道彩虹故事之二

●文/蕭逸●圖/王愷●題字/韓錦田



前情提要 潘氏母女一行，歷經千山萬水，眼看太原洪家已經在望，不料却發覺洪大人已將她們出賣了。



燈光照處，一條深幽小徑，蜿蜒而前。

■魂兮■

「就這麼辦啦！」

汪知州一隻手摸着鬍子：「太原妳們是別打算去了，先就在我這衙門住着吧！」

「這……？」

潘夫人冷森森的笑着，微微搖頭道：「不……謝謝你……我們得走……走……」

說到「走」，立刻她就站了起來，潘潔和彩蓮也跟着站起，像是馬上就要離開的樣子。

汪知州不由「赫赫！」有聲的笑了，眼睛珠子向着身邊的陸同知看了一眼，要「借」他的嘴說話。姓陸的當然會意，一手拍向椅子扶手，「叭！」的一響：「放肆!!」

三個女人陡地爲之一楞。倒是沒有想到說得好好的，對方說翻就翻，竟然忽然變了臉。

陸謙的這聲叱呼，可也並沒有把對方三個女人來「唬」住。

「怎麼，不叫我們走？」

潘夫人那一張白中透青的臉，更似著了無比陰森，氣得全身打抖。

「我們不去太原……難道還不叫我們走……？」

「走!?」陸同知翻動着一雙小眼：「走上那去呀？要不是看在你家大人過去在朝廷爲官的份上，你們母女早就下到大牢裡了，還能在這裡跟你們坐著說話？」

「我們犯了什麼罪？爲什麼不能走!?」

再也不能保持沉默，潔姑娘忽地閃身而前，水汪汪的一雙大眼睛裡滿是凌厲，那樣子眞像要把對方兩個人給吞到肚子裡。

「赫——!?」了一聲。汪知州倒似嚇了一跳，可是接下來，他却「度大量大」的又自「赫赫！」有聲的笑了。深邃的一雙長三角眼睛裡，迸射出「色情」的火花——他是用「欣賞」的眼光，向對方這個少女品評的看着，臉上絲毫也看不出一些兒惱態。

陸同知很明白這位上官的意思，「愛烏及屋」也自不便發作，一時嘿嘿有聲的笑了。

「爲什麼？大姑娘妳這話問得好，難道妳還不知道？妳們母女就連這個小丫頭也算上——」伸手一指，把彩蓮嚇得打了個哆嗦，慌不迭閃向小姐身邊。

陸謙說：「你們這一路上殺官拒捕，犯的罪可大了，還想能活着回去？走!?走到那裡去!?」

「誰……殺人了？」

潔姑娘氣得聲音都抖了：「我們連個鷄也不敢殺，誰殺人了？……你可別血口噴人，胡說八道！」

「好厲害的小嘴！」

陸謙歪過頭，向「知州大人」打趣道：「撫台大人的公子幸虧沒有娶了她，要不然還得了？過門三天非弄『崩』了不可。」

汪大人却是欣賞的。「哈哈！」一笑，連說了兩個「好！」字，站起來伸了個懶腰，那樣子是有點累了。

「子珍——這堂官司就交給你了，你看着辦吧，明天見面再說吧！」

一言未已，張開大嘴，連打了兩個哈欠，這堂夜審看樣子他是審不下去了。好在有個心腹的陸同知，交給他決計是錯不了。

○　○　○

送走了知州大人，再回過頭來坐下，陸同知老爺這個派頭兒，確實夠瞧的了。

一臉的輕率浮華，把一雙腿脚高高蹺起來，放在大理石方几上，陸同知一雙白多黑少的眼睛，却只是向着眼前潘家姑娘頻頻打量不已。

「大姑娘妳今年十幾了!?」

「我……」潔姑娘生氣的把臉扭到一邊：「不知道——」

「好——」陸同知嘿嘿笑了兩聲：「不說我也知道，既是婚配之年，總也有十六歲了吧！」

「陸老爺，你問這些事情幹什麼？」——

潘夫人臉色極是陰沉：「我家大人雖然已死，却是淸白之身，我們沒有犯罪！你還問不着我們。」

「問不着……？」

陸同知那張黑臉上一霎間佈滿了陰森氣息：「不給你們說淸楚，你們還眞糊塗——實在告訴你們吧，你母女這個罪犯的可大了，撫台大人的手諭，

你們剛才也看見了，老實告訴你們，哼哼……，你們母女的兩條性命，如今全在我家大人手裡，你們可明白？」

聽到這裡，一旁的彩蓮直嚇得「哇！」一聲哭了起來。

潘夫人冷笑一聲道：「胡……說，簡直是胡說八道……反了……這還有王法……嗎？」

「放肆！」陸同知一聲喝叱，再一次手拍椅把道：「妳這個女人……嘿嘿，事到今天，妳還敢如此囂張？告訴你，只憑你們私離京城，一路殺差拒捕的罪名，就是百死有餘，……」

「什麼……殺差拒捕？」潘夫人全身顫抖道：「我們也沒有犯罪……爲什麼要抓捕我們……是你們想殺人滅口，反而說我們殺差拒捕……？」

潔姑娘趕上去扶着她：「娘……您就少說兩句吧，何必跟他們費唾沫……大不了一死，看他們能把我怎麼辦吧！」

一言出口，潘夫人已不禁熱淚漣漣：「孩子……可憐的孩子……我們這一路千里迢迢……爲的是什麼……？李老大人……你老人家的……一番好心，白費了……白費了……也只有來生再報答你了……」

彩蓮撲上來跪下，大哭道：「夫人！夫人！您千萬別哭，別難受了……」

無如潘夫人積怨已久，悲忿膺胸，一經發洩，那裡抑止得住？彩蓮這一勸說，她却更自傷心的大哭起來。

「袁先生……袁菊辰……你現在在那裡？……你要是來了，也就沒人敢欺侮我們了！」

哭聲未已，却爲陸同知的一聲斷喝打斷。

「大膽刁婦，你當這是那裡？容得你如此哭鬧囂張!?」怒叱一聲：「來人哪!!」

門外應了一聲，立時闖進來兩個帶刀的衙役。

「把這個瘋女人給我押下去，打入大牢！」

兩個衙役答應一聲，立時撲前，待向潘夫人抓去。

「不用！」潘夫人霍地站起來：「我自己會去……」

「娘——」潔姑娘一把抓住母親的手，倏地反身怒向陸同知：「你要幹什麼……？爲什麼……要把我母親下入牢房？」

「再說連你也一塊下去！」陸同知一聲喝叱：「押下去！」

「你們敢！……」

潔姑娘霍地攔在了母親身邊，却爲一個衙役用力的把她拉向一邊，便在這一霎，潘夫人忽然作出了令人駭異之事，一把抽出了這個衙役身上佩刀。

陸同知嚇了一跳：「啊——你想幹什麼？」

却只見潘夫人身子一轉，靠向牆角，刀勢乍翻，却把雪亮的刀尖比向前心，這個突然的動作，使得在場每一個人都不禁面色大變。

「娘……!?」

潔姑娘花容失色，頓爲之手足失措。

「孩子……妳的命好苦……娘不能再照顧妳了……娘走了……」

話聲未已，雙手力送之下，一口冷森森的長刀，已插進心裡，緊接着身子前仆，連人帶刀一併倒了下來，霎時間鮮血淌了一地，直把目睹的潔姑娘、彩蓮嚇了個魂不附體，尖叫聲中，雙雙撲了過去。

什麼都來不及了。

在染滿了血污的那張蒼白臉上，她看見了慈母的淒涼笑靨，終至一句話也沒有說，便自含恨的去了。



潘夫人忽然抽出一名衙役身上的配刀。

■痛定思痛■

窗前一片月光，如霜似雪。

聽見了彩蓮含糊的夢囈呻吟聲，潘潔欠身坐起，先把床前的燈撥亮一些，隨即披衣下床。

打從兩天以前，潘夫人撒手離開的那個晚上，彩蓮連驚帶嚇，竟自病倒了，兩天以來高燒不退，全身火熱滾燙，看樣子可是病得不輕。

暖壺裡只剩下了半碗水。

潔姑娘端過來，把她扶坐起來，慢慢的餵她喝下去。彩蓮只喝了兩口，搖搖頭就又躺了下來。

無限淒涼的擠出了一絲笑容，潘潔輕輕拍着她：

「妳好好睡吧，我已經跟他們說好了，明天會找個大夫給妳瞧瞧！現在妳就安心睡吧！」

「小……姐……」

一言未已，彩蓮已淚流滿面。

「夫人死……得好慘……。」

「我知道！」潔姑娘眼淚打轉的緩緩說：「正因爲這樣，我們才更要堅強的活下去，知道吧？」

「可是……他們對小姐妳沒安好心……這往後的日子！可怎麼……過？小姐妳可得要……早拿主意呀！」

「我知道……妳還發着燒……少說話吧！一切等病好了再說……乖乖的睡吧！」

輕輕拍着她，哄着她，像個大姐姐哄小妹妹那樣。

彩蓮瞧着她，感激的點着頭，眼淚淌了滿臉，連枕頭都打濕了。

窗外傳過來梆子點的聲音——二更三點。夜却似已經這麼深了。

爲彩蓮蓋好了被子，把燈撥暗了，潘潔緩緩來到窗前，透過了薄薄的一層綿帛，清晰的映襯着院子裡銀白色一地的月光。

她有滿腹的悲怨、辛酸，幾已無能忍耐。不過是個把月的時間，連續遭遇到父母雙亡的奇慘境地，如今身陷樊籠，未來結果，不得而知，她却已經作好了內心的準備，如不能生離此境，便當像母親一樣魂兮歸去，追隨父母於黃泉路上——那却是最後萬不得已的選擇，只是此刻想來，却已像是唯一的出路，一經念及，不寒而慄，眞個坐臥難安。

陸同知已經來了兩回，態度很是曖昧。

似乎是那個汪知州對自己沒存着好心，有心要收納自己，姓陸的話說的很婉轉，旨在探測自己的心意，眼巴巴的等着她的點頭答應。

「眞正是瞎了他的狗眼……」

即使現在回想起來，亦不禁有穿心刺骨之痛，那更是生平所從來也沒有受過的奇恥大辱，並非是爲了彩蓮的病，和冥冥中對上天一個極大的盼望，她是無論如何也忍受不住的，只是當時她却能一言不發的靜靜聆聽，無動於內心熊熊烈火的焚燒。

那個小人贓官陸同知竟自會誤認爲她心裡活動了——或許因爲這樣，才自答應爲彩蓮延醫治療，乃能有眼前的片刻安靜。

潘潔的心在顫抖……。

人情冷暖，世態炎涼。怎麼也沒有料到，洪大略竟然會是這種人？這門婚事原來自己的興趣就不大，吹了正好，心裡的一塊石頭就此落地，却是這番羞辱之情，深入骨髓，無論如何也難以忘懷，想起來冷一陣熱一陣，即使在母親新喪之餘仍難自已。

對於洪家父子她有說不出的恨惡，從內心鄙視他們，一想到他們父子，都會遍體生寒——像是一場惡夢，生平最醜陋的一場惡夢，想一想也會覺得噁心，偏偏是她却無能忘懷，因而她的心也就一次次的刺傷，流血不止。

却在這時，一行脚步聲，由遠而近……

帋窗上閃現出燈籠的火光，猝然間使她警覺到更大的不幸，將要降臨到自己身上來了。

■夜審■

本能的，潘潔以極快的速度換好了衣裳，却把一口利剪藏置身上。

門外脚步聲停，有人在說話。緊接着門板「碰碰！」響了兩聲，一人大聲嚷道：「潘潔起來了，問案子啦！起來，起來!!」

房門乍開，進來兩個公差，各人一捍燈籠，身上佩着長刀，敢情是提「犯人」來了。

所謂的「夜審」，特別是對於不便公宜的隱秘要犯，夜晚審問案情亦是常有之事，算不得什麼稀奇。

出得門來，一名差役把一條鎖鏈套向潘潔頸項之上，齜牙一笑：「大姑娘妳多擔待，上面交代，怕生意外，沒法子的事！」「咔嚓！」一聲已自鎖了個結實。

燈光照處，一條深幽小徑，蜿蜒而前。——像是通向裡面的內宅。

潘潔忽然站住，冷着臉道：「這是上那裡去？」



「問案子呀！」

小差役翻着兩隻小眼，一臉油氣的邪笑着：「沒聽過『夜審』這碼子事？經歷經歷，保管妳一輩子也忘不了！」

既已來到了這裡，還有什麼好說的？人爲刀俎，我爲魚肉。一切也只好逆來順受吧！

○　○　○

才多早晚哪？房子裡已升着「火」啦！紅通通的大盆炭火，搖晃着幢幢光影，滋生出一室的暖意……無如，透過潔姑娘的眼睛，卻似無比陰森！

人——一半倚而坐。

既無官「衣」，更失官「箴」。

陸同知罩着件大紅色的紅絲袍子，「鬧腰」也沒有束上一根（註：明俗當官人的束腰帶謂之鬧腰），一隻脚踩在火盆架子上，叉開來的裡面褲檔，卻是月白色的，鬆里瓜吉的，望之不文，實在有失傳統。

一個頭梳高髻的騷娘兒們，喜孜孜運施着粉團兒的一雙細手，正爲他拿捏着肩上的「騷」筋。或許是太舒坦了，陸老爺整個身子都癱了下來，乃自演變成了眼前這份「德性」。

「唔——妳來啦!?」

陸大老爺才坐起一半，卻又被身後的那個婆娘嚶然賤笑着給按了下去。

反正就是這麼回事了，「清水雜麵」——打量着眼前的這個俊俏姑娘，再想想州大人託辦的事，那還有什麼「架子」好擺的？

眼前一個外人也沒有，兩個衙役早就擱在門外，花廳的門坎兒也沒有叫他們邁進來，此時此刻，這種場面，完全是說「體己話」的時候，那像是問案子？倒是使得潔姑娘爲之暗吃一驚，簡直不明白這個「案子」將是如何一個問法？

怪不自在的，陸同知臉上擠着一抹子笑。

「是這麼回事，姑娘妳先坐下……坐下……」

「站着就好了！」

翻着雙黑白分明的大眼睛，直直的向對方瞅着，潔姑娘滿臉的不屑表情。

「好……那就站着吧！」

陸同知乾笑了兩聲，把身子坐正了：「偺們這不是問案子……是閑話家常。爲了不使外人起疑，不得不給妳戴着像伙，大姑娘妳多多包涵！」

潔姑娘生氣的把頭偏向一邊，看他一眼也覺得煩。

「令堂的身後事，姑娘大可放心，大人交代過了，厚於安葬！撫台大人那邊，我們自有安排……嘿嘿……」

說着他可就賊忒忒的笑了，眼角的魚尾紋重重疊疊，總有八、九十來條之多，這一霎的他，那裡有「官人」的氣派？倒像是歡樂場中的一個老混混。

一霎間，潘潔感覺到前所未有的恐懼，竟然有些害怕了。

「這裡沒有外人，大可放心的說話！」他欠起身子來：「老實的告訴妳吧，我家大人看上妳了……」

雖說是心裡早已猜知的事，乍聽起來猶自不免嚇了一跳，潔姑娘「不！」了一聲，倏地後退了一步。

「這可是天大的福！」陸同知眼睛瞇成了兩道縫：「乾脆說吧，就等着妳的一句話了！」

「我不明白……你都在說些什麼？……」

「哼！眞的不明白？」

身後的那個騷婆娘給他裝上一桿煙，遞過來「紙媒」，姓陸的接過來「噗！」一聲吹着了，「噗突！噗突！」一連吸了好幾口。

「那就說的更明白一點！」他用手裡的黃玉煙桿向她指點着：「州大人的一房愛妾，年前得病而死，眼前正在物色適當的姑娘，那天瞧見了妳，他老人家很是中意……」

潘潔打心裡生出了一片冷顫，幾乎要倒了下來。

「陸老爺，你說的都是些……什麼話？」

「嗯——!?」陸同知楞了一下。

寒着臉，潔姑娘說：「這麼做，難道你們就不怕洪大人知道……？他不是下了手令，要你們殺死我們麼？」

「不錯！」陸同知嘿嘿一笑：「現在你母親已經死了，大可便宜行事，你知道吧，在這件事上，我們可以幫你一個大忙……」

「幫我的大……忙？」

「這你就不明白了！」陸同知臉色油滑的說：「我家大人是有心開脫你，只要你點頭答應，撫台大人那邊自有我們應付，完全不必顧慮……譬如我們可以說妳已經死了……」

潘潔身子打了個冷顫——

「好……計……我已經死了!?……」

「對了！」陸同知嘿嘿一笑：「當然，你要改個名子，不能再姓潘了。」

好陰險的一條狡計。

潘氏母女可以秘密處死回文洪撫台，甚而京中權宦，打消了雙方顧忌。美人兒潘潔卻可改名換姓，搖身一變，成了汪知州的新寵小妾，明修棧道，暗渡陳倉，此事天衣無縫，皆大歡喜，何樂不爲!?

忽然，潔姑娘眼睛裡湧出了涓涓淚水。彷彿是感覺着內裡的那顆鮮紅的心又在滴血了。

什麼話也沒有說，像是喪失了魂兒那般，痴痴地坐了下來。

她用「沉默」回答了對方的期待。

沉默的另一涵意，常常就是「默認」。

陸同知總算無負上官所託，心裡一塊石頭落地，一時眉飛色舞的笑了。

●下期待續●

玉兔東昇 17

七道彩虹故事之二

●文/蕭逸●圖/王愷●題字/韓錦田

前情提要 潘母含恨自盡，彩蓮又竟自病倒，潘潔面對陰險惡毒的小人贓官，她只有暫時沈默了。



千鈞一髮之際，灰衣人已將迎面而來的刀鋒，夾在雙掌之中。

■出紅差■

「大人若是沒有什麼別的主意，這件事就這麼定下了！」陸謙賊忒忒的笑着：「一切水到渠成，頂多再熬上十天半月，定可把潘家丫頭弄到手裡，到時候這杯喜酒是一定要向大人討吃的了！」

向着上首的本官拱了一下手，陸同知半歪在椅子上，懶洋洋的用筷子夾起來一塊「羊羔凍」放進嘴裡——許是吃多了幾盅酒，連脖子都紅了，正所謂「酒酣耳熱」快意時候。

汪大人半瞇着眼睛，臉上似笑不笑，神態微醺。他有個「不說話」的毛病，什麼事非等到對方把話說完了，才肯答腔。不言則已，出言必中，即所謂「語多玄機」。

像是老和尚唸經樣的，汪大人嘴裡不知在「咕嚕」些什麼，忽然睜開眼睛說了個「好！」字。

夾了塊「肥腸」放進嘴裡，慢吞吞的嚼着。好是好了，却是未能儘好。總像是還差了點什麼，未能盡如人意。

黃澄澄的燈蕊在薄如蟬翼的紗罩子裡晃動不已，襯照着知州大人的一張臉，可是怎麼看都有些子「礙」眼，那是一張相當不討人喜歡的臉，無知瞧着這張臉的人，却都笑顏以迎，怪是不怪!?

當差的「老周」上來給大人斟酒。陳年的「老王汾」洋溢着濃郁的醇香，主屬兩個當官，都是酒鬼，這一回「夜」酒，少說還有多半個時辰好磨菇，可就難爲了當差的老周，抱着個罈子，悄悄站立在暗影角落裡；這個位置，叫作「背聽」；意思是上官無論說些什麼，一概都聽不見。聽見也當聽不見，日久天長，眞的也就聽不見了。

悶了老半天，汪大人總算開口說話了。

「給撫台大人的回文擬好了沒有？」

「還沒有！」陸同知說：「快的很，明天一早就能發出去！」

「說是……？」

「暗室處死！」

「不行！」汪大人說：「改改，改『明正典刑』文到之日，已是就地正法！」

「這——？」

陸同知一時開不了竅，有些糊塗。

「就地正法……？可沒有這兩個人哪……!?」

「當然他不會自己出來，得找呀！」

「大人的意思是……？」

「找兩個替死鬼，明榜昭示，就地正法！」

好陰損的障眼高招！

「這……我明白了！」陸同知發了一陣子怔，臉上才自現出了狡黠的笑容：「大人這一手偷天換日，眞正高明之至，佩服、佩服。」

汪知州哈哈大笑了幾聲：「你這是損人。不過是玩一手障眼戲法，瞞過撫台大人那邊的萬一多疑——如果我記得不差，去年春上監裡收了幾個女犯，正好有用，在裡面找出三個，一老二小，一刀了事，永絕後患。」

「罪名是——？」

「私謀不軌，買通主使殺人的通緝要犯！」

「好!!」陸同知呵呵一笑：「大人高見，這麼一說，眞是死有餘辜了。論功行賞，撫台大人那邊對大人當有一番重賞才是！」

「有我的就少不了你的，咱們這是上下串通，不分彼此——」

說到得意時，汪知府又自哈哈大聲的笑了。

却是，他猶有懸心之處——

便是潘潔姑娘的下嫁歸心問題……。

陸同知說得好——

「左不過她還是個雛兒，還能翻得出大人的手掌心兒？不出一月，定能讓大人稱心如意！」

飲盡了面前的酒，打躬一揖。天色不早，這就向汪大人告安而退。

○　○　○

像是一聲迅雷，霹靂而驚，整個「代州」都爲之轟動起來。

這年頭兒，菜市口砍人如同切菜，原也算不了什麼稀罕之事，值不得大驚小怪——怪在所殺之人，竟是三個女人，三個出自朝廷顯宦豪門的女眷，情形可就大爲不同，莫怪乎東西二城，那一張殺人的告示方一貼出，頓爲之人潮洶湧，萬人空巷。

城裡城外，一傳十，十傳百，黑壓壓擠滿了人。

根據現場無數目擊者的口述傳言，死者三人——一個五旬左右的婦人，兩個年輕的姑娘。

紅紙黑字的告示，寫得很清楚，姓名分別是「潘氏」「潘潔」「許彩蓮」。

墨迹猶新，人已斷魂。

大炮三聲，人頭落地，出「紅」差的黃麻子，人稱黃一刀，一口十七斤重的雪花大刀，打磨得光可鑑人，殺人如同砍瓜，或許說更要俐落一些。這玩藝兒講究的是乾脆俐落，據說熟能生巧，刀架平肩，輕輕用胳膊肘子那麼一拖，犯人那一顆項上人頭，便自滾落下來。

這一趟子紅差更稱方便，死者三人，既屬坤道，細皮嫩肉，還能不刀下頭落？

俐落極了。

像是殺了三隻鷄那樣的方便，便把這一件滿城轟動的「體面」紅差事給照顧了下來。

黃麻子不愧是「黃一刀」，這會子他的威風可大啦。坐店喝酒，大馬金刀。胸脯一挺老高。號衣兩開，露着黑茸茸一片胸毛，睥睨而顧，儼然有「大王」之風。

不同於慣常的「曝屍三日」或是「梟首示衆」……今天是人頭方一落地，連帶着三具女屍，一併都由衙門口收拾包辦，蘆席一捲，拖上馬車就走。

聽說是拖向亂石崗，就地發葬，一埋了事。

人死如燈滅，怕是生前異常乖巧的魂靈兒，也自隨風而散，不再存在了……。

■遲來之恨■

黃麻子飲下了第二甕酒，人已經醉得差不多了。斜仰在椅子上，四脚八叉，大狗熊也似的那股子憨勁兒。

那一口殺人的刀，就擱在桌子上，映以穿簾直下的陽光，白花花銀子也似的一片璀璨，偶而掃上一眼，也覺着刺眼生疼。

七、八十來個毛孩子，像看什麼似地團團圍著他，攆了好幾次都攆不走，黃麻子是他們心裡的頭一號人物，大英雄——關刀一落，斗大的人頭滿地亂滾，乖乖，這般威風誰人能及!?

黃麻子的氣派更不止此。

譬如說，他抱著刀在誰家買賣門口一站，用不著招呼，這家掌櫃的就得趕緊巴結，有啥送啥的。綢緞莊子送綢緞，布店送布，明明是整疋的材料，要說是「擦刀布」。元寶銀子，不說是錢，叫作「保福安」。誰要是連這個錢也吝嗇，那可是自己找罵挨，黃麻子只要用那一雙殺人的火眼，狠狠的向你盯上一眼，你可是倒楣了，不生一場大病才怪!!就是街坊鄰居也能把你給活活咒死。

○ ○ ○

「掌櫃的！再來酒……好酒……。」

黃麻子翻過身子來，含糊的揮了一下手，酒喝的太多，舌頭都短了。

「行啦，黃爺，不能再喝啦！」

老掌櫃的在一旁陪著笑臉，轉過身子攆著四週圍看熱鬧的小孩——

「去去去……，沒見過人喝酒!?滾——滾!?」

這一發脾氣，才算把他們給嚇走了。再回過來瞧瞧，黃麻子竟自趴在八仙桌子上睡著了。



「大爺！您要吃點兒什麼？」

說睡就睡，鼾聲如雷。

倒是省了事啦——老掌櫃的望著他鄙夷的笑笑。這種人，他是壓根兒打心眼裡就瞧不起。

「什麼事幹不了，幹這個？眞他娘的缺德帶冒煙兒……。」

心裡嘀咕著，脚下轉到了另一個座頭上——

這位主兒看上去也不是好相與。六尺有餘的個頭兒，一身灰布長衣，伸著一雙長腿，坐著竟像是比老掌櫃的站著還高。

剛來還沒一會兒，失魂落魄的那般沮喪，坐下來一言不發，只是睜著雙發紅的眼睛向對座瞅著，一臉的憔悴，形態極其疲憊。

「大爺，你要吃些什麼？……招呼過了沒有？」

灰衣漢子這才把一雙微微發紅的眼睛轉到了老掌櫃的身上。一陣子落寞失意，感染著他那一張憔悴的臉……。

「就來一壺熱茶吧！」

他這裡是酒館，賣吃賣喝，就是不賣茶。難得的是和氣生財，老掌櫃的會巴結顧客，一笑而喏，轉身待離的一霎，却被灰衣來客出聲喚住。

「等一等——。」

「噢……」老掌櫃的又轉過了身子。

「有件事要向掌櫃的打聽一下。」

「啊……是是……？」

「是關於剛才殺人的事！」

「殺人!?……你是說法場砍殺人犯……？」

「不錯！」灰衣人黯然無神的臉上更像是著了一層淒涼：「老掌櫃的可知詳情？」

「原來是這麼檔子事。」老掌櫃的說：「不是三個女人嗎？」

灰衣人點了一下頭：「老掌櫃的你可親眼看見了？」

「人太多了，我挨擠不上……」老掌櫃的說：「這種事每年秋後總有幾回，反正就是那麼回事，看不看都一樣，怪血氣的！」

聽說是對方不曾目睹，灰衣人臉上頓時現出了失望表情。

老掌櫃的嘿嘿一笑：「你來晚了，沒趕上？」

灰衣人冷冷的哼了一聲，便自不再多說。

茶來了，他端過來，揭開蓋子慢慢的就口喝著，一雙微腫泛紅的眼睛，便自又落在對座「呼呼！」大睡的黃麻子身上。

「對了！」老掌櫃的忽然笑道：「出紅差的黃爺就是他，你去問他吧！」

灰衣人目光不轉，諦聽之下，表情依舊，却是一口口慢慢的喝著手裏的熱茶。

他身無常物。桌子上擱著個軟皮行囊，行囊裡揷著一把傢伙，憑著老掌櫃的慣有經驗，祇是瞟上一眼，即可測知裡面包的是什麼玩意兒。

頓時，對於面前的這位主兒，心裡生出了一絲畏懼，也就不敢賴在眼前多所逗留。

「您慢慢喝吧！」隨即轉身離開。

■殺人者死■

擱下了手裡的茶碗，慢慢的由位子上站起來。眼睛裡交熾著灼灼紅光，灰衣漢子把桌上的皮革囊揹好了，却不忘茶資的開銷，在桌子上丟下了一串制錢。脚下移動，一逕來到了黃麻子的座位當前。

大家夥的眼神兒不由自主的俱都向著眼前集中過來。

倒是件新鮮事——向劊子手打聽殺人的事。來人這個灰衣漢子究竟意欲何圖？

○ ○ ○

灰衣人身子剛一站定，黃麻子即刻停住了震耳的鼾聲。那樣子像是忽然爲人推了一把，驀地由夢中驚醒，睜開了眼睛。

「赫——!?」

一下子坐正了身子，黃麻子直向眼前灰衣人望著，模樣兒大見稀罕。

「幹啥!?」

「給你打聽件事！」

「啥事？」黃麻子虎然作勢的站了起來。

「剛才殺了三個女犯人……是你下的手？」

「不錯——怎麼啦？」

楞了一楞，黃麻子眼睛裡可是透著「空」。

「是老子殺的，怎麼啦!?」

一霎間，眸子飛轉，直把灰衣人全身上下看了個裡外透穿——却似有股子深深勁道，無數條小蛇似的直鑽了過來，入膚透肌，滯留到骨節縫裡。黃麻子那般魁梧架式，亦不禁吃受不住，爲之機伶伶打了個冷戰。

「你奶奶地——」

隨著後退的脚步，一把抓住了桌子上的大刀。刀勢未起，即爲來人灰衣漢子一隻右脚踏住，「叭！」地一響，踩了個結實。

黃麻子力量不小，平素練功，雙手常能掄動兩百五十斤的石鎖。今天却是偏偏不濟，連桌子上一把刀也是舉不起來。

他這裡越是施勁，灰衣人神態越見從容。連吃奶的力氣都用了出來，仍然是抽不出對方灰衣人脚下那一口薄薄鋼刀。

一驚之下，黃麻子非但睡意全消，七分酒態也打消了一個乾淨。

「奶奶地……你……這個小子……？」

「給你打聽件事？」灰衣人神色冷靜的說：「剛才你殺的眞是三個女人？」

「娘地——不是娘兒們還能是漢子!?」

黃麻子臉上饒是透著稀罕：「你他娘的問這個幹啥!?」

灰衣人神色黯然，不慍不躁。

「多大年歲了？三個什麼樣的女人？」

黃麻子用力的扳了一下刀，仍然是紋絲不動，再回頭看看，對方灰衣人竟是不怒自威，尤其是瞪着自己的一雙眼睛，目光如炬，眞個有凌人之勢，以他平日天不怕地不怕的性子，這一霎竟然也自有些兒心怯膽虛。

「你……這個小子，儘自問些廢話……怎地？」直起了腰來，黃麻子瞪圓着一雙牛眼：「好吧，俺就告訴你說，一個年老的、兩個年輕的，是北京下來的欽命要犯，犯的是主使殺人的通天大罪……知道了吧？」

灰衣人全身一震，一雙精光四射的眼睛閉了一閉，緩緩問說：「年老的多少年歲？年輕的又是多大？你說清楚了！」



黃麻子滾地元寶似的摔了個四脚八叉。

「老的四十來歲，並不算老，年輕的不過是兩個姑娘——」黃麻子霍地一挑濃眉：「咦——你這小子——」

話聲未完，對方灰衣人的一隻巴掌，「叭！」的一聲已落在了他的肩上。

別看黃麻子平素威風，自負神力，眼前這一霎卻難當灰衣人的輕輕一拍。隨着灰衣人掌勢落處，「噗通！」一聲坐了下來。

他個子極其碩大，半截鐵塔也似的身子，驀地向下一坐，只聽見「喀喳！」爆響聲裡，座下的板凳竟爲之吃受不住，當場拆倒地上。

黃麻子滾地元寶似的摔了個四脚八叉。野牛似的咆哮起來。

一個鯉魚打挺，霍地由地上反身躍起，這傢伙却也有些能耐，張開兩隻大手，怒鷹搏兎般，直向灰衣漢子脖子上叉了過來。

却是有一股無形的氣勢，看不見，摸不着。

黃麻子怒熊的身子，方自向上一撲，吃對方這股無形氣勢一撞，通通通！一連後退了三步，「噗通！」一聲，第二次又摔了個四脚八叉。

酒坊裡爆雷似的傳出了歡笑之聲，黃麻子被人打了，這個樂子簡直比看他殺人更要熱鬧。

「你他娘地——」

爆吼聲裡，黃麻子一個咕嚕由地上翻起，搶前幾步，嗖然作響聲裡，已自把桌上大刀掄起。

「俺活劈了你個小子！」

話出刀下，「刷！」地一片刀光，直向灰衣人頭頂上直落而下。

酒坊裡再一次爆雷般傳出了亂嚣，群情大嘩。

亂聲未已，閃亮的刀鋒，已劈面而下。

雷霆萬鈞，冰雪一片。

說時遲，那時快。

灰衣人身勢不轉，脚下不移。千鈞一髮之際，雙手乍起，「拍！」地一聲，已把對方飛面而落的刀鋒，夾在雙掌之中。

四下裡轟然雷動，紛紛叫起了好來。

黃麻子牝牛也似的怒聲喘着，到此猶不肯認栽罷休。無如他雖自施出了全身之力，却不能把合於對方雙掌之間的一口長刀起出分紋。

頭上青筋暴跳，霎時間已是汗下如雨，黃麻子這個苦頭可是吃大了……。

「你……個小子……，俺老子跟你拚上了！」

「憑你也配！」灰衣人眼睛裡流露着凌人的怒光，更似有難以抑制的「穿心」之痛，以至於淚光婆娑，幾欲奪眶而流。

潘氏母女一家三口的「刀下喪生」，經已證實，再無可疑，自己的遲來之恨，昊天罔極，已是於事無益，這一的痛穿肝腸，五臟俱焚，已使他萬難自已，看看已是不支，偏偏眼前這個殺人的劊子手黃麻子，猶自頻頻惹厭，糾纏不休。

雖說是奉命當差，與他無干，無如潘家三口，死在他的刀下，却是事實——

只此一端，這個黃麻子便是死而有餘。

心中怒火，已到了難以抑制地步，却不忘仍然給對方一條活路之機。

雙手乍分，黃麻子拔刀過力，一個踉蹌，差一點又自摔倒。在此同時，灰衣人已轉過了身子。

「臭小子，你納命來!!」

黃麻子眞是凶神附體了，隨着他旋風般的一個怒撲，掌中刀自斜側面直揮而下。刀勢飛展，燦若銀虹。

却是灰衣人早就防着了他的有此一手，身迴、劍出——

長劍「吹雪」閃爍出匹練般耀眼的一道奇光。

黃麻子刀勢未落，「啊呀！」一聲，那一顆六魁陽首，已脫項而起，陀螺般的飛捲而出，叭喳！大響聲裡，墜落一隅方桌。

「哧——」大股怒血，正月裡花炮似地，直由他無頭斷項狂噴出來，像是下了陣血雨般的，飄落滿場。

群情大噪聲裡，灰衣人長劍落鞘，已自轉身步出。

黃昏的太陽，無力的洒了一地。

時間約莫在「申」時時分。

●下期待續●

七道彩虹故事之二

玉兔東昇



● 文／蕭逸
● 圖／王愷
● 題字／韓錦田

18

《前情提要》汪知州爲了得到潘姑娘，使出偸天換日之毒計，袁菊辰不明就裡，怒火中燒，一劍把劊子手黃麻子給殺了。

袁菊辰猝然轉身，一片刀光當頭直落下來。

◙怒由心起◙

凝血如膏，顏色紫黑。月色之下，尤其淒慘，有一種陰森的感覺。時有微風，揚溢起的血腥氣息，中人欲嘔……

人死不能復生，那屈死九泉的魂魄，如今又在那裏安身？抑或是仍在現場徘徊不去？等待著至親好友的臨場燒祭憑弔……那可是太淒慘了。即使鋼鐵心腸也爲之動容，更何況古道熱腸一往深情的他？

袁菊辰一聲不吭的佇立著道邊。

——這裡適當鬧市一隅，日間三個女犯便在這裡行刑。

只爲一怒殺了「劊子手」黃麻子，頓時鋒頭大盛，官兵雲集，四下捉拿，不得已藏身荒郊野祠，直到現在夜露更深，才敢出現。

隨身所携，有一個小小竹籃，裡面是香燭紙錢，相知一場，恩情並重。一旦判決，人天遠離。眼前這「焚心」之痛，將與日俱增，已是無能化解。今生今世，自己勢將揹負著這個「無義」的包袱，爲德不足而抱恨終生。

火光明滅，映照著他憔悴的形容，眼淚再一次湧出來，點點滴滴灑落地上，爲著三個「屈死」的靈魂，暫祭心香一瓣，此時此刻，眞正無語以問蒼天了。

「潘夫人、潔姑娘、彩蓮……妳們在天上有知，保佑我爲妳們復仇……，殺死那個陷害妳們的狗官……洪大略呀洪大略！我不殺你，誓不爲人……！」

夜風迂迴，帋灰飛揚。

朦朧裡，眞像有幽靈出沒，潔姑娘等三人的影子，不期然現諸眼前……。

袁菊辰終難掩制內心悲痛，便伏身地上痛泣起來。

○ ○ ○

一個陰冷的聲音，突然發自身後——

「果然是你這個小子，姓袁的，你死定啦！」

隨著袁菊辰猝然轉過來的身子，一個人早已切身而過——一片刀光，閃爍而落，直向前者當頭直落下來。

驚惶一霎裡，來不及出劍以近。却把個裝盛帋錢的竹籃驀地飛起，「咔嚓！」一聲，砍了個結實。竹籃碎片裡，袁菊辰已閃身一側。

來人一身黑色勁服，長脖子，長臉，個頭兒極是瘦高，手上雖然施用著一口長刀，却在腰上紮著一道鎖鏈，十字扣花緊紮脚，一望之下，即能猜出是來自公門的捕快。

這類人頭，總不免染有濃重的衙門習氣，即使不說話，打量著那副穿著打扮，也能猜出八九。

一點也不假——

日間黃麻子一死，州衙門已起了震撼，陸同知即席指示，佈下了天羅地網，料定著袁菊辰有此一著，果然爲他料著了。

十二名公門捕快，早經部署，滿以爲對方不過只是一個人，還不是手到擒來，却是不知這個人的忒也厲害簡直是要命的煞星。

來人姓金，一字永昌，號稱「鎖子金刀」忝位代

州府三班捕頭，手下功夫不弱，若非是陸同知的一再關說，他何曾會把袁菊辰這樣的一個人物看在眼裡!?

只是眼前的這一刀，卻把他從夢中驚醒過來。

姓袁的好快的身法。

「鎖子金刀」金永昌一刀劈空之下，袁菊辰身如電轉「唰！」地已閃在了他的身後。

金永昌心裡一急，慌不迭向側面一個跨步，脚下才自跨出半步，已爲袁菊辰遞出的右手，擊中脊樑。

「噗!!」——掌力疾勁，極是可觀。

金永昌「啊呀！」一聲，叫聲未已，向前一個急蹌，便自倒了下來。

怒火之中，袁菊辰已不再手下留情，這一掌力貫丹田，提吸一氣，幾至無堅不摧，金永昌什麼角色，焉能當得？登時五臟盡摧，一命歸陰。

一片燈光，霍地自暗中亮起。有人怒叱著：

「射!!」

弓弦連響聲中，一片飛天雨點也似的齊集而中。

袁菊辰早已預料及此，掌斃金永昌的同時，身子已搶撲地上，就地一個飛滾，「咻！」地掠身而起，已飛身道側。

其時長劍出鞘，怒發如狂。一片斬殺聲中，爲首的幾個人，頓時倒臥血泊。

持燈的一名捕快，來不及操刀的同時，卽爲袁菊辰手中長劍貫穿，手上長燈足足摔出丈許開外，入地疾滾，呼哧哧爲之燃燒起來。



弓弦連響聲中，一片飛天雨點也似的齊集而中。

却於這一霎，袁菊辰飛縱而起，混身於沉沉夜幕，消失不見。

■遠路■

袁菊辰眞的病了。

全身發熱、發冷，一夜懵懂，滿口囈語，幾次坐起，幾次又倒了下去。嘴裡唸唸盡是潘氏一家三口的名字，這個打擊，於他來說，簡直不能招架，卽使是最稱鋒利的鋼刀，也難望能把人割傷得如此之深……。

此去太原，路遠迢迢——

前半夜不過是颳了陣莫名其妙的風，後半夜的暴雨傾盆，才是致病之因。

風狂雨驟，夜路泥濘，眞正行不得也。

——便自在這僻區一隅，「淮江」小棧，落住了行脚。

却是病了。

○　○　○

小夥計江順一大早進來，嚇了一跳——

「喲——這位大爺，你別是病了吧？」

瞧瞧可眞是嚇人，這個姓袁的客人，亂髮蓬鬆，面紅如火，眼睛都塌了下去，再加上滿臉的鬍碴子，那樣子像是個鬼！

倚身炕角，袁菊辰喘作一團，却是目光如炬，呼哧哧怒目而視，便是畫上的鍾馗，看上去也沒有他可怕，眞有點駭人！

雨猶自嘩啦啦下著。

順著瓦簷子，大股雨水，怒傾如杜，說是「暴雨傾盆」還是一點也不誇張，這般雨勢，在這個季節眞正少見，多年來也難得一回，可是透著有些稀罕。

擱下了手上的木盆——

「爺——你洗個臉吧！」

瞧瞧窗櫺子一片水濕，今年春上才新糊的窗戶紙，却教連夜的大雨都浸透了。

雨勢不歇，天黑如染，白天像是黑夜，簡直又是一奇。

「事實上淹水啦——」江順說：「老木橋叫大水給衝垮了，趕驢子的二、三十個都困在了『二道樓子』，走不動啦——」

袁菊辰只是聽著，吭也不吭一聲。

油燈捻子噗突突跳個不歇，泛出來的一片昏黃，婆娑搖曳，映照著他刀板子也似木訥的臉，懵懂醉酒樣的酣糊……。

瞧瞧這般架式，也知道病的不輕。

沒說的，這就多陪些小心仔細吧！

江順挽高了袖子，擰了個手巾把兒，爲他擦個臉吧——却不知觸手火燙，嚇了他一大跳。

「老祖宗！簡直像火……」江順一驚說：「得找個大夫瞧瞧才行——可不是鬧著玩的！」

袁菊辰只是向他望望，又偏過臉來，認著那盞燈，一聲不吭的發著呆。

雨越下越大，不時還夾著風。

風中有雨，雨中生風——掃在濕透了的老桑皮帋窗戶上，唰啦啦撒豆子樣的響著。

天昏地暗，白晝無光——

這般陣仗，打出娘胎，江順還是頭一次見過。

推開門瞧瞧——乖乖，一片汪洋大海，簡直就要淹到房子裡面來了。

老掌櫃的蹶著個屁股，正在簷子下面舀水，生怕大水漫過了門坎兒，要是那麼一來，整個屋子都淹水，可就糟糕了!!

順著房簷子，滿都站的是人，個個都像是落湯之鷄，人人愁眉苦臉，如喪考妣。

行路在外，遇著這種天，眞叫是沒有法子！

有人在簷下已站了一夜，一副「噤若寒蟬」的樣子，住不起店，便只好露天依簷而立，人窮志短，瞧著也是可憐……

○　○　○

雨總算是小了。

却是水勢偏高，非但不見小，反而越來越大。街上滿都是水，就差著「陸地行舟」了。

到處都是漂浮著的什物，破罐子、爛桶子、大小木盆、破碎的門板，染目所及，到處都是，鵝鴨家禽，穿梭游泳，好不熱鬧，其實慘不忍睹。

有人家的牆倒了，也有房子塌了。

熙熙攘攘的人群，來回穿行，俱都蹚水而過。黃澄澄的泥水幾乎涉到了腰，一副刼後破碎景象，慘不堪言。

老掌櫃的苦著臉，隔著一扇門，向外面望著。

這場大雨連帶著淹水，給他帶來的損失不小，土牆倒了不說，房上的老瓦都幾乎壞完了，到處都在漏水，叮叮咚咚，水點子滴在大小不一的盆盆罐罐裡，音階鉅細不一，倒也頗有音韻。

要不是他這裡地勢略高，再加上每間屋子都砌有很高的門坎，保不住就像其他別處一樣的淹了水。

對門的老街坊曹二楞子在他這裡喝茶，看著眼前一片淒涼，直落得長吁短嘆，頻頻苦笑。

「世道不同了，算命的李瞎子說，年年咱們這個地方都祭河神，去年滿第五年該給河神娶媳婦了，偏偏莊稼欠收，地方鬧窮，竟把這麼檔子事給忘了，你看看，報應來了吧！」

「噢——」老掌櫃爲之一楞，煞有介事的道：「倒是有這麼一說……河伯娶媳婦，這是一件大事，怎麼給忘了呢！你看看報應來了吧！」

——他這個人別瞧著老了，腰幹還眞結實，粗手大脚丫子，還眞能幹粗活兒，只給他十個好天，他就能一準把山牆給重新砌好。

短脖子粗腿，看上去簡直就像是有一身用不完的力氣，人老偏是不服老，早年幹的是單幫生意，三條騾子一雙腿。不出兩年，就讓他掙下了這片家當。

■老者出馬■

「淮江」小棧買賣不大，可是生意不惡。

老掌櫃的年輕時候，闖過江湖，南來北走，講究的是義氣二字，他這個買賣也就全仗著這兩個字給撐起來的。小地方那有什麼像樣的客棧？他這塊招牌也就算好的了。

「給你指明一條發財之路！」曹二楞子豎出三根手指頭：「買賣上門，我分三成，就當是賙濟窮人，老哥哥，怎麼樣？」

倒是件新鮮事兒。牆倒瓦漏，分明倒楣透了頂，那裡還有什麼發財之路!?

「行，一句話，你就說吧！」

「一言爲定!!」曹二楞子兩隻手拄著他的那根楞子：「俗們可別耍賴！」

老掌櫃的精神一振：「你說吧！三成就三成，錢賺了大家花。」

「好——」

曹老頭子一下子站了起來，別瞧他脚下不大方便，動作可還眞俐落，一個閃身就到了窗戶前面。

「看見沒有？」他用手裡的楞子向外面溜瓦簷下面指著：「這些都是財神爺，給你送錢來了！」

「財……神爺!?」

「前面橋壞了，路不通，到晚上，人還要更多，我給你算過了，沒有一百也有八十，這些人都是去『二道樓子』挖煤的，大錢沒有，小錢不斷，一個人收他半吊，你算算一百個人該是多少？」

一說到錢，二楞子笑得滿臉都是皺紋，眼睛都睜不開了。

老掌櫃的人老實憨厚，一時還眞有些糊塗——

「你是說這些人……來住店？」

「當然，不住進來，那能賺錢？」

「可那有地方呀？」老掌櫃的說：「總共四間房子都滿了，就只剩下這間櫃房堂屋……還漏水……」

「對了！」曹二楞子笑說：「說的就是這間堂屋，連櫃枱也算上，足足能睡下五十個人！」

老掌櫃的楞了一楞：「那怎麼行？我還做生意不做了？再說……」

「這就是在做生意！哼哼，要做還得快，錯過了今天，大水一退，前面橋一通，你就是想留人家，白給錢人家也是不留下……」

「啊——!?」老掌櫃的興趣大增：「你再說說，給我說清楚了，這個錢怎麼賺!?」

「這還不容易？」曹二楞子說：「漏水不怕，馬上雨就停，雨一停，自然也就不漏了……」

「嗯——有理！」

老掌櫃的連煙也忘了抽。

曹二楞子越說越帶勁兒。

「我早就看見了，你後面柴房有得是木頭板子——」

「對！」老掌櫃的說：「那是留著夏天釘板炕用的……」

「也別留著夏天用了，現在正用得着！」曹二楞子說：「三塊板子算一個牀，一晚上租金半吊，不算貴吧？可不帶舖蓋（被褥），明天水不退，一個人就是一吊錢，算算着，一百個人就是一百吊，只管茶水，飯食自理，小孩減半，你看看這個生意好不好？」

老掌櫃的一時也想明白了，一時眉開眼笑，連連點頭道：「好、只是——這屋子只能裝五十，你說的是一百個人……還有五十個怎麼個安置？」

「不難……」二楞子齜着一嘴黑牙，笑嘻嘻說：「廚房能容二十、柴房十個、你自己睡的房子騰出來，再容二十個毫無問題！」

「這——把我睡的房子也算上了？」

「那有什麼法子？要賺錢嘛！沒什麼說的，你就委屈一下，到我那裡擠擠，反正我老婆孩子都不在家，湊合一個晚上算了！」

○　○　○

說幹就幹。

老掌櫃的親自動手，先找來兩張紅帋，寫上大字——

「牀位出租，一宿半吊」

二楞子的話還眞有理，紅帋才一貼出去，立刻門庭若市。

沿街兩簷的一幫子窮漢全都來了。



大門開處進來一男一女，竟是耍猴戲賣藝的。

曹二楞子的腿也倆落了，連同小夥計江順，一起幫忙，把柴房裡的木頭板子全搬出來了，數目還眞不少，一個人三塊，湊起來正好睡一個人，亂嘈嘈的好不熱鬧。

不大會的工夫，三間屋子裡全住滿了。

○　○　○

大門才關上，却被人給推開了。

「慢着，還有兩個！」

進來了兩個人，一男一女。

像是夫妻兩個，挺體面的一身穿着打扮。

男的三十上下，猿背蜂腰，白面無鬚，一雙眉毛又黑又長，眼睛小了點，又細又長。尖下巴売兒，揹着箱子，上面落着個猴子。

竟是個賣藝耍猴兒戲的。

女人年紀更輕，頂多二十五六，一身大紅底褲、胸前十字盤結，把一對鼓膨膨的奶子高高兜起，襯着蛇樣的腰肢，看來分外惹火，惹人暇思。

「這可是抱歉了，人都滿了，連柴房裡都容不下了，都是人，實在不能住了！」

老掌櫃的連連拱手，作揖連帶打躬。

兩口子只當是沒看見，照樣往裡面走。

趟着滿院子的水，一逕的走了進來，堂處看看，後面看看，三間客房，一十八個炕位，不用說人早滿了，不在話下。

慢着，這裡還有一間——

却是只住着一個人。

袁菊辰。

「對不住……」老掌櫃打躬又作揖：「這位客人怕吵，又生病，早就說好了，沒法子……」

女的一個撇着嘴直笑——

「何必多說？人家有錢嘛——」

一口山東腔，字正腔圓。襯着水汪汪的一雙大眼睛。這娘兒們模樣透着嬌媚，倒是有些姿色！

纖腰一扭，走了過去。

身後的年輕漢子，揹着個猴兒亦步亦趨的跟着，却向側面院子走了過來。

●下期待續●

七道彩虹故事之二

玉兔東昇



19

- 文／蕭逸
- 圖／王愷
- 題字／韓錦田

《前情提要》袁菊辰怒斬「劊子手」後，又遭追殺，雖然免脫，却病倒於客棧中。惡人是否會善罷干休呢？

袁菊辰打量眼前之勢，自忖著不是好兆頭。

■桂花飄香■

側面院子，一片漆黑，到處都是泥濘。——却有個低矮的馬廐，倚牆斜搭，掛著盞泛黃的油紙燈籠，設非是注意看，眞還分不清楚。

「這是什麼？」

年輕漢子忽地站住了脚。

「馬房——」老掌櫃的說：「裡面還拴著牲口。」

「過去瞧瞧——」

說話的那個年輕娘兒們，率先向著馬房走來，身後兩個男人只得跟了過來。

老掌櫃的苦著一張臉，短短十幾步路，却弄了一脚的泥，就著手裡的燈籠照照，對方那個年輕的娘兒們脚上却是一點呢也不曾沾上，紅緞子的弓鞋，上面還繡著花——襯著那一身大紅衣褲，乍看之下，還直當是那家的新媳婦少奶奶呢！說是行走江湖賣藝餬口的搭檔，還眞不大像，可也說不出什麼地方不像……。

老掌櫃的心裡透著希罕，嘴裏可沒有吭氣兒。

年輕漢子已推開了馬房的門，走了進去。

老掌櫃的挑高了手上的燈，一照之下，心裡還眞納悶兒——什麼地方都想到了，却是忘了這裡。

怎麼也沒有想到，這地方竟是出奇的好，上面既不漏水，地上又不潮濕，牲口都集中在那一邊上，空出的一間「料房」，堆滿了乾草，四面既不通風，足可容下十來個舖位。

老掌櫃的怔了一怔，心裡正自希罕。

年輕的女人已嬌聲說：「就是這裡吧，天晚了，懶得再走了！」

「這……」老掌櫃的心裡還在盤算能放幾個舖位。對方漢子已摸出了一塊碎銀子。

「拿著！這地方我們包下了，不許第二個人住，知道吧！」

就這麼說定了。

○　○　○　○

雖說是牲口住的一間「馬房」，一堆亂草，經過女人的雙手那麼一佈置，情形頓有不同。

外面推進來個「雞公」小車，上面的東西不少，各樣什物齊全，一樣不缺。

窗戶上掛著紅布簾子，床單被褥全有。紛紅色的緞子被面兒上面繡著鴛鴦，銀色的燭台，揷著一雙紅臘，一經點起，活色生香。

不用說，這小倆口兒剛拜過天地，還在新婚頭上，到這裡「圓房」來啦！

遠遠的瞧著紅通通的窗戶，老掌櫃的直納悶兒，透著希罕。

「還眞有這檔子事，到這裡辦好事來啦!?」

「馬房當洞房，眞有他一手！」

——曹二楞子瞇縫著兩隻眼睛，張著個嘴，一臉的「艷羨」就差著「哈拉子」沒有淌了出來。

「也算是功德一件吧！」老掌櫃的臉上堆著笑，伸了個懶腰站起來：「別淨瞧人家啦，累了一天，你也該『挺屍』去了！」

天色陰沉，却是不再下雨。

○　○　○　○

咕嚕嚕，天上響了個滾雷。

閃電明滅，照著這院子內外，分外清晰。

袁菊辰揭開帳子，蹣跚著下了床，用劍鞘子支著地，想要去倒碗水喝，只覺著頭重腳輕，全身沒有四兩力氣。

此番病勢不輕。

敢情是前番病體未癒，再加上後來的一翻折騰，心情的過份悲傷疲累，幾下裏合在一起，猝然發作，便自成了這個模樣。

看樣子一天半天不會見輕，在此小棧尚不知要耗到幾時，想來好不心急。

潘氏母女既已命喪黃泉，照理說應是別無急務，他却心懷仇讎，一心念著要爲她母女報仇雪恨，直奔太原，手刃巡撫洪大明，非如此不足以消除心中之恨。

只是病來磨人，力不從心，好不氣悶。

找著了桌上瓦罐，倒了一碗清水，剛剛才喝了一口，便自迎著了亮若燦銀的一個閃電。

電光一明復滅——却似有個人隔窗佇立，直直地站在那裡。

一驚之下，水也不喝了。

袁菊辰身子向後一縮，隱身於壁角，借助於一片樹的陰影，擋住了身子。

便在這一霎，那個人已閃了進來。

好快的動作。

即使在黑夜裡，袁菊辰亦能感覺出對方是個女人——那是由於對方窈窕的倩姿以及身影飄動之時所帶出的淡淡清香。

如今婦女，稍有餘力，無不以搽抹桂花油爲時尚，便是這種特有的香氣，使得袁菊辰心中爲之一動。

一個念頭，突地自心頭昇起。

記得方才初夜之時，老掌櫃的曾經帶領一對年輕的夫婦，打自己窗前走過。便有這種桂花油的香味飄過，以之印證此刻，香味完全一樣，不用說，便是那個女人了……。

一念之警，使得袁菊辰心頭爲之一振。

說時遲那時快——

黑暗中「呼—」地一片疾風，夾帶著疑是對方那個女人的身影，已自向著袁菊辰臥炕飛撲過去。

人影乍落，刀光一片。

「喳!!」

一刀砍了個結實。

却是砍了個空。

袁菊辰雖說看不清對方的臉，整個動作，却看得一清二楚。

眼前這一刀，刀勢急勁，絕非平常泛泛身手，以至於刀光閃處，整個帳幔劈作兩片。

來人一刀之下，立刻發覺落了空招，腳下毫不遲疑，一個「倒捲飛簾」之勢，待將向窗外撲出。

袁菊辰却是放她不過。

長劍「吹雲」便自在這一霎，陡地振腕而出，直向對方飛捲的身子劈去。

■刀下游魂■

「噹！」的一聲脆響。

刀劍相擊，爆射出一片火星。

却在此極快的一瞬，對方女人以一式「金鷹剪翅」的奇快身法，「呼！」地掠身窗外。

其勢絕快。

隨著她翻起的身子，原是虛掩的兩扇窗子霍地爲之大開。對方女人身子有如戲簷之貓，一個咕嚕，已閃身室外。

好快的身法。

袁菊辰一驚之下，不曾想到自己的重病在身，直覺的一個飛閃，掠身窗外。

「想走嗎!?」

起落之間，才自覺出此番身法較諸昔日，大不俐落。儼然頭重腳輕，幾欲跌倒。

袁菊辰乍驚不妙，腳下一連打了兩個踉蹌，左手向牆上一按，才自站定。

却在這一霎，一條人影燕子般的輕巧，打對簷霍地飛身而落。

隨着他落下的勢子，「唰啦！」一聲輕響，一條亮銀鞭抖了個筆直。

這人身手較之先時那個女人似有異曲同工之妙。一條軟兵刃上極有功力造詣。

眼前這一抖之勢，不啻於一口長劍。寒芒刺眼，直點眉心。

袁菊辰霍地一個倒仰，「哧！」飛縱出丈許開外，「呼哧！」落向泥地。

以他平日功力造詣，決計不只如此，却不知目下這一場大病，來勢不輕，竟然精氣兩虛，饒是如此，却也非比等閑。



「噹！」的一聲，刀劍相擊，爆射出一片火星。

打量着今夜之勢，他自忖着不是好兆頭。

看來眼前二人，正是先時投店僞裝賣藝的年輕夫婦，身手如此了得，却不知是何路數？莫非爲北京奸宦所差遣？潘氏母女既已落難身死，却自苦苦相逼，饒不過自己!?

○　○　○

一驚之下，袁菊辰已自泥濘裡騰身拔起。

噗嚕嚕——衣衫飄風聲裡，落向客棧瓦簷一角。

總是力不從心——腳下閃了一閃，幾爲之倒了下去。

「哧！」一縷尖風，夾帶着一樣物什，直奔眼前疾射而來——

隨着暗器「梭子鏢」的出手，對方那個年輕的娘兒們，已自對簷飛撲過來。

這個娘兒們還是眞狠。

人到刀到。

雁翎刀劈風直下，兜頭就砍。

「叮噹！」一響，第二次爲袁菊辰手上吹雪長劍給震了開來。

——却在刀劍一擊的同時，對方的一隻纖纖細手，直向袁菊辰肋間插來。

「噗！」兩隻手迎在了一塊。

耳聽着「叭！叭！」一連兩聲脆響，彷彿是踩碎了瓦片。

聲音既是傳自女人的腳下，也就證明了她的功力不濟——却是這一擊之下，實已耗盡了袁菊辰僅有之力，隨着他的一個滾身勢子，直向當街飄落下去。

女人嘴裡「唷！」了一聲。

怎麼也沒想到，袁菊辰在重病裡，猶自有如此身手——先時，對方掌勢交接的一霎，袁菊辰固然眞力盡耗，對方那個年輕女人，却也差一點拆了筋骨，一條左臂齊根發麻。

眼看着袁菊辰的即將脫逃，她自是心有不甘，一霎間刀交左手，却於驚險萬般裡，紅袖猝揚，再次發出了暗器「梭子鏢」。

寒月下，銀光一線。

——即在袁菊辰幾欲站立不穩的身勢裡，「噗！」地傷中了他左面脇側。

這一鏢多半由於對方那個女人的力有未逮，要不然，可就有致命之險。

袁菊辰「啊！」了一聲，腳下一連幾個踉蹌，差一點跌倒當街。

偏偏是有人放他不過。

暗影裡，一個人閃身而進。

亮銀鞭颼然作響，兜頭直落。

袁菊辰橫劍以迎，「嗆！」然作響裡，削下了對方一截鞭頭。

——施出了最後的所餘勁道，袁菊辰擰身而竄，「哧！」縱身七尺開外。

却是力有不逮，身子一晃，噗通！坐倒於泥濘地裡。

■老貓■

持鞭漢子自是放他不過。

「小子——你納命吧！」

身起，鞭落——

「唰啦啦！」亮銀鞭怒捲如蛇，直奔袁菊辰頭頂而下，却爲後者翻起的長劍挑開一邊。

袁菊辰身勢再轉，跌落於盈尺泥濘。

眼前形勢，眞正險到了極點。

瓦簷上的年輕婦人，施了一手「燕子抄水」絕技，起落間，如飛直下。

雁翎刀燦若銀虹。

一刀直取當心——

兩口子一條心：決計要取對方性命。

——那麼疾快的勢子，一起即落。

此時此刻，袁菊辰力盡而竭，想要閃開對方要命的一刀，可是萬難了。

人不該死，五行有救。

○　○　○

暗夜裡，霍地飛過來一件物什。

「呼！」地一聲，力道極大。不偏不倚，正好迎着了雁翎刀的刀勢。

「噹！」地一聲脆響。

一擊之力，極是可觀。

年輕女人這一刀，原來足可致對方於死地，却是受阻於莫名其妙的斜刺一擊，刀勢一偏，震開了半尺有餘，「噗哧！」砍落在泥地裡。

緊接着，那飛來物什噗地墜落，泥濘四濺，竟是半塊殘磚。

其勢更不止此。

驚惶萬端裡，一條人影直穿當前。

隨着這個人的驀然現身，雙手齊發，錚然脆響聲

中，飛出了一掌金錢。

饒似暗器手法中的「滿天花雨」打法，觀諸眼前之勢，數目極多，少說也在百枚之數。

雖說是份量輕微，取數於當今通用的「正德通寶」制錢。却由於來人手上力道的驚人，距離既是如此之近，一發而至，有似出巢蜂群，一古腦直向對方二人迎面擊來。

其勢絕險。

迎面男女，萬不曾料到有此一手。一聲驚呼，雙雙飛身而退。

有似剪翅的一雙燕子，「刷！」地作兩下分開。

猶是慢了點兒！

星光爆射裡，彷彿是那個女人「呀！」地嬌呼一聲，便自隱身暗夜。



老掌櫃道：「好樣兒的！老哥哥佩服的就是你這一號的人。」

袁菊辰一振未起——

○　○　○

却爲來人一把抓住了手腕。

要命關頭，眼前這一臂之力，實有可觀，即在來人奮身直起的勢子裡，雙雙拔起，落身於對面矮牆之上。

緊跟着兩個人身子向後一仰，即在來人巧妙的持撐之下，翻身牆角。

眼前人影疾閃——

對方年輕漢子去而復還。

寒月一線，照射著對方那一張看似陰沉的瘦臉——正是先前投店、揹著猴兒的那個年輕漢子。

眼看著袁菊辰即將刀下喪生，却是功虧一簣，焉能不爲之大興惱火!?

却是在暗中婆娘的一聲痛呼呻吟裡，打消了他的繼續搜索之意。

袁菊辰乃得險中逢生。

○　○　○

掠過了一面矮牆。

貓也似的貼簷而進。

這個人身子不高，却似有無比勁道。袁菊辰在他攙扶之下，倒也輕鬆自在。

幾次三番，袁菊辰就近打量他的臉，皆因爲對方臉上的那個「遮面虎」拉扯得過低，幾乎連鼻子都遮住了一半，自是看他不清。

站住，瞧瞧，又拐了個彎兒，其實不離眼前五丈開外。

○　○　○

吱呀！一聲，推開了房門一扇。

房子裡敢情還點著盞燈。

螢火蟲屁股一樣的那麼一點點光度，約莫著也不過勉強可以辨物而已。

進來之後，房門又關上。

土炕上敢情還睏著個人。

曹二楞子！

許是剛才照顧生意，搬門釘板過於勞累了。二楞子張著個嘴，鼾聲連天，怕是打雷也吵他不醒。

「夥計，別出聲兒！」這個人啞著聲音說：「要是讓人聽見，我可救不了你啦！」

聲音透著耳熟，偏偏是袁菊辰一時想他不起。即在對方攙扶之下，歪在了土炕床上……。

「你是——？」

掙扎未起。袁菊辰不勝汗顏，只是向對方頻頻顧盼。對方的仗義援手，救命大恩，令他感激不盡，却是這個人……？

「嘿!!」

眼前這個人眨著精光內蘊的眸子，自我調侃道：

「我一摘下帽子你就認識我了！」

嘿嘿一笑，舉手拉下了帽子。

「啊——是你……？」

老掌櫃的！

「怎麼著，認識了吧!?」老掌櫃的堆滿了一臉的笑：「打從你一來，我就認出你是誰了，不用說，大鬧代州城，刀殺劊子手黃麻子的那個人就是你了!?」

「這……？」

袁菊辰強笑著點了一下頭。

「哈——」老掌櫃的挑了一下大拇指：「好樣兒的，老哥哥佩服的就是你這一號的人。」

「只是……你是——？」

「老貓上樹！」老掌櫃的齜牙一笑：「聽過我這號的人沒有？」

「老貓……上樹？」

却不曾聽過這麼奇怪的名字。

「不給你說清楚了，料你也猜不出來！」老掌櫃的挪動了一下身子：「老貓是我的號，姓桑名樹。合起來就叫『老貓上樹』，明白了吧？」

原來是這麼檔子事。

袁菊辰點頭道：「桑兄……。」

「小人物！不比兄弟你！」桑老掌櫃的一笑說：「閒話少說，先讓我看看你的傷！」

說到了「傷」，袁菊辰頓時覺出那地方熱辣辣的生疼，身子挪了一挪，紅滲滲的桄出了一片鮮血！

●下期待續●

七道彩虹故事之二

玉兔東昇



●文／蕭逸
●圖／王愷
●題字／韓錦田

《前情提要》袁菊辰病臥客棧，一對男女殺手又追擊而至，袁菊辰功力不濟，險象環生，千鈞一髮之際，却為老掌櫃所救。

20

■義薄雲天

好一陣子折騰，才算把袁菊辰身上的傷給料理好了，染滿泥漬血污的衣裳也不要了，暫時換穿了曹二楞子的一套新衣，倒也勉強合身。

一切就續，已是三更時分。

打量著手裡拴有紅線的「梭子鏢」，掂了掂，桑樹說：「份量不輕，女人能有這個手勁兒，倒是不多見，兄弟，你這條命好險，算是撿回來了。」

忍著傷痛，袁菊辰苦笑了一下，沒有吭聲兒。

桑老掌櫃的說：「急着上路？」

「倒也不是……」

「那就好！」老掌櫃的說：「十天半月你就放心在這裡住着吧，明天天亮了，叫二楞子給你看看，他有個親戚是專治跌打損傷的郎中，等把身子完全養好了再走也不遲，反正你不說走，我絕不趕你。」

袁菊辰點頭道：「謝謝……」

「只是有一樣——」桑掌櫃的說：「從明天起，你可不能露臉，要是叫人看見起了疑，官私兩面都罩不住，可就壞了！」

「當然……」

袁菊辰伸手把桌子上的梭子鏢拿起來認了認。

「知道是誰吧？」老掌櫃的神秘的笑了一笑：「誰你惹不了，單惹上了他們。」

「是——？」

「十三把刀！聽說過沒有？」

袁菊辰點了一下頭，便自不再吭聲。

算算看這一路之上，把他們哥兒十三個收拾得也差不多了，不用說這是最後一撥子了，却是男女兩個雛兒，透着稀罕。

「我的這雙『招子』不花，十三把刀裡面，數他們兩個最難纏！」桑老掌櫃說：「男的叫『飛麒麟』謝天，女的是他老婆『小紅蛇』莫飛花，夫婦兩個出了名的狠，誰要是惹上了他們，不死也得剝一層皮，你又怎麼惹上他們啦？」

這可就說來話長了。

長長的嘆了口氣，一時眞不知從何說起。

桑老掌櫃的站起來到外面瞧了瞧，關上了門，特別在窗戶上加了一層單子，如此一來便不愁燈光外洩。

曹二楞子還眞能睡，張着個嘴，鼾聲如雷。

老掌櫃的泡了兩碗好茶，端到炕前的八仙桌子上。

「行啦，兄弟，到底是怎麼回事，你就別悶着了……」一面坐了下來：「就保們兩個，你說吧！」

沉悶了好是一陣子，袁菊辰才自嘆了口氣，打量着老掌櫃的這張臉，不由他不實話實說，却是難捺這陣子的焚心之痛的簌簌的淌下了傷心之淚。

「這……」老掌櫃的可有點傻啦：「兄弟……你慢慢的說吧……慢慢說——」

寒風颯颯，吹在窗戶上，不時傳出「沙沙」聲音，炕頭燈盞，光焰婆娑，搖曳出滿室的凄涼迷離。

袁菊辰終於說完了此行的一段經歷，悲憤時激昂慷慨，傷心時熱淚滾滾，只把桑老頭聽得熱血沸

「兄弟在重病之中，亦能有此身手，佩服、佩服！」

騰，熱一陣冷一陣，不時的咬牙切齒，眉剔目張，那樣子就像是得了什麼病，中了邪似的。

忽地他站起身來，破口大罵一聲：「洪大略，我操你祖宗八代——」

「輕聲！」袁菊辰一把拉住他，眞擔心聲音傳出去，被誰聽見了。

所幸還沒有驚動什麼外人。

正在打呼的曹二楞子一驚欲醒，翻了個身子，嘴裡嘟嘟噥噥，又繼續追尋他的好夢去了。

桑掌櫃的才似警覺的坐了下來，却是氣得臉色發青，當下向着袁菊辰抱拳道：

「有眼不識泰山，原來『西山鶴』袁大俠，袁老前輩是你的尊祖，紫流江派身法，世無其雙，怪不得兄弟在重病之中，亦能有此身手，佩服、佩服，請容我一拜——」

站起來一躬到地。

袁菊辰不及禮讓，桑掌櫃的又自說道：「潘侍郎功在社稷，有功不賞，無罪受死，足見昏君無能。可恨劉瑾、馬永成這幫子太監小人，雞犬昇天，唉唉，這叫什麼世道天日？」

微微一頓，才又接道：「這件事發生太快，我們這裡還沒聽說，只是前兩天潘夫人小姐問斬，街巷才偶有傳說，却是不知其詳，我正在心裡奇怪，今天聽兄弟這麼一說，才算是明白過來……哎呀兄弟，你能有這番俠骨壯懷，力保忠門之後，千里投親，這番義氣作爲，好生令人敬佩，請受我這第二拜——」



姓謝的年輕人說：「掌櫃的你眞能醫？」

話聲一頓，又是一躬到地。

不等袁菊辰有所反應，老掌櫃的又已說道：「如今潘夫人小姐爲奸人所害，兄弟你抱病奔馳，不畏權勢暴力，仗義復仇，眞正義薄雲天，此心可昭天日，我想那屈死九泉的潘氏一家，如果地下有知，定當會保佑你此行成功，兄弟你的大仁大勇，好生令人欽佩，請受我這第三拜！」

說拜就拜，一躬倒地，竟自嗚咽着泣了起來。

■妙郎中■

袁菊辰笑了一笑，探出了「吹雪」長劍，以劍鞘插入老掌櫃腋下，硬生生把他架了起來。

桑掌櫃的驚了一驚，止住泣聲道：「好腕力，這是——？」

「紫流氣功！」

「嘿！」老掌櫃的臉現希罕：「看樣子我不知道的可多啦，沒說的，以後老哥哥這個店也不開了，我跟着兄弟你跑，打雜也行，只一樣，你得教我幾手兒！」

「你的功夫已經很不錯了。」袁菊辰深情的看着他：「只是大概有一陣沒練了吧！」

「嘿，一針見血！」老掌櫃的說：「兩年沒下場子啦！你看看——」

拍拍身上的肉，他說：「都長了膘了，不過，兄弟你吆喝一聲，照樣能上陣殺人！」

袁菊辰笑笑說：「你言重了。」

義氣搏義氣。經此一談，二人大是投緣。

老掌櫃的過來坐下，挑動着一雙濃眉道：「這事情經兄弟你這麼一說，我算全明白了，天大的事眼前你也先擱着，君子報仇，十年不晚，現下第一步，你先把身子養好，既然你自通岐黃，那就再好不過，明天起我侍候你，咱們藥補食補一起來，多則半月，少則七天，準讓你復元如初。」

袁菊辰微微一笑，眞正沒有想到，古道熱腸，在這裡遇見了好人。

他却有懸心之事——

住在客棧馬房的那兩把「刀」。

「飛麒麟」謝天、「小紅蛇」莫飛花。

「老貓」桑樹滿懷自信的說：「這兩口子交給我啦，有我看着他們，再說，那個娘兒們胯上著了我的金錢鏢，跟你一樣，總得躺上兩天，明天我瞧瞧他們去——」

袁菊辰想想也是。

老掌櫃的說：「代州城經你這麼一鬧，可熱鬧啦，汪知州那個狗官，素來的膽小如鼠，我看他八成嚇壞了，不用說正在調兵遣將，要捉拿你，可是他們怎麼也不會想到你會窩在這裡，你就放心的住着吧！」

袁菊辰心裡想着太原洪家，認定了洪大略是陷害潘氏母女的元凶大惡，只要殺了他，便是爲屈死九泉的潘氏母女報了仇，其他各人，大可不必深究，却是那裡知道，潔姑娘主婢如今猶在人世，根本就沒有死，而且近在咫尺，就在汪知州的後衙。

這却是他無論如何也料想不到的了。

○　○　○

起了個早——

其實根本他就沒有睡。

老掌櫃的踩着一腳的稀泥，來到了馬房附近。

裡面男人的聲音，叱了一聲：「誰？」

房門「呼！」地敞開，姓謝的年輕男人一臉警覺的閃了出來，看見了來人之後，臉色才鬆下來。

「是你——老掌櫃!?」

「打攪、打攪，昨晚上睡的可好？」

「好!?」姓謝的哼了一聲：「你這個地方不乾淨，鬧賊！一宿沒睡！」

「鬧……賊!?」

「可不！」姓謝的還眞會裝樣子：「三更半夜的，想偷東西，我老婆一喳呼，叫他給攮了一刀！」

「啊……」

老掌櫃的嚇了一跳：「攮了一刀子!?這……要不要緊？這可是……那裡說起……」

「還算好！」姓謝的說：「死不了，你來的正好，這附近有能治刀傷的郎中沒有？」

「這——？」老掌櫃的嘿嘿一笑：「要是你先生不嫌棄，就叫我進去瞧瞧！」

「你——？」姓楊的怔了一怔：「你會治……病？」

「那裡，那裡……」老掌櫃的說：「治病不敢說，早年跟着我爺爺到處跑，專治跌打損傷。」

「啊——那太好了——」

裡面的女人也聽見了，哼哼着說：「那就麻煩你吧，掌櫃的，請你進來一趟！」

「好說、好說——我這就瞧瞧吧！」

○　○　○

女人半斜着身子歪在柱子上。

下半身蓋着被子，挺講究的湘綉被面兒，襯着她無限嬌柔的俏模樣，眞像是那家有錢人家的少奶奶，誰又會想到，竟是個不折不扣的女強盜!?

「小紅蛇」莫飛花頭髮蓬鬆，臉色憔悴，即便強擠出來的一絲笑容，也有其風騷。

「瞧瞧這個地方……也就不讓你坐了……」

「好說、好說。」掌櫃的四面打量一眼：「赫！眞像是新房一樣——我說，這個賊他是打那兒進來的？」

「這——!?」女人說：「許是門沒關好？」

姓謝的年輕人說：「掌櫃的你眞能醫？」

「看看再說吧！」

怪不好意思的，那個婆娘把身子歪這一邊來，拱起個屁股——拉下來的被子一角，可就現出了她的如雪玉股，上面纏着條白布，却讓血給染滿了。

傷勢可是不輕。

打量着雖不及袁菊辰那麼嚴重，却也不是鬧著玩兒。由於傷處正當後面胯骨，這個部位最麻煩，一點小傷就能讓人直不起腰來，怪道這個娘兒們一直在地方歪着。

■喜訊兒■

姓謝的男人扶着她坐直了，爲她解開綁着的布條，血都黏上了，拉扯不清。

女人呻吟一聲，皺着眉毛說：「扯吧！」

一下子拉開來，咕嘟嘟湧出來大片鮮血。

姓謝的好不心疼，不容老掌櫃的招呼，即把備好的一些粉藥給搽了上去。

「不行，這止不住！」

老掌櫃的倒也在行，兩個手指頭分開一按，流血頓止。

「還眞有你的！」姓謝的臉現喜色道：「快給瞧瞧吧！」

「嗯——」老掌櫃的一面仔細端詳：「傷的還眞不輕！」

手指盤分，傷處頓現——

「啊唷……」女人疼得全身打顫：「你可是輕着點兒……好疼……」

總算檢查完了。

「不像是刀傷！」老掌櫃的說：「像是飛鏢什麼東西打的！」

姓謝的「赫！」了一聲：「眞有你的！你就別管是什麼東西傷的了，看看要不要緊，傷了筋骨沒有？」

老掌櫃的「哼」了一聲：「可是不輕，骨頭沒傷着，筋可是招着了，大奶奶我看妳得在牀上好好躺着了。」

姓莫的女人半天沒有吭氣兒，一會才冷冷問道：「要多少時候？」

「最少得半個月——」

「那可不行！」她說：「我不能在這裡留着，我們還有事急着趕路。」

老掌櫃的嘿嘿笑了幾聲，沒有說話，那意思像是在說你們自己看着辦吧！

姓謝的掏了一塊銀子，足有十兩，往老掌櫃的手

武俠小說

上一塞：「拿着，你就多費心吧！」

「喲——那用得了這麼多呀！」

敢情是見錢眼開，直樂得老掌櫃的眼前金星亂冒，那雙拿錢的手抖作一團。

姓謝的一笑說：「錢有的是，三天見好，另外還有重賞，快拿藥去吧！」

老掌櫃的千恩萬謝的走了，回頭拿來了個藥箱子，裡面的名堂還眞不少。

經過一番洗滌上藥包紮之後，姓莫的女人傷處果然大見輕鬆，却是也有壞處，她動不了啦。

老掌櫃的給她上綁了，腰上綁了一圈竹籤子，說是保護筋骨，只是這麼一來，莫飛花連彎腰也難了。

○　○　○

「怎麼樣，大姑娘妳想好了沒有？」

陸同知脫下了身上的披風，交給一個丫嬛，大剌剌的自個兒坐下，擺擺手，後者便退了下去。

屋子雖然不大，佈置得却很華麗，特別是窗台上的那盆水仙，襯着盆底五色透明的石子頓見不俗，淡幽幽的一脈清香，嗅着舒服極了。

雖說是在服喪之中，潔姑娘却也清麗動人，玉容憔悴，更似惹人憐惜。

只是沒精打采的默默坐着，讓窗外射來的一方陽光整個把她包了起來。

她維持著這樣的姿態已經很久了。

每一天晨起午後，她都愛在這裡坐著，特別是午後的此刻，陽光的溫暖，常常使她覺得她還是在「活」著，否則，生存的意義就很模糊了。

「咳——太冷了，小心著了涼！」

陸同知說：「這幾天睡覺可好？彩蓮說妳夜裡老醒，不安寧，大人為此很不放心，要我來看看妳……順便問問……。」

說著就嘿嘿的笑了。

下面的話不說也知道——他是來為汪大人打聽婚訊來了。

陸同知又說：「我看過黃曆了，十六號日子挺好，大人也很中意，大姑娘妳看看……？」

忽然，他為對方姑娘所逼視過來的目光驚得一驚，話聲因而中斷，沒有再說下去。

意思已很明顯，她是不樂意了。

「那能這麼老拖著呢！」

陸同知由位子上站起來，臉上大是不耐的說：「妳的事我們已經盡了心，妳和彩蓮現在還能活著，全是大人的恩典，妳要知道，這是多大的風險哪!?」

一片冷笑，泛自她蒼白的臉上，仍然是一言不發。

正是「民不畏死，如何以死懼之」？

之所以支持著她仍能活下去的原因是因為……？

即使如此，求生的意念却也日趨黯淡。



「怎麼樣，大姑娘妳想好了沒有？」

眞的，她不知道自己還能支持多久？尤其是在面對著陸同知或是汪知州那麼令人憎惡的嘴臉時，她的信心和忍耐，都會遭遇到強烈的震撼，死亡的陰影也就相對的昇高。

——就像是眼前的一霎，她甚至於連看他一眼的興趣也沒有了。

陸同知繞了個圈子，站在她面前。

「大姑娘，好好再想想吧，十六號，還有十天，不能就誤了，知道吧！」

說完，他就轉身來到門前。小丫嬛把他的披風拿過來，陸同知接過來披在身上——

「彩蓮呢！」

「前院裡去了。」那丫嬛說：「給新奶奶拿衣服去了！新做的！」

陸同知點頭笑說了個「好！」字。

這裡對「潔姑娘」都已經改了稱呼，雖然還沒有正式過門，忖思著不過是早晚的問題，「新奶奶」三字不脛而走，在州大人的後衙裡，已是無人不知。

○　○　○

陸同知前脚剛走，彩蓮後脚便自回來。

打前院裡回來，手上抱著個包袱，裡面滿是綾羅綢緞的新衣裳。

臉上喜孜孜的，一掃往日的憂鬱，那樣子迫不及待，三脚併兩步的便自跑了進來。

「小姐，小姐……。」

一眼瞅見面前的那個丫嬛，忙自呑住，擺擺手說：「這裡用不著妳，妳下去歇著吧，都有我呢！」

小丫嬛「巧姐兒」是打發來專門服侍「新大奶奶」來的，人很機伶，為了以後有好日子過，這會便得柔順著點兒，答應了一聲「噯!!」又甜又嬌，便下去了。

彩蓮過去看看，關上了門。一脚跑過來，神色張惶而喜——

「小姐，喜訊兒——我聽見了個消息，您猜猜誰來了？」

潔姑娘微微一怔，用著冷漠的眼神兒向她看著，注意到她手裡抱著一大堆新衣裳，唇角微牽，露出了不屑。

「哎呀！不是這個！」

甩下了手上的大堆新衣，一跳來到了她的跟前。緊緊握住了她的手，彩蓮說：「您猜是怎麼回事？袁菊辰先生出來了！」

「啊——」

像是忽然呑了個「開心果」樣的——潔姑娘一驚以喜，突地站了起來。

「妳說什麼？」她簡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：「誰……誰來了？」

●下期待續●

七道彩虹故事之二

玉兔東昇



●文／蕭逸
●圖／王愷
●題字／韓錦田

《前情提要》袁菊長中了小紅蛇的梭子鏢，暫時躲藏起來養傷，而他來到代州的消息，彩蓮和潔姑娘都已得知了。

21

袁菊辰實在憋不住，戴了個斗笠出來走走。

■蒼天■

彩蓮說：「袁菊辰，袁先生來了！」

潔姑娘這才聽清楚了。一片笑靨展現在她蒼白的臉上：「在那裡？」

一把抓住了彩蓮的手：「他……在那裡？」左右顧盼一眼，直像是就在眼前一樣。

「不是這裡……」

拉着她坐下。彩蓮才輕輕的說：「袁先生他來到代州了。」

「妳怎麼……知道的？」

「聽前院裡人說的！」彩蓮說：「聽說他殺了人，代州城裡裡外外，現在畫影圖形，正在捉拿他呢……」

潔姑娘呆了一呆，半天才點了一下頭。

「我知道了……他到底是找來了……」

「說是殺了不少的人！」彩蓮左右看了一眼，更小聲的說：「那個汪知州嚇的了不得，連大門都不敢出，特別調來了好些人，這幾天裡裡外外防範的可嚴啦，生怕袁先生飛進來，要他的狗命！」

潘潔冷冷一笑：「活該。」又問：「妳還聽見什麼啦？」

彩蓮說：「就是這些了……啊——」她說：「聽說外面殺了人，三個女人，哼！夫人！小姐您還有我——他們找了三個替身，在菜市口給砍了！」

「眞有這回事？」

「眞的、眞的！那邊的大奶奶還指着我說：『回去告訴你們小姐說，這下子她可以安心了，死不了啦！有人替你們一家三口死了！』酸里酸氣的，眞是老不要臉！」彩蓮說：「您是沒瞧見她臉上搽的粉，眞有銅錢厚，老妖精！」

潔姑娘默默無聲的走到了窗前——

「糟了！」她吶吶說：「別是袁先生他受騙了！」

「受什麼騙？」

「妳不知道！」潔姑娘臉上驀地興起了愁容一片：「要是他以為我們死了，豈不要急瘋了……唉呀……這可怎麼辦？」

彩蓮登時為之一怔：「怪不得他會亂殺人呢，準是急瘋了……」

潔姑娘躊躇了一下：「要是知道他住在那裡就好了……」

彩蓮搖頭說：「那也沒有用，這裡到處都是人，尤其是我們，被看得死死的，動一動都有人知道。」

潔姑娘神色黯然的點點頭說：「是我急昏了頭……看樣子是跟他難見面了——」

彩蓮說：「想個法子，求求那狗官，讓我們出去一趟……」

「那有什麼用？又到那裡去找他呢？」

——她跺了一下脚說：「不管怎麼，這總是個好消息，只要他人在這裡，總能想個法子……」

彩蓮說：「我們不能去找他，他却可以來找我們——」

這句話使得潘潔心裡一動。

「妳說的不錯——」潔姑娘說：「袁大哥是個有情有義的人……他一定放不下我們，活着有人，死了有屍，若是他能去認認死了的屍體就好了……」


一張新貼的告示——緝拿大盜一名：袁菊辰。

「他……會麼?」

「但願他會……」

一霎間，潔姑娘眼睛裡湧出了淚水。抬頭向著湛湛蒼天她喃喃訴道：「天上的神，我只有依靠你了，求求你把袁大哥帶到我身邊來吧……」

像是起了一陣子風，惹得滿院落葉蕭蕭……

◙大盜一名◙

天色轉暗，到處是泥濘一片。

斷垣、瓦脊、溝渠……凡是陽光照射之處，俱都蒸騰著白白的一片霧氣，時有臭味充斥，空氣不佳。

才不過晴了一天，就有人把被子拿出來曬了。街道上滿是貓狗的屍體，死了的老鼠所在猶多。不過是下了一場大雨，便自成了這般模樣，眞要是洪水來了又該如何？

○　○　○

實在憋不住，袁菊辰出來走走。

頭上戴著個斗笠，低到遮過了眉毛。

身上不自在，特地借了根「曹二枴子」的「枴子」用用，拄著走倒也方便。

街上滿是閑人，扶老携幼，熙攘一片，要飯花子那般的衣衫襤褸，甚是淒涼。

東邊那塊地頭，有個茶樓——「正興」，樓上樓下，生意不惡，門口地方有塊空地，人群最是稠擠。

過去這裡小販雲集，南來北往江湖賣藝的朋友，尤其喜愛在此逗留，鑼聲一響，四方雲集。便是賣個糖人，紮個風箏什麼的，能餬口有餘……這兩天却是不行。說是犯了「太白金星」，沒給河神娶媳婦，讓一場大水把「風水」給破了。

○　○　○

前推後擠，人頭熙攘……

大家夥爭著在看，袁菊辰便也趕了過去。

一張新貼的告示——

緝拿大盜一名：

姓名：袁菊辰。

……………

「袁菊辰」三字一經入目，直把他嚇了一大跳。他怎麼也沒有想到自己上了「紅」榜了，再看看畫著的那個人，大長臉、扁鼻子，滿臉于思，簡直和自己一點也不像。

原來他還有點心虛，這會子反倒把頭抬高了。密密麻麻寫滿了一大張，罪大了，共列有十項大罪，反正是百死有餘，州衙門懸銀二百兩，死活不拘，務期緝拿歸案。

看看所列的罪項，把從北京起一路死傷的人，都算在了自己頭上，想想倒也不差，心裡暗自好笑，隨即轉身步出。

且到「正興」茶樓歇上一歇。

外面鬧水，這裡生意却是不惡——

樓上樓下都坐滿了人，小夥計好心給他找了個座兒，與人拼湊一桌。

座上原有三人，各據一方，像是一夥的，各人穿著一襲灰布高領長衣，紮「萬字巾」，脚下一雙「二蹬脚」的桐油短靴，貌相胖瘦各異，氣味則一。

——這類人頭，不是鏢局的朋友，便是公門當差。以眼前三人而論，由於衣著一致，倒像是在公門執役的可能更大。

這類人頭，眼前躲之猶恐不及，鬼使神差，竟然安排坐在了一起，眞正不可思議。

有心站起一走！那麼一來不啻更是落了痕跡，倒不如裝著無事，放大方一點的好。

斗笠也不戴了，摘下來放在桌上。木頭枴子夾在襠裡，點了一客「猫耳朵」。未上之前，先來碗「普洱」香茶，潤潤喉嚨。

對過的長臉漢子，嘿嘿一笑，鄉音濃重的道：「才來乍到!?」

眼睛夠尖，一眼就看出了他是外地來的。

「對了！」袁菊辰說：「往南邊去，橋斷了，走不成困在了這裡！」

長臉人嘿嘿一笑，頻頻點頭，把一個夾有羊肉的火燒三口兩口吃下肚裡。

左面這人個頭矮小，像是生有黃疸病樣的一張黃臉，模樣兒甚是陰沉。

另一人，矮小精幹，一臉油滑之氣。

三個人原來正在談說什麼，不期插進來袁菊辰這個外人，不免有些掃興，看樣子雖是公門當差，却不是什麼角色，應是「賤役」之流，頂多混個吃喝，肚子裡既無文墨，毫無氣質排場之可言。

「這件事，張頭兒做得太過，拿了我們的黑錢！」

黃臉人手指敲著樂曲，滿臉氣憤的道：「明明說好的是三份錢，怎麼成了一份？他個娘的吃鵝們『二饝!?』」

（註：北方俗語，吃「二饝」即揀吃油水，佔人好處之意）。

長臉漢子，衝著袁菊辰一笑：「哥兒們，不拿你見外，就當我們是在胡扯，沒你的事兒！」

袁菊辰「哼」了一聲——他的心思沉重，那裡有此雅興？眼皮兒也不抬一下，只管自己喝茶。

黃臉人十分激動，又道：「三副棺材，就算是最差的柳木吧，也值三兩銀子，娘地，七吊錢就打發了？是給要飯的？」

「算了吧！」短小精幹的一個說：「要吵要爭，是當天的事，現在人都埋了個毬，還爭個『卵子』!?」

「那倒也不是——」長臉人說：「事情在個理字，只要在理，事過三年也能爭，別說才三天了！」

黃臉人直著眉毛道：「就是這話了，他張頭兒吃肉，俗們連湯也撈不著喝，這也不說了，臨末了，連三副棺材錢也沒落著，這可就太損了點兒！」

矮個子翻了一下眼皮：「那你的意思是——?」

「俗們給他撂下一句話去——三兩銀子，少一個子兒也不行！」

矮子一笑：「姓張的可也不是省油的燈，他要是不答應呢？」

「那就給他鬧蹦個娘地！」黃臉漢子口沫橫飛的說：「反正是才埋不久，三副女屍，俗們給他挖出來，叫大家夥看看是蘆蓆還是棺材？」

「三副女屍」一經入耳，袁菊辰隨地為之一驚，想不聽也是不行的了。

長臉人嘿嘿一笑：「這可太『絕』了點兒，除非俗哥兒三個以後別在他手裡混了……」

「怕個鳥？」冷著一張黃臉，這人聲音倒是小了：「大不了俗們不吃這行飯，事情一抖開了，別說他姓張的兜不住，就連州大人也得出身冷汗，哼哼……冒名頂死——這該是多大的罪!?」

「啊呀！」——

袁菊辰頭頂雷鳴，心裡大叫一聲，木人也似的楞在當場。

◙小舅子◙

長臉漢子面色一凝，瞪向黃臉人道：「你胡說些什麼？嘴裡不清不楚……這種事也是嚷得的？自己掌嘴吧！」

說罷霍地站起，說一聲：「衙門口見！」便自走了。

短小精幹的一個，看了袁菊辰一眼，縮縮脖子，也自站起道：「錢是要的，法子另外再想，先走一步！」也自去了。

只剩下黃臉漢子一個，氣鼓鼓的挺着個肚子，忽地嘆了口氣，埋怨道：「你們都走，留下老子算帳，這個主意不賴，嘿嘿！老子不是笨蛋，這就來個掛帳，兩不吃虧。」

剛要站起，却為袁菊辰出言喚住——

「朋友且慢走一步！」

黃臉人怔了一怔，坐着不動。

袁菊辰說：「一個人無聊。老兄快人快語，如承不棄，願意與老兄交個朋友，這頓吃喝由在下開銷就是。」

末後的句話，大大合了黃臉人的心意。

「好說，好說——」

臉上一笑，便自不走了。

呼來堂官，袁菊辰說：「羊肉燒鷄各來一盤，再來壺酒！」

這般排場，更是對了黃臉漢子胃口。

哈哈一笑，他搖手道：「不用、不用！忒破費，忒破費了！」

「一點吃喝，算了什麼？」

袁菊辰探手入懷，摸出了五兩紋銀一錠，向對方面前一推，開門見山的道：「實不相瞞，老兄方才的話，對了我的興趣，多有請教，如承實言見告，吃喝不算，這銀子便是老兄的了！」

黃臉漢子怔得一怔，臉上大是驚喜。

——他這般公門賤役，平日只是混個吃喝，那裡見過這般出手？即以先時忿恚，所爭亦不過三兩紋銀而已，且是三人合分，對方這人一出手即是五兩銀錠，眞正財神天降。眞樂得他眼前金星亂冒，如坐針氈。

這類小人，唯利是圖。利之當前，百無禁忌，還有什麼好說？

「說吧，兄弟交了你這個朋友，只不知……你要問些什麼？」

白花花銀子，刺眼生疼，左右甚是惹眼。腰帶上抽出塊汗巾，先把它蓋上再說——順便用手指戳上一戳，沉甸甸應是眞的不假。

心裡一舒服，表情如沐春風。

袁菊辰沉聲道：「剛才老兄說到三具女屍…打理

埋葬之事……」

「原來問這個——」

左右看了一眼，一隻手摸着下巴，他說：「偺們是那裡說那裡了，出了門兄弟可是楞不認帳，別看你的銀子不少，衙門口的話，這可是要掉腦袋瓜子的事情，老弟台，你可要放明白一點！」

袁菊辰道：「這個不用關照，出門各自東西，見面兩不相識！」

「好！」黃臉人一拍桌子：「這才是好朋友，夠意思，問吧，除了我老娘偷野漢子那一宗不便多說，其他知無不言，一定有問必答!!」

酒菜來了。

黃臉漢子老實不客氣的撕下隻鷄腿，大咬一口，舉壺虛邀了一下，自斟一盅，一仰而淨。

「不就是三個女屍嗎？」長長的吐出一口酒氣，黃臉人不問自說：「三天前才砍的頭，說是賞三口棺材，臨末了却改爲蘆蓆一捲，亂屍崗胡亂一埋了事。」

「不是問這個——」

袁菊辰沉聲道：「我是問死者三人的名字——不是潘大人的一門女眷嗎？」

「噢——」黃臉人著實的打量了他一眼，點頭道：「老弟台你這幾句話還是眞問到了節骨眼上，全衙上下除了兄弟以外，怕是再無第二個人敢與回答，知道也不敢多說！」

「老兄快人快語，才要就教！」

「好吧！我就實話實說，他娘地，當官的幹這種事，上無天日，下無王法，老子就看不慣！」

黃臉漢子夾了塊羊肉放進嘴裏，大嚼兩下，哼了一聲說：「羊肉不錯——老弟台，你今天還是眞問對了人，你不是問到死的那三個女人嗎……實在告訴你吧，那是冒名頂替的，不是潘侍郎的家眷！」

「什麼……？」

袁菊辰全身爲之一震：「你說什麼……？」

「不是潘大人的官眷，你知道吧，是冒充潘大人的官眷，寃枉被砍了頭！」

「這……又爲了什麼？」

一陣驚喜，發自袁菊辰心底，簡直有點難以置信。

「爲什麼？哼哼——」

一仰脖子喝下去一盅。他才說：「爲色嘛——那還不是潘家大姑娘長得太美了！」

袁菊辰楞了一楞。

黃臉人啞下了嗓子說：「聽說潘大姑娘生有沉魚落雁之容，叫咱們州大人看上了，打算納爲小妾，這才……嘿嘿……」

袁菊辰點點頭說：「我明白了，這麼說，那天菜市口砍殺的三個人，只是爲了虛應故事——」

「對啦——」黃臉漢子一面斟酒，放下酒壺說：「這叫明修……什麼又暗……暗什麼來著？」

「明修棧道，暗渡陳倉！」

「對！」黃臉漢子臉色泛紅的笑著說：「你還眞有學問……就是這麼回事，往上面蒙事嘛！只是可憐了三個屈死鬼兒！」

袁菊辰沉默一晌，冷冷的道：「州大人強逼納妾，潘家母女可曾答應？」

「老的死啦——說是自殺啦，小的正被軟禁，反正磨嘛！總有一天磨不過，被他弄到手完事！」



黃臉漢子有了吃喝，什麼秘密全抖了出來。

袁菊辰忽地一驚站起，黃臉漢子爲之一怔，前者才似自覺又坐下來。

「你是說潘……夫人她自殺已死？」

「對呀……」黃臉漢子說：「不愧是侍郎夫人，有種！屍首還是我們哥兒三人埋的，嘿——他們當官的那些見不得人的事，那一宗我都知道。比誰都清楚，只是不說罷了！」

袁菊辰低頭一聲不吭，想到了潘夫人的自殺身死，心如刀割，此番心情起伏，悲喜交加，眞正難以言宣，原已絕望的心，只因爲潔姑娘的尚在人間，陡然又產生了希望，一霎間的情緒變化，眞使他手足失措，簡直坐立難安。

黃臉漢子只顧吃喝，一杯在手，那裡體會對方之寸心萬變？

話題可就要聊到了眼前的大熱門兒——

「看見外面的告示沒有？」他說：「大盜袁菊辰——嘿……小夥子還眞有種，一個人幹了幾十個……」

黃臉漢子忽地身子前傾：「再給你說件新鮮事兒，這個姓袁的那是什麼江洋大盜!?他是潘侍郎的一門官親……是他的小舅子……所以……」

「所以怎麼樣？」

「所以咱們大人才非要他的命不可……你知道了吧？」他語焉不清，八成兒是有些醉了。

丟下了小塊碎銀，袁菊辰站起欲走，却爲黃臉漢子一把抓住——

「別……走……兄弟……」黃臉漢子一面說歪斜着站起來：「說了半天，我連你名字還不知道……你是……到底姓啥？叫個啥!?」

「我姓袁！」

「袁……!?」

「袁菊辰!!」

「袁……你就是……外面……貼的那個……？」

「對了！」袁菊辰身子前傾：「潘侍郎的小舅子！」

黃臉漢子身子一晃，一個屁股墩兒坐了下來。

●下期待續●

七道彩虹故事之二

玉兔東昇



●文／蕭逸
●圖／王愷
●題字／韓錦田

《前情提要》丟下了小塊碎銀，袁菊辰站起欲走，却爲黃臉漢子一把抓住——「別走，兄弟，你到底姓啥叫啥？」

22

◉好消息◉

強捺着性子，吃藥療傷，這已是第三天了。

桑老掌櫃的很夠義氣，每天兩次探視，並施以推按之術，甚是得力。

忖思着眼前袁菊辰這個病勢已似好了八成。後肋的鏢傷都結了疤、他已經完全可以自由行動，却不知是否能躥高縱矮、施展輕功!?

——是以閑着沒事的時候，一個人在八仙桌子上放上一張凳子，不時的穿上跳下練習着玩兒。

但只見人影交錯，滿屋子呼呼風聲亂響。

袁菊辰求好心切，只是練個不停。

驀地風門打開，桑老掌櫃的當門而立，乍見此情景嚇了一大跳——

「喲喝：你這是——？」

袁菊辰收住身勢、一笑說：「一個人無聊，閑不住——練練也好。」

桑樹一雙眼睛，頗似驚喜的在他身上轉個不已，兩隻手搭在他身上，頻頻點頭道：「行啦！行啦！再有個三天，就不用在屋子裡悶着啦！」

袁菊辰說：「三天？用不着！」

他接着說道：「我這就要動！」

「兄弟，使不得！」

桑老掌櫃的顯然還不知道他早就出去過了。

「外面風聲很緊，到處繪影圖形，都是捉拿你的告示，可是不能動呀！」

袁菊辰一笑坐下來，却也不與說破：「你的意思是要我在這裡悶一輩子？」

「嘿!!」老掌櫃的輕笑兩聲，坐下來，拍着袁菊辰的肩膀：「再忍兩天，忍兩天，有個天大的好消息要告訴你，可現在你得沉着點氣兒……要是現在一露臉，可就壞了事啦！」

「什麼事？」

老掌櫃的笑容裡透着精明：「你不是一心一意想着要去太原找洪大略爲潘家報仇嗎？現在機會來了！」

「是怎麼回事？」

袁菊辰頓時精神一振。

老掌櫃的冷笑了一聲：「這是上天恩典你，太原你也用不著去了——他人來啦！」

「誰……來啦？」

「還能是誰？」老掌櫃的說：「當然是洪大略那個狗頭，他這就來了！」

「啊——!?」

袁菊辰興奮地站起來，想了想又坐下來，果如老掌櫃所說，這種事却要沉住了氣。

「什麼時候？」

「再過三天！」桑樹嘿嘿冷笑兩聲：「朝廷來了大員。鎮守中官、巡撫、巡按、總兵都得趕到大同，說是傳聖旨，沒事窮折騰！」

「消息可靠？」

「那還用說？」老掌櫃的說：「我有個表弟在大同鎮上當差，職司傳令，昨天見著了，據他說鎮上鬧事，有人造反，死了個參將，兩個千戶，情勢很緊，監軍太監張化一張狀子告到京裡，這下子可好，京裡來了人，你說洪大略能不害怕？」

頓了一下，他又接說道：「朝廷來的是個太監，很可能谷大用，指明了洪大略，鎮守中官五憲到大同接旨，共商對策，弄不好洪大略這個總兵就別想再幹下去了，我表弟親自把公文傳到了太原，回程

火星四濺裡，架住了謝天的迎面長刀。

路過，咱們哥兒兩個昨天在鎮上喝了一盅，意外的聽到了這個消息，你看不是正好你用上了！」

袁菊辰道：「你表弟說了，洪大略什麼時候到？」

桑老掌櫃的說：「大同接旨是十五號，預計洪大略十號經過代州，算算時間，還有三天。」

「在代州他住在那裡？」

「這——」老掌櫃的說：「我得再打聽一下，反正兄弟，誤不了你的事，你就安心的在這裡等著他，不出三天，一定有消息奉告！」

袁菊辰一句話也沒說，長長的吸了口氣，站起來走到門口，向外面望著——

「皇天有眼，潘夫人，妳這寃死的仇，我給妳報了……」他心裡祈禱著：「願夫人您在天之靈保佑，讓我能見著了洪大略這個無義的小人……」

他却又想到了潔姑娘……想到她還陷身在汪知州的手上，一時熱血沸騰——

這可又連上了與這個州官的一段仇恨，少不了要大開殺戒了。

關於潔姑娘沒有死的這件事，他還沒有向桑樹說起，原是想就在今夜明天到州官後衙走走，相機行事。若是老掌櫃的知道了定要阻止，現在聽見了洪大略即將前來的消息，爲免打草驚蛇，暫時倒是不宜盲動。



一口鋒利短刀，已自被底揚起。

■病美人■

老掌櫃的一笑說：「還忘了件事，小紅蛇那個娘兒們傷勢可比你重多了！」

「怎麼回事？」

「她呀，她好不了啦——」

老掌櫃的嘿嘿笑道：「天不該地不該，她不該找到了我，你說，在我手裡我能讓她好了嗎!?」

袁菊辰皺了一下眉：「這倒是個麻煩，你看看怎麼對付他們？」

桑樹一笑說：「這件事你就別費心了，這夫婦倆平日神出鬼沒，最會算計人，壞事幹絕，今天犯在了我的手上，豈能便宜了他們……」

「你打算……？」

「瞧我的吧！」老掌櫃的數算著他的妙招：「這叫著聰明一世，糊塗一時。這兩口子怎麼也想不到，一向算計別人，今天竟然陰溝裡翻船，落在了我老猫的手裡，我也不殺他們，把他們五花大綁往衙門裡一送，叫那群鷹爪子來對付他們。」

似乎是太如意了一點！

想像中「十三把刀」裡的佼佼身手，總不該如此窩囊，怕是老掌櫃的自信過甚，反著他們的道兒，可就不妙……。

○　○　○

掌燈的時候，老掌櫃的來到了側院馬房。

房子裡剛亮起了一盞燈，朦朧燈光透過窗前紅布，搖曳出一團暗淡光彩。

那個婆娘一如往日平常模樣，歪著墊高了的身子在睡覺。屋子裡燃著一小盆火，總算把四面來的寒氣給壓了下去。

「怎麼樣啦，大奶奶，好點了沒有？」

桑老掌櫃的擱下了手上的藥箱子，同往常一樣的趨前問候。

姓莫的女人哼哼一聲，緩緩轉過身子來，模樣兒楚楚可人，透着個「嬌」。

幾天病下來，臉子也消瘦憔悴了，青絲蓬鬆，挽了個一窩絲的「杭州攢」，却在兩眉之間，貼着個「花子」，今人管叫「眉間俏」(註：以小花貼於眉心)。越發顯着病懨懨惹人憐惜。

這女人原有幾分姿色，人又高眺、窈窕，素日在江湖不知迷倒了多少痴情漢子，後來嫁與謝天，倒像是老實了，却是生性輕佻，眉梢眼角，風情萬種，那怕向人看上那麼一眼，也有勾魂攝魄之勢，爲此他漢子謝天不知惹了多少閑氣。

「你這個掌櫃的，到底會看不會看……怎麼越看越厲害了呢！」

婦人一隻手支着褥子，半坐了起來，水紅綾子睡裙，鬆冽冽的解開着，露出來腰胯一面的細皮白肉，看得人眼冒金星——

老掌櫃的心裡罵一聲「妖精女人！」慌不迭把眼睛移開別處，却也禁不住心裡通通直跳。

雖說是靠六十的人了，却是打了一輩子的光棍，「女人」誰人不愛！只是這一個却萬萬不能。

心裡發了個狠，老掌櫃的裝着沒事樣的、又回過眼來笑着。

「大奶奶說的，那能呢！來，我再瞧瞧——」

「可小心著點兒。」

纖腰半擰，把個屁股高高翹起，才褪了一半褲子，老掌櫃的已由不住有些臉紅——

心裡忖思着：這是怎麼回事？敢莫是中了色魔妖氣？——一念之驚，目光斜乜，可就瞧見了婦人的半面酥胸，顫瑩瑩肉光一片。

老掌櫃的心裡「啊呀！」一聲，禁不住一個打顫，後退了一步——

今日此來，原已有了決定，正是要向對方下手——怪在往常看病，謝天總在身邊服侍，極利出手，打算在他爲婦人挽衣解帶之間，以快手點其穴道，雙手妙施，舉手之間，可將二人同時就擒。

却是今晚，透着邪門兒。

姓謝的從自己進來之始，壓根兒連移動一下也不曾，遠遠地坐在邊上烤火。

桑老掌櫃的原已待向婦人出手，却以謝天的不在跟前，忽然作罷。

「怎麼回事！老掌櫃的？」

高架著一雙腿脚，姓謝的眸子裏，意外的透著「冷」，眼神兒大異尋常。

老掌櫃的心裡一動，目光轉處，陡然發覺到謝天手邊的一口長刀。

一驚之下，才知不好——

耳邊上那個生病的女人，忽地一聲冷笑：「什麼狗屁郎中!?」

一口鋒利短刀，已自被底揚起。

雖說在病傷之中，却也身手不弱。這一刀婦人施展得異常花巧，左手加著右手，反手上撩，顫著銀虹，一刀直取對方心窩。

事發突然，變生肘腋。

老掌櫃的大吃一驚，怎麼也沒有料到，病傷中的女人，竟會對自己忽然出手。

雙方距離太近。

老掌櫃的原是打算向對方出手的，却是沒有想到竟讓對方搶了先機。

這一刀不但刺穿了他的美夢，却也爲他帶來了殺身之危。

設非是老掌櫃的有些能耐，眼前萬難逃過——隨著老掌櫃的向左面一個快閃，就勢脚下著力，硬生硬拔起來尺許高下。

以眼前情勢論，這般躲閃，實在已是高明，却仍然危險萬分。

「哧——」

一片刀光閃過，直把老掌櫃的左面胸衣刺了個透明窟窿，鋒利的刄口，甚至於在他肋邊留下了半尺來長的一道血口。

「啊唷……」

隨著他轉動的身子「呼！」地閃向一旁。

却是烤火的那個年輕漢子——謝天放他不過。

「呼！」地掠身而前，迎著老掌櫃的身子，一口長刀「刷！」地劃出一道銀光，劈頭帶臉，直向著老掌櫃的招呼過來。

敢情是兩口子早已商量好了，只等著魚兒上鈎，偏偏是老掌櫃的心裡疏忽，不曾料及。

——他却也忙中不亂。

一雙精鋼匕首，原來藏置裏腰兩側，眼前是雙手齊出，「叮噹！」一聲，火星四濺裏，架住了謝天的迎面長刀。

却在這一霎，莫飛花那個婆娘，陡地揮手打出了暗器「梭子鏢」。

這個娘兒們手下可眞不含糊，尤其是暗器梭子鏢得有高人傳授，百發百中，出手極見分寸。

「哧——」一下，打老掌櫃的腰際穿了過去，亦是險中之險，給老掌櫃的腰上留下了一道血槽。

「哈哈——」一陣子狂笑。

姓謝的當門而立，長刀在手，滿臉殺氣橫溢。

「老兎崽子，裝的還眞像，爺兒們還眞差一點着了你的道兒，今天看你怎麼逃？」

說話的當兒，「小紅蛇」莫飛花「呼哧！」的一個疾轉，已閃向牆角。

——這娘兒們可是眞狠！嘴裡咬着隻梭子鋼鏢，一隻手持着短刀，一隻手整理衣裙，嘴裡哼哼着，咬字不清，不知道在說些什麼。却是模樣兒凌厲潑辣，一掃先時的嬌姿冶艷。

打量着這般陣仗，老掌櫃的忽然覺出着了對方的道兒，好一個「扮猪吃虎」，自己不察，看來竟似着了對方的道兒。

只怪上來不察，方才那一刀，雖沒有眞個叫她扎上，却是留下了的一道血口子，熱刺刺的還是眞疼，滲出來的鮮血，把那一面的褂子都染紅了。

「說吧，老兎崽子！」姓謝的面現陰沉的道：「俗們河水不犯井水，住店把錢，又是那一點惹了你，憑什麼設計陷害？」

姓莫的女人倚着個柱子，臉色鐵青的用刀指着他

說：「說——那個姓袁的小子，是你放走的不是？你把他給窩到那裡去了!?」

「那還用說，不是他還能是誰？」一霎間，這兩口子像是什麼都明白了。

「不用說，那天夜裡，就是你這個老兎崽子用『金錢鏢』傷了我……好呀……」

越說越氣，一時間柳眉倒豎，杏眼圓睜——

「你傷了我，還假裝好人……還有臉冒充郎中自己來給我看病……？你個老該死的眞是好毒的心眼兒，今天要不把你給抓住，把你心給剖開看是什麼顏色，我這個『莫』字，以後倒着寫……」

越說越氣，一雙水汪汪的大眼睛裡，滿是噙着淚。傷心不打一處來，嘴裡罵着老掌櫃的，眼睛却斜乜着她漢子謝天！

「你個沒用的男人！看看你老婆被人家欺侮成什麼樣了!?還在那裡站着，人模人樣的……今天你要是把這個老東西給放走了，就別想我再理你，還不把他給拿下來，碎屍萬斷……」

連氣帶傷心，一時間眼淚滴滴答答淌了一臉都是。

◙救星◙

「飛麒麟」謝天吃老婆一陣數落，心裡大感不是滋味，冷森森的笑了一笑，眼睛裡怒火閃爍，顯然已是怒不可遏——

「他還想走麼？」

說時一雙眸子直逼視過來：「咱們把話說清楚了，老掌櫃的，姓袁的你把他藏到那去了？窩藏江洋大盜，這個罪名可是不輕，你可得想清楚了！」

老掌櫃的「赫赫！」笑了兩聲，一雙眼睛連連轉動，忽地掠身直起，直向莫飛花身邊撲來。

這個婆娘自非易與之輩，無如此刻腰傷未癒，總是行動不便，只要先擒住了她，便不愁「飛麒麟」謝天不束手就擒。

姓謝的却是料到了他有此一手——

桑老掌櫃的身子才一掠起，面前人影一晃，謝天已搶先一步落在了莫飛花當前。

——掌中長刀居中直下，刷地直向他臉上劈來。



這一脚偏偏又踩在了她的傷處，這個婆娘更不禁尖嘶叫起來。

却「叮噹！」一聲，火星四濺。短刀迎着了長刀——桑老掌櫃的可也有兩下子，隨着眼前一架之力，倏地左手一分，掌中刀斜挑着直向謝天肋上撩去。

「飛麒麟」謝天嘴裡「嘿!!」了一聲，往側面一倒，桑老掌櫃的這一刀可就刺了個空。

一刀刺空之下，老掌櫃的即覺出了不妙，脚下使勁兒打了個旋風「呼——」地閃出了七尺開外。

却是這一霎，莫飛花「哧！」地發出了梭子鋼鏢，直取老掌櫃的後背脊樑。

暗室裡光度不強，加以桑老頭以一敵二，心裡有些怯虛，對方女人這一鏢手勁兒特強，一閃而至，眼看着便要擊中。

霍地，斜刺裡飛過來一絲尖風，不偏不倚，正好迎着了梭子鏢的尖鋒——「叮！」的一聲。聲音不大，力道却是十足，鏢身一歪，失了準頭，「篤！」一聲，釘入牆柱。

便在這一霎，房門霍地張開。

疾風吹盪裡，驀地閃進個人來——

一襲長大灰衣，隨同著來人的強大氣勢，在他乍然闖進的一霎，整個房子裡捲起了狂風一陣。

火盆裏炭火嗤嗤外竄，火星四射。

這一切不啻大大加強了來人聲勢，謝氏夫婦猝驚之下，雙雙向一邊閃了開來。

却是莫飛花腰上不穩，貿然著力，吃受不住，「啊唷！」一聲倒了下來，差一點倒在火盆上。

來人一經現身，更不少緩須臾，飛鷹搏兎的一個起落，「噗！」地一脚已踩在了莫飛花後腰上。

這一脚偏偏又踩在了她的傷處，這個婆娘更不禁尖聲嘶叫起來。

叫聲未已，已吃來人手上長劍比在臉上，莫飛花一驚，便自不再吭聲。

這一手不但制住了莫飛花，她丈夫謝天也一時楞住，瞠目結舌，不知如何才好。

再看來人，不正是自己夫婦所要找尋復仇的那個袁菊辰麼!?

事發突然，簡直亂了章法。

●下期待續●

七道彩虹故事之二

玉兔東昇



●文／蕭逸
●圖／王愷
●題字／韓錦田

《前情提要》桑老掌櫃暗助袁菊辰，傷了「小紅蛇」及「飛麒麟」，後來又被識破，緊張之際，袁菊辰又出現了……

完



「藍老二」鍊子槍失手，被袁菊辰的長劍刺穿前心。

◙白村◙

「大同總兵」洪大略到底是來了。

此一行人數不少，光是親兵衛隊就有五百之衆，車次「白村」，由該村富商包永年接待，暫時住在了他的白湖莊院裡，聽說總有一兩天躭擱。

桑老掌櫃的打聽到了這個消息，心裡盤算着，舉棋不定。初更時分，買來酒菜，來到了袁菊辰房中。

○　○　○

「兄弟，後腰上的傷怎麼樣啦，不礙事了吧？」

其實不問可知，前天夜裡對付謝天和那個兇娘兒們莫飛花，雖是小試牛刀，已見其出手。老掌櫃的目睹之下，打心眼兒裡佩服，自是不在話下。

就着燈下，他看了看袁氏的鏢傷，瘡疤猶在，腫已消退，應是無礙行動，一顆心這才算完全放下。

袁菊辰冷眼瞧着他，哼了一聲道：「別躭心我吧，你自己呢，那一鏢……？」

老掌櫃的噗哧一笑，一面把手上的竹籃擱向桌上。

「我只當你沒瞧見呢，還是被瞧出來了。」他說：「不過是劃破了一層皮，一貼膏藥，也就好了！」

說時，他特意的用手在腰上拍了一下，表示無妨。

酒菜攤開來，一隻燒雞、一壺酒、六個牛舌燒餅。

袁菊辰肚子正餓，也就不客氣，坐下吃將起來。

「你猜我把他們兩個送到那裡了!?」

老掌櫃的一面慢吞吞的斟着酒，似笑不笑的還瞇眼睛瞧著他。

袁菊辰怔了一怔：「難道不是送到衙門？」

「哧！」老掌櫃的一笑：「你還眞以為……實在告訴你吧，俗們這個地方有個規矩，江湖事江湖了，不能假手官府，十三把刀雖是為惡多端，如果傳出去，說是我『老貓』桑樹假公門以自重。嘿！趕明兒個，我就別打算再在這個地方上混了，誰還再住我的店？」

袁菊辰點頭道：「這話也是，那你把他們送到那裡去了？」

桑老掌櫃的一笑說：「俗們這地方，有自己的幫會——老刀會，聽說過沒有？」

袁菊辰奇道：「那不是在山東嗎？」

「山東山西都是一家，一共有一百六十八個堂口，遍佈三省，專門處理江湖黑白兩道的糾紛，這裡堂口當家的郭老大，人最正直，我把他們兩個交給了他……」

老掌櫃的喝了口酒，嘿嘿笑了兩聲說：「十三把刀為害多端，老刀會上上下下，恨他們恨得牙癢癢的，聽說他們在山東、冀北犯案多如牛毛，這一下子眞是大快人心，郭老大說這兩天就要把他們押到五台山，並且通知各堂口聯合會審，然後公平定罪，哼——看起來，這兩口子活命的機會不大，也是他們罪有應得，兄弟，就衝着你單身瓦解十三把刀這檔子事上，我也得好好敬你一杯，來，乾!!」

說乾就乾，各人一仰而盡。

老掌櫃的各自斟上一杯，說：「第二杯，為兄弟你健康復元，又是一條好漢，乾！」

袁菊辰一笑，各自又乾了一杯。

「第三杯！」袁菊辰搶過酒壺為各人斟滿了，說：「多謝老掌櫃的義薄雲天，乾!!」

桑老頭一笑，壓住酒杯道：「不，不……第三杯祝兄弟你能為潘家母女早日復仇，成就大事，乾!!」

袁菊辰說了聲：「好！」

各人一飲而盡。

袁菊辰取過酒壺，俟到再斟第四杯時，才自發現壺中酒已將空。搖了搖，說：「沒有了？」

「夠了……三杯正好，不喝了！」

一面說，老掌櫃的杯底朝天，扣下了杯子，這才說明了心中之事——

「再喝多了，可就要誤了大事……」齜牙一笑，他忽然正色道：「兄弟，你等的人來啦——」

袁菊辰神情一振：「洪大略……？」

「不錯！」老掌櫃的冷笑道：「剛來的消息，姓洪的在白村落了脚，今明兩天還不致移動，兄弟，你復仇的機會來了……」

「啊……」袁菊辰一笑說：「好消息，所以老哥你特意的買來了酒？而且限定只飲三杯!?」

桑老頭一笑道：「難道不好？」

「太好了！」袁菊辰說：「白村在那裡？」

「四十里，不足兄弟你半個時辰的脚程！」

他可是有備而來，由摺着的袖口裡拿出來描就的地圖，攤開來，一淸二楚。

袁菊辰拿過來細看了看，摺好收起，忽然向着老掌櫃的深深一拜：「大恩不謝，我這就去了！」

「咦——你……？」

「夜長夢多，事不宜遲，」袁菊辰無限抖擻，滿懷自信道：「四更以前，我一定回來，老哥哥，你準備壺酒，等着給我慶功吧！」

桑樹怔了一怔：「這……我還打算跟你一塊去呢！」

「人不宜多，一個人就夠了！」

話聲一落，他已携劍而出。

風門乍開，引進了一室寒風，連帶着八仙桌子上的那盞燈也為之熄滅……。


桑樹匆忙之際，抄起鋼叉迎向一片刀風。

■失頭■

天交三鼓，屋子裡冷得厲害。

老掌櫃的獨自個喝着悶酒，久等袁菊辰不回，一個人冷冷清清，只覺着六神無主，坐立不安。

這番感觸，前所未見，却是爲何？

推開窗戶向外面看看，陰雲一片，正好遮住了月亮，院子裡黑得緊……今天夜裡比往常都要冷，直彷彿今天提早來臨，有點像要下雪的那種味道。

關上窗戶，一個人直納悶兒。

想想袁菊辰去了甚久，以他那般脚程，應是來去有餘，莫非是洪巡撫那邊有了準備，事不稱心!?

這麼一想，他可就更是心裡不寧——十五個吊桶打水，七上八下，眞後悔剛才沒有堅持跟他一塊去，自己一身功夫，雖不如他，但這一帶輕車熟路，行走起來，應是方便多了。

冷得吃不住。

找了件老襖披上，收拾着想去生個火，耳邊上却聽見馬房裡牲口打響鼻的聲音。

敢情是忘了給牲口上料啦。

所謂的「馬不食夜草不肥」，餵牲口講究在夜裡。再想着天冷了，也應該給牲口身上蓋上些什麼……。

這就轉身站起，找着燈籠，點着了，風門乍開，屋子裡的燈又給颳滅了。

「我他娘今天夜裡是咋搞的？掉了魂兒!?」

心裡嘀咕着，脚下一脚深一脚淺，盡是稀泥，大水早就退了，滿屋子的客人走得光光淨淨，一個不剩，寒夜裡備覺凄涼。

牲口猶自不停的打着噗嚕。

老掌櫃的用燈籠照照，兩匹馬一匹驢子，一個不少。

把燈籠掛好，挽起袖子，用鋼叉拌和着草料，剛要往盆子裡盛，猛可裡身後背脊發冷。

「姓桑的你幹的好事！」一個冰冷聲音說：「爺爺來給你要命來啦！」

桑樹陡地心裡一驚，倏地回頭——

却是才轉過一半，一片刀風已當頭而落。其勢之快，間不容緩。

桑樹驀地向右面一個打閃，就勢飛叉以迎，却是慢了一步，來人刀勢絕快，手法迂迴——「噗！」地一聲，劈中老掌櫃的右臂。連同手上鋼叉帶着一隻血淋淋的右手臂腕，一併斬落下來。

「啊唷……」

一個咕嚕翻出了七尺開外，只疼得他全身打顫，紅血如注，霎時間染了一身，連同地上的草料都染紅了。

驚惶失魂的一霎，老掌櫃的這才看清了。

昏暗燈光裡，眼前小小馬廐，竟藏着三個人——兩男一女——

不容他有所辨認，眼前人影乍現，一個人躍身而前。

桑樹空有一身武功，竟是不及施展，一上來失了右臂，更是痛澈心肺，強自着施了個「鯉魚打挺」，還不及躍起一半，已爲來人「噗！」地一脚踏住了前胸，踩了個結實。

「你……你們是……？」

一句話還未說出，已痛得全身打顫。

面前這個人，頭束白巾，黃臉高顴，一身土著打扮，簡直不曾見過。

「老小子，你好大的膽子，姓袁的給了你多少好處，你這麼護着他，居然敢暗算我們的人!?」

話聲未頓，身後持刀的，留有絡腮鬍子的一個已怒聲道：「多說些什麼，打發他上西天算了！」

話聲未已，手起刀落，「噗哧！」聲裡，血光怒現，已結果了桑樹性命。

女的一個擰身向前，叱着說：「殺的好，割下他的『瓢子』（註：黑話『人頭』之意）給姓袁的當見面禮！」

隨即掄使七星長劍，咔嚓！一聲，斬下了老掌櫃的項上人頭。

遠處傳過來梆子聲音——三更三點。

好凄涼漫長的殺人之夜……

夜色更深。

■大燒活人■

袁菊辰踏瓦而歸。

院子裡一片黝黑，却只見馬廐一燈，迎風打轉，其他各處黑森森，人影子也不見一個。

此行「白村」邀天之幸，匕鬯不驚，便自完成了大事。

雞不飛，狗不叫，宛似探囊取物，便自取得洪大略性命。

猶記得洪氏死前耳聆教訓，面失人色，聲聲討饒的一霎，自己幾爲之所動，設非是他的那一聲呼叫，自己還眞下不了手。無論如何，總算爲屈死九泉的潘夫人報了大仇，接下來事不宜遲，應該是打救潔姑娘主婢的時候到了。

………………

房子裡一片黝黑。

桑老掌櫃的敢情是已經睡了？

推開門，先就有一股衝鼻的血腥氣味——袁菊辰心裡一動，陡然吃了一驚。

約莫是老掌櫃的背影，伏案而倒——睡着了！

「老哥你睡了，我回來了・」

嘴裡說着，呼哧！亮着了手裡的千里火，火光乍現，人已偎近。

却是桑老頭趴着的身子，動也不動。

一種奇怪的感觸，使得他探手對方肩頭，霍地向後一扳——嘿!!

竟是個「無頭之鬼」。

老掌櫃的人頭沒有了。

一驚之下，袁菊辰只嚇得魂飛魄散，嘴裡「啊呀！」一聲，陡地打了個踉蹌。

却在這一霎，一個人用着沙啞的喉嚨爆喝了一聲：「拿住!!」

「呼—」地飛過來一團物件。

袁菊辰身子一偏，「砰！」一聲砸着了板牆，整個房子都似乎爲之一震。

那物件落地打了個咕嚕——披頭散髮，黃焦焦的形容蠟鑄梟首鴞容，竟是一個血淋淋的人頭。

桑老掌櫃的人頭。

袁菊辰一驚之下，瞠目欲裂。暗影裡忽地閃出個人來，雙刀劈風直下，硬生生直向他身上招呼下來。

刀勢奇快，燦若銀虹。袁菊辰運掌一揮，發動內力，在對方刀鋒未及之先，直向他身上逼了過來。

這人若不及時收刀，保不住便將受害，怒吼一聲，騰身一個滾翻，「咔喳！」爆響聲裡，窗櫺片碎，已自躍身室外。隨即破口大罵起來——

「姓袁的小子——有種的給我滾出來，有冤報冤，有仇報仇，爺爺找你算賬來啦！」

房子裡靜悄悄的。

袁菊辰却不急着出來……

這一霎，他手捧人頭，就著了幾盞殘燈，只是細細端詳，越打量越經認定，便是桑老掌櫃的那一顆魁陽首無異，一驚之下，冷汗涔涔……

「啊……呀……桑兄……」

彷彿是晴天一個霹靂，禁不住熱淚泉湧而下。

眞正是噬臍莫及，怎麼也不會料到，才不過小別一個更次，便作人天永別。面對人頭，簡直痛心到無從捉摸，幾至無能自持。

便是鐵打漢子，也無能承受。

一霎間，袁菊辰伏案大慟，痛泣出聲。

○　○　○

哭着、泣着，室內殘燈，隨即爲之熄滅，黑黝黝一片，也看不清楚。

這陣仗可是透着邪門兒……

一條人影劃過，落地無聲，現出個細腰剛健的女人，尖額高顴，三角眼，正是昔日五台山道，攔路打刼隸屬「十三把刀」的匪徒之一，人稱「千尾毒蜂」尙九姑便是，當時一頭長髮，吃袁菊辰長劍削落，不思退而知過，反倒變本加厲，再次尋仇。頭上用紅布紮着個「三燈彩髻」，襯着白削削的一張瘦臉，模樣兒煞是恐怖。

既號「千尾毒蜂」，當知她的心狠手辣，那日五台山道戀戰之中，袁菊辰不愼爲她暗器「細雨飛絲」所傷，這一霎，她有備而來，更不會手下留情。

「裝他媽的什麼孫子，老吳，把你帶來的那個傢伙，賞給他一個吃吃！」

「老吳」其實也不是外人——六十開外的年歲，濃眉細眼，一臉絡腮鬍子，正是那日攔路打刼同伴之一，此人慣使雙刀，其武功雖是不濟，人却極有心機。

除了一雙慣使的「雪花長刀」之外，今天他還帶著個「厲害」傢伙。長長一截，總有杯口粗細，尺半長短，像是個特製的「噴筒」傢伙斜揹在背——便是江湖黑道，一度盛傳最稱狠毒的暗器——「五雲噴火銃」了。

打量著一屋的漆黑，老吳冷笑一聲，霍地退一步叱道：「小輩，你接傢伙吧！」

豎背低頭，「咻！」地打出一物——一溜子火星劃過，直飛屋內，緊接著轟然一聲大響，火花四濺，整個房間登時火起，爲之燃燒起來。

噴火彈一經發出，老吳、尙九姑不約而同，齊向門前撲迎——

尙九姑「火上添油」，右手揚出，發出了她的拿手暗器「細雨飛絲」。

「蓬!!」地一聲，爆發出銀星萬點，直向燃燒烈火的房中怒發而入。

只當是袁菊辰萬無活理——眼看著火光爆炙，耀眼生輝，紅通通火光裡，滾動著重重濃煙密霧，却是不見那個「該死」的人兒……

老吳直著眉毛，罵了聲：「媽那巴子——」

再次低頭，待將二次發出烈火毒彈，一隻手，忽然落在了他的背上。

耳聽著尙九姑一聲尖叫道：「小心!!」

——却已是避身不及。

這隻手其實力道萬鈞，一按之下，不偏不倚，正好落在老吳背上「五雲噴火銃」噴管上。隨著內力的一吐，只聽得「轟！」地一聲爆響。大股烈焰隨即自老吳背上爆溢橫出，頃刻間已成了個火人。

這個人——袁菊辰，其實早有見地。

掌勢一吐即收，長軀更不曾少緩須臾，隨著掌勢的一收，猛地飛身而起，直認向一邊的尙九姑身邊墜落。

尙九姑簡直看花了眼——

怎麼也想不通，袁菊辰這個人何方而來？

這一霎，情勢緊迫，間不容髮。

武俠小說



大車載著潔姑娘和彩蓮取道長城向北而去。

老吳使壞不成，自身爲烈焰所焚。原來「噴火銃」內尚餘大半硫黃火彈，吃袁菊辰掌力所催，一古腦全數爆發，威力自可想知。

可憐老吳連對方袁菊辰的模樣都沒有看清，一連在地上打了幾個滾兒，便自陳屍當場。

一片火光，引燃自老吳屍身，片刻之間，已是焦黑一團，空氣裡充斥著濃重的油脂爆炙氣息，久久不散……。

倘九姑的情形也不見得就好。

迎著袁菊辰的自天而降，這個女人誠然是嚇直了眼，卻是，一瓦瓦脊上，她的另一個同伴「藍老二」，發出了一聲驚呼，抖手打出了暗器「瓦面透風鏢」。

他的功力也僅及此，自忖著此番的凶多吉少，那裡再敢逗留。

暗器出手，轉身就跑，嘩啦啦腳下生響，踏碎了大堆瓦片。一路飛縱著直向南面而遁。

袁菊辰既然看見了他，便不愁他插翅而遁。却是眼前這個兇婆娘尙九姑，萬萬不容她再逃開手下。身勢方轉，長劍「吹雪」陡地捲起一片銀光，直向尙九姑喉上撩去。

尙九姑嚇得怪叫一聲，施出生平之力，向側面飛縱而出——兩個夥伴一死一逃，只剩下了她一個，如何能是對方敵手？

身子方自一落，袁菊辰鬼影子似的又自來到。

「你——好個小子!!」

七星劍施出全力，一劍穿心直刺而出。

袁菊辰身子略偏，宛似風擺殘荷，尙九姑的這一劍，便自刺了個空，却是力道用過了頭，身子一衝，直向前面栽了過來——不偏不倚，正好迎著了袁菊辰倒捲的劍鋒。

「噗哧——」怒血四溢。

尙九姑一頭扎下，便自再也爬不起來。

這一劍由前而後，直把對方刺了個倒穿窟窿。

一劍得手，更不停留。

有似輕煙一縷，倏直認著藍老二遁身之處，快速追去。

○　○　○

藍老二一腳踏上木橋，「刷！」地掉過身子。

袁菊辰有似疾風，已自身後襲近——一撲而上，定若磐石。

天色是那麼的昏暗，一輪明月，吃陰雲層層遮住，只是幾顆寒星，散發著微弱光芒，所見一切混淆而朦朧……。潺潺流水，飄飄西風，更似爲眼前加添了無限恐怖與淒涼。

藍老二猿猴那樣的半蹲著身子，鍊子鎗「蛇」樣的盤在右手腕子上。

那麼焦迫，走退無路的向對方打量著。

袁菊辰終於認出他來了——

那一日船泊中途，邂逅的兩個土佬「閻老大」「藍老二」，前者爲自己劍傷臉部，料是已成殘廢，這個藍老二竟是陰魂不散，也自追了下來。

「小……子……你有種，把我們十三把刀全殺光、殺絕……我就服……服了你！」

話聲一頓，人已騰身而起。

鍊子鎗刷拉一響，一式撥風盤打，摟頭直下，同時間左手箕開，以「二龍探珠」之勢，直取對方雙瞳。

却是部位有差。

鍊子鎗「叭！」地打了個空，手指頭滑著對方額邊擦了過去，一經失手，反顯無能。即吃袁菊辰冷森森的長劍，自側方斜穿前心。

——像是一隻無腰的大海蝦。即在袁菊辰拔劍的同時，翻身跌落橋下。

「噗通！」水花四濺，便自消逝不見。

◉玉兎東昇◉

烏雲終爲天風吹散。

一輪皓月復出雲表——是那種極其強烈的「東昇」運勢，再無一物所能掩飾。

其時天近五鼓，距離著光明的明天已是不遠。像是這黎明前的黑夜，更深邃、更詭譎，却已不再使人可怖，畢竟光明已然在望。

車行顚簸，潔姑娘和彩蓮兩個女人都睡著了。

袁菊辰緊緊依偎在她們身邊——潔姑娘的半邊臉，甚至於還枕在他的肩上，那種發自睡夢中的安適微笑，顯示著她底內心這一次是眞正的有所歸屬了。

大車取道長城，往北面去，先到大同、歇上兩天，然後再動身，出關直奔「張垣」，那就是袁菊辰的老家了。

看著手裏的吹雪古劍，袁菊辰眞個感慨系之，似乎他已不復再能記憶——即是在一個更次以前，這口劍還曾刺殺了許多人，像代州的州官汪昭、同知陸謙，再往上推，山西巡撫洪大略，以及「十三把刀」那許多數不清的黑道人物，一一都作了劍下之鬼。

有生以來，他從不曾殺過人，這一次竟然……

想著想著，不禁有毛髮悚然的感覺。暗暗的告誡著自己：今後不再殺人了……

全文完